

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A21
7484

51130

列寧選集

I



Handwritten signatures and not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列' and '寧'.

东北书店印行

1949



列 寧

目 錄

序 言.....	2—10
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 ...	11—103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	107—329
第一版 序言.....	110
九 第一章底結論.....	113
一三 第二章底結論.....	116
第三章 土地佔有者之由賦役制經營 轉到資本主義經營.....	13
(一) 賦役經營底基本特徵	
(二) 賦役經營體系與資本主義經營體系底結合	
(三) 工役制底特徵	
(四) 工役制底衰落	
(七) 農業中機器底應用	
(八) 機器在農業中的意義	
(九) 農業中的僱傭勞動	
(十) 自由僱傭勞動在農業中底意義	

第四章 摘要：商業農業底發展203

(九) 關於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意義的結論

第七章 摘要：大機器工業底發展213

(一) 工廠底科學概念與『工廠作坊』統計底意義

(五) 大資本主義企業中底工人數目是否在增加着

(七) 大工廠底增長

(十) 工廠底附屬物

(十一) 工業與農業底完全分離

(十二) 俄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底三個階段

第八章 國內市場底形成261

(一) 商品流通底增長

(二) 工商業人口底增長

甲、城市底增長

乙、國內移民底意義

丙、工廠及工商業地區底增長

(三) 僱傭勞動使用底增加

(四) 對於動力國內市場底形成

(五) 邊疆地帶底意義。國內市場呢？還是國外市場？

(六) 資本主義底『使命』

註 釋330

序 言

中文版『列寧選集』是根據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所編的俄文版六卷本『列寧選集』譯來的。關於出版這部選集底目的、選材底方針及材料底編排等，俄文版編輯委員會在其『序言』裏面有兩段說的很明白，茲引於下：

『六卷本「列寧選集」是奉聯共（布）中央底委託而出版的。其目的是在於儘可能幫助比較廣泛的黨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及非黨的工人和農民（特別是集體農場的農民）積極份子根據列寧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列寧的學說。不論六卷裏面所載的列寧著作底編排或給它們所加的註解底性質，都是取決於這個目的的。編委會是從巨量的列寧遺產（第二和第三兩版的二十七卷「列寧全集」還沒有包括盡淨）中爲六卷選集汲取材料的，在選擇材料時，力謀將列寧底那些最重要而同時又最容易理解的著作（在個別場合之下，將某一著作底個別部份）都提供給讀者，在這些著作裏面，凡蘇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布爾塞維克黨

和共產國際歷史底每一歷史時期底各個問題，都闡發的最明白，列寧主義底基本觀念，發展的最充分。編委會估計到這一基本目的和篇幅底不夠，對於那種有時也許是表徵黨的歷史、黨內鬭爭及列寧對黨的組織和策略指導底甚至重要的個別材料，只好割愛了。

在編排材料時，編委會是以這樣的配置爲自己的基本目的，就是使讀者得以：（一）跟我黨和共產國際底歷史聯繫起來去探討列寧的基本觀念底發展；（二）探討列寧和我黨對「工人運動內部敵人」底鬭爭、對黨底主要發展階段上黨外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以及黨內這種偏向和對它們的調和主義底鬭爭；（三）領略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在其爭取它的專政和實現其專政任務鬭爭中綱領、戰略、策略及組織等學說底基本命題；（四）學習列寧底榜樣，在實踐上將這種學說和馬列主義的辯證方法應用於現代蘇聯階級鬭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及國際革命運動底諸問題。』

在這些目的之下，俄文版六卷『列寧選集』，按照蘇聯革命發展及聯共（布）底歷史，將列寧底著作，劃分爲五個時期，即一八九四——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每一時期編成一卷。至於第六卷則在這些時期之外，其中所編入的材料全係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底基礎的，故在六卷中獨佔一地位。前五卷（即中文版第一至第十八卷）的材料，在基本上，都是按

照發表底時間順序而編排的，但是也有例外。

『有時爲了使讀者更好地通曉每一時期底各種基本問題和列寧根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該時期革命經驗所發展的最主要的觀念，對這一編排，也加以破壞。比如：在關於一九一四——一七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及一九一七年底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時期的第三卷（中文版第八——第十一卷）裏面，爲了極正確的理解整個全卷，曾將「帝國主義論」這個小冊子（一九一六年寫的），排在前面（中文版第八卷），雖然這個小冊子比該卷所收的許多論文要寫的遲一些。「立憲會議底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迎接十月革命第四週年紀念節」及「論我們的革命」這三篇論文，就時間說，雖是在一九一七年後一時期寫的，但是它們却都是論述十月革命底性質、意義及教訓的，所以，把它們也收在第三卷末尾（即中文版第十一卷）了。這種對材料底嚴格地歷史編排之小小放棄的情形，讀者在前五卷的其餘各卷中，亦可看出來』（見俄文版六卷本『列寧選集』編輯委員會『序言』）。蘇聯俄文版六卷本『列寧選集』出版底目的和編排底情形，大致如上所述。

中文版『列寧選集』出版底目的，不消說，是跟俄文版一樣的，就是爲了幫助中國廣大的革命戰士和一般先進讀者根據列寧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列寧的學說，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的與理論的水準。原因是列寧主義是全世界無

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謀解放底武器——理論與策略，惟有正確地掌握着了這一武器，中國革命底勝利，才會有充分的保證的。

至於中文版底編排，因譯成漢文字數較多之故，特編爲二十卷（英文版編爲十二卷），每卷材料底配置，大致如下：

關於一八九四年——一九〇四年一時期者（即俄文版第一卷）：

第一卷——俄國第一次革命底社會經濟之前提（俄文版第一卷第一部份）。

第二卷——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底鬥爭（一八九〇年代）（俄文版第一卷第二部份）。

第三卷——爭取黨爲先鋒底鬥爭（老『火星報』時期，在這一時期的黨策略與組織問題及黨綱問題）（即俄文版第一卷第三部份）。

第四卷——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與分裂（即俄文版第一卷第四部份）。

關於一九〇五——一九一四年一時期者（即俄文版第二卷）：

第五卷——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底革命（革命底性質、動力及前途，土地、農民問題）（即俄文版第二卷第一篇第一第二兩部份）。

第六卷——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底革命（從『一九』到十二月武裝起義；反對立憲幻想底

鬭爭(一九〇六——〇七年)；黨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時期(即俄文版第二卷第一篇第三、第四、第五三部份)。

第七卷——反動與高漲之年(反動之年；高漲之年，反動與高漲諸年的土地農民問題；這些年間的民族問題；這一時期底國際革命運動諸問題)(第二篇全部)。

關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一時期者(即俄文版第三卷)：

第八卷——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乃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小冊子)(即俄文版第三卷第一篇第一部份)。

第九卷——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戰爭、革命危機及黨底策略；第二國際底破產與爭取第三國際底鬭爭；帝國主義與民族自決權)(即俄文版第三卷第一篇第二、第三、第四諸部份)。

第十卷——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到無產階級的革命(二月革命及其前途)(即俄文版第三卷第二篇第一部份)。

第十一卷——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到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內諸問題；無產階級和黨在走向十月途中；黨和農民在走向十月途中；十月革命及其意義)(即俄文版第三卷第二

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諸部份)。

關於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一時期者(即俄文版第四卷)：

第十二卷——關於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即俄文版第四卷第一篇)。

第十三卷——黨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基本任務(即俄文版第四卷第二篇)。

第十四卷——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軍事共產主義底基本任務；軍事共產主義時期黨在農村底任務)(即俄文版第四卷第三篇第一、第二兩部份)。

第十五卷——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國民經濟底組織與管理；黨綱底制定)(即俄文版第四卷第三篇第三、第四兩部份)。

關於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一時期者(即俄文版第五卷)：

第十六卷——新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建設(從戰時共產主義之轉向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即俄文版第五卷第一篇第一、第二兩部份)。

第十七卷——新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建設(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二三年；論社會主義勞動；論改善國家機關與反對官僚主

義的鬭爭；社會主義建設與文化)(即俄文版第五卷第一篇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諸部份)。

第十八卷——共產國際(齊美瓦德國際底破產與第三共產國際底成立；共產國際底基本原則及其第二次大會；共產國際第二及第三兩次大會)(即俄文版第五卷第二篇第一、第二、第三部諸部份)。

第十九卷——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底一般特徵；辯證唯物論；唯物史觀諸問題；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與機會主義底鬭爭)(即俄文版第六卷第一篇)。

第二十卷——土地問題理論(鄉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即俄文版第六卷第二篇)。

這裏要特別指出的，就是根據俄文版編輯委員會底聲明，因篇幅不夠的原故，以致列寧底好多大部頭的著作，都沒有全部編入。比如像『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八九六——一八九九年)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這些著作(它們每種都可編成一卷)，都只是採用了個別部份；像『進一步退兩步』(一九〇四年)、『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這些著作，有一兩章只好刪去；像『民粹派底經濟內容及司徒魯威一書中對民粹派底批評』(一八九四年)、『論對馬克思主義底諷刺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一九一六年)、『關於

自決論戰底總結』（一九一六年）這些著作及其他若干論文，僅採用了一兩章。不過在這些場合之下，所採用的個別部份之必要的完整性，還是保存着的。在某些場合之下，列寧同一著作底各部份（也有刪節），則編入不同的卷內，比如『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八九四）一著，就是這樣作的；其中關於批評一八九〇年民粹派歷史理論的一部份，曾編入第六卷（中文版第十九卷）；而關於批評該派政治綱領的一部份，則編在第一卷（中文版第二卷）裏邊。『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底土地綱領』這部著作，也是這樣作的；其中關於闡述土地國有綱領政治理由的第一、第二、第四諸章及結語，曾編入第二卷（中文版第五卷）；而關於闡述該綱領理論經濟理由的第三章，則編入第六卷（中文版第二十卷）。這種對同一著作材料底分割辦法，只是以例外的方式，爲了跟列寧底關於該問題或與它相近問題的其他著作聯繫起來，使讀者更好地去通曉這些著作底相當的部份罷了。……

此外，俄文版對於列寧某一著作寫著底歷史環境和其寫著經過、以及該著作中所引入名地名、特別術語及特殊問題，都作有註釋。我們也同樣把此種註釋譯了出來，附在每卷末尾，以便讀者參考。不過，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有時有些太長的註釋，只是摘譯其要點而已。

x. x x

中文版第一卷所編入的，僅有『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

土地問題』(一九〇八年)和『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八九九年)這兩部著作。前者雖然寫的很遲、但其內容是『總述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關係』，所以，列在前面，當作序言。這兩部著作，在俄文版第一卷中，列在一起，取了一個總標題：『俄國第一次革命底社會經濟的前提』，作為該卷底導論。以此說來，中文版第一卷不啻是第二、第三、第四諸卷底緒論。

這兩部著作底內容，主要是檢討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俄國社會經濟發展底一般問題。它們在基本上是爲了反對民粹派，而有一部份是爲了反對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而寫的。

在那時——十九世紀末期以前，『民粹派底老頭兒(比如米海洛夫斯基)，曾經不可分地統治着俄國先進的著作界』(列寧語)。當時列寧在好多著作裏面，尤其在『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對於民粹派觀點底檢討，曾給了民粹派以致命的打擊，而暴露了該派底一些『大家』——尤其 N. K. 米海洛夫斯基、N——on(N. 達尼爾遜)、及 V. V. (V. 伏浪錯夫) 等人底全部反動的本質。這些所謂『大家』，有時用僞引馬克思恩格斯底引證，有時用僞引『「民意派」底革命遺產』底引證，企圖掩蔽他們的理論的破產。後來列寧在『十二年來文選』一書序言中說道：『在那時以前，民粹派底老頭兒曾經不可分地統治着(比如 N. K. 米海洛夫斯基)俄國先進的著作界，馬克思主義者在著作界底活躍和對這種民粹派老頭兒底熱烈的論爭，

會作了俄國工人羣衆運動高漲底起源。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學術的活動，曾是掀起無產階級鬭爭——有名的一八九六年彼得堡罷工底直接出動，這次罷工曾經開關了以後不斷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俄國全部革命底這個最有力的因素之紀元』。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等著作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土地關係和農村經濟發展問題，在現階段上，也是中國革命底基本問題之一。怎樣闡明和把握這一問題底本質，怎樣批判各派對這一問題底曲解，這是擺在中國馬列主義者面前底一個重要任務。列寧底『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和『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這兩部著作，便可給中國馬列主義者提供一個研究中國土地關係和農村經濟發展問題底榜樣。因此可說，『列寧選集』第一卷目前在中國底出版，是有着莫大的政治意義的。

『列寧選集』中文版編輯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於十月社
會主義革命二十三週年紀念節日

十九世紀末期

俄國底土地問題 (註一)

這篇文章底任務，是在於對俄國農業中社會經濟關係底總體給一個簡明的概述。這樣一種工作，是不會帶有專門研究的性質的。它寧是總括馬克思主義底研究，指出俄國農業經濟底每個大特徵在俄國國民經濟一般制度中底位置，描述俄國土地關係發展底一般路綫，而揭開這樣或那樣決定這種發展底那些階級力量。因此，我們是從這個觀點去考察俄國底土地佔有制度，其次是去考察地主的與農民的經濟，最後關於俄國在十九世紀底進化究往何處去？以及它給二十世紀遺留了一些什麼任務？這些問題作個總的結論。

一

我們可以根據最新的一九〇五年土地統計資料（中央統計處於一九〇七年在聖彼得堡公佈）來敘述十九世紀末年歐俄底土地佔有制度。

根據這次的調查資料，歐俄登記的土地共計三九五、二〇〇、〇〇〇俄畝★。把它們分成三大類，便有如下的

情形：

第一類：私人佔有者.....	101.7	百萬俄畝
第二類：分與地.....	136.5	百萬俄畝
第三類：官地等.....	154.7	百萬俄畝
歐俄總計.....	395.2	百萬俄畝

這裏我們必須要說明的，即該統計把極北部阿爾漢格、阿洛業茨和沃洛郭得等省底一萬萬多俄畝的土地，也算在官地以內了。要是說到歐俄真正的適於農業的土地的話，那就須要把大量的官地從統計中除去的。在我所著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中（該文係於一九〇七年寫就，但是它的出版却因與著者無關的種種原因而稽延），我把歐俄真正的適合於農業的土地，大體上確定為二萬萬八千萬俄畝★★。這兒列在官地以內的，不是一萬萬五千萬俄畝，而只是三千九百五十萬俄畝而已。因之，除了地主和農民所有者的以外，在歐俄留下的土地面積不到七分之一了。而七分之六是操在兩個敵視階級底手中。

現在我們來研究這些在身份上彼此互異的各階級底土地佔有制，因為私有土地底大部份是貴族的土地，而分與

★ 每俄畝約合中國一七·七八二二畝——校閱者註

★★ 見本選集第五卷第一六八——一六九頁——校閱者

地是農民的土地。一萬零一百七十萬俄畝的私有土地當中，有一千五百八十萬俄畝是屬於公司與會社所有，而其餘的八千五百九十萬俄畝則屬於私人所有。茲將這八千五百九十萬俄畝的土地在一九〇五年和一八七七年按身份★分配的情形平列於下，以資比較：

佔有者身份	1905		1877		1905的增減	
	單位 (百萬 俄畝)	百分比	單位 (百萬 俄畝)	百分比	單位 (百萬 俄畝)	多少倍
屬於貴族所有者	53.2	61.9	72.1	79.9	減 19.9	減 1.43
屬於牧師所有者	0.3	0.4	0.3	0.2	增 0.1	增 1.74
屬於商人和縣紳所有者	12.9	15.0	9.8	10.7	增 3.1	增 1.30
屬於小市民所有者	3.5	4.4	1.9	2.1	增 1.9	增 1.85
屬於農民所有者	13.2	15.4	5.5	6.3	增 7.4	增 2.21
屬於其他身份所有者	2.2	2.5	0.3	0.3	增 1.9	增 3.07
屬於外裔人所有者	0.3	0.4	0.4	0.5	減 0.1	減 1.52
私有地合計	85.9	100.0	91.5	100.0	減 15.6	減 1.99

由此可知，俄國主要的土地私有者要算貴族了。巨量的土地是屬於他們所有的。不過，發展底方向是在於貴族的佔有地在減少着。土地佔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長着，

★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的帝俄時代，是按職銜把人民分爲身份或品級，如在國家中有最大特權的兩個階級，貴族與巨商，以及市民、農民。——校閱者註

而且是在非常迅速地增長着。在一八七七年到一九〇五年這一時期，『其他身份』所佔有的土地增加得最快（在二十八年之中計增加了八倍），其次爲農民（增加了二倍以上）。因之，農民日益分化出了一種社會份子，他們轉變爲土地私有者了。這是一般的事實。以後在分析農民經濟時，我們一定要揭開產生這種分化的社會經濟機構。現在我們須要確切地確定，俄國土地私有制底發展，即在於由身份性之轉變爲非身份性。在十九世紀末期，貴族封建的或貴族底農奴的地產，還繼續包含着全部私有土地底一大部份，但是發展的傾向，却是明顯地走向資產階級的土地佔有制的創立。由繼承侍從、世襲財產者和政府官員等底遺產而取得的私有土地，是在減少着。簡簡單單地用錢買得的私有土地，則在增加着。土地底權力，日漸衰微，而貨幣底權力，則日在增長着。土地日益捲入於商業流通中了。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會看到，這種捲入的規模，比了單是關於土地佔有制的資料所表明的，還要厲害好多倍的。

不過，即十九世紀末年，俄國『土地底權力』，農奴地主底中世紀的佔有制底權力，還厲害到什麼程度，這從關於私有土地依佔有規模分配的資料中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來。我們所使用的資料，特別詳細地分出了關於大私有地產的材料。茲將按佔有規模的一般分配情形，列表於下：

佔有類別 (係按照佔有數量)	佔有者數目	土地 (單位俄畝)	平均每戶 的畝數
十俄畝及十俄畝以下者	479,564	1,625,226	3.9
十俄畝至五十俄畝者	279,119	4,831,338	13.4
五十俄畝至五百俄畝者	106,765	17,326,495	163.3
五百俄畝至二千俄畝者	21,745	23,592,708	947.1
二千俄畝至一萬俄畝者	5,336	20,612,109	3,825.6
一萬俄畝以上者	699	23,798,514	29,754.1
五百俄畝以上者總計	27,833	61,001,332	13,227.1
歐俄總計	752,881	55,834,773	114.1

由上面的數字可以看出，在私有土地當中，小私有者僅起演着微小的作用。土地所有者總數七分之六即七五三、〇〇〇戶中的六一九、〇〇〇戶，只握有六、五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但在另一方面，大莊園却是無窮的：七百個土地所有者，平均每人竟握有三〇、〇〇〇俄畝。這七百個土地所有者所有的，比六〇〇、〇〇〇小土地所有者所握有的土地，要多出三倍。而且，一般說來，大莊園則構成俄國私有土地底一個顯著的特徵。倘若我們將超過五〇〇俄畝土地的佔有者再分出來，那末，計有二八、〇〇〇個所有者，他們共握有六二、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即每人平均有二、二二七俄畝。這二八、〇〇〇人竟握有全部私有土地底四分之三★。就佔有者底身份說來，這些大莊園主要的都是貴族的。在二七、八三三土地佔有者中間，有一八、〇〇〇二個，即差不多三分之二，是屬於貴

族，他們的土地共有四四、五〇〇、〇〇〇俄畝，即是說，土地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大莊園下的。由此可知，在十九世紀末葉，在俄國，巨量的土地——而且大家知道，那是最好的土地還依舊——(中世紀式的)集中在特權的貴族身份底手中，在昨日的農奴主、地主們底手中。關於在這些大莊園中形成了怎樣的經營形態一點，後邊我們還要詳細講的。現在我們僅對魯巴金★★在文學上所明白描寫的一件有名的事實，加以簡略的補充，那件事實是說：高級官僚政客都一個一個列在這些貴族大莊園底佔有者以內了。

現在我們來研究分與地底佔有制。除掉未按照佔有規模而分配的一千九百萬俄畝土地以外，其餘的一批——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則為一二、二五〇、〇〇〇農戶所有，計平均每戶只有一一。一俄畝而已。而且分與地是分配得不平均的，差不多它的一半，即一三七百

★ 爲了不要用引證把原文弄得亂七八糟，在這裏我們特一次指出，所用材料底大部份是從上述的一文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〇八年聖彼得堡出版第二版）一書中引來的。——列寧原註

★★ 見一九〇五年五月三日（舊俄曆四月二十日）『祖國底兒女』雜誌第五十四期所載『我們的當政的官僚在數字中』一文、——編者註

萬俄畝中的六四百萬俄畝，是操在二百一十萬，即全體農戶六分之一的富有農戶手中。

茲引關於歐俄分與地分配的總資料於下：

戶 別	農戶數目	土 地 (單位俄畝)	平均每戶 的 畝 數
五 俄 畝 以 下 者	2,857,650	9,03,0333	3.
五 俄 畝 到 八 俄 畝 者	3,317,631	21,706,550	6.5
八 俄 畝 以 下 者 共 計	6,175,281	30,736,883	4.9
八 俄 畝 到 十 五 俄 畝 者	3,932,465	42,152,923	10.7
十 五 俄 畝 至 三 十 俄 畝 者	1,551,904	31,271,922	20.
三 十 俄 畝 以 上 者	617,715	32,695,510	52.9
歐 俄 總 計	12,977,355	136,587,236	11.1

這樣看來，分與地農戶底一半以上，即一二·三（百萬）農戶中底六·二（百萬）戶，平均每戶只有不到八俄畝的土地。就全俄一般中等程度說來，這個數目是無條件地不敷養活一個家庭的。爲了判斷這些農戶底經濟狀況，我們可把軍用馬匹調查★底一般資料（這是定期而正常地包括全俄的唯一統計）回憶一下。就歐俄四十八省說，即除去頓河區域和阿爾漢格省以外，在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共計有一一，一一二、二八七農戶。在這些農戶

★ 軍馬調查，每隔六年舉行一次，其目的在於明瞭全國適於動員的馬匹數目。——俄文版編者註

當中，沒有馬的有三、二四二、四六二戶，換句話說，即百分之二十九點二。有一匹馬的，有三、三六一、七七八戶，即百分之三〇點三。在俄國，什麼是沒有馬的農戶，那是大家都知道的（當然，在這裏我們是就總的總結數字而言，並不是就城郊牛奶場和烟草業的某些例外區域而言）。至於只有一匹馬的農民，其貧困交迫的情況，也是衆所周知的。六百萬農戶，這是說從二千四百萬到三千萬的人口。所有這些人口，都是貧人，都是窮光蛋，他們只有小小一塊被分與的土地，靠這樣的一小塊地是不能維持生活的，靠它只有餓死了！如果假定，一個收支相抵的小康之家，需要不下十五俄畝土地，那末，便有一千萬農戶，他們是在這個水準以下的，他們合計起來，只有七二〇九（百萬）俄畝土地了。

再者，關於分與地佔有制，還須要指出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農民中間，分與地分配底不平衡，要比私有土地分配底不平衡無比地小。但是，正因為如此。在有分與地的農民當中，却有許多不同的差別、區分、分劃。這是好多世紀以來歷史上形成的一種各類農民間的差別。爲了要明晰地表明這些分劃，我們首先須要把整個歐俄底總括的資料來研究一下。一九〇五年的統計，曾給了如下的基本的類別：從前的自耕農，平均每戶有分與地六・七俄畝；從前的國家農民，平均每戶有一二・五俄畝；從前的皇室領地的農民，平均每戶有九・五俄畝；僑民，平均每戶有二〇・二俄畝；特切什維克人，平均每戶有三・一俄

畝；拉斯日斯奇人，平均每戶有五·三俄畝；巴什吉爾人和塔普圖里人，平均每戶有二八·三俄畝；波羅的海沿岸的農民，平均每戶有三六·九俄畝；哥薩克人，平均每戶有五二·七俄畝。從這裏可以明白，農民底分與地佔有制是純粹中世紀式的了。農奴制迄今還在保留在農民間的那種重疊的分劃中活着。各種類別相互之間，不僅因土地底數量而不同，並且因納稅底多寡，贖地底條件，佔有底性質等而互異。不要引舉關於在俄的總括的資料了，單就某一省的資料而言，我們便可以看出所有這些區別是什麼意義了。姑就沙拉托夫省的地方自治會統計彙報來說吧。除了我們在前邊已經說過的幾種全俄的類別以外，在這裏我們看到，地方調查員又把農民底類別分爲：恩賜土地領有者；完全私有者；耕種村社公地的國家農民；有四分之一領地國家農民，從前爲地主農奴的國家農民；耕種官地的佃農；移殖來的自耕者；僑居者；自願釋放者；免役稅者；自由耕種者；從前的工廠人員等等。這種中世紀式的分劃網，竟達到這種地步，即有時把同一鄉村底農民，

★ 特切什維克人，特別是在波蘭、愛沙尼亞和烏克蘭的，都是永世的佃農；拉斯日斯奇人和比沙爾比亞底農民，雖然自己也有私有的土地，但在幾方面仍屬於農村公社；塔普圖里人是芬蘭系的一個韃靼部落，世居於外窩爾加河巴什吉爾人中間。——英文版原註

分爲兩種完全不同的範疇：『前屬某老爺底農民』或『前屬某太太底農民』。我們的自由主義民粹派陣營底作家們，不會從發展底觀點上去把俄國經濟關係視作農奴制度之爲資產階級制度所代替，他們通常都抹殺了這個事實。在事實上，十九世紀俄國底歷史，特別是它底直接的結果——俄國二十世紀初的事件——要是不估計到這個事實底全部意義，那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如果在國民經濟底主要部門中，中世紀的諸關係還步步是障礙或阻礙物的話，那末，交換正在增長、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一個國度是不能不經過各種危機的。有名的村社（關於它的意義，我們在下面還要講到的），並不能夠防止農民底無產階級化，在事實上，它起了中世紀式的劃分農民底作用，這種劃分方法隔離了農民，把農民牢牢的束縛於小小的社團和失掉了任何『存在意義』的類別以內。

在未作關於歐俄土地佔有制底結論以前，還應該再指出問題底別一方面。不管關於『上層三萬』地主和千百萬農戶底土地數目的資料也好，也不論關於農民佔有制中的中世紀式的分割農民的資料也好，還都不夠用以估計我們的農民被農奴制底有力殘餘所『迫害』、壓制、及壓抑到什麼程度的那種真實規模。第一，自所謂一八六一年的偉大『維新』（註二）沒收農民土地以謀地主的利益以後，作爲分與地留給農民的土地，在質量上要比地主的地無比地惡劣。地方自治會底巨量的地方記載和統計調查文獻便證明了這一點。關於這一點，有着不可爭辯的大批資

料，它們表明了農民土地與地主土地比較，其收穫量底微少。一般公認，這種差別，首先是跟分與地品質底惡劣有關係，其次才是跟耕種方法底不良和貧困的農民經營底缺點有關係的。第二，在大批場合之下，當一八六一年地主把農民從土地『解放』出來的時候，分給農民的的土地，其地界是這樣劃分的，即結果使農民陷入於『自己的』地主底陷穽裏面。俄國地方自治會底統計文獻，以其對於顯然原有的、獨創的，可說世界上任何地方還沒有見到過的、地主經濟管理方法底記載，豐富了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這是一種以割地（註三）為手段的經濟。農民在一八六一年從他們所必要的水池和牧場等經濟『被解放了』出來。農民的的土地，像一塊木楔一樣，插在地主的土地中間，為的給地主老爺們保證以非常可靠的——也是非常高貴的——因踏地而勒索的方便。『連小鷄都沒有立足之地』，——這一句苦的農民的真實話，這一句『上絞架者底幽默』比長篇引證都來得好，它說明了統計無法表現的農民土地佔有制底那種特徵。不用說，這種特徵，不論就其起源說，也不論就其對於地主經濟組織方法底影響說，都是清一色的農奴制度。

現在，我們關於歐俄底土地佔有制，作個結論吧。我們已經把地主的和農民的的土地佔有制底條件分別說過了。現在我們應從它們的關係上把它們回顧一下。以此，我們特拿上面所引過的關於歐俄地產面積的大概數目——二八〇（百萬）俄畝——來考察這許多土地是怎樣分配於各式

各樣的土地佔有者之間。這些類型是怎樣的，在以後的解釋中，將要詳細表明的；現在，我們且提前一點，先來假定地談幾種基本的類型。將一戶有十五俄畝地產的列為第一類型——這是已經受農奴制的剝削而破產了的農民，將中農——由一五到二〇俄畝的地產——列為第二類型，將富裕的農民（農民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的土地佔有，即由二〇畝到五〇〇俄畝的，列為第三類型，將農奴主大莊園，即五〇〇俄畝以上的，列為第四類型。依照這幾種類型，把農民的和地主的土地合併起來，並用求得整數方法★，作個大約的計算（詳見我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末，關於十九世紀末年的俄國土地佔有制，便得出如下的一幅圖畫：

十九世紀末年歐俄土地佔有制

類 別	佔 有 者 目 數	土 地 面 積 (單位百 萬俄畝)	每 戶 平 均 畝 數
第一類：封建剝削下破產的農民	10.5	75.9	7.2
第二類：中農	1.9	15.0	15.0
第三類：農民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土地佔有	1.5	70.0	46.7
第四類：農奴主大莊園	0.03	70.9	2333.0
總 計	13.03	231.0	17.6
未依地產多寡而分配的	—	5.9	—
以 上 總 計	13.03	236.9	21.4

我們再重複一句：上列各類經濟分析的正確性，在以後的敘述中即可證明的。如果這種圖畫（就事情底本質說，這不能不是近似的）底特殊性引起批評，那末，我們要求讀者要注意的，就是在批判某一部份之下，可不能走私，否認問題底本質，而這個問題底本質，就在於俄國土地佔有底一極，一〇・五（百萬）農戶（大約五千萬人口），佔有土地七五（百萬）俄畝；反之，另外一極，有三萬戶（約計一五〇，〇〇〇人口），則佔有七〇（百萬）俄畝土地。

現在爲了結束關於土地佔有制底問題，我們須要越出歐俄本部底範圍，來扼要地考察一下移民化的意義。爲了給讀者以關於俄羅斯帝國（除了芬蘭）全部地產的若干觀念，我們特別利用米特瓦高先生底資料。爲明瞭起見，我們以表格的方式，把它們引在下面，並根據一八九七年人口調查統計，加入人口數字。

★舉例證，除了六二（百萬）俄畝地主的土地以外，在大抵國中尚應加入五・一（百萬）俄畝地以及各有一、〇〇〇俄畝以上的二七二家工商業會社所有的三・六（百萬）俄畝土地。——列寧原註

由這些數目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關於俄國邊疆的情形，我們所知道的還是怎樣地少啊。當然，想用移民邊疆的手段，來解決俄國內部土地問題，那是絕頂荒唐的。絲毫不容置疑的只有大言不慚的騙子們，才會提出那樣的『解決』；無庸懷疑的，我們在前邊所說的那些歐俄舊式大莊園與歐俄新的生活及經濟條件之間的矛盾，惟有借用歐俄底某種變革才能解決，而絕不是在歐俄以外。問題並不在於用移民的方法從農奴制下把農民拯救出來。問題底本質是在於與中央底土地問題並存着的，還有移民底土地問題。問題並不在於用移民問題來隱蔽歐俄底危機，而是在於指出，農奴主大莊園在中央及在邊疆底致命結果。俄國中央農奴制底殘餘是在阻礙着俄國的移民。除了用歐俄底土地革命，除了用解除農民底封建大莊園壓迫的方法以外，是不能夠解救並調整俄國底移民的。這種調整並不在於對移民底官僚主義的『關心』，也不在於自由主義民粹派陣營底作家們所愛談的『移民底組織』，而是在於廢除那些陷俄國農民於愚昧、悽慘，以及在大莊園所有者萬世奴役下野蠻化的條件。

米特瓦高先生在其與普洛考洛維區先生合著的『俄國有多少土地及我們是怎樣利用它們的？』一本小冊子（一九〇七年莫斯科出版）裏邊，公正地指出謂文化的增長把薄田變為良田了。這個問題底專家，比爾和海爾來生兩位博士，在一八四五年曾謂塔布里達大草原，『因氣候及缺乏雨水的關係，將永遠是屬於貧瘠而難於耕種的！！』在那個

時候，塔布里達省底居民，只出產了一〇八（百萬）普特五穀。過了六十年，人口增加了二倍，所生產的糧食則爲一七〇六（百萬）普特了，就是說，大約增加了十倍多。

這是一個很真確而重要的議論，不過，米特瓦高先生却忘記了一件事：即容許諾窩俄羅斯迅速移民化底主要條件，乃是中央俄羅斯農奴制底沒落。惟有中央底改革，才能使移民迅速地、廣泛地、美國式地向南部移往，並使南部工業化（關於一八六一年以後南部底美國式的發展，被人談到的很多很多了）。現在惟有歐俄底變革，惟有完全廢除歐俄農奴制度底殘餘，把農民從中世紀的大莊園下拯救出來，才能够真正地開闢一個移民底新紀元。

俄國底移民問題，同中央俄羅斯底土地問題比較起來，乃是一個附屬的問題。十九世紀末年，我們是處在二者須擇其一的情形之下：或則是堅決肅清『古老的』俄國各省中的農奴制，那時我們邊疆各區底移民化底迅速而廣泛地美國式的發展，便可得到保證；或則是把中央底土地問題遷延不決，那時生產力發展底長期停滯以及在移民方面農奴制傳統底保留，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種場合之下，是自由的農民來經營農業；反之，在第二種場合之下，將是受奴役的農夫及以『割地的手段』來行事的地主老爺們來經營農業了。

二

我們現在進而考察地主經濟底組織。大家都知道，這一組織底基本特徵，便是資本主義制度（『自由僱傭制』）與工役制（Otrabotochnii）底結合。什麼叫做工役制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須要把農奴制度下的地主經濟底組織來考察一下。誰都知道，從法律的、行政的和社會生活的觀點上來看，農奴制會是什麼東西了。但是，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在農奴制之下，地主與農民底經濟關係之本質究竟是在那裏。在那個時候，地主曾給農民分與了土地。有時地主還借給農民其他生產手段：如森林、牲畜等等。這種地主土地之分與農奴農民有什麼意義呢？如果以適於現代關係的話來講，那末那個時候的分與土地，就是相當於工資的一種形式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工資是用貨幣來付給工人的。資本家底利潤，以貨幣的形式實現出來。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即償付維持工人生活費用的勞動與給資本家予以無酬的剩餘價值的勞動）結合在一起而為工廠中的同一個勞動過程，結合在一起而為同一個工廠工作日等等。但在力役制度之下，却不然了，在這裏也有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正如奴隸經濟中的有它們是一樣的。但是這兩種勞動，在時間與空間上，却是可以分開的。農奴農民給領主作工三天，給他自己作工三天，他是在地主底土地上，或是收割地主底糧食給領主工作。他在

分與地上給自己工作，自己給自己及自己家族獲取那爲地主維持勞動力所必要的糧食。

因之，不論在農奴的或力役的經濟體系之下，或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下，勞動者所獲得的都只是必要勞動底生產品，將剩餘勞動的生產品，則無酬地交給生產工具底私有者了，以此說來，農奴的，或力役的經濟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同的。不過，在下邊的三個關係上，農奴制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第一，農奴制經濟乃是自然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是貨幣經濟。第二，在農奴制經濟中，剝削底工具，是將勞動者之束縛於土地，分與他以土地；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者是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爲了取得收入（即剩餘生產物），農奴主在他的土地上須有握有分與地、農具、和牲畜等的農民。無地、無馬、無業的農民——對於農奴的剝削是沒有用的對象。資本家爲了獲得收入（利潤）却正需要既無土地、又無田產，而不得不到自由的勞動市場上去出賣其勞動力的勞動者。第三，領得分與地的農民，必須在人格上依附於地主，因爲他握有土地，如不用強制手段，他就不願擔任領主的工作了。於是在這裏經濟制度便產生了『超經濟的剝削』、農奴制、法律上的依存性和無權無利等等現象了。反之，『理想的』資本主義，乃是在自由的市場上私有者和無產者之間的契約底十足的自由。

只有透澈地了解了農奴經濟或力役經濟底這種經濟本質，我們才能够明白工役制底歷史地位及意義。工役制這

是力役制底正面的和直接的殘餘。工役制這是由力役制到資本主義底過渡形式。工役制底本質就在於農民用自己的農具去耕種地主的土地，以換得半係貨幣半係自然品的酬金（使用土地、使用溝渠、使用牧場及冬季借款等）。有名的叫做『折半佃制』（Metayer Syotem）的經營方式，就是工役制底花樣之一。工役制的地主的經營須有分與土地的農民，該農民須有農具與牲畜（即使是非常之壞的耕具及牲畜）；而且並需要該農民爲飢寒所迫，甘願處於奴役的地位。以奴役制代替自由僱傭制，乃是工役制底必然的伴侶。在這裏，地主決不是握有貨幣與全部勞動工具的企業資本家。反之，在工役制之下，地主是一種高利貸者，他利用鄰近農民的窘困，以三倍低廉的方法弄得他的勞動。

爲了更明白地表明這一點，我們可拿農業部底統計數字來看一下——這種材料，是高出於以爲對土地所有者老爺們有嫌怨的任何懷疑以上的。有名的『經濟及其他部門中的自由僱傭勞動』一番（『從農業主方面所得的農業統計資料』第五卷，一八九二年聖彼得堡出版）載有關於八年內（一八八三——一八九一年）中部黑土帶的報告，謂平均以農民農具完全耕種冬季穀物一俄畝，所得的報酬，合計爲六個盧布。要是依自由僱傭制來計算這些工作的價值——據同一書所說——那末即使將馬底工作不計算在內，單單徒步勞動一項，也要值六個盧布十九哥比；至於馬底勞動，也決不會下於四個盧布五十哥比（見該書四五

頁，『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四一頁★）。以此說來，自由僱傭勞動底價格，等於十盧布六十九哥比，而工役制底價格，則只等於六個盧布。如果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不是單獨的，而是一種正常的和普通的，那麼怎樣來說明它呢？如像『奴役』呀，『高利貸』呀，『重利盤剝』呀等等這樣的名詞，都是描寫這種契約底形式和它的性質的，並沒有說明它的經濟本質。農民怎樣能够在許多年間，把值十盧布六十九哥比的工作當作六個盧布去執行呢？農民之所以能够這樣去做，是因為他的分與地可以抵補農家庭底一部份開支，允許可以將工資減到『自由僱傭勞動』底標準以下。農民之所以被逼迫去做這種工作，是因為一點可憐的分與地，把他束縛於鄰近的地主，不讓他有單靠自己的經營以維持生活的可能。很明顯的，這種現象，只有當作資本主義排斥力役制過程底環節之一，才能成爲『正常的』。因爲農民由於這種條件而必然要破產的，並且，慢慢地，但確切地要轉變爲無產者的。

茲再引關於沙拉托夫縣底更單調但稍微更完備的資料於下。在工役制之下耕作一俄畝土地，連收穫、載運、及打穀等算在以內，如係冬季訂立合同，並且提前預付工資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一百。則平均價格爲九個盧布六十哥比；如係爲了租種耕地而耕作，則價格爲九個盧布四十哥

★ 見本書『俄國工業中資本主義底三個發展階段』一節
——校閱者註

比。如係自由僱傭勞動制，則爲十七個盧布又五十哥比；收穫和載運，在工役制之下，每俄畝值三盧布八十哥比；如在自由僱傭制之下，則爲八個盧布五十哥比等等。這些數字當中的每一個，它本身都含有農民無限窮困、奴役和破產底一長串故事。這些數目字當中底每一個，都證明在十九世紀末年，俄國農奴制底剝削與力稅制底殘餘還是怎樣地厲害啊！

工役制盛行底情形，很難加以估計。事情通常是這樣的，即在地主的經營中，工役制和資本主義制二者是併用着的，並且二者都應用於農業底各種業務。只有很少的一部份土地，是用地主的農具和僱傭的工人來耕種的。大部份土地，是在工役制之下，用折半佃法租給農民耕種的。茲引數列於下，這些例子，我們是從高夫曼先生底詳盡的著作中引來的，高氏關於私有經營★ 搜集了好多最新的資料。杜拉省（係一八九七年——一八九八年的調查）：『地主還依舊用着以前的三田制……遠方的土地才分給農民』；私有土地底耕作是極端不能令人滿意的。庫爾省：『……將土地按畝分給農民，因物價高漲的緣故，是有厚利的……結果却使土壤貧瘠起來』。窩洛尼什省：……中小地主所有者，『大都純係利用農民農具耕種，或者把土地出

★ 『土地問題』第二卷，二——六二八頁：『關於土地私有制文化經濟意義的問題』，一九〇七年道爾格里考夫與相特魯克維重出版——列寧原註

租，……大多數農戶所應用的方法，都缺乏任何的改善。』

這樣的反響告訴我們，阿爾尼斯基先生在他所著的『收穫等等的影響』(註四)一書中，對於盛行工役制或資本主義制的歐俄各省所作的一般評述，還可以完全應用於十九世紀的末年。茲將這一評述，以表格方式，引在下邊：

	省份的數目		共計	私有者耕地 總數 (單位以一千俄畝計)
	在黑土帶者	在非黑土帶者		
一、資本主義制佔優勢的省份	9	10	19	7,407
二、混合制佔優勢的省份	3	4	7	2,322
三、工役制佔優勢的省份	12	5	17	6,381
總數	24	19	43	15,910

由此可知，在黑土地帶，工役制是無條件地佔着優勢，但它在上列一表所包括的所有四十三省中，却退居於次要地位。在這裏應值得指出的，即算入第一類(資本主義制)的正好不是農業中心所特有的各地方：波羅的海各省，西南各省(甜菜區域)，南部及南大首都區(聖彼得堡及莫斯科)。

工役制對農業生產力底發展有什麼影響，高夫曼先生大著中所搜集的材料，很精闢地說明了這一點：

『這裏毋庸置疑的——他寫道——即小規模的佃農與折半佃農，乃是最阻礙農業進步底條件之一』……：在關於波爾塔瓦省農業底鳥瞰中，經常地指出謂：『佃戶對土地耕種不良，播種壞的種籽，地上長着許多莠草』。

在莫基爾省（一八九三年），『農業中的任何改良，都被折半佃法底不便利所阻止』。折半佃租制度★，乃是『特涅普爾縣農業陷於談不到任何新設施和改良的那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的材料——高夫曼先生在同書五一七頁中寫道——給了我們以許多確定的指示，即甚至在同一個莊園底範圍以內，凡租給別人耕種的土地，至今還沿用着舊的已經過了時的經營方法，同時，那自行耕種的土地，都已經採用了新的比較完善的耕作方法了』。

舉例來說吧，凡租佃的土地，還沿用三田制，有時甚至不用糞的肥料；但是經濟耕種底土地，已採用輪耕制了。折半佃租制是在阻礙着牧草底種植，妨害着肥料底通用，阻止着精良農具底應用。凡此結果，便很明瞭地在關於收成量的資料上反映出來了。舉例來說，新姆比爾省，有一大莊園：經濟耕作，每俄畝裸麥的收成爲九十普特★，小麥爲六十普特；燕麥爲七十普特；但在折半佃租制的土地上，其產額則爲五八——二九——五〇普特。茲引格爾巴托夫斯克全縣（尼什諾甫格洛特省）總的資料如下：

★ 折半佃租制乃是一種自然品地租，農民以收成的一部分，比方一半，四分之三等，交給地主。——俄文版編者註

★★ 一普特，約等於三十六磅。——校閱者註

每俄畝採茶底收穫量 (以普特計)

土地的類別	分與地	私有土地		
		經濟播種	折半佃地	租地
1.	62	74	—	44
2.	55	68	49	—
3.	51	60	50	49
4.	48	69	51	51
以上各類平均	54	66	50	46*

由此觀之，凡以農奴式的方法（折半租佃制及小租佃制）所耕租的地主的土地，其產量實較分與地為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因為它無可爭辯地證明，俄國農業底落後性、全部國民經濟底停滯以及農人在世界上空前未有底卑微，其主要而基本的原因，便是工役制，即農奴制度底直接的殘餘。只要農奴制的大莊園底壓迫傳統、經營方法存在一日，則不論什麼貸款，不論什麼農業改良★★ (Melioration)，不論對農民的什麼幫助，以及不論官僚及自由主義者所喜歡的什麼贊助方法，都是不會有什麼大

* 很明顯地，這兩個數字，在高夫曼先生一書底五二一頁上是印錯了。——列寧原註

★★ 係農業中，自然條件改良之意——如沼澤底弄涸，抽水及水渠底開鑿等。——編者註

的成績的。反之，只有那怕滅地主土地佔有制度和摧毀舊的中世紀的農村公社的土地革命（比如實行土地國有，即可摧毀這種農村公社，而不須用警察式的官僚的方法了），才能確切不移地成爲十分迅速和真正廣泛的進步底基礎。折半佃地和租佃地底難以令人相信的低下的收成，就是由於『爲豪強貴族作工』的辦法所造成的。要是現在的同一個農人，從『爲豪強貴族作工』辦法之下解放出來，不僅這些土地底收成可大大增加，而且分與地底收成，也不可免地單單因對經濟底農奴制的障礙之廢餘而會增加的。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自然，私人佔有的經濟，已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的進步，但是這一進步是非常緩慢的，並且不可免地要使俄國長期遭受『野蠻地主』底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之痛苦。現在我們試來看一下，這種進步究竟表現在那裏，並試確定它底若干一般的結果。

『經濟』播種即用資本主義方法耕種的地主的土地，其收成高於農民的土地一事，就證明了農業中資本主義底技術的進步。這種進步是與從工役制到自由僱傭制底轉變有聯繫的。農民底破產，馬匹與農具底喪失，農人底無產階級化，都是迫使地主改用以自己農具去工作的辦法了。機器在農業中底使用是在增加着，這一使用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並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純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底發展。由國外輸入到俄國來的農業機器，在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二年，計值七八八·〇〇〇盧布；在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〇年，爲二、九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八一年到

一八八八年，爲四、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六年，爲三、七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〇二年與一九〇三年，已達一五、二〇〇、〇〇〇至二〇、六〇〇、〇〇〇盧布了。而俄國本國農業機器底生產（大概的數目，係根據工廠作坊中非常簡略的資料算得的），在一八七六年爲二、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九四年爲九、四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三年則爲一二、一〇〇、〇〇〇盧布。無庸爭議的，這些數目字，證明了農業底進步，自然，也就是資本主義的進步了。但是，同樣不可爭辯的，這種進步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譬如美國——所可能的比較起來，那是非常緩慢的了。據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四日底土地調查，美國農家所佔有的土地，爲八三八、六〇〇、〇〇〇英畝，即大約爲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俄畝。農家底數目爲五、七〇〇、〇〇〇戶，平均每一農家得一四六、二英畝（約計六十俄畝）。對於這些農家的農具底生產，在一九〇〇年等於一五七、七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八九〇年爲一四五、三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八八〇年爲六二、一〇〇、〇〇〇美元）★！俄國的數字與這些數字比較起來，那可說小的可笑了，它們之所以這樣的小，是因為俄國的農奴大

★ 『第十二次戶口調查概況』，一九〇〇年，第三版；一九〇四年華盛頓版本，二一七——三〇二頁：『農具』。
——列寧原註

莊園太大而堅強了。

在俄國地主與農民中間，改良農具底比較的流行，曾為前世紀九十年代中葉農業部所作的專門調查的對象。這次調查底資料報告，高夫曼先生曾有詳細地闡述，茲列表於下：

改良農具廣泛流行的分量（百分比）。

區 域	地主	農民
中部農業區	20—51	8—20
中部窩爾加區	18—36	14
新俄羅斯區	50—71	30—35
白俄羅斯區	54—76	17—41
近湖地帶區	24—47	1—21
莫斯科近郊區	25—51	10—26
工業區	4—8	2

所有這些區域平均起來，地主為百分之四十二，農民為百分之二十一。

至於糞料底應用。一切統計資料都同樣不可辯駁地證明，『在這一方面，地主的經營，曾是時時應用的，即迄至現在，也是站在農民的前面』（高夫曼，同書五四四頁）。不但如此，在實行改革後的俄國，像地主購買農底糞料這種現象，是流行很廣的。這已經是農民極端貧困底結果了。近來，這種現象才算是日漸減少了。

最後，關於牧草種植底流行一事，則有着關於地主經

營與農民經營中農業技術高度問題的精確而大量的統計數字（高夫曼，同書五六一頁）。其主要發結論如下：

歐俄比率的種植面積：

年代	農民	地主
一八八一年	49,231俄畝	491,500俄畝
一九〇一年	499,000	1,016,000

地主經營與農民經營間的所有這些差別底結果是什麼呢？要判斷這個問題，只有借用關於收成量的資料了。最近十八年（一八八三——一九〇〇年）平均每年全部歐俄收成情形，有如下表（以夸特計）；

	裸麥	冬麥 (小麥)	春麥 (小麥)	燕麥
地主土地	6.0	5.75	5.0	8.5
農民土地	5.0	5.0	4.25	7.0
差 額	16.7%	13.0%	15.0%	17.6%

高夫曼先生說，這種差額是『很不大的』（同書五九二頁），那是很對的，在這裏不僅應當加以注意的，是一八六一年留給農民的會是劣地，而且要注意的是關於全體農民的平均數字（如我們在上列一表中所見到的）則隱蔽了巨大的差異。

我們從研究地主經營所得的總的結論如下。資本主義

正在十二分明顯地給自己在這一領域內開闢着道路。由工役制到自由僱傭制底更替正在進行着。與工役制及小農制比較起來，資本主義農業底技術的進步，在各方面都完全確定地表現出來了。不過這種進步，對於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却是非常緩慢的。十九世紀末年，在俄國已經出現了全社會發展底要求與農奴制度之間的極端尖銳的矛盾了，這種以地主貴族大莊園為方式，以工役制度為方式的農奴制度，乃是經濟發展底阻礙，乃是俄國生活中壓迫、野蠻、無窮無盡的東方專制主義形態底泉源。

三

農民經營，乃是俄國現代土地問題底中心點。農民土地佔有底條件是怎樣的，我們在前邊已經指出過了，現在我們應當來研究一下農民經營底組織——但不是在技術的意義上，而是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

⑥ 在這裏首先我們所遇到的，就是關於農村公社的一個問題了。討論這個問題的已有非常廣泛的文獻。我們社會思想界底民粹派，把他們的宇宙觀底基本點，同這種『均平』制度底民族特點聯繫起來了。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指出的，即在關於農村公社底書籍中，把這個問題底兩個不同的方面：即農藝的和民間生活的方面，跟政治經濟的方面，經常的錯綜在一起，而且往往混淆在一起。在多數關於農村公社底著作（V.奧爾洛夫，特里格

洛夫，克司勒爾·V.V.★)中，對於這個問題底第一個方面，都予以很大的篇幅和注意，但對於問題底第二方面，則簡直毫不介意。當然，這種方法是極其不正確的。跟任何別國底系統比較起來，俄國土地關係底特質，是不庸置疑的，但是在農村生活上，在土地關係底歷史上，在土地佔有以及土地使用底形式上等等，相互之間沒有如此巨大地差別的、純粹資本主義的、公認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兩個都找不出來的。那重視俄國土地公社問題底意義及其尖銳性的，那從十九世紀下半期起把我們社會思想分裂為兩個基本傾向的——即民粹派與馬克思主義派——並不是問題的農藝方面，也不是問題底生活方面。當地的研究者爲了全面地估計農民生活底當地特點，並爲了要反駁官僚制度對微小的滲透警察精神的規則之愚頑而純粹無禮的侵害，對問題底這一方面（按即農藝的或生活的方面——譯者）一定要加以很多的注意，這是可能的。但是對於一個經濟學者，不論如何，以研究各式各樣的土地分配及分配技術等等，來掩蔽這些問題，即農村公社內部是在形成着怎樣的經濟類型，這些經濟類型是怎樣在發展着，在僱主與僱工之間，在富者與貧者之間，在改良經營而採用技術改進者與經濟破產、拋棄家室、離棄農村者之間的關係是在怎樣形成着，那是絕對不容許的。毫無疑義的，對這一

★ 即V. P. 涅洛柴夫、係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民粹派的有名的經濟學作家。——編者註

真理底意識，曾鼓勵了我們的地方自治會的統計學家們——他們對於俄國國民經濟底研究會搜集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材料——在前世紀的八十年代，相率拋棄了官方的根據農村公社、分與地、納稅的或現有的男性人口數目來分類農民的方法、而改用唯一科學的根據農戶經濟狀況來分類的方法了。我們知道，當對俄國經濟研究的興味曾經特別巨大的那個時期，甚至這樣一個對此問題的黨派作家如V.V.先生者，也居然熱烈地歡迎『新型的地方自治會統計出版物』（V.V.先生一篇文章底題目，見一八八五年『北方導報』第一期）了，並宣稱：

『這種統計資料，必定是不適於把農民底各種經濟類別，如農村及公社那樣死板地堆集在一起，而是適於這些類別的本身』。

我們農村公社底基本特點（民粹派特別重視這一點），就是土地使用底均平性。關於農村公社怎樣達到了這種均平性的問題，我們暫時撇開不談，現在就正面地來談談經濟底事實，談談這種均平性底結果。像我們在上面用精確的統計所指出的一樣，歐俄全部份土地底分配，是極其不均平的。各類農民之間，各村農民之間，甚至在同一鄉村各個地主（『從前的』）底農民之間，土地分配，也是一點也不均平的。只有在小的農村公社以內，分配機關才造成了這種不大的閉關主義的社團底均平性。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地方自治會關於分與地分配底統計資料。當然啦，在這裏我們不是根據家庭底大小，也不是按照一個家

庭底做工人數，而是根據各農戶底經濟狀況（土地底面積，耕牛底頭數和乳牛底數目等）來分別農戶的，因為小規模農業資本主義進化底全部本質，就在於家長集團內財產不平底造成與加強；其次就在於簡單的不平等之變為資本主義關係。因之，假如我們不以特別研究農民內部經濟狀況底差別為目的，那末就要抹殺新的經濟演進底一切特點了。

首先我們舉一個典型的縣份（地方自治會統計底按戶調查和許多詳細的混合表，很適於作各縣的研究）來講一下，然後再來講那迫使我們把對我們有興趣的結論應用於全俄農民的理由。這個材料是由我所著的『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第二章中引來的。

在柏爾姆省克拉司諾菲梅斯克縣，還例外地有着公社的農民土地佔有制，該縣分與地底分配情形如下：

	每 戶	
	男女兩性的數目	分與地 (以俄畝計)
不耕種土地的	3.5	9.8
耕地在五畝以下的	4.5	12.9
耕地五畝到十畝的	5.4	17.4
耕地十畝到二十畝的	6.7	21.3
耕地二十畝到五十畝的	7.9	28.3
耕地五十畝以上的	8.2	44.6
總 平 均 數	5.5	17.4

我們看到，隨着農戶經濟狀況底增高，家庭底人口地無條件地確切地在增長着。顯然地，大家族是農民幸福底因素之一。這是不可辯駁的。問題只是在於在全部國民經濟底一定的環境之下，這種幸福將要走向什麼樣的社會經濟關係。至於分與地，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分配底不平衡，雖然這種不平衡性是不太大的。農民愈殷實，每一口人所得的分與地也愈多。在最低的一類中，男女兩性，每口人底分與地還不到三俄畝；其他各類別為三俄畝——四俄畝——五俄畝，最後，在最高的一類中，男女兩性，每口人有五俄畝以上的分與地。因此，大家族與分與地底衆多乃成了少數農民富裕底基礎。因為最高的兩類，只佔農戶總數的十分之一，茲將戶數、人口數目、以及分與地分配等底百分比，列表如下：

農戶類別	農戶的百分比	男女人口的百分比	分與地的百分比
不耕種土地的	16.2	6.5	5.7
耕地在五俄畝以下的	30.3	24.8	22.6
耕地在五俄畝到十俄畝的	27.0	26.7	26.0
耕地十俄畝到二十俄畝的	22.4	27.3	28.3
耕地二十俄畝到五十俄畝的	9.4	12.5	15.5
耕地在五十俄畝以上的	0.7	1.3	1.9
總計	100.0	100.0	100.0

從這些數字當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來，分與地分配底比例是一目了然的，農村公社均平底結果，也被我們估計到

了。每類人口底百分比和每類分與地底百分比，二者是彼此很相近的，然而就在這裏，各戶經濟狀況底影響也顯示出來了；最低的一類，其土地底比例人口底比例要少些；而最高的一類，却要多些。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也不是關於一縣的，而是爲全俄國所共同的。在我上述的一本書中，曾舉過俄國各地七省內二一縣底相同的統計資料。這些統計資料包括了五十萬農戶，它們指出了各地相同的關係。富裕農戶只有百分之二十，但佔人口總數底百分之二六·一——三〇·三，佔分與地百分之二九到三六·七。最貧的農戶，佔百分之五十，佔人口底百分之三六·六到百分之四四·七，佔分與地總數底百分之三三到三七·七。分與地底分配，到處都有一定的比例。同時，我們到處都看到，農村公社總是傾向於農民資產階級的一方面；不合比例的地方，總是有利於最高一類的農民的。

這樣看來，有人以爲我們在根據經濟狀況去研究農民底各個類別時，便要抹殺了農村公社底『均平』的影響，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恰恰相反，我們正是借用確實的統計去估計這種均平性底真實的經濟意義。我們正要指出，這種均平性要擴展到多少，重新分配的全部制度，歸根結蒂，究竟要達到什麼結果。即使這種制度，可是各種品質底土地及各種附屬物得到最好的分配，然而還有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就是富裕農民底地位優於貧農的情形，在分與地底分配上也表現出來了。像我們剛看到的一樣，其他非分與地底分配是無比地不均衡的。

租地在農民經濟上底意義，是誰都知道的，土地底需要，引起了以此爲基礎的五花八門的奴役關係。像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一樣，農民底租地耕種，在本質上常常是地主營經底工役制——是領主獲得勞動力的一種農奴方法。因此，我國農民租地底農奴的意義，是用不着懷疑的。不過擺在我們面前的既是一個國度底資本主義的演進，那我們就應當專門來研究資產階級的關係在農民租地中是怎樣表現出來，並且是否表現出來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仍需要關於農民意各種經濟類別的統計材料，而不是關於整個農村公社或整個鄉村的資料。舉例來說，比如卡爾什夫先生在『地方自治會統計底總結』中曾承認『自然地租』（即不是用貨幣納租，而是以折半或工役納租），通例是到處比貨幣地租昂貴，並且昂貴之多，有的時候，竟達兩倍；其次，這種自然地租，在最貧窮的一類農民當中發展得最厲害。稍微小康一點的農民，都竭力用貨幣租地耕種。『借戶利用極小的機會用貨幣繳納租金，以便減低使用別人土地底價值。』（卡爾什夫，同書二六五頁）。

這是說，我們租佃制底農奴特徵，把全部重擔都放在最貧的農民肩上了。富裕農民力謀解除中世紀的羈絆，只有在他們握有足夠的貨幣數目時，他們才能做到這一點。要是有錢的話，你可以按照普通的市場價格以現款租得土地。如果沒有錢的話，你就要受奴役，以折半制的方式或以工役制的方式，以三倍的數目繳付地租。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工役制下的勞動價格，比自由僱傭的價格要低多

少倍。假若租地底條件，對於各種經濟狀況底農民是各各不同的話，那麼不言而喻的，我們便不能限於（如卡爾什夫所經常作的）按照分與地來劃分農民了。因為這種分類方法人工地把各種經濟狀況底農戶合併在一起，把鄉村無產階級和農業資產階級混淆起來了。

○ 我們可舉差不多全是農村公社（該省二、四、五、五個農村公社，其中二、四、三、六個都有村社公有的土地）的沙拉托夫省卡姆升縣底資料，作為例證。該處按照租地各類農戶之間的關係如下：

農戶底類別	農戶底百分數	每戶平均畝數（單位俄畝）	
		分與地	租地
沒有牲畜的	26.4	5.4	0.3
有一頭耕畜的	20.3	6.5	1.6
有二頭耕畜的	14.6	8.5	3.5
有三頭耕畜的	9.3	10.1	5.6
有四頭耕畜的	8.3	12.5	7.4
有五頭以上的	21.1	16.1	16.6
總計	100.0	9.3	5.4

分與地底分配情形，我們已經知道了，以人口為單位來計算。富裕農戶所有的，要比貧農的多些。租地底分配，是十倍地更加不平衡了。最高一類所有的分與地，比最低一類多三倍（一六·一與五·四之比），而最高一類的租地，比最低一類的多五十倍（一六·六比〇·三）。所以

租地並沒有把按農民經濟狀況而分別的各類農民之間的差別弄均平起來，反十倍地加強了它，加劇了它。在民粹派經濟學家（V.V. N-ov, Marcss, Karyshev, Vikhlyayev 及其他）當中所屢屢遇到的相反的結論，是基於下面的錯誤。他們普通是按分與地來區分農民，而指出分與地少的所租的，要多於分與地多的所租的。他們到此為止，並未指出租種土地的，主要是分與地少的農村公社的富裕農戶，因之，農村公社的外表上的均平性只是隱蔽了公社內部分配底巨大的不平衡。譬如卡爾什夫先生吧，他自己就承認『利用很多的租地的，是：（一）土地比較少，但却是（二）其中比較殷實的一類』（同書一六九頁）。不過他却沒有系統地去研究租地按各類分配的情形。

爲了要更明顯的了解民粹派經濟學家底這一錯誤，我們再舉一個例子——馬里斯先生（見『收穫及糧價的影響』第一卷三四頁）。他從麥里托波爾縣的統計中，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每口人的租地分配，大概是平衡的』。問題是在什麼地方呢？是在於要是按男性工作人員人數來區別農戶，那麼其結果便好像是沒有工作人員的農戶，每戶『平均』租佃一·六俄畝土地，有一個工作人員的農戶；『平均』每戶租佃四·四俄畝；有兩個工作人員的，則爲八·三俄畝；有三個工作人員的，則爲一四俄畝了。要點正是在這裏，這種『平均』把經濟狀況完全不同的農戶，混爲一談了，譬如在有一個工作人員的農戶中間，有的農戶飼養着兩匹到三匹的耕畜，租佃着四俄畝土地，耕種着五

俄畝到十俄畝土地；有的農戶，則飼養四匹以上的耕畜，租着三八俄畝土地，耕種着五十俄畝以上的土地。由此可知，馬里斯先生所舉的均平性是『虛構的』。事實上，在麥里托波爾一縣裏百分之二〇的富裕農戶，雖然他們所有的分與地和買來土地不多，但是他們的手中却集中了百分之六六·三的租地，即是說全部租地的三分之二；而佔農戶一半的最貧苦的農戶，則只有百分之五·六的租地而已。

再則，我們看到，一方面沒有馬或只有一匹馬的農戶，他們只有租地一俄畝，或甚至只有一俄畝底幾成；但在另一方面，凡有四匹馬以上的農家，他們却有七俄畝到一六俄畝的租地。很明顯地，在這裏數量轉變為質量了。第一類的租地，是因貧困而租來的土地，這種租地，是奴役的租地。處在這種環境下的『佃戶』，不能不變為用工役制，冬季僱工、以及貨幣借貸等等為手段的剝削工具了。反之，有一二到一六俄畝分與地而且租地在七到一六俄畝以上的農家，顯然地，不是因為貧困而租地，而是由於富有而租地，不是為了食物，而是為了發財，為了『賺錢』。在這裏，我們很明白地看到了佃租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租佃制』，看到了農業中企業底生長，像我們在以後所看到的一樣，這樣的農戶，不僱用農業工人是不可能的了。

現在就問，這種顯係企業的租地，是不是一般現象呢？我們在下邊所舉的統計證明，在商業性農業底各種區域內，企業經濟生長之表現是各不相同的，現在我們再舉幾個例子，關於租地做一個一般的結論。

在塔布里達省特涅波洛斯克縣，耕種二十五俄畝土地以上的農戶，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一八·三。他們每戶有一六——一七俄畝的分與地，並租地一七俄畝到四四俄畝。在沙馬拉省諾窩烏耶斯克縣，有五頭牲畜以上的農戶，佔全體總數的百分之二四·七。他們每戶種有二五——五三——一四九俄畝土地，每戶並租種非分與地一四——五四——三四二俄畝（第一個數目字，係有五個牲口到十個牲口的農戶所有者，計佔全體農民的百分之一七·一；第二個數目字係有十到二十頭牲口的農戶所有者，計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五·八；第三個數目字係有牲畜在二十頭以上的農戶所有者，計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一·八）。他們從其他會社租得分與地一二——二九——六七俄畝，而在本會社中，則租得九——二一——七四俄畝。在柏爾姆省克拉斯諾芬斯克縣，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一〇·一的農戶，每戶耕種二〇俄畝以上的土地。他們每戶各有分與地二八——四四俄畝，又各租有一四——四〇俄畝耕地及一一·八——二六一俄畝草地。在奧爾洛夫省底兩個縣（葉列茨及特魯波切夫斯克）裏邊，有四匹馬以上的農戶，佔農戶總數底百分之七·二。他們除每戶各有一五·二俄畝分與地以外，還利用租種土地及購買土地的方法，把他們使用的土地，擴張到二八·四俄畝，在渥惹尼什省查頓斯克縣，有四匹馬以上的農戶，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三·二，每戶有分與地一七·一俄畝，共計佔有全部使用土地的百分之三三·二。在尼什格洛特省三個縣（克娘根斯基，馬拉耶斯夫斯

基和瓦西里斯基)裏邊，百分之九·五的農戶有馬三匹以上。他們每戶有一三——一六俄畝的分與地，全部使用土地達二——三四俄畝。

由上面看來，顯而易見的，企業租地，在農民當中不是個別的現象。也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一般的和普遍的現象。到處都從農村公社中分化出了富裕農戶，他們總是不大的少數，總是利用企業租地來組織資本主義的農業。所以，以關於食物租地★及資本主義租地的一般的腔調，對於俄國農民經濟的一些問題，是不能有所說明的；而必須要研究關於租地中農奴制度特徵發展及其中資本主義關係形成的具體數字。

關於百分之二十的最富的農戶集中了多少人口和分與地的資料，我們在上面已經舉過了。現在我們再補充一點，即他們集中了農民所租入的全部土地百分之五〇·八至八三·七，而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五〇的最貧農戶，則只有全部租地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六而已。由此所得的結論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有人要問我們，那一租地在俄國最佔優勢，是糧食的租地呢，還是企業的租地，是因貧困而租種的租地呢，還是富裕農民底租地，是農奴的制式的租地（工役制或農奴式的），還是資產階級的租地，那麼答

★ 『食物租地』，即指農民因食物不足而租種之土地，其目的在於收穫糧食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英文版編者註

案只有一個。就租種土地的農戶數目來看，毫無疑義的，多數的佃農，是因為貧困而租地的。對於絕大多數的農民，租地是一種奴役。就出租的土地數量來講，毫無疑義的，不下於半數的租地，是集中於組織資本主義農業的富裕農民，鄉村資產階級底手裏。

關於租地價格的統計，普通只是把一切佃農和全部土地『平均』起來計算的。這些『平均數』把農民極端貧困和被壓迫的情形隱蔽到什麼程度，可由地方自治會關於塔布里達省特涅波洛甫斯克縣所調查的統計中看出來，在這些統計當中，特別湊巧的是，各類農民租地底價格，都是有的：

	租戶的百分數	每個佃戶的耕地畝數	每俄畝的價格 (以盧布計)
耕地在五俄畝以下者	25	2.4	15.25
耕地在五——〇俄畝者	42	3.9	12.00
耕地在一〇——二五俄畝者	69	8.5	4.75
耕地在二五——五〇俄畝者	83	20.0	3.75
耕地在五〇俄畝以上者	91	8.0	3.55
總計	56.2	12.4	4.23

由此可知，租地底『平均價格』——每俄畝四・二三盧布——簡直歪曲了事實，抹殺了構成事實本質的那種矛盾。貧農不得不以高於平均數三倍的破產的價格去租種土地。富農則很便宜地『蒐購』土地，當然，往往以百分之二七五高的利潤轉租給貧窮的鄰居。這裏有着種種租地，有

農奴制式的奴役，有愛爾蘭式的租佃★，有土地的買賣，有資本主義的佃制。

像農民出租分與地這種現象，更明瞭地表明了農村公社內部的資本主義關係，貧農的破產，以及少數富農因犧牲這些破產的民衆而來的發財致富。土地底租佃和出租，乃是與農村公社及其『均平性』沒有絲毫關係的一種現象。假如貧農迫不得已，把均平地給與他的土地，出租給富農，那麼，分與土地底這種平均分配在現實的生活上會有什麼意義呢？你可想得見，對於『農村公社』的觀點，除了實際生活，傾覆了官方的、調查員的和官僚們的分與地均平觀點一事實外，還有什麼更明瞭的駁斥呢？任何一種均平性在日漸發展的資本主義之前，都是微弱無力的，這由貧農底出租分與地和富農的集中租地這種事實，完全證明了。

出租分與地的現象，流行得有多麼廣泛呢？就現在已經陳舊、但我們目前却不得不局限於它的前世紀八十年代的地方自治會的調查研究來看，出租土地的農戶數目與已經出租的分與地底百分數似乎是不大的。譬如在塔布里遜省特涅波洛夫斯克縣裏，有百分之二五·七的農戶是出租分與地的；而出租的分與地則為百分之一四·九。在沙馬拉

★ 在愛爾蘭盛行的一種租佃制：將土地分割為非常零碎的小塊，以最高的價格租給農民。——俄文版編者註

省諾窩烏新斯克縣，出租土地的農戶爲百分之一二。在沙拉托夫省康明斯克縣，出租土地的百分數爲百分之一六。在柏爾姆省克拉斯諾芬姆斯克縣，二三、五〇〇農戶中，有八、五〇〇家，即農戶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是出租分與地的。在四一〇、〇〇〇俄畝分與地當中，出租的爲五〇、五〇〇俄畝，即約有百分之一二。在涅洛尼什省查頓斯克縣，在一三六、五〇〇俄畝分與地當中，出租的爲六、五〇〇俄畝，即不到百分之五。在尼什格涅特省三縣中，在四三三、〇〇〇俄畝分與地中。出租的爲一九、〇〇〇俄畝，即是說也不到百分之五。但是所有這些數目字只是在表面上看起來彷彿是很小的，因爲這些百分比都包含着一种沉默無言的假定，似乎各類農戶，都是多少均衡地出租土地的。不這這樣的假定，是跟現實完全背道而馳的。比租佃和出租底絕對數字，比出租地和出租土地的農戶底平均的百分比更重要的，乃是這樣一種事實，即出租土地的主要是貧農，而租種大量土地的則是富裕農民。就這一點來說，地方自治會的統計調查資料，連懷疑的影兒都是沒有的了。全部出租地的百分之〇・三——一二・五是屬於百分之二十的富裕的農戶。反之，出租地總數中百分之六三・三至九八・〇，是屬於百分之五十的極貧農戶。自然，租種這種由貧農所出租的土地的也是那些富農。這裏同樣一目了然的，就是各類農民當中，出租土地的意義是各不相同的：貧農是由於貧困而沒有耕種土地的可能，沒有種籽，沒有牲畜，沒有農具，由於極端需要錢而出租

的。至於富農，則出租土地的很少；他們或是爲了有利於自己的經營，將這一塊土地與別一塊土地交換，或是乾脆地買賣土地。

茲引關於塔甫里達省特涅波洛甫斯克縣底具體的統計數字如下：

	出租分與地的 農戶百分比	出租的分與 地的百分比
未耕種土地者.....	80	97.1
耕種五俄畝以下者.....	30	38.4
耕種五至十俄畝者.....	33	17.2
耕種十至二十五俄畝者.....	13	8.1
耕種二五至五十俄畝者.....	7	2.9
耕種五十俄畝以上者.....	7	13.8
全 縣.....	25.7	14.9

從這些數字當中可以看出來，土地底被奪和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化，在這裏是與區區少數富農底土地買賣結合在一起的，難道這不明白嗎？同時，我們看到，出租的分與地底百分數，正是在那些每戶有分與地一七俄畝，購買地三〇俄畝及租地四四俄畝的大耕種者當中，逐漸增高，難道這不注目嗎？大體言之，特涅波洛甫斯克縣的全部貧農，而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〇，共有分與地五六、〇〇〇俄畝，租地八、〇〇〇俄畝，而出租的土地爲二一、五〇〇俄畝。但佔全體農戶百分之一八・四的富農，則有分與地六二、〇〇〇俄畝、出租的分與地爲三、〇〇〇俄畝，租

入的有八二、〇〇〇俄畝。在塔甫里達省三個縣裏，這一類最富的農戶，租入一五〇、〇〇〇俄畝分與地，即全部出租的分與地底五分之三！在沙馬拉省諾窩烏新斯克縣裏，百分之四七的沒有馬的農戶，以及百分之一三的有一匹馬的農戶才是出租分與地的，而有十四牲畜以上的農戶，即全體農戶底百分之七·六，則各租有二〇——三〇——六〇及七〇俄畝的分與地。

至於說到購買土地的，可說與關於租地所說過的，差不多相同。在這裏所不同的是，在租佃中則有農奴制的特徵，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租佃往往是工役制的或奴役式的，即是說往往是將鄰近最貧的農民中的勞動，束縛於地主經營的一種方法。有分與地的農民，購買土地，作為私有財產一事，其本身乃是一種純粹資產階級的現象。在西方，有時用出賣一小段土地給僱農和日工的手段，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面。在我們俄國，類似的行動，早已由官方以一八六一年『大改革』底方式做過了，現在，農民購買土地之事，完全表現着農村公社之分化出鄉村小資產階級代表者。關於一八六一年後農民購買土地之事，曾經如何發展起來一點，我們在前邊分析土地佔有制底統計時，已經說過了。這裏需要指出的，即購買的土地之大量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一事。百分之二〇的富農手中竟集中了百分之五九·七至百分之九九的購買的土地；百分之五〇的最貧農戶，則只佔農民所購買的全部土地底百分之〇·四至百分之一五·四。所以，我們敢大膽地肯定說一句，從一八七

七至一九〇五年（請看在前邊所講的），農民購入而作為私人財產的七、五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當中，有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是操在區區少數富農手中。農民社團與合作社所購買的土地，自然，也是如此。在一八七七年，農民社團佔有的購買地，總數為七六五、〇〇〇俄畝，而到一九〇五年，已達三、七〇〇、〇〇〇俄畝；但農民合作社在一九〇五年則有七、六〇〇、〇〇〇俄畝的私有土地。要是有人以為社團所購買或租來的土地，其分配情形，與在個人購買或租借之下不同，那就錯了。事實却證明相反，譬如塔甫達里省三個腹地縣份，就有關於農民會社向公家所借得的土地分配的統計，其中表明，百分之七六的租地，是操在富農手中（約佔農戶底百分之二〇），而百分之四〇最貧的農戶，則只有全部租地百分之四而已。農民無非是按照『錢』來區分租入的或買入的土地的。

四

上面所引證的關於農民分與地、租地、購買地及出租地的統計資料，總結起來，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農民底真正的土地使用，日益成為與農民底正式的官方的分與的土地佔有制不大適應了。當然，要是拿總的數目字或『平均數』來看，那麼出租的分與地是與租入的土地相等的，其他的租佃與購買地似乎很平均地分配於全體農戶之間，因而由此可得一種印象，以為真正的土地使用，在本

質上是跟官方的，即分與地的土地使用不大懸殊的。不過，這種印象，一定是虛構的，因為農民底真正的土地使用，是跟處於兩極端的農民底最初的分與地之均平情形，相差的不能以道里計了，因之，使用『平均數』，即勢不可免地要把事情弄歪曲了。

在事實上，就最低一類的農民說來，全部土地使用跟分與地的土地使用比較起來，是相對地——有時且為絕對地——少些（土地底出租，租地底微少）；就最高一類的農民說來，全部的土地使用，由於購買地及租入地底集中在他們手裏，跟分與的土地佔有比較起來，要相對地且絕對地高些。我們看到，農戶總數百分之五〇的最貧的一類農戶，握有分與地總數的百分之三三——三七，但是他們使用的土地，只有百分之一八·六——三一·九而已。在有些場合之下，減少的數目，幾乎竟達兩倍；譬如在柏爾姆省克拉斯諾烏芬姆斯克縣，最貧的農戶佔有分與地總數的百分之三七·四，而全部使用土地只有百分之一九·二。但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二〇的富裕農戶，其分與地只為百分之二九——三六，但使用的土地則有百分之三四——四八。這裏再引一些具體的數字，藉以說明這種關係。在塔甫里達省特涅波洛甫斯克縣，佔農戶總數百分之四〇的最貧農戶，有分與地五六、〇〇〇俄畝；但是他們所使用的土地，則為四五、〇〇〇俄畝，即是說，後者比前者要少一、〇〇〇俄畝。富裕農戶（佔農戶總數底百分之一八），有分與地六二、〇〇〇俄畝，但他們所使用的土地竟有一

六七、〇〇〇俄畝，即後一數字比前一數字多出一〇五、〇〇〇俄畝。茲再引尼什尼諾窩格洛特省三個縣份底數字於下：

	每戶所有分 與地畝數	每戶所使用 的土地總數
無馬的.....	5.1	4.4
有一匹馬的.....	8.1	9.4
有兩匹馬的.....	10.5	13.8
有三匹馬的.....	13.2	21.0
有四匹馬以上的.....	16.4	34.6
總計.....	8.3	10.3

在這裏，最低的一類，因為租佃及出租土地底結果，以致使用的土地絕對減少了。而這最低的一類，即無馬的農民，却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三〇。幾乎三分之一的農戶，因租佃及出租土地之故而絕對地脫落了。有一匹馬的農戶（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七），他們使用的土地雖是增加了，但是非常微小，而且在比例上，也要少於農民使用土地的 averages 的增加（由八·三至一〇·三）。因此，這一類農民在土地使用總數中的比例是減少了：就三個縣份講，其分與地為百分之三六·六，但是全部使用土地僅有百分之三四·一而已。另一方面，區區少數的最高一類農民，把他們使用的土地，增加得比平均數要高得多。有三匹馬的農戶（佔總數百分之七·三）則增加了半倍多：每戶由一三俄畝增加到二一俄畝。有許多匹馬的農民（佔農戶底

百分之二·三) 則增加了兩倍多，即由一六俄畝增加到三五俄畝。

所以，我們看到，在農民經營中分與地底作用之減少，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種減少，在農村的兩極，走着各不相同的路徑。在貧農當中，分與地底作用日在衰落着，因為日益增加的貧困與破產逼迫着他們把土地出租，拋棄土地，由於缺乏牲畜、農具、種籽和現款而減少了土地經營，或則改而從事某種傭工，或則便是昇入天國了。最低一層的農民，日在死亡着——飢饉、壞血症、窒扶都在肆虐着。但在最高一類的農民當中，分與地底意義也在減少着，因為日益擴大的經營，逼迫着他們不得不大大越出它的限度，不得不在一種新的土地佔有制（不是賦役式的，而是自由的，不是古昔氏族式的，而是在市場上可買的）：購買與租地上面建立起來。農民佔有的土地越多，農奴制底殘餘越微弱，經濟發展的越迅速，則這種解脫分與地的情形，全部土地之捲入商品流通，商業性的農業，在租佃的土地上面的建立，也越厲害。試舉新俄羅斯省為例。我們立即看到，該處富裕的農民靠購買地及租佃經營的，實較靠分與地的為多。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這是事實：凡在俄國耕地最多的地方，分與地最有保證的富裕農民（即每戶有一六至一七俄畝分與地的農戶）都把農業底重心由分與地移到非分與地上去了！

要知道，在這兩個迅速累進的農民兩極分與地作用逐漸減少的事實，對於土地革命底條件之估計，有着巨大的

意義，這種土地革命是十九世紀所遺留給二十世紀的，它在我們的革命中，引起了各階級底鬥爭。這個事實很明白的表明，對舊的土地佔有制——即地主的與農民的土地佔有制——底破壞，已成為無條件的經濟上的必要了。這一破壞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在地球上的任何力量是不能阻止它的。現在正是在為這一破壞底形式，為它的方法而鬥爭着：是用斯托理賓式的方法，保存地主的土地佔有制，使富農掠奪農村公社呢，還是用農民的方法，以土地國有為手段，消滅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剷除一切中世紀式的土地劃分？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詳細地去說。這裏必須指出這樣一個重要的現象，即分與地作用底減少，一定要走上各種義務與租稅底極端不平衡的分配。

誰都知道，俄國農民所擔負的各種租稅與賦課，還帶着中世紀的巨大的遺跡。在這兒我們不能詳加討論，因為這是關於俄國財政史的問題。僅指出贖款★一事就夠了，這是中世紀年貢底直接繼續，這是農民付給地主的貢物，這種貢物是依靠警察的國家之助而勒索的。只要回想一下貴族土地與農民土地底賦課底不平均，以及自然品的賦課等就夠了。我們單根據渥洛尼什省農民收支統計的資料，

★ Purchase Payment (按即 Ransom) ——即農民解脫封建義務時（贖身或贖地等）向封建地主所繳納的一定數量的款項——英文版註

舉出租稅與賦課的總數來說一下。一個農民家庭底平均收入總收（根據六六家標準的收支資料）爲四九一盧布四四哥比，其支出總數爲四四三盧布，計淨收入四八盧布四四哥比。每個『中等』農戶所繳納的租稅與賦課總數則爲三四盧布三五哥比。這樣，租稅與賦課便佔了淨收入百分之七〇。自然，這只是就租稅底形式而言，在實際上這是從前的對『納稅等級』★底農奴的剝削。一個中等家庭底貨幣淨收入，總計一七·八三盧布，即是說一個俄國農民所納的『租稅』，竟比他的貨幣淨收入超過兩倍，這是根據一八八九年底資料，而不是一八九四年底資料！

但是在這裏，這個平均的數字也掩蔽了農民的貧困，把農民底狀況描寫的比現實上所有者要好許多倍了。關於各種經濟狀況不同的農民類別之間租稅與賦課分配的統計，表明：凡沒有馬或只有一匹馬的農民（即俄國農戶總數底五分之三），其所負擔的租稅與賦課，不獨超過貨幣淨收入好多倍，而且還超過總的淨收入好多倍。茲引這種統計數字於下：

★ 『納稅等級』（assessed estate）——即在帝俄在許多世紀以來，對國家的納稅最多的一個等級，其主要的是農民——英文版註

每戶農民收支資料（以盧布計）

	總收入	支出	租稅與賦	對支出的百分比
(一) 沒有馬的……	119.10	109.93	15.47	14.13
(二) 有一匹馬的……	178.12	174.36	17.77	10.20
(三) 有兩匹馬的……	427.72	379.17	32.02	8.44
(四) 有三匹馬的……	752.19	632.36	49.55	7.83
(五) 有四匹馬的……	978.66	937.90	67.90	7.23
(六) 有五匹馬及 五匹以上的……	1,766.79	1,593.77	83.34	5.42
平均……	491.44	443.00	34.35	7.75

沒有馬的和只有一匹馬的農民，以租稅的名義付出了他們的總支出的七分之一和一〇分之一。農奴的年貢殆難有這麼高的，因為屬於地主所有的農民羣衆底不可避免的破產，對於地主也許是不利的。至於租稅分担底不平衡，那是莫大的了，富農所繳納的，與他的收入比較起來要少三倍或兩倍。這種不平衡的情形，是跟什麼有關係呢？是跟農民土地分攤主要稅捐一事有關係的，農民把租稅底分派與分與地底分派混淆為一個概念——『丁口』——了。假如我們根據我們在前面所舉的例子，來計算一下各類農民每俄畝分與地所繳納的稅捐總數，那麼便得出下面的數字；甲、二·六盧布；乙、二·四；丙、二·五；丁、二·六；戊、二·九；己、三·七。除了最高一類農民因有大工業作坊而需要特別課稅外，我們看到，租稅底分配大概

是均平的。在這裏分與地底分派，大體說來，是與租稅底分派相適應的。這種現象，實不啻爲我們農村公社底納稅性質底直接的殘餘（和直接的證明）。就工役經濟底條件本身說來，這是不能不如此的。如果鄰近的農民不被束縛在餓死的分與地上面，必須爲了這塊分與地而繳納三倍的高價，那麼地主在『解放』後的半世紀期間，也許不能從鄰近的農民中獲得奴役的工作者了。不要忘記，在十九世紀末年，在俄國，往往一個農民爲了把他自己從分與地上解放出來，要放棄分與地，須納繳『額外』報酬，即向承收分與地的人繳納若干款項。這種現象並不是稀奇的。譬如日巴科夫先生在他的『Babya Storona』★（一八九一年考斯特洛姆出版）一書中描寫考斯特洛姆農民底生活時，謂在出外做季候工作的考斯特洛姆人當中，『主人很少以土地獲得若干不大的一部份租稅，普通只是爲了佃戶在土地周圍圍一道籬笆，把土地出租，至於一切租稅，則由主人自理。』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雅洛斯拉夫斯克省鳥瞰』一書中，也可以遇到好多同樣的敘述，謂出外做季候工作的人必須繳付解脫分與地贖款。

當然，在清一色的農業省份中，我們是遇不到這樣的『土地權利』的。但是在這些省份，在農村兩極，分與地

★ 意爲『婦女的土地』——所以如此稱呼者，是因爲大部份的男子常常遠離農村，出外做季候工作，讓婦女經營莊稼——英文版註

作用日益衰落的這種現象，無條件地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了。這是一種普遍的事實。既是如此，則租稅按分與地分配的情形，勢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課稅底極大的不平均的。經濟底發展，在各方面，且以各種不同的路徑，定要使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形式爲之破壞，身份的劃分（分與土地、地主的土地等）辦法爲之粉碎，從兩種土地佔有底地塊中形成新的經濟形式。十九世紀，將這種澈底『掃清』中世紀式的土地佔有制形態之責無旁貸的任務，遺留給二十世紀了。現在爭鬪底中心問題是：以農民的土地國有的方式來進行這種『掃清』呢，還是以加速富農掠奪農村公社及將地主的經營轉變爲地主貴族（Junker）的經營方式來進行呢？

我們現在繼續分析關於現代農民經營的統計資料，從土地問題進而來討論飼畜業問題。在這裏，我們仍須當作一個通例來確定，即各類農民之間，牲畜底分配，比分與

	每戶所有的 分與地(俄畝)	每戶所有的牲畜 總數(以頭計)
未耕種土地者.....	6.4	1.1
耕地在五俄畝以下者.....	5.5	2.4
耕地在五至一〇俄畝者.....	3.7	4.2
耕地在一〇至二五俄畝者.....	12.1	7.3
耕地在二五至五〇俄畝者.....	16.9	13.9
耕地在五〇俄畝以上者.....	17.4	30.0
平均.....	11.2	7.6

地底分配，還要更加不平。茲引塔甫里達省特涅波洛甫斯克縣農民飼畜業底頭數如上：

由此可知，極相懸殊的各類農民，其彼此牲畜數量底差異，則十倍於分與地數量底差異。就飼畜業的統計來說，經營底真正的規模，與通常以分與地平均數及關於分與地全部確定作用的假定為限的辦法，很少相似。不論我們拿那一縣來看，牲畜底分配到處都是比分與地底分配來得更不公平。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二〇的富農，有分與地總數底百分之二九至三六，但握有全部牲畜底百分之三七到五七（係就上面所說的一縣或許多縣份而言）。佔百分之五十的下層農戶，只有牲畜總數底百分之一四到三十而已。

不過，這些數目字，遠不足以測度真正懸殊底全部深度。與牲畜數量的問題並行而有不小意義，有時甚至有更重大意義的問題，便是牲畜質量的問題了。不待說，處在貧困交迫的經濟之下，而各方面又陷於奴役狀態的半破產的農民，是沒有力量獲得或飼養品質稍微好一點的牲畜的。主人挨餓（可憐的主人！），牲口是跟着挨餓，別的辦法是沒有的。涅洛尼什省農民收支表非常明顯地表明了沒有馬的以及只有一匹馬的農民——即俄國農戶總數的五分之三——底飼畜業之可憐。現在為明瞭農民飼畜業底狀況起見，我們可從這個統計材料中摘錄一表如下

一年的平均支出 (盧布)

	每戶牲畜的頭數 (所有牲畜均折合 為大的牲畜計算)	用於補充及 修理農具及 牲畜者	用於飼 料者
(一) 無馬者.....	0.8	0.08	8.12
(二) 有一匹馬者.....	2.6	5.36	36.7
(三) 有二匹馬者.....	4.9	8.78	71.21
(四) 有三匹馬者.....	9.1	9.7	127.03
(五) 有四匹馬者.....	12.8	30.8	173.24
(六) 有五匹馬及 五匹以上者.....	19.3	75.8	510.07
平 均.....	5.8	13.14	97.91

無馬的農民，在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在歐俄會計有三百二十五萬戶。他們一年花費在牲畜和農具方面的只有八個哥比，其農業的『經營』是怎樣的，那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匹馬的有三百三十餘萬戶農民，他們每年用於添置牲畜和農具的，為五個盧布，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也只有永遠苟延殘喘於絕望的貧困之中。甚至有兩匹馬(二百五十萬戶)及三匹馬(一百萬戶)的農民，其用於農具及牲畜的費用，每年也不過共計九——十盧布而已。只有兩類上層的農民(就全俄羅斯而言，這類農戶在一千一百萬農戶總數中，只有一百萬戶)，其用於牲畜及農具方面的費用，才稍微近於正當的農業所要求的。

當然啦，在這種條件之下，牲畜底質量，在各類農戶

中是決不能同日而語的了。譬如，一匹工作馬底價值，在有一匹馬的農民，爲二七盧布；在有兩匹馬的農民，爲三七盧布；在有三匹馬的農戶，爲六一盧布；在有四匹馬的農民，爲五二盧布；在有許多匹馬的，則爲六七盧布。兩個極端懸殊的類別之間的差異，竟在百分之百以上。這是凡有大經營或小經營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在拙著『土地問題』★（第一篇，一八〇八年聖彼得堡出版）一書中，我曾經指出，卓爾克司萊在德國農業及飼畜業方面底研究，也有完全相同的結果。中等牲畜底平均重量，在大地產爲六一九公斤（見該書二五九頁，一八八四年出版）；在有二十五公頃以上的農戶，爲四二七公斤；在有七公頃半至二十五公頃的農戶，爲三八二公斤；在有二公頃半至七公頃半的農戶，爲三五二公斤。在二公頃半以下的農戶，爲三〇一公斤。

耕種土地的方法，特別是肥料的施用，也是依牲畜底數量與質量以轉移的。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關於全俄的一切統計資料都證明，地主土地的施肥，是優於農民土地的施肥的。現在我們看到，那在農奴制時代曾認爲正確而合法的劃分，現在已經陳舊了。各類農戶之間有了一條很深的鴻溝。凡以『平均』的農戶觀念爲出發的一切研究、

★ 詳見『列寧全集』第十一卷二八九—三〇八頁——
俄文版編者註

方案、結論、理論，在這個問題上，都得出了絕對不正確的結論。不幸的是，地方自治會底統計，以農村公社的資料為限，研究各類農戶的，則非常稀少。不過有一個例外，即在拍爾姆省（克拉斯諾烏姆菲斯克縣）在按戶研究時，關於各類農戶土地的施肥一項却搜集了一些確切的資料：

	一般的用作肥 料的農戶百分比	每戶所上糞 料的車數
耕種地在五俄畝以下者.....	33.9	80
耕種地在一〇俄畝者.....	16.2	116
耕種地在一〇—二〇俄畝者.....	70.3	197
耕種地在二〇—五〇俄畝者.....	76.9	358
耕種地在五十俄畝以上者.....	34.3	732
平 均.....	51.7	176

在這裏，我們已經看出，各種不同的農業經營型，是依經營底規模而轉移的。在別一個地方，凡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考察家，也都得到了類似的結論。奧爾洛夫的統計告訴我們，富裕農戶從每一頭大牲畜所積存的肥料，幾乎比貧農的要多兩倍。每戶有七・四頭牲畜的，其積存的肥料等於三九一普特；而每戶有兩頭牲畜的，則為二〇八普特。積存四〇〇普特，算是『正常的』，因之，只有很少的富裕農戶，才能達到標準。貧農則不得利用草和肥料充作燃料，有時甚至把糞出賣了等等。

說到這個問題，還須要把農民當中沒有馬的農民數目

增多的問題來考察一下。在一八八八——一八九一年，歐俄四八省之中，總數一千一百萬農戶中，沒有馬的農民佔二百十八萬，即百分之二七·三。大約經過九年到十年之後，即在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〇年，一千一百一十萬農戶中，沒有馬的農戶，增至三百二十萬，即百分之二九·二。因之，對農民剝削底增高是無疑義的。但是如果從農藝的觀點來考察這個過程，那麼便要得出驟然看來好像是似是而非的結果。有名的民粹派作家V.V.先生，尙在一八八四年(『European Messenger』，一八八四年，No.七)，把我們農民經濟中和『正常的』三田制經營(從農藝學觀點看來正常的)每一匹馬所耕的耕地畝數作一比較，便得出了這種結論。結論似乎農民養着許多匹馬：他們每匹馬只耕種五——八俄畝耕地，而不是如農業學所要求的七——一〇俄畝。

『因之——V.V.先生推論道——在某種程度上，應當把俄國這個區域(中部黑土帶)底沒有馬的一部份居民，看做耕牛數量與耕地面積之正常比例底恢復。』

事實上，這種似是而非的現象，可用此專來說明，即馬的喪失，則伴以土地之集中在富裕農戶手中，以致這種富裕農戶便獲得了馬的數量與耕地面積底正常的比例。這種『正常』的比例，不是『恢復』起來(因為這在我們的農民經營中是從來所沒有過的)，而只是由農民資產階級所辦到的。不『正常性』，則使小農經營中的生產手段分

散起來；同一畝數的土地，一百萬有一匹馬的農民要用一百萬匹馬來耕種，而富裕農民則用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的馬即可耕種的更好些，且周到些。

說到農業中的農具，必須要區別普通的農民的工具和改良的農具。大體說來，第一種農具底分配，是跟耕畜底分配相適應的；在這種統計中我們還沒有找到表徵農民經營之新東西。改良的工具（所費甚大，只有在較大的經營之下才是有利的），只有為日益順利發展的經營所採用，而且集中的很厲害。關於這種集中的統計，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唯一的統計資料，它們可使我們確實地去判斷農民經營底進步是向着那方面，而且是在什麼社會條件之下前進的。沒有疑問的，從一八六一年之後，在這方面是前進了一步，不過常常引起人們爭論或懷疑的，則是地主經營以及農民經營中這一進步底資本主義性質。

茲引地方自治會關於農民中間改良工具分配的資料如下：

每百家所有的改良農具

	與爾洛夫省的兩縣	涅洛巴什省的一縣
無馬的農民.....	0.1	
有一匹馬的農民.....	0.2	0.06
有二匹馬至三匹的農民.....	3.5	1.6
有四匹馬以上的農民.....	36.0	23.0
平均.....	2.2	1.2

在這些地方，改良農具在農民當中推行的比較微弱，使用這種農具的農戶，其一般的百分比是非常之小的。不過最低的幾類農民，差不多完全沒有利用這種工具，而在最高的幾類當中，他們已有系統的使用了。在沙馬拉省諾渥新斯克縣，採用改良農具的，只佔農民底百分之一三，但是在有耕畜五頭至二〇頭的一類，這種百分比已增至百分之四〇，而在有耕畜二〇頭及二〇頭以上的一類，則更增至百分之六二。在柏爾姆省克拉斯諾姆菲斯克縣（該縣的三個區域），每一百農戶有一〇架改良農具——這是一般的平均數；但是耕種二〇——五〇俄畝土地的農戶，每一百家就有五〇架改良農具，而耕種五〇俄畝土地的，則每一百家甚至有一八〇架了。假如拿我們在上面所引的用以比較各縣統計的那種百分比來一看，那麼便可看到，百分之二〇的富裕農戶，則有全部改良工具的百分之七〇——百分之八〇；而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五〇的貧農，則只有百分之一·三——百分之三·六而已。因之絲毫無疑問的，農民當中改良工具採用上的進步（關於這種進步，高夫曼先生在上面所引證的一九〇七年的著作中也曾說到了），只是富裕農戶的進步。總數五分之三的農戶——無馬的及只有一匹馬的——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能力利用這種改良的農具的。

五

在考察農民經濟時，直到現在，我們把農民主要是當作主人，同時指出，最低一類則經常地被排擠出於主人之列。他們被排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很明顯地，被排擠到無產階級隊伍裏面去了。現在我們需要詳細地來考察，無產階級、特別是鄉村無產階級底這一形成是怎樣進行的，農業中勞動力底市場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工役制下，封建地主以及被分與地的受奴役的農民，是典型的階級的表象，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則典型的是富農僱主與僱農或日工。地主與富裕農民生底轉變為僱主，我們已經指出了。現在我們來研究農民生底轉變為僱工。

富裕農民使用僱傭勞動的是不是很大呢？如果我們拿僱用僱農的農戶底平均百分數與全體農戶來比較（像普通所做的），那麼便可看出這個百分比是不大的：在塔甫里達省特涅波洛甫斯克縣為百分之一二·九；在沙馬拉省、諾窩維新斯克縣為百分之九；在沙拉托夫省康米什斯克縣為百分之一二·七；在柏爾姆省克拉斯諾烏菲斯克縣為百分之一〇·六；在奧爾洛夫省兩縣為百分之三·五；在諾維尼什斯克一縣為百分之三·八；在尼什格洛特省三縣為百分之二·六。但這種統計，老實地說，是靠不住的；因為它是把僱用僱農的農戶，跟全體農戶連供應僱農的農戶包括在內來作比較的，在任何一个資本主義社會裏邊，資

產階級都是佔着居民底極少數。有僱用工人的農戶，將永遠是很『少』的。問題就在於：在這裏是在形成在一種特殊型的經濟，還是僱傭一事是偶然的？關於這個問題，地方自治會的統計資料已給了一個完全確定的答案，因為該材料處處證明，在富裕農戶中，僱用僱農的農戶，其百分數比一般全縣的平均數，要無比地高些。茲引柏爾姆省克拉斯諾烏菲斯克縣的統計於下。該統計例外地不僅有關於僱用僱農的報告，而且有關於僱用日工，即關於為農業所更典型的僱傭方式的報告。

僱用工人的農戶百分比

	每戶男性 工作人員數	臨時 性者	用於 鋤草者	用於 收穫者	用於 打禾者
未耕種土地的……	0.6	0.15	0.6	—	—
耕地在五俄畝以下的…	1.0	0.7	5.1	4.7	9.2
耕地在五俄畝					
至一〇俄畝的……	1.2	4.2	14.3	11.1	22.3
耕地一〇俄畝					
至二〇俄畝的……	1.5	17.7	27.2	43.9	25.9
耕地二〇俄畝					
至五〇俄畝的……	1.7	50.0	47.9	69.6	33.7
耕地五〇俄畝以上的…	2.0	83.1	64.5	87.2	44.7
平均……	1.2	10.6	16.4	24.3	18.3

我們看到，殷實的農戶，有着較高的家庭構成，有着比貧窮農戶更多的自己的家庭的勞動者。同時，他們還使

用着無比多的僱傭勞動。『家庭協作』，成了擴大經營底基礎，而變為資本主義的協作了。在最高一層的農戶中，僱用工人很明白地變成了一種進行擴大經營底制度條件了。並且，日工底僱用，甚至在中等一類的農民當中，也非常普遍：要是在最上兩層的農戶（佔農戶底百分之一〇・三）中，多數農戶僱用工人的話，那裏在耕種一〇俄畝至二〇俄畝的農戶（佔農戶的百分之二二・四）中，則全體農戶的五分之二以上是僱用工人收穫的。由此可得出一個結論說，富裕農民，如果沒有成千成萬的大批準備給他們服務的僱農和日工，那他們也許就不能存在了。像我們看到的一樣，要是各縣關於僱用僱農的農戶底平均百分數之資料變動得很大的話，那裏僱用僱農係集中於最高數僱農民一事，即富農之轉變為資本主義企業家，則是無條件地普遍的現象。百分之二〇的富農，則佔僱用僱農的農戶總數百分之四八至百分之七八。

在農村底另外一極，統計資料普通都沒有告訴我們關於供應各種僱傭工人的農戶數目。在許多問題上，地方自治會的統計，與各省及各部報告中底舊式的官方統計相較，是有了很大的改進。但是，在一個問題上，即所謂農民底『工資』問題上，地方自治的統計，也保存着官方的舊式的觀點。農民在自己的分與地上從事農耕，被認為是農民的真正的職業；將任何沒有關係的事情，則列入於副『工資』或『副業』以內，並且這裏把在政治經濟學上底ABC需要加以區別的幾種經濟範疇混淆起來了。譬

如，把大批僱傭工人和企業僱主（比方瓜類栽培者）併列在『農業工業家』一類了，同樣，把貧民、商人、家僕、手工業老闆等等也算在以勞力謀生的農戶以內了。很明白的，這種荒謬的政治經濟學的混淆，乃是農奴制底直接的殘餘。就地主來說，其納免役稅的農民，不論幹什麼事：營商也好，作僱傭工作也好，或以工廠老闆資格經營工業也好，都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所有的農奴農民，都一樣地要擔負一般的免役稅，所有的別人們，都被視為臨時或有條件地離開他本人原有的職務。

在農奴制廢除之後，這種觀點，一天天地與現實大相矛盾起來了。多數以工資為生的農戶，無疑義地是屬於供應僱傭工人的農戶以內，不過，在這裏我們不能知道完全確切的圖景，因為少數企業主也被列在總數之中了，而掩飾了窮困者。茲舉一個例子，作為證明。沙馬拉省諾窩什斯克縣的統計，從『副業』總數中分出了『農耕副業』一項。當然，這個名詞是不甚妥當的，不過職業表，最低限度，却指出了一點，即一四、〇六三這種『工業』中，有一三、二九七雇農及日工。這是說在這裏僱傭勞動者佔着最大的優勢。農耕副業的分配，有如下表：

從事農耕副業的男性勞動者百分數

沒有牲畜的.....	71.4
有一頭耕畜的.....	48.7
有二頭至三頭耕畜的.....	30.4
有四頭耕畜的.....	8.5

有五頭至十頭耕畜的.....	5.0
有十頭至二十頭耕畜的.....	3.9
有二十頭及二十頭耕畜以上的.....	2.9
全縣.....	25.9

因之，沒有馬的農民當中，有十分之七是僱傭勞動者，而有一匹馬的當中，則幾乎一半是僱傭工人。在柏爾姆省克拉斯諾烏菲姆斯克縣，有農耕副業的農戶，其平均百分比為一六·二；沒有耕種土地的數目當中，有百分之五二·三『工業家』；耕種五俄畝以下者當中則為百分之六·四。在其他各縣之中，並沒有特別分出農耕副業一項，其情形不甚明顯，但通例是副業及『工資勞動者』，大體說來，則為下層農民底專業，因之百分之五十的下層農民中，要佔以工資為生的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至九十。

由此我們看到，下層農民，特別是沒有馬的及有一匹馬的農戶，就其在國民經濟總的結構中的地位來說，大抵是有分與地的僱農和日工（廣義的說：僱傭勞動者）。一八六一年後，全俄僱傭勞動使用增長的統計，下層農戶收入來源底預算研究，以及關於這些農戶生活程度的統計，都證實了這一結論。現在我們就這三種證據，來稍微詳細地談一談。

關於全俄農村僱傭工人數目增長的一般統計中，僅指明出外做季候工作的工人。對於從事農耕和從事非農耕兩

點，並沒有確實的區別。關於在農戶總數中究竟是前者佔着優勢，還是後者佔着優勢的問題，在民粹派的著作裏邊已經解決了，他們是贊成前一種意見的，但是我們在後邊要指出相反的見解底理由。在一八六一年以後，農民當中離村工人數目迅速增加底事實是不容絲毫懷疑的。所有的資料，都證實了這一點。關於護照收入及發給護照件數的報告，給了一個對這一現象底近似的統計上的表現。在一八六八年，護照的收入爲一十萬盧布；在一八八四年——三百三十萬；在一八九四年——四百五十萬盧布。這是說增加了二倍有餘。發給護照及證明書的件數，在歐俄，在一八八四年爲四百七十萬件；在一八九七年爲七百八十萬件；在一八九八年爲九百三十萬件，這裏，我們看到，在三十年之間，竟增加了兩倍。所有這些統計，在大體上，都與其他底計算——譬如烏瓦洛夫先生的計算相適應的，烏氏根據二〇省一二六縣地方自治會的統計數字（大部份已經陳舊了），確定了離村工人底一個大概的數目，爲五百萬人。S·柯羅林珂先生，根據關於地方過剩勞動者數目的統計，確定這一數目爲六百萬人。

根據N-on先生底意見，這個數目當中，『絕大多數』乃是從事農業的。我在『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曾經詳細地說過，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底一切統計與調查，都完全證明了這種結論底不正確。離村工人中，多數工人——雖不是壓倒的——不是以農爲業的。茲引關於一八九八年歐俄所發給居住許可證而按省分配的

最完全和最新的統計於下：

省別	一八九八年所發給的 各種居住許可證總數
(一) 非農耕離村佔優勢的一七省	3,369,597
(二) 過渡的十二省	1,674,531
(三) 農耕離村工人佔優勢的二一省	2,765,762
五〇省 總計	7,809,890

假使我們假定，在過渡的諸省中，農業的工人有一半，那麼大體上非常近似的分配有如下的情形：大約四百二十萬個為非農業僱傭勞動者，大約三百六十萬個為農業僱傭勞動者。還應將魯特涅夫先生底統計，並列起來，他於一八九四年總計一九省一四八縣地方自治會底統計，確定農業僱傭勞動者底大概數目為三百五十萬人。根據八十年代底統計，這個數字中包含有地方的及離村的農業工人二者。在九十年代底末年，單單離村的農業勞動者已經這麼多了。

農業僱傭勞動者數目底增長，是與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底發展有直接聯繫的，這種發展，我們在地主的與農民的經營中已經考察過了。譬如，以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為例。在富裕農民當中，機器的使用乃表示向資本主義企業底過渡，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根據確實的統計說過了。而在地主的經營中，機器以及一般改良工具底使用，則表示工役制之必不可免地被資本主義所排斥。地主的農

具已取農民的農具而代之了；因工具底改變，新式的技術方式已取舊的三田制而代之了；被奴役的農民再不適用於改良農具的工作了，取而代之的則是雇農或日工了。

在農奴解放以後，機器使用最發展的歐俄各區，外來工人底雇傭勞動力底使用是非常普遍的。這些區域，就是歐俄南部及東部各邊區。農業工人底來到這些區域，造成了非常典型的與顯明表現的資本主義關係。爲了要將舊的以及前此盛行的工役制跟日益抬頭的新浪潮做一比較，應當對這種關係考察一下。首先應當指出的是，南部區域的特徵，則是農業中的最高工資。根據一八八一至一八九一年整十年的統計（它排除了任何的偶然的波動），塔甫里達、比沙拉比亞及頓河三省的工資，則高於全俄各地。在這些省份中，年工的工資，連食宿在內，爲一四二盧布五〇戈比，季節工人（夏季）爲五五盧布六七戈比。其次工資最高的爲工業最發展的區域：彼得堡，莫斯科，佛拉弟米爾及雅洛斯拉夫斯克諸省。在這些省份中，年工的工資，爲一三五盧布八〇戈比，季節工人爲五三盧布。工資水平最低的，則爲中部各農業省份（卡贊、柏桑、塔波夫、梁尚尼、圖拉及庫爾斯克等省），亦即工役制，奴役及其他一切農奴制殘餘盛行底主要區域。在這些省份，農業中的年工工資爲九二盧布九五戈比，即比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各省少半倍，而季節工人底工資則爲三五盧布六四戈比，即比南方在一個夏季中少二〇盧布。我們已經看到，正是這種中部區域有大批工人離村了。每年春天有一百五十

萬以上的人，從這個區域走出，一部份去當農業工人（主要是到南方去了，其他一部份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是到工業發展的省份裏去了），此外有的也到各大都市及工業省份中去找尋非農業的工作了。介於這些主要離村區域跟兩個主要移入區域之間（農業的南方以及有兩個工業省份的首都）的，為中等工資的省份地帶。這些省份從『最低廉』及最饑餓的區域中吸引了一部份工人，同時又把一部份工人釋放到工資較高的地方去了。這種工人飄泊和居民遷徙底過程，在S·柯羅林珂先生底『論自由僱傭勞動』一書中，曾根據極廣泛的材料，有着詳細的敘述。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做到了居民平衡的分佈（從資本需要的觀點上來說，當然如此）；均平了全國底工資水平，創造了真正統一的民族的勞動市場；逐漸地摧毀了舊的生產方式地盤，以高度的工資『引誘了』被奴役的農民。地主老爺們對各地工人墮落，對離村所產生的放蕩和酗酒行為，以及對城市『傷害』工人等等無窮無盡的申訴，就是由這裏來的。

工人來得最多的區域裏邊，在十九世紀末葉，在農業中曾形成了規模宏大的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義的協作，在使用打穀機這種機器之下也形成了。特若考夫先生在描寫赫爾遜省農業工人底生活及其勞動條件時指出，謂馬拖的打穀機，需要一四個到二三個以上的工人，但蒸器打穀機，則需要五〇——七〇人。在這些經營中，集合起來的有五百——一千工人之多——這在農業中實為一最高

的數字。資本主義且給了一種可能，得以女工及童工來代替工資較高的男工。譬如在卡霍加——塔甫里達省主要的勞動市場之一——這個地方，從前集中的工人有四萬人，而在前一世紀底九十年代，則有兩萬到三萬人：該處在一八九〇年登記的女工有百分之一二·七，而在一八九五年，已達百分之二五·六。在一八九三年，童工僅百分之〇·七，但在一八九五年，已達百分之一·六九了。

資本主義的經濟從俄國各個角落把工人集合起來，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分類，這成一種類似教會制的工廠工人。譬如，分爲完全的工人，半工人——其中又分『成工』（一六歲至二〇歲的）與『青工』（八歲至一四歲的童工）。在這裏，地主對『他的』農民的舊的所謂『家長』關係之任何痕跡都不存在了。勞動力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樣，變成商品了。『真正俄羅斯』型底奴役已經消滅，而讓位於按週計算的貨幣工資、狂暴的競爭、工人底罷工以及廠主底關廠（Lockout）了。大量工人在僱傭市場上底羣集及難以相信地苦重的不合衛生的勞動條件造成了大社會監督大經濟底企圖。這種企圖，是爲農業中的『大工業』所特有的，但是很明顯的，在缺乏政治自由及公開的工人組織的條件之下，這種企圖是不會有任何堅固性的。外來工人底勞動條件苦重到什麼程度，可由工作日長到一二小時半至一五小時一事上看出來。在機器下做工的工人之受創傷，已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了。工人底職業病（譬如在打穀機下做工的工人）等等也發展起來了。純粹資本主義剝削底

一切『魔力』，以最發展的美國的方式，跟純粹中世紀的在先進國度裏邊早已消滅了的工役制與徭役制並存，在十九世紀末年的俄國，也可以看出來。俄國土地關係底巨大的多樣性，是使農奴制的剝削方法跟資產階級的剝削方法交織起來了★。

爲了要結束對俄國農業中僱傭勞動條件底考察，我們還要指出最低該類農民經營底收支資料。僱傭勞動，在這裏是用『薪金收入』及『副業』底雅緻★★稱呼來表達的。這種工資收入對經營農業收入的比例是怎樣的呢？渥洛尼什省無馬的及有一匹馬的農民之收支，對這個問題給了確切的答案。無馬的農民，其各種收入底總數爲一一八·一〇盧布，其中五七·一一盧布是由耕作來的，而五九·四盧布是由『副業』收入的。後一筆收入中，三六·七五盧布是『個人副業』底收入，而二二·二九盧布則是各項雜收入。在後一項收入中，連出租土地的收入也包括在內的！有一匹馬的農民，其收入總數爲一七八盧布一二戈比，內中一二七盧布六五戈比是由耕作來的，四九盧布二二戈比是由副業來的（三五盧布爲個人的副業，六盧布爲搬運，兩盧布爲『工商作坊與企業』，六盧布爲雜項收入）⁶假使

★ 詳見『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一文，見中文版運集第三卷三六五——三七七頁——校閱者註

★★ 卽隱蔽事實底真正意義，以柔和詞句掩蔽事物底嚴重狀況之意——俄文版註

除去對土地經營底支出，那麼便可看到農業收入爲六九·二七盧布，副業收入爲四九·二二盧布。俄國農戶總數底五分之三，是怎樣獲取生活資料的，由此概可想見了。不待說，這些農民底生活水平，並不高於僱農的，有時還要低些。根據渥洛尼什省的資料，僱農長工在平均工資爲五七盧布，加食宿費四二盧布（在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一年底十年間）。但是，沒有馬的農民，全家四口人，其一年生活費，爲七八盧布；而有一匹馬的農民，每戶五口，其生活費爲九八盧布。俄國的農民，竟被工役制、賦稅及資本主義的剝削，弄到在歐洲令人難以相信的那種貧困與飢荒的水平了。這種社會型，在歐洲就是所謂pauper（窮光蛋）了。

六

爲了要把上面關於農民底分化所說的一切作一總結，我們首先特舉唯一的文獻上所有的關於全部歐俄總的統計，此項統計可允許我們判斷各個期間農民內部底各個類別。這就是軍用馬匹調查底資料。在拙著『資本主義底發展』第二版中，我曾引過一八八八至一八九六年以及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〇年，這兩個期間歐俄四十八省底這些統計。茲摘引一個最重要的結果於下：

農戶底數目 (以百萬計)

	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一年		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	
	總計	百分比	總計	百分比
無馬的農民……	2.5	27.3	3.2	29.2
有一匹馬的農民……	2.9	28.5	3.4	31.3
有兩匹馬的農民……	2.2	22.2	2.5	22.9
有三匹馬的農民……	1.1	10.6	1.0	9.4
有四匹馬 以上的農民……	1.1	11.4	1.0	9.1
總數……	10.1	100.0	11.1	100.0

這些統計，像我在上面便中所指出的一樣，證明了對農民底剝奪之日益增加。農戶數目中所增加的一百萬戶，完全是加入到最低的兩類裏面去了。在這個期間，馬底總數會由一六·九一百萬匹減少到一六·八七百萬匹，即是說，整個的農民要缺少些馬了。最上一類的農民也缺乏了，在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一年，該類農民，每戶有五·五匹馬；但在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每戶僅有五·四匹馬了。

從這些統計中，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說，農民當中是沒有『分化』的；最貧的一類增加的頂多，最富的一類（按戶口講）減的頂少。這不是分化，而是貧困底趨於齊平！根據類似方法所得出的這種結論，在文獻中是可以常常看到的。要是我們這樣來問：農民內部各類底相互關係是否

已經改變了，那麼我們便可看到相反的情形。在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一年，最低各類農戶當中底一半，曾有馬匹總數底百分之二三·七，而在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這個百分數還是一樣的。比較富裕的各類中五分之一的農戶，在上述的前一個時期，曾有馬匹總數底百分之五二·六，而在後一個時期，則增至百分之五三·二。很明顯的，各類農民底相互關係，差不多是沒有改變的。農民貧窮了，富裕的農戶也貧窮了，一八九一年底危機曾有極嚴重的影響，但鄉村資產階級對破產的農民底關係，却沒有因這個原因而改變，就事情底本質說，也是不能改變的。

根據片段的統計數字而判斷農民分解的人們，往往忽視了這種情形。比方，如果有人想，關於馬匹分配底個別統計，能夠說明農民分解問題底什麼東西，那是很可笑的。如果不把這一分配與關於農民經濟的全部統計聯繫起來去看它，那麼它等於什麼都沒有證明。假使我們分析了這些統計以後，能夠根據租入及租出的土地，改良了的農具及肥料，工資收入及土地購買，僱傭工人及牲畜質量等底分配，確定各類農民間的共同點，假使我們能夠證明現象底所有這些各種不同的方面相互之間都是在不可分離地聯繫着，而真正發現對立的諸經濟型——無產階級與鄉村資產階級底形成——假使我們能夠確定所有這些問題，而且也只有有這樣規定了的程度上，我們才能拿即使是關於馬匹分配的個別數字去說明上面所述的一切。反之，如果我們援引比方某一時期富裕農戶中馬匹數量減少底這種或那種場合，

那麼僅從這裏便得出關於農民內部鄉村資產階級及其他各類底相互關係之某種一般的結論，這是極其荒謬的。無論在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也無論在那一個經濟部門中，都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在市場底統治之下）平衡的發展的。除掉跳躍、出綫的發展，——有的迅速向前發展，有的則暫時地降落到先前的水平以下而外，資本主義便不能夠發展了。關於俄國土地危機和當前變革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如何，或者這種發展底速度如何，而是在於這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危機和變革，它是不是發生於農民變成鄉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底條件之下，農村公社內各個農戶之間的關係是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換句話說，任何研究俄國土地問題底第一個任務，便是確定基本的資料去評述土地關係底階級本質。因而，只有在弄清楚了我們遇到的是什麼階級和那種發展方向以後，才能夠講到局部問題、發展速度、以及一般方向底某種變化等等。

承認這種經濟型為小資產階級型，乃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俄國維新後農民經濟的觀點之基礎。馬克思主義者陣營內的經濟學者與民粹派經濟學者底論戰，首先就是關於這種評述是否正確，是否可用（如果就闡明這些爭論的真正本質而言，必須如此）的問題。如果對這一問題不十分確定地闡明，那便不能再往前進一步去討論任何更具體的或更實踐的問題了。舉例來說，考察十九世紀遺留給二十世紀的解決土地問題的各種路徑，如果不先闡明，我們的農業進化，一般說起來，是朝着那個方向前進，那些階級在

專變底這種進程或那種進程中能够獲得勝利等等，那便是完全沒有希望和混淆黑白的措施了。

我們在上面所引證的那些關於農民分解的統計數字，正是說明了土地變革底其他一切問題底基礎，不理解這種基礎，那便不能夠再向前研究了。我們在俄國兩對立極端所詳細研究過的各類農民間的那些相互關係，正好給我們指明了農村公社內社會經濟關係底本質。這種相互關係，很明顯地表明了在目前歷史環境之下農民經濟底小資產階級性質。馬克思主義者曾說，農業中的小生產者（他耕種的是分與地還是其他土地，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在商品經濟發展之下，不可免地是小資產者，這種命題曾引起了人個底誤會，他們說，這是毫不加以證明地、死板地、把他人的榜樣，搬到我們固有的條件之下來了。不過，關於各類農戶底相互關係，關於農村公社中富者之集中貧者所出租的土地，關於富者僱用僱農以及貧者變為僱傭勞動者等等——所有這些統計，都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底理論上的結論，並使這些結論成為不可爭辯的了。關於農村公社在俄國經濟發展方向上的意義的問題，已由這些統計資料不可換轉地解決了，因為正是這些統計證明了現實的（不是虛構的）農村公社底現實的方向。不管分與地怎樣平均，不管有重新分配等等，但判明了，農村公社農民社員底現實的經濟發展之方向，就在於農村資產階級底形成和大量貧農之被排擠於無產階級之列。像我們在後邊所看到的一

樣，斯托理賓的土地政策★和勞動派★★所要求的土地國有，都是順着這一發展方向而進行的，雖然從社會發展速度、生產力增長以及高度遵守羣衆利益的觀點看來，這兩種『解決』土地問題底方式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現在我們還應當把關於俄國商業農業發展的問題來研究一下。前面的闡釋，像前提一樣，已經包含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即整個改革以後的時期，則以商業及交換底增長爲特徵。我們以爲，再引舉材料來證明這一點，那完全是多此一舉了。不過，我們第一，還應指出，現今的農民經濟已經有多少隸屬於市場；第二，還應指出隨着農業底隸屬於市場，它採用了什麼樣的特殊形式。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渥洛尼什地方自治會底農民收支統計裏面有着最確切的統計數字。這裏，我們可從農民全部支出及收入中（總收入及總支出，我們已經在上面引過了），特取出每一農家底貨幣支出與收入來看一下。茲引表明市場作用的一個表於下：

★ 關於斯托理賓的土地政策，詳見本選集第七卷三〇九—三三七頁：給『斯切津諾夫底信』及『關於現政府底（一般的）土地政策問題』兩文——校閱者註

★★ 勞動派 *Labourites*，實際上是代表農民利益的一個派別——英文版註

農民底貨幣支出和貨幣收入對全部支出和收入之百分比：

	支 出	收 入
無馬的農民.....	51.1	51.6
有一匹馬的農民.....	16.5	41.4
有兩匹馬的農民.....	13.6	45.7
有三匹馬的農民.....	41.5	42.3
有四匹馬的農民.....	45.4	40.8
有五匹馬以上的農民.....	60.2	59.2
平 均.....	19.1	47.5

這樣，甚至中農底經營——關於富裕農民和赤貧的半無產者農民底經營，更不用說了——也極端強烈地隸屬於市場了。因之，凡關於農民經濟的任何議論，如果是忽視市場，交換以及商品生產底優勢而日漸增長的作用的，那根本上是不正確的。消滅農奴大莊園以及地主佔有制——這是十九世紀末年俄國農民的一切思想所集中注意的一個手段，這一手段是加強了市場底權力，而不是削弱了市場底權力，因為商業與商品生產底增長，為工役制及奴役所阻礙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必須指出的，即資本底侵入農業，乃是一個特殊的過程；這個過程，如果我們只限於整個的全俄的統計，那是不能夠正確地理解的。在我國底各種經營和各種區域中，農業不是一下子和同等地商業化了的。恰恰相反，市場普通在一個地方，使複雜的農業經營底某

一方面受它的支配，而在另外一個地方，則使別的方面受它的支配，而且其他各方面並不是在消滅着，而是適應『主僱』的一方面即貨幣的一方面了。譬如，在某一地方，主要形成了商業的穀物經營，而爲了出賣所生產的主要生產品則爲糧食了。在這種經營中，飼畜業僅演附屬的作用，再進一步——在耕作經營底片面的發展之極端場合之下——便差不多消滅了。譬如，美洲極西部底『小麥工廠』，有時在一個夏季，差不多沒有牲畜便組織起來了。在其他的地方，主要形成了商業的飼畜經營；而爲了出賣而生產的主要生產品，則是肉類和乳類製品了。純粹農作經營則適應於飼畜業了。顯然的，經營底規模及經營底組織方法，在兩種情形之下，都是各不相同的。城郊乳類業，是不能夠根據耕地底大小來判斷的。不能用測量大經營和小經營底同一尺度，去量大草原耕作者，去量種菜者，去量烟草種植者，去量『乳類農家』(dairy farmer) (要是用英語來說的話) 等等了。

交換工商業底侵入農業，引起了農業底專門化，而且這一專門化，日在增長着。同一個經營指標（譬如馬底匹數），在商業農業底各個區域中，有着各個不同的意義。譬如在首都近郊的沒有馬的農民中間，也有大經營者，他有奶牛，有巨量營業額，並有僱傭工人。當然，就無馬者及有一匹馬的農民總數說來，這樣的農家數目是非常微少的；不過，要是我們只舉包括全國的總的統計資料來說，那我們便不能夠估計到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特殊方式了。

對這種情形，應加以特殊的注意。忽視這一點，便不能夠得出關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的正確觀念，而容易陷入簡單化底錯誤。只有注意到農業中底現實的特點，才能夠把握過程底全部複雜性。有的人說，農業由於它的特點是不受資本主義發展規律支配的，這是非常不正確的。是的，農業的特點，阻礙了農業底隸屬於市場，這確是如此，但是不論任何地，也不論在一切國度，都是在不可制止地進行着商業農業增長底過程。商業農業底這種形成底方式，確是特殊的，而要求有特別的研究法。

爲了說明剛所說的，特從俄國商業農業底各種區域中舉幾個顯明的例子。在商業穀物經營底區域中（新俄羅斯、伏爾加左岸），我們看到糧食收穫底非常迅速的增長：在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六年，這些省份爲落後於中央黑土帶，每口人只有淨收成底二·一夸特；但在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七年，這些省份，已超過中部，每口人淨收成已有三·四夸特。耕地的擴大，這就是農奴解放時代這個區域最大的一個特徵。土地底耕種，在這個區域裏，往往是非常原始的，一切注意只集中於盡可能地耕種面積巨大的土地。在十九世紀底後半期，在這裏形成了一種類似美國『小麥工廠』的東西。根據耕地底面積（最上層的農民，每戶耕地達至二七一俄畝），我們便可以充分地判斷出經營底規模和種類了。在其他的區域裏——在工業區，特別是在首都近郊——像耕地之這樣的擴大還是談不到的。在這裏最特徵的不是商業穀物經營，而是商業飼畜業。根據

耕地畝數，或根據耕馬數量，在這裏已經不能夠得出關於經營的正確觀念了。最適宜的尺度，乃是乳牛底數目（牛奶業）。並不是耕地底擴充，而是五穀底輪流耕種，飼草底種植，在這裏構成大經營進步底特別徵候。飼養許多匹馬的農戶，在這裏是很少的；甚至馬匹的減少，有時倒還表示經營底進步。唯其如此，這個區域的農民，其所有的乳牛，則多於俄國其餘各地。布拉格維什斯克先生根據地方自治會統計底總結，曾算出平均每一農家有一·二頭乳牛；在彼得堡、莫斯科、特威爾和斯摩林斯克諸省底一八個縣份中，平均每戶有一·六頭乳牛；而在彼得堡一省，每家平均有一·八頭乳牛。商業資本與收入生產中的資本，在這裏主要地是在經營飼畜業底生產品。收入底多寡，大半是依乳牛底數量來決定的。於是『牛奶業』形成了；富裕農民所僱傭的農業工人也發展起來了：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人們正在由貧困的中部來到工業省份從事農業工作。總之一句話，同一的社會經濟關係，在這裏，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而在完全與純粹農業條件不同的農作條件之下表現出來了。

但是，要是我們拿專門作物，比如烟草業或農業與生產品技術加工之配合（釀酒業、甜菜糖業、榨油業、馬鈴薯澱粉及其他生產）來看，那麼企業關係底表現形式，在這裏，不論跟商業穀物經營下所有者，而且也不論跟商業飼畜業下所形成者，都不相同了。在這裏，不是拿專門作物耕地的數量來作尺度，便是拿跟該經營有關係的生產品技術加

工廠企業規模來作尺度了。

僅僅根據土地面積大小或僅僅根據牲畜數量而製成的農業總統計，簡直不能估計到形態底所有這一切多樣性了，因之，單單根據對這種統計底考察而得出的結論，常常是不正確的。商品化農業增長底迅速，交換影響伸展底廣泛，資本革新農村經驗底深刻，比根據總的統計數字及抽象的平均數所能想像得到的，都要厲害得多。

七

現在我們就來將上面關於十九世紀末年俄國土地問題和土地危機底本質所說的，作一總結吧。

這一危機底本質是在什麼地方呢？夏寧先生在『土地市有抑或土地分割』（一九〇七年維爾納出版）一小冊子中，曾主張我們的農業危機乃是農藝的危機，其最深的根源是在於提高在俄國難以置信的低下的農業技術底必要，採用最高農作業方法底必要等等。

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太抽象了。採用高度技術是無疑義的，但是第一，這一採用，於一八六一年以後在俄國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不論進步是如何地緩慢，但是完全不可爭辯地，地主經營與以少數富裕農民為代表的農民經營，都已經採用了牧草種植辦法，應用了改良的工具，採用了更有系統更縝密的給土地施用肥料的辦法等等了。但是，要是農業技術的這種緩慢底過程，乃是從一八

六一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個普遍過程，那麼很明白地，單指出這一點去說明十九世紀末年大家所公認的農業危機底尖銳化是不夠的。第二，現在推行的兩種『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斯托理賓的從上解決的方式，其辦法是保存地主土地佔有制和澈底消滅農村公社。富農劫奪農村公社，與農民的（勞動派的）從下解決的方式，其辦法是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及全部土地國有，這兩種解決都是各自促進了高級技術底應用，都是順着農業進步的路綫前進的。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前一解決方式，是使這種進步以加速從農業中排出貧農過程爲基礎的，而後一解決方式是以加速用消滅農奴大莊園手段排斥工役制過程爲基礎的，至於貧農把自己的土地『經營』得不好一點，那是不庸置疑的一件事實。沒有疑問地，這是說，如果分給貧農的土地，讓區區少數富裕農民去劫奪，那麼農業也是會提高的。不過，用工役制與奴役手段所耕種的地主土地，其耕作甚至劣於分與地（讀者可回憶一下上面所引過的統計：分與地每畝出產五四普特，經濟地每畝六六普特，折半佃制下的土地每畝五〇普特，農民按年租種的土地每畝四五普特），同樣，也是一件不庸置疑的事實。地主經營底工役制，乃是令人難以相信地落後的耕作法之保存，乃是農業中以及全部社會生活中野蠻性底永世長存。無疑義地，這是說假使根本剷除工役制，即完全消滅（無贖金）一切地主土地佔有制的話，那麼，農業也會高漲的。

所以，土地問題及土地危機底本質，決不在於剷除阻

止農業與榮底障礙，而在於如何去剷除這種障礙，是那一個階級及用什麼方法去進行這一剷除。

剷除阻止國內生產力發展底這種障礙是絕對必要的，——不僅是在主觀上，而且也是在客觀上都是必要的，即是說，這種剷除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力量都是不能防止它的。

夏寧先生底錯誤（關於土地問題的許多作家也犯了這種錯誤），就在於他把提高農業技術必要性底正確命題把握得太抽象，未估計到俄國農業中農奴特徵與資本主義特徵交織之特殊形態。俄國農業生產力發展之主要而基本的障礙，乃是農奴制底殘餘，即首先是工役制與奴役，其次是農奴的年貢，農民的無權無利，以及農民在上層身份者面前的卑賤等等。這些農奴制殘餘底廢除，早已成爲經濟的必要了，十九世紀末年農業危機之所以令人難相信地加強，就是因爲俄國從中世紀制度下解放底過程太『延緩』了，工役制及奴役底『壽命』延長得太久了。在一八六一年以後它們壽終正寢的太慢，以致新的機構還須要迅速廓清這種農奴制底暴力手段。

俄國農業底這種新的經濟機構是什麼呢？這個，我們在前邊的闡發中已經竭力特別詳細地述說過了，因爲自由主義民粹派陣營中底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有着特別錯誤的觀念。這種從我們農奴制軀殼中脫出來的新的經濟機構，就是商業化的農業及資本主義。地主經營底經濟，越是不採用工役制及對分與地的農民之奴役來經營，它便十

二分明顯地表現出了資本主義的特徵。農民經營底經濟——因爲我們不管分與地佔有制底官方的平均主義，只是考察農村公社底內部並研究一下生活上發生了什麼現象——仍給我們證明了不論何處都是純資本主義的特徵。商業農業，在俄國，不管有種種障礙。但總是不斷地在發展着，而且這種商業農業，不可避免地要轉變爲資本主義的農業，雖然這種轉變的形式是極度多樣的，在各個區域，是各不相同的。這種對中世紀軀殼之暴力的剷除，已成爲新的經濟機構之進一步自由發展所必要了。這一暴力剷除底意義是在那裏呢？是在於消滅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直到現在，俄國地主的土地佔有制以及大部份的農民土地佔有制，仍然都是中世紀式的。我們看到，新的經濟條件是在怎樣破壞着土地佔有制之這些中世紀的框架和區劃，迫使貧農租出了他的古昔的分與地，迫使富農用各種地塊（分與地、購買地、以及向地主方面租的租地），組織了他的比較大規模的經營。而且在地主的土地上，土地會分爲工役制的土地、農民按年租種的土地、以及地主自己耕種的土地，這種劃分證明新的經濟制度是在舊的、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底框架以外建設起來了。

這種土地佔有制是可以一下子斷然地用斬斷舊制度的方法來消滅的。這種方法就是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這個期間，一切農民代表★多少一貫所要求的土地國有。土

★ 關於俄國第一次革命期間農民的代表，請參看本選集第五卷二二九——二三九頁——校閱者註

地私有制底推翻，一點也沒有改變商業與資本主義土地佔有制底資產階級的基礎。再沒有比以爲土地國有與社會主義甚或與土地使用之平均主義，好像有什麼共同的意見更錯誤的了。至於社會主義，那大家都知道，它是在於消滅商品經濟。土地國有，是將土地變爲國家底私有財產，這種轉變，一點也沒有觸動土地底私人經營。不論土地是私有產還是全國——全體人民底『財產』，而土地底經營制度，是不會因此改變的，同樣，不論富裕農民是永遠『購買』了土地，是租種地主或公家的土地，抑或『集合了』落掉了的貧農分與地，但是他的（資本主義的）經營體系是沒有改變的。交換既然存在，那談社會主義是可笑的。而農業生產品與生產手段底交換，是跟土地佔有制底形式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在括弧中要聲明，我在這裏只是說明土地國有底經濟意義，而不是當作綱領來擁護它。關於這種主張，我在上面所述的著作中已經擁護過了）。

至於均平的問題，我在前邊已經指出了在分與地分配之下它在實際上的應用。我們看到，分與地在農村公社內的分配，是很均平的，只是有些偏於富翁方面罷了。但是這種均平性，因爲貧農出租土地及一切租地集中在富翁手中的原故，久而久之，便所存無幾了。很明顯地，只要有土地所有者之間財產的差異存在，以及加劇這種差異的交換制度存在，那任何土地佔有制底均平性，都是不能夠消除現實的土地使用底不平衡的。

土地國有底經濟意義，並不在於人們常常所追求的地方。它不在於反對資產階級關係底鬭爭（馬克思早已指出，土地國有乃是資產階級的最徹底的手段），而在於反對農奴關係的鬭爭。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底龐雜性，是在阻礙着經濟的發展；身份的體制是在妨害着商業的流轉；舊的土地佔有制與新的經營底不相適應，是在產生着尖銳的矛盾；由於大莊園關係，地主延長了工役制底壽命；農民被牢牢地封閉在『格特』★以內，被牢牢地封閉在分與地的佔有制以內，生活每步都在破壞着這種土地佔有制底體制。土地國有可以把土地佔有制中的、一切中世紀的關係掃除得乾乾淨淨，推翻土地上的一切人爲的區劃，使土地成爲真正自由的——這是爲誰呢？爲了一切公民嗎？完全不是這麼一回專兒。我們已經看到，沒有馬的農民（即約三百二十五萬戶），其自由是在於出租分與地。土地成爲自由的了，——這是爲了主人，爲了真正希望而且能够依照現代一般經營條件，特別是世界市場條件所需要的去耕種土地的人們。土地國有也許要促進農奴制度底滅亡和

★ 『格特』（Ghetto）爲西歐中世紀城市內專爲猶太人、居民所劃定的住區，禁止猶太人在該區境界以外居住。在帝俄『猶太人民居住區』（Cherta Osedlosti），（即除享有特權的若干集鎮以外，猶太人只能住在一定的省份）是與這相適應的。——俄文版註

純資產階級的農莊在解除了一切中世紀垃圾的、自由的土地上的發展。這就是十九世紀末年所形成的在俄國土地國有之現實的歷史意義。

至於爲資本主義廓清土地佔有制的另外一條在客觀上並非不可能的道路，那像我們看到的一樣，就是富人底加速對農村公社底劫奪和富裕農民土地私有制底鞏固。在這種情形之下，工役制和奴役底主要泉源，是毫未撞動的，地主的大莊園依舊保存着。很明顯地，這種爲資本主義清除道路的方法，與上述的一種方法比較起來，是很少能保證生產力底自由的發展的。因大莊園既是保存着，那奴役的農民，折半佃制，小的按年租佃制，農民用自己農具耕種『貴族』土地的辦法，也不可免地要保存着，就是說，最落後的文化與叫做家長制的農村生活的那種東方野蠻制度也要保存下來的。

我所指出的這兩種解決日在發展着的資產階級的俄國底土地問題之方法，是跟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的兩條道路相適應的。我把這兩條道路，叫做普魯士式的與美國式的。第一條道路底特徵，是在於中世紀的土地佔有關係，沒有一下子肅清，而是慢慢地適應於資本主義，因此之故，資本主義長久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徵。普魯士式的地主土地佔有制，不是被資產階級的革命所打破，而是殘存着變爲『地主貴族』經營底基礎，這種『地主貴族』經營在基礎上是資本主義的；但非有農村居民底某種依存性如：『僕婢法規』（Csindeor drung）之類等等是不行的。結果地主

貴族底社會經濟統治，在一八四八年之後，還牢固地維持了十年的工夫，而德國農業生產力底發展，要比在美國緩慢的多。反之，在美國，作為資本主義農業底基礎的，不是大地主底舊式的奴隸經營（南北戰爭曾粉碎了奴隸經濟），而是自由農莊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經營，所謂自由土地者，即一方面解除了一切中世紀桎梏。解除了農奴制及封建制度。而另一方面，解除了土地私有制桎梏之謂。在美國，因有巨量的荒地，所以土地是以名義的租金分給農民的，只是現在，在該國，土地私有制才在新的完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了。

這兩條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在一八六一年之後，在俄羅斯已經非常明白地描畫出來了。地主經營底進步是無疑義的，並且只要農奴制底殘餘存在一日，則這一進步底緩慢性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同樣毫無疑義的，農民愈是自由，農奴制底殘餘對他的壓迫愈是減輕（譬如在南部這些優良的條件都是有的），最後，在大體上，農民所有的土地愈有保證，則農民底分化愈是厲害，農村資本家農民階級底形成也愈是迅速。我國今後發展底整個問題，可以概括如下：這兩條發展的道路，那一條將最佔上風；與此相適應，那一個階級將進行必要的與不可避免的改革；是舊的地主貴族呢？還是自由的農民呢？

在俄國，有些人常常想，土地國有就是表示停止土地底買賣。大多數先進的農民和農民底思想家都是無條件地站在這個觀點上的。不過，這種觀點在根本上是錯誤的。

恰恰相反，土地私有倒是資本自由的投入土地底障礙。所以，在自由租種國家底土地之下（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邊，土地國有的本質即在這兒），土地比在土地私有制統治之下，更加捲入於商業流通。在自由租種之下，資本投入土地之自由，在農業中競爭之自由，比在土地私有制度之下，要大得多。土地國有，可說是沒有大地主的地主佔有制之謂。何謂農業資本主義發展上的地主佔有制呢？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剩餘價值論』中，解釋的非常深刻。我在上述的關於土地綱領的著作中，已經引證過他的這一議論了，不過，鑒於問題底重要，最好讓我在這裏再重複一下★。

在關於李加圖地租論（『Theorien uber den Mehrwerth』 II. Band, 2 Theil, Stuttgart, 一九〇五年, S. 六——七）底歷史條件一段中，馬克思說道：李加圖與安德生，『都是從大陸上所認為很奇怪的觀點出發的』。即是說：他們都假定作為資本隨便投入土地障礙的土地私有制，是並沒有存在的。驟然看來，這是一個矛盾，因為正是在英國，封建的土地私有制認為是特別十足地保存着的。但是馬克思却解釋道：

『正是在英國，資本『無情地對付傳統的農業制度，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所沒有』。在這種關係

★ 見本選集第五卷二七八——二八〇頁——校閱者註

上，英國實為『世界上最革命的國度』。『一切歷史上繼承下來的秩序，凡是與農業中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相矛盾或與這些條件不適應的，都被無情地掃除了；不僅村落底位置改變了，就是村落本身也被掃除了；不僅農業人口底住屋與居住地被剷除了，就是這種人口本身也被剷除了；不僅古昔的經濟中心被掃除了，就是這種經濟本身也被掃除了。德國人底——馬克思繼續說道——經濟秩序，則為農村公社土地(Feldmarken)底傳統關係，經濟中心底位置，以及人口羣集底某種地方所決定了。在英國人，農業底歷史秩序，從十五世紀起，逐漸地是由資本造成的。英國的技術用語『清洗土地』(Clearing of estates)，在任何一個大陸國家內是沒有遇到過的。這種『清洗土地』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說，不論任何定居的居民，把他們都驅逐了；無論什麼農村，都把它們從土地上蕩平了；無論什麼農莊上的建築物，都把它們拆毀了；無論那一種農業，都把它們一下子用力改變了，比方把耕地轉變為牧場；總而言之，不採用一切依傳統而存在的生產條件，而是歷史地以滿足在每一特定場合之下的最有利的投資要求的這種形式來創造這種條件。是以，在現實上簡直沒有土地私有制了，因為這種私有制允許資本——資本主義農民——得以自由經營，專以獲得貨幣收入為目的了。『不論那一個波麥蘭★地主』(按馬克思之意，係指洛特柏托斯 Rodbertus而

言，他在這本書中把洛氏底地租論駁斥的很精闢很詳細），『其頭腦中所有的只是世世相傳的農村公社土地、經濟中心、和土地佔有制社團等等而已，所以他們對於李嘉圖底農業關係發展底非歷史的觀點，都驚慌不置』，但在事實上，『英國的條件，是完善的土地私有，即由資本主義生產改變外觀的土地私有制，在其中適當（有着理想的完善）發展的唯一條件。英國的理論（即李嘉圖底地租論），在這一點上，對於現代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乃是典型的理論。』

在英國，這種土地底清洗，是以暴力摧毀農民土地佔有制的革命方式來進行的。這種對過了時的舊制底破壞，在俄國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不過，究竟是那一階級且以什麼方式來進行對我們所必要的破壞，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前七年也是如此）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現今俄國土地分配底基礎是什麼，我們在上邊已經指出過了，我們看到，一千零五十萬農戶，只有七千五百萬俄畝土地，而三萬個大莊園主，却有七千萬俄畝。那在這個基礎上不能不爆發的鬭爭之可能的結果之一，就在於使一千萬農戶佔有的土地差不多增加一倍，而使三萬上層份子佔有的土地從而消滅了。現在我們就純理論地，就從十九世紀末年俄國土地問題怎樣形成的觀點來考察這種可能的結果。這一變

★ 波麥蘭（Pomeranian）波羅的海沿岸，屬於日耳曼種的一種人——譯者註

革底結果將是怎樣的呢？顯然地，從土地佔有關係的觀點來看，中世紀的分與地佔有制及中世紀的地主佔有制，都要重新更迭了。舊的關係將要一掃而光了。在土地佔有制底關係上，一切傳統的東西都要掃除乾淨了。怎樣的一種力量將來規定新的土地佔有關係呢？是均平主義嗎？受了民粹派思想影響的先進農民，總是這樣思想的。民粹派也是這樣想望的。但是，這是一個幻想。在農村公社裏面被法律所承認與習慣神聖化了的均平『主義』，在事實上它定要使土地佔有制適應於財產上的差異。根據由俄國資料以及西歐資料千百次所證實的，這種經濟事實，我們可以斷定，對均平的希望業已成為泡影，而土地佔有制底更迭已成為唯一而牢不可破的結果了。這一結果底意義是否很大呢？是非常之大的，因為任何別的手段，任何別的改革，任何別的革新，都不能對俄國農業技術最迅速、最廣泛和最自由的進步，和我們生活中農奴制、身份制和亞洲野蠻性的一切遺跡之消滅——予以如此充足的保障。

也許有些人要反問我們，是技術底進步嗎？就牧草底種植、機器底使用、肥料、以及牲畜底質量等等看來，自然，地主的經營要高出於農民的經營，難道我們在上面所引的確切的統計沒有證明這嗎？是的，這是證明了的，而且這一事實也是完全毋庸置疑的。不過，不要忘記，所有這些經濟組織、技術等等上面的差異，都總括到收穫量裏面了。我們已經看到，凡採用農民對分制以及其他工役制的地主土地，其收穫量低於分與地底收穫量，當談到俄國

地主經營與農民經營底農耕水平時，幾乎總是忘記的情形，便是如此。地主的經營所以較高，是因為它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這個『因為』到十九世紀末年使工役制依舊成了我們中部的佔着優勢的經濟制度。因為地主的土地，至今還是由奴役的農民用自己的舊式的工具、方法等來耕種的，所以地主的土地佔有制乃是落後與停滯底主要原因。我們正在討論的土地佔有制上底變革，一定可以提高折半佃地及租地上底收割量的（現在這些土地的收割量——詳見上邊的數字——是五〇與四五普特，分與地爲五四普特，地主農莊爲六六普特）。要是這種收成，只能提高到分與地底收成水準，那麼，這時進步是很大的了。但是很明顯的，分與地收成底提高，乃是農民從封建大莊園下解放出來底結果，也是由於分與地像國家底其他一切土地一樣，成爲資本主義農民（不是一切公民，而只是有農業資本的公民）可以同等得到的自由土地之緣故。

這種結論，並不是從我們所述的關於收成的統計中得來的。反之，引舉這些統計，只是爲了明白地表明那從關於俄國地主經營與農民經營進化的統計總和中所得出來的結論。要駁倒這個結論，先要駁倒這個事實，即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國農業底歷史乃是封建生產關係被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所代替底歷史這個事實。

要是把現在關於農戶數量的資料拿來一看，那麼便可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即我們所考察的土地革新，一定要使

農業大加分散起來的。想一想吧！三千萬戶農戶只有兩萬八千萬俄畝土地！難道這不是奇蹟般的分散嗎？我們對這個問題答道：現在我們所以有這樣無限的分散，是因為現在三千萬戶農民所耕種的面積不到二萬八千萬俄畝，是以，我們所感興味的轉變，並不會使我們在上面所考察的關係更形惡化了。不但如此，我們進而還可提出一個問題：有沒有理由令人可以想在這一轉變之下，農戶總數還是同先前一樣的？普通，受了民粹派理論和農民本身意見底影響，這是這樣看的。農民是用一切計謀染指於土地，甚至幻想把工業工人轉變為小的土地所有者。毫無疑問的，在十九世紀末年，有些俄國工業工人自己也是站在這種農民觀點上的。但問題是在於，這一觀點是不是正確的？它與客觀的經濟條件和經濟發展底進程是否相適應的？這個問題已經很明白了，我們可以看出，農民的觀點，是由不合時宜的與一去而不復返的農村公社來決定的，而不是日在發展着的將來來決定的。農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它本身是昨天的表象，而經濟的發展在事實上並不是使農業人口增多，而是使它減少了。

我們所考察的土地佔有關係上底轉變，並不消滅而且也不能消滅這種農業人口比例減少底過程，一切國度所共有的資本主義發展底過程。也許有人反問我道：要是人人都可以自由地獲得土地，那麼，這一轉變怎能影響到農業人口底減少呢？我可以引農民（波爾諾夫省的）代表切舍夫斯克先生在一次國會演說中的一段來答覆這個問題。在

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四日會議上他說道：

『……在我國，派我們到這裏來的選舉人——農民，例如，曾作這樣的打算：倘若我們稍微富一點，倘使我們每家每年能夠花費五、六個盧布去買點糖，那麼，凡是能種甜菜的每一個縣份，一定可以發生幾個糖廠，作為現在所有者的補充。很自然地，假定這些糖廠發生的話，那麼，在生產強化之下該需要多少人手啊！舊有糖廠底生產也要加倍啊，……等等。』
(報告速記，六二二頁)

這是地方活動者底一個非常特別的自供。要是問他關於一般土地改革意義的意見，那麼，他也許是民粹派的意見。不過，問題既不是關於『意見』的，而是關於改變底具體結果的，那麼，資本主義的真理便一下子要戰勝了民粹派的空想。因為凡是農民告訴他們的代表切舍夫斯克先生的話，正都是資本主義的真理，正都是資本主義現實底真理。糖廠及其生產率底增加，在大量小農生活狀況多少有點改良的情形之下，它確是很大的；而且不言而喻的，不僅甜菜糖的生產，而且製造工業一切部門：紡織業、製鐵業、機器製造業、一般建築業等等。也都要獲得巨大的推動，需要大量的的人的手的。這種經濟的必然性，比關於均平主義的一切空中樓閣和蜜夢要有力的多。三百二十五萬無馬的農戶，並不會因任何土地革新，也不會因土地佔有制上的任何轉變，更不會因任何『土地底分與』，而成爲『主人』了。這幾百萬農戶（是的，還有不少有一匹

馬的農家)，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在其一小塊土地上日益枯萎起來，把他們的分與地租出去了。工業底美國式的發展，必不可免地要將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大多數這種絕望的主人，由農業當中引誘出來，而且任何『土地底權利』都是不能夠阻止這種引誘的。三千萬小農戶，用極可憐、極簡陋、極陳舊的農具，來種他們的分與地和地主的土地。這是今天底現實；這是農業中的人爲的人口過剩，所謂人爲的，即世世維持那早已過時而不用體刑、槍斃、征剿等便不能存在一日的農奴關係之意。民衆生活狀況底稍一改善，農奴制殘餘底稍加打擊，都必不可免地要打破這種農村底人口過剩，大規模地加強（現在進行的非常之慢）居民離開農業而轉入工業底過程，把農家數目從一千三百萬戶減少到最少的數字，使俄國依照美國所走的道路前進，而不是依照中國所走的道路前進，如現在所有者。

十九世紀末年俄國的土地問題，對社會各階級提出了下面的任務要來解決了：即消滅農奴制的舊制，洗清土地佔有制，爲資本主義生產力底發展，爲自由的和公開的階級鬥爭洗清道路。這個任務將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要由這個階級鬥爭來決定了。

一九〇八年七月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

(大工業國內市場形成底過程)

第一版序言

在這本書中，著者底目的是在考察俄國資本主義底國內市場是怎樣形成的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老早就已經由民粹派觀點底主要代表者以V·V·先生及Non先生爲首提出來了，我們的任務，就在於批判這些觀點。在這一批判中，我們認爲不能只限於對對方意見底錯誤和不正確底檢討；我們覺得，單舉關於國內市場形成及增長的事實，來回答這個業經提出的問題是不夠的，因爲這樣會發生一種異議，說，這些事實是任意選擇的，而將證明相反的事實脫落了。我們以爲，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全部過程，需要整個兒地加以考察，並企圖加以敘述。不待說，這樣廣泛的任務，如果不加以許多限制，那單獨一個人是不能勝任的。第一，從本書底標題上就可以看出，我們完全是從國內市場底關點來研究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這個問題的，至關於國外市場的問題及關於對外貿易的統

★ 本書以下摘要，係摘自『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第一版序言（刪去附註）；第一章結論；第二章結論；第三章（刪去第五節及第六節）；第四章第九節；第七章第一節（縮短）、第五節、第七節（縮短）、第十節、第十一節、第十二節以及第八章全部。——俄文版編者註

計，姑置不論。第二，我們僅限於改革後的一個時代★。第三，我們主要地是而且差不多完全是取材於純俄羅斯本部各省的統計。第四，我們完全只限於過程底經濟方面。不過，即使有這些限制，可是剩下的主題還是非常廣泛的。著者絕不隱諱研究這樣廣泛的一個題目之困難，甚至冒險，但是著者以爲，要說明俄國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問題，則無條件需要表明社會經濟各領域內所發生的這個過程之各個方面之聯繫及相互依存性。所以，我們只以研究這個過程底基本特徵爲限，至於對它更專門的研究，只好留待以後的著作了。

我們研究底計劃是這樣的：在第一章內，我們是盡可能簡明地來研究抽象的政治經濟學關於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問題的根本上理論原則。這可以作爲本書底其餘的事實部份之導言，以便免去在以後討論中屢屢引證理論之必要。在以後的三章中，我們力謀敘述俄國改革後農業底資本主義的演進，亦即第二章係研究地方自治會關於農民分化的統計資料；第三章係研究關於地主經營底過渡狀態，關於地主經營底勞役制被資本主義制度代替的資料；最後，第四章係研究關於商業農業及資本主義農業形成的三種形態的資料。以後的三章係研究我們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底形態及階段：亦即第五章係研究資本主義在工業中即在小農

★ 即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後的時代——英文版註

工業(即所謂家庭手工業者)中的最初諸階段；第六章係研究關於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家庭工業的材料；第七章係研究關於大機器工業發展的資料。在最後一章(第八章)中，我們有一個企圖，想說明上邊所說的這一過程底各個方面間之聯繫，而對於這個過程作一總的描繪。

九 第一章底結論

現在我們將上面所敘述的對於國內市場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一些理論原則總結一下。

(一) 國內市場造成(即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發展)底基本過程是社會的分工。這一分工就在於各種不同原料之加工方式(以及這一加工底各種動作),都相繼與農業分離,而構成獨立工業部門,以其生產品(現在已是商品了)交換農業生產品。這樣,農業本身也變成了工業(即商品生產),在它的內部也發生了同樣的專門化過程。

(二) 凡日益發展的商品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底規律,即工業(即非農業人口)人口比農業人口增長更快、而逐漸把人口從農業中抽出而流入製造業中的規律,就是由前一命題所得出的直接結論。

(三) 直接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底分離,即對直接生產者底剝奪,乃表示由單純商品生產之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也是這種過渡底必要條件)這一分離便創造了國內市場。這種創造國內市場底過程,是循着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方面,小生產者所『解脫』掉的生產手段,在其新的主人手中轉變為資本,用以生產商品,因而,它們本身也變為商品了。這樣,甚至這些生產手段底單純再生產,現在也需要購買它們(以前這些生產手段,大部份是以自然

形態而再生產的，而且一部份是在家庭中製造的）了，即造成了生產手段底市場；其次，現在用這些生產手段所生產的生產品，也變成為商品了。另一方面，這些小生產者底生活資料，則變為可變資本——即企業主（是土地佔有者，還是包工者、木商、或工廠主等等，都是沒有關係的）用於僱用工人的一筆貨幣了。因之，這些生活資料，現在也變為商品了，即造成了消費品底國內市場。

（四）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生產品底實現（因而，也是剩餘價值底實現），如不弄清楚下述兩點是不能够明白的：（1）社會生產品，同個人的生產品一樣，按照價值，可分為三部份，而不是分為兩部份（即不變資本十可變資本十剩餘價值，而不是像馬克思以前亞當·斯密和以後的全部政治經濟學所指示的那樣，僅僅分為可變資本十剩餘價值）；（2）依它的自然形態來說，社會生產品須分為兩大類：生產手段（生產消耗的）和消費資料（個人消費的）。馬克思在確立了這些基本的理論原則以後，完全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中一般生產品，尤其剩餘價值之實現過程，暴露了將國外市場牽涉在實現問題以內底不正確性。

（五）馬克思底實現論，曾經闡明了國民消費和國民收入的問題。

從上面所說過的可以顯然的看出，關於國內市場的問題，把它當作一個與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問題無關的個別的獨立問題，那是並不存在的。所以，馬克思底理論，不論何時何地，都從沒有單獨提出這個問題。有商品經濟之日，

即有國內市場；它是由這種商品經濟底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分工底細小程度，是在決定着它發展底高度；它隨着商品經濟之由生產品移轉到勞動力，而日益擴大起來；只有隨着勞動力之變化為商品，資本主義才捲入了一國底全部生產，它主要地是在生產手段方面發展，使生產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日益佔着重要的地位。資本主義底『國內市場』，是由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本身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加深了社會分工，使直接生產者分解為資本家與工人。國內市場發展底程度，也就是一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把關於國內市場限度的問題與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問題分別提出來（如民粹派經濟學家所作者）是錯誤的。

因此，關於俄國資本主義國內市場怎樣形成的問題，可以歸結為下面一個問題：俄國國民經濟底各方面是怎樣，而且是向着那個方向在發展着？這些方面之間的聯繫與相互依存性是在什麼地方？

以下幾章，就是要來研究含有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的一些統計資料。

一三 第二章底結論

茲將從上面所研究過的統計中所得的主要命題，總結如下：

(一) 現代俄國農民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乃是商品經濟。甚至在中部農業地帶（這個地帶，在這方面，同東南邊疆或工業省份比較起來，是最落後的），農民也已經完全隸屬於市場了，在個人消費上和在自己的經營上，農民都依賴於市場，甚至關於租稅就不說了。

(二) 農民當中（農業的及農村公社的）的社會經濟關係結構，給我們表明了任何商品經濟與任何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底具備：如競爭呀，爭取經濟獨立底鬥爭呀，土地底角逐（買地與租地）呀，生產的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呀，大多數人之被驅逐於無產階級隊伍中呀，以及少數人方面利用商業資本和僱用僱農對他們的剝削呀。在農民當中，沒有一種經濟現象，是不具有為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殊固有的這種矛盾形態的，換一句話說，沒有一種經濟現象是不表現利益底鬥爭和反目的，沒有一種經濟現象是不表現對甲為利對乙為害的。租佃、土地底購買，各種正相反對型的『農業』，就是如此；經濟底技術進步，就是如此。

不僅在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的問題上，並且在關於一般

民粹派教條意義的問題上，我們對於這一結論都予以主要的意義。正是這些矛盾明瞭地和無容爭辯地給我們表明，農村『公社』鄉村中的經濟關係結構，其本身並不是一種特殊的制度（『國民生產』等等）（註六），而是一種普通的小資產階級制度。與近半世紀以來流行於俄國的理論相反，俄國農村『公社』的農民，並不是資本主義底對抗者，恰恰相反，而是資本主義根深蒂固底基礎。所以說根深者，是因為在這裏，與一切『人工』的影響沒有關係，同時不管抑制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設施，我們總看到了一種資本主義份子在农村『公社』本身內部底經營的形成（註七）。所以說蒂固者，是因為古舊底傳統、家長制度底傳統以很大的力量壓在一般農業上面，尤其是在農民身上。因此，資本主義底革新的作用（生產力底發展、一切社會關係底改變等等），以最緩慢最漸進的姿態在這裏呈現了出來★。

（三）農民中一切經濟矛盾底總和，構成我們叫做農民分化的東西。農民們自己用『非農民化』★★一語非常恰當且非常顯明地表明了這種過程。這種過程表示舊的家制的農民之根本破壞與新型農村居民之造成。

在評述這些類型之前，我們先指出下列一點。這一過

* 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部，五三七頁——俄文版編者註

★★ 見一八九二年出版之『尼惹尼格羅德省農業鳥瞰』一書

程，在我國底著述中，很早以前而且屢屢被人們指出過了。譬如，瓦溪里契考夫(Vasilishikov)先生，利用瓦魯也夫委員會(Valuev Commission)底作品，就已經指出了俄國『農村無產階級』底形成和『農民等級底崩潰』（見『土地佔有制與農業』，第一版第一卷第九章）。V·奧爾洛夫（『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彙報』，第四卷第一部份第十四頁）和其他許多人都指出了這一事實。但是，所有這些材料都是完全片段的。從來沒有過想有系統地研究這一現象底企圖。因此，儘管有地方自治會的極豐富的戶口調查統計，可是我們至今還是沒有關於這種現象的統計報告。因此之故，發現了這種情形，即涉及此問題的大多數作家們，把農民底分化，像一般民粹派，特別是卡里希夫先生所愛談的一樣，看做財產不平等底簡單的發生，看做簡單的『分化』（見卡氏所著的『論租佃』一書及『俄國富源』上的一切論文）。無疑義地，財產不平等底發生，乃是整個過程底起點，但是這個過程並不是單單只限於這一『分化』。舊式的農民，不僅是在『分化』着，並且他們是在完全破壞着，而終止其生存了，他們已為完全新型的農村居民所排擠了——這種類型，便是商品經濟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統治着的社會底基礎。這些類型，就是農村資產階級（主要是小資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農村中的商品生產者階級和農業僱傭工人階級。

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對農業資本主義形成過程底純理論的分析，指出了小生產者底分化，乃是這一過程之重

要因素。我們係就『資本論』第三卷中最值得注意的數章中之一章而言，亦即第四十七章『資本主義地租底發生』而言★。馬克思以工役地租（Arbeitsrente）★★為這種發生底起點，『那時，直接生產者，每週一部份時間，是用實際上或法律上屬於他的勞動工具（犁、牲畜等等），去耕種事實上屬於他的土地，而每週其餘諸日，是白白去在土地佔有者底大地產上工作，是給土地佔有者工作的……』（『資本論』卷三中文版，六七四頁）

其次一種地租，乃是物品地租（producteurente）或自然地租，這時直接生產者，是在他自己所墾植的土地上，生產全部生產品，而將全部剩餘生產品以自然品方式交給地主。在這裏，生產者比較獨立些，而有用自己的勞動獲得，超過滿足他的必要慾望的生產品數量之若干餘額之可能。

『隨着這（地租）形態而出現了各個直接生產者經濟狀況上的更大的差異。最低限度，出現了這種可能性：甚至這種直接生產者獲得一種手段，以便又正面去剝削他人勞動之可能性。』（同上，六八〇頁）

★ 參看本選集第二十卷『論地租』——校閱者註

★★ 俄文課本（六五一頁及以後各頁）把這一名詞譯為『勞動地租』。我們認為譯為『工役地租』比較恰當，因為俄語中本有工役（Otrabotki）這個專門用語，它正表示附庸的農人給地主工作之意。——列寧原註

所以，在自然經濟統治之下，在附庸農民之獨立性第一步擴大之下，就已經出現了附庸農民之分化之萌芽。不過，這種萌芽，只有在下一種地租形態之下，即在貨幣地租之下，才能發展起來，貨幣地租乃是物品地租形態底簡單的變化。在貨幣地租之下，直接生產者，交給土地佔有者的，不是生產品，而是這種生產物底價格★。這種地租底基礎，與物品地租底基礎依舊是一樣的：直接生產者仍舊是土地底傳統的佔有者，『不過，這一基礎在這裏正迎接了自然的解體』（同書，六八一頁）。貨幣地租『是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以及貨幣流通底較大的發展為前提的』（同上，六八一頁）。附庸農民對土地佔有者底傳統的普通法權的關係，在這裏變為基於契約的純粹貨幣關係了。這，一方面，走向了對舊式農民底剝奪，而另一方面，則走向了農民底贖回他們的土地和他們的自由

★ 應將貨幣地租與資本主義地租嚴格分別開來：後者是以農業中有資本家及僱傭工人為前提，而前者是以附庸的農民為前提。資本主義地租是減去企業利潤以後剩下來的剩餘價值底一部份，而貨幣地租則是農民繳給土地佔有者的全部剩餘生產物底價格。貨幣地租在俄國底例子，就是農民繳給地主的年貢。無疑義地，農民現在所完納的租稅當中，有貨幣地租若干部份。有時農民的地租，則近於貨幣地租，那時交納高度的地租以外，留給農民的部份，並不多於可憐的工資。——列寧原註

『再則，爲了錢而做僱工的無產者日工階級之形成，不僅必然地要件以物品地租之轉變爲貨幣地租，甚至爲其先聲。在這種無產者日工發生的時期，當這個新階級還只是零星地出現時，比較有力繳納年貢的農民(Rentepflichtigen)中間，便必然發展起來了一種剝削鄉村僱傭工人，以謀自己利益的習慣。……這樣，他們便逐漸有了一種可能去積蓄一定數量的財產，因而轉變爲未來的資本家了。在以前自行耕作的土地佔有者中間，這樣，就發生了一種資本主義佃農底養育室，他們的發展是依農業境界以外資本主義生產底一般發展爲轉移的。』(『資本論』卷三，中文版，六八二——六八三頁)

(四) 農民底分化，是犧牲『中農』以發展農民的兩極端集團，它造成了兩個新型的農村居民。兩型底共同標誌，則爲經濟底商品性質和貨幣性質。第一種新型，是農村資產階級或富裕農民，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這種方式中最主要的，我們在第四章中要加以敘述的)經營商業農業的獨立農民；其次商工業底老闆，商業企業底老闆等，都是屬於這一型的。商業農業跟商工業企業底結合，乃是這一型農民所特殊固有的一種『農業與商業結合』底方式。從這種富裕農民當中，產生了一個資本主義農民階級，因爲爲出賣糧食(在農業地帶)而租佃的土地在其經營中已佔着巨大的往往比份與地更大的作用。在這裏，在多數情形之下，經營底規模，總是超出於一家底勞動力以上。因之，一定數量的鄉村僱農，尤其是日工底形成，乃是富裕

農民生存底必要條件★。這些農民以收入方式所得的開放的貨幣，或則是用來經營在我國農村中極端發展的商業和高利貸，或者是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投資購買土地，改良經營等。總而言之，這都是小規模農業者。農村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只佔全體農民底區區少數，大概不出全體農戶底五分之一（約等於人口底十分之三），並且這一比例在各地是變動很大的。不過，就他們在農民經濟總體——在屬於農民的生產手段底總和中，在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底總數中——的意義說，農村資產階級乃是無條件地佔優勢的。他們是現代鄉村的主人。

（五）另外一種新的類型，就是鄉村無產階級，即領有分與地的僱傭工人階級。這裏，一無所有的農民，連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也包括在內，不過，俄國鄉村無產階級底最典型的代表，則是僱農、日工、不熟練的工人、建築工人，以及領有分與地的其他各行的工人。在小小一塊土地上的微小的經營規模，而且是處在完全衰落中的微小的經營規模（土地底出租便明瞭地證明了這一點），非出賣勞動力便不能生活的情形（即等於貧農底『副業』），極端低

★ 這裏要聲明的，即僱傭勞動底使用，並不是小資產階級這一概念底必有標誌。在社會經濟制度具有我們在上邊（第二節）所說的矛盾之下，尤其在大量生產者變為僱傭工人的情形之下，一切為市場而進行的獨立生產，都是屬於這一概念的。——列寧原註

下的生活水準——甚至比沒有分與地的工人底生活水準，大概還要差些，——所有這些，就是這一類型底顯著的特徵★。不下農戶總數的一半(將近人口底十分之四)，亦即所有無馬的以及有一匹馬的農民大部份(當然，這只是一個大概的近似的計算，它在各個區域因地方條件的不同，而有或小或大的變動)，也應算在鄉村無產階級代表者以內。那使人們以為這樣大的一部份農民現在已屬於鄉村無產階級的理由，在上面已經述過了★★。應當附帶說明的，就是在我國底文獻中，往往對資本主義需要自由的無土地的工人這一理論底命題，有着太死板地了解。這種命題，當作基本的趨勢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資本主義之侵入農業，却特別緩慢，並且是採取着各種不同的形式。鄉村工人之分與土地，往往是對於鄉村的主人本身是有利益的，因之有分與地的鄉村工人型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在不同的國度裏邊，它採取着各種不同的形式：英國的住草屋者(Cottager)是與法國或萊茵省底零小農民不同的，而後者，又是與普魯士底窮農或小作農(Bobyl or Knecht)不同的。其中每種自身都帶有特殊的土地制度底痕跡，特殊的土地關係史底痕跡，但是這並不妨礙經濟

★ 爲了要證明把無產的農民算在領有分與地的僱傭工人階級以內的正確，不僅需要表明怎樣而且是什麼樣的農民在出賣勞動力，並且需要表明怎樣而且是什麼樣的企業主是在購買勞動力。以後各章，便要說明這些的。

學家去把他們概括在農業無產者一個類型之中。他的一小塊土地所有權底法律上的權限，對於這個資格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塊土地是否屬於他為他的完全私有財產（如零小農民），抑或是地主或莊園主（Rittergutsbesitzer）把土地給他使用，最後，或者他當作俄國農村公社底一員而佔有土地——問題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改變★。我們把沒有財產的農民列在鄉村無產階級以內，並沒有含有一點新奇的意思。這個術語，已被許多作家屢屢使用，只有民粹派底經濟學家們，才固執地把一般農民解釋為反資本主義的

★★ 孔拉德教授（Pro. Conrad）認為，德國真正農民底標準，是有一對耕牛（Geshannbauerngueter），詳見『土地佔有制與農業』一八九六年莫斯科版，第八四—八五頁。在俄國，這個標準應當是更高一點。孔氏在對『農民』這個概念下一定義時，正是以從事『僱傭工作』或一般『副業』的人數和農戶底百分比來做標準的（同書）。斯泰波特教授（Pro. Stebut）在事實問題上不能否認是一個權威，他在一八八二年寫道：『隨着農奴制底衰落，有小規模經濟單位的農民，在純粹種植穀類之下，因而主要是在俄國中央黑土帶，在多數場合之下，已變為手工業者、僱農、或只是以從事農業為副的日工了。』（見『俄國農業其缺點及其改良方法論文集』，一八八三年莫斯科出版，一一頁）顯然，在這裏，把工業中的僱傭工人（建築業等等）也算在手工業者以內了。不管這種術語的用法如何不正確，但是在我國底文獻中，甚至在專門經濟學的文獻中，這種用法却是很普遍的。——列寧原註

東西，而閉着眼睛，看不見『農民』羣衆在資本主義生產底一般體系中佔據了已經完全確定的位置，即農業與工業僱傭工人底位置。在俄國，有些人們一開口就稱贊我國土地制度至今還保存下了農村公社和農民等等，而把它與波羅的海的制度及其資本主義的農業組織相對立起來。因此，考察一下，在波羅的海各省，有時把鄉村居民底那幾種類

★ 我們從『*Hardwörterbuch der Stnatswissenschaft*』(『土地佔有制與農業』，一八九六年莫斯科出版)一書中再舉幾個農業中歐洲各種僱傭勞動形態底例子。孔拉德敦說：『把農民的地產，必須與零小土地，『貧農』土地，或其主人還不得不去尋求副業和工資的『菜園』分別開來』(第八三—八四頁)。『在法國，根據一八八一年的戶口調查。有一八、二四九、二〇九人，即差不多近乎人口底一半，是以農業爲生的：大約九百萬人是自耕農，五百萬人爲佃農和對分者，四百萬爲日工和小土地佔有者或主要以僱傭勞動爲生的佃農。……預料法國鄉村工人，至少有百分之七五是有自己的土地的。』(二二二頁，哈爾茨出版)在德國，下列佔有土地的各類，都列在鄉村工人以內：(1) *Katner, Hanslov, instiente* (*Oettars*) (類似俄國的耕賜地者)；(2) 做包工的日工，他們握有土地。而於每年底一定時間去做僱工(好像我國的『三日工人』)。『凡大規模土地佔有制佔優勢的範圍各地方，做包工的日工，構成農業工人底主要羣衆』(二三六頁)。(3) 耕種租地的農業工人(二三七頁)。

型，列在僱農和短工階級以內，是不無興趣的。波羅的海各省底農民，分爲下列幾種：有很多土地者（有二五至五〇俄畝的特別地段者）；貧農（三至一〇俄畝——貧農地塊）和無土地者。S·考羅林珂先生說得很對，貧農『與中部各省一般俄羅斯農民型非常相似』（『自由僱傭勞動』，第四九五頁）；他常常不得不把他底時間分一部份去找工作，而以另外一部份去耕種自己的一塊土地。然而對我們最有興趣的，是僱農底經濟狀況。問題是在於：地主自己覺得最合算的事，是分與一塊土地給他們作爲工資。茲引波羅的海僱農佔有土地的幾個例子於下：（1）有兩俄畝土地的（我們將Lofstelle折合爲俄畝，即一Lofstelle等於三分之一俄畝）；丈夫每年作工二七五¹/₂日，其妻作工五〇日，每日工資二五戈比。（2）有二又三分之二俄畝的『僱農有馬一匹、乳牛三頭、羊三隻、豬二口。』（同書五一八頁）僱農隔一星期工作一星期，其妻每年工作五〇日。（3）有六俄畝土地的（庫爾蘭省波司縣），『僱農有一匹馬、三頭牛、三隻羊和幾口豬。』（同書五一八頁）男的每星期作工三日，其妻則每年作工三五日。（4）有八俄畝的——在庫爾蘭省汗桑波特縣，『在各種情形之下，僱農都可免費磨粉及獲得醫藥，而他們底子女則可入校讀書。』（同書五一九頁）等等。我們請讀者注意這些僱農土地佔有與經營底大小——即注意那種依據民粹派底意見，使我國農民跟適應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全歐農業制度不同的條件。將所引該出版物中所述的一切例子，總括起來，

有如下情形：十個僱農共有土地三一·五俄畝，這是說，平均每一僱農爲三一·五俄畝。在這裏，把一年一小半時間給地主作工的農民（丈夫作工半年，其妻三五日至五〇日），也算在僱農以內了，同時有一匹馬和兩頭甚至三頭牛的農民也算在僱農以內了。有人問，我國『農村公社』的農民跟此種類型底波羅的海沿岸僱農之間底有名的區別究竟在那裏呢？在波羅的海邊疆，是用事物底真正名字來稱呼他們，但在俄國，是把有一匹馬的僱農跟富農混合在一起，而得出一個『平均』的數字，親暱地說什麼『公社的精神』，『勞動原則』，『國民生產』，『農業與工業底結合』……。

（六）這些改革後的『農民』類型底中間環節就是中農。其特徵爲商品經濟底最少的發展。其獨立的農業勞動，只有在豐年並且在特別順利的條件之下，才能維持這種農民底給養，因而他們是處於極端不安定的形勢之中。在大多數情況之下，假若中農不去告貸以作工等方式償還的債；假若不去找尋半係出賣勞動力的『副業』收入等，那麼，他就不能夠收支相敷了。每有歉收，就把大批中農投入無產階級隊伍裏了。就其社會關係而言，這一類農民是動搖於上層與下層之間，但爬到上層去的，只是若干少數『幸運』者，社會演進底全部過程，則是把他們推到下層裏去了。我們已經看到，農民資產階級不僅排擠了下層農民，並且也排擠了中等農民。這樣，便發生了爲資本主義經濟所特別固有的『農民分化過程』——中間份子底死亡

與兩極份子底增加。

(七) 農民底分化，爲資本主義創造了國內市場。在下層農民當中，市場底這一形成是與消費品有關的（個人消費底市場）。鄉村無產者，跟中農比較起來，消費的要少些，並且消費的是品質頂壞的生產品（用馬荅薯來代替麵包等），但是他們所購買的却較多。農民資產階級底形成與發展，由兩種途徑創造了市場：第一，而且，主要地是跟生產手段有關的（生產消費市場），因爲富裕農民力謀把他們從『衰落的』地主和破產的農民方面所『集合』來的那些生產手段變爲資本。第二，在這裏，市場之造成是由於比較殷實的農民底需要擴大之結果，而與個人的消費亦有關係的★。

(八) 關於農民底分化是否尙在向前進行以及如何迅速的問題，我們沒有與混合圖表（第一節至第六節）並列的精確統計資料，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直到今天（我們上面已經指出過了），甚至還沒有人企圖有系統地去研究

★ 因只有農民底分化而形成國內市場的這個事實，才能說明比如棉織品國內市場底巨大增長，這種棉織品生產底迅速增長，在改革後底一時期，是與農民底大批破產同時並進的。N-on 先生曾引舉我國紡織業底例子，來闡釋他的關於國內市場的理論，但他完全不能說明這種矛盾的現象是怎樣發生的。

——列寧原註

一下農民分化的統計，並指出這種過程在其中進行的形式★。但是關於我國鄉村經濟的一般資料，則證明了分化之不斷的和迅速的增長：一方面，『農民』拋棄和出租了土地，無馬的農民日益增加，『農民』跑入城市等等；但另外一方面，『農民經濟中的進步趨向』，則一帆風順地前進，農民購買土地，改良經營，採用金屬耕犁，發展草類種植，牛奶業等等。現在我們知道，究竟是那些農民參加同一過程底正相反對的這兩方面的。

再則，移民運動底發展，給了農民底分化、特別是給了農業農民底分化一種很大的推動。大家都知道，往外遷徙的，主要地是農業省份的農民（工業省份中的移民是非常之少的）並且是人口稠密的中部各省的農民。在這些省份裏面，工役制最發展（工役制阻礙了農民底分化）。這是第一。第二，從遷徙區域移出的，主要是中等農民，而留在家鄉的，主要是農民底兩極集團。因之，移民加強了移出各地的農民之分化，將分化底成份移到移居的區域裏面去了（他們新生活底第一期，則是西伯利亞底新村僱農）★。移民與分化底這種聯繫，已由顧爾維茲在其精闢

★ I. 顧爾維茲 (I. Hurwitz) 底卓著：『俄國農村底經濟』，一九〇二年紐約出版，乃是唯一的例外。顧氏用以整理地方自治會彙報統計的藝術，實堪驚異，因為該彙報並沒有關於根據經濟狀況而劃分的各類農民的混合圖表。——列寧原註

的研究農民向西伯利亞的遷徙（一九八九年莫斯科出版）一書中完全證明了。我們竭力把這本書介紹給讀者，我們的民粹派刊物曾力謀把這本書隱藏起來★★。

（九）商業與高利貸資本在我國鄉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這是衆所皆知的事。我們認為不需要再引舉很多的事實，更不需要再指出這些現象底來源了：這些事實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且與本文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值得我們所注意的，只有一個問題：商業與高利貸資本在我國鄉村中對於農民底分化有什麼關係？上述各類農民間的關係跟農民債權人對農民債務人間的關係有無聯繫？高利貸是分化底因素和推動機呢？還是阻礙着這種分化？

我們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在理論上這個問題底提法是怎樣的。在『資本論』著者所作的對資本主義生產底分析中，大家都知道，對商業與高利貸資本極為重視。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命題可歸納如下：（1）商業與高利貸資本，以及工業資本（即投入生產的資本，不論是農業生產或工業生產，都沒有多大關係），都是下列一個一般公式所包含的同一經濟現象型：購買商品爲的是出賣賺利（Das Kapital，第一卷第四章，特別是德文第二版一四八

★ 所以，移民底抑制曾予農民底分化以巨大的阻礙影響。——列寧原註

★★ 並可參閱普里馬克先生底著作：『西伯利亞移民研究統計資料』（著者對第二版註解）。——列寧原註

——四九頁)。(2) 商業與高利貸資本，在歷史上總是工業資本形成底先聲，同時在邏輯上總是這一形成底必要條件(Das Kapital, 第三卷第三一二——三一六頁，俄譯本二二二——二六五及第三卷第一部一三二——一三七、一四九，俄譯本四八八——四九九、五〇三)；但是不論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它們本身還都不是工業資本(即資本主義生產)發生底充足條件；它們並不永遠都是使舊的生產方法解體而代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形成，『完全是依歷史發展階段和特定情況而定』。(同書，第三卷一三三頁，俄譯本四八九頁)。「舊的生產方式底這一解體(由於商業和商業資本)已到什麼程度」，『這首先要看它的堅固性和它的內部制度而定。這一解體過程究竟走向何處，換句話說，怎樣的新的生產方式將出而代替舊的生產方式，這不是依商業而定，而是依舊的生產方式之性質而定。』(同書，第三卷第一部份三一六頁，俄譯本二六五頁)。商業資本底獨立發展，是跟資本主義生產底發展程度成反比例的(同書，同一部份三一二頁，俄譯本二二二頁)；商業與高利貸資本越是發展，則工業資本(等於資本主義生產)，越是衰弱，反之亦然。

所以，把這些應用於俄國時，應解決一個問題：在我國商業與高利貸資本是否與工業資本聯繫在一起？商業與高利貸在使舊的生產方式解體時，是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代替舊的生產方式，還是用別種生產方式來代替★？這是個事實底問題，是個對於俄國國民經濟各方面應加以

解決的問題。以農民的農業而言，上面所研究過的資料，則包含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且是一個肯定的答案。據普通民粹派的意見，『富農』和『經濟的農人』不是同一經濟現象底兩種形式，而是彼此沒有聯繫的兩種對立的現象型，這種意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是甚至沒有一個人，而且從來不曾想用對確切的經濟統計資料底分析來證明的那些民粹派底偏見之一。統計資料所說的適為相反。農民是否僱傭工人來擴大生產，農民是販賣土地（請回想一下上面所舉的關於富農廣泛租種土地的資料），還是販賣糧食，農民是做大麻、乾草、牲畜等，或是做銀錢交易（高利貸），他都是同一個經濟型；他底營業，大體上可歸於同一個經濟關係以內。再則，在俄國的農村公社鄉村裏面，資本地作用，不僅限於奴役及高利貸，資本也投於生產，這個從下面的事實可以看出來：即富裕農民不僅拿錢開設

★ V. V. 先生在其『資本主義底運命』一書第一頁上，就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不論在這本書或他的其他著述中，他都不曾打算去研究關於俄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關係的資料。至於 N-on 先生，他雖冀圖的實地信從馬克思底理論，但是他却寧願用他自己所發明的不明確而模糊的術語：『資本主義化』或『收入底資本主義化』來代替確切而明瞭的『商業資本』這個範圍，而在這個模糊的術語掩蔽之下，曾隨便地逃避了而且直接地逃離了這個問題。在他看來，俄國資本主義生產底前驅，不是商業資本，而……『國民生產』。——列寧原註

商店和企業（參閱前邊所說的），並且用以改良經營，購買或租種土地，改良農具，僱傭工人等。如果在我國鄉村裏，除了奴役和高利貸之外，資本再無力創造出什麼事業來，那麼我們就不能根據生產底統計資料來確認農民底分化，鄉村資產階級與鄉村無產階級底形成了；這時全體農民則是一個很平等的、被窮困所壓迫的主人型了，在他們之中，只能分出高利貸者，只能純用貨幣財產底多寡來區劃，而不能用農業生產底規模和設備來區劃了。最後，從上面所檢討的統計資料中，可以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我國鄉村中，商業與高利貸資本底獨立發展是在阻礙着農業底分化。商業越是發展，而使鄉村與城市接近起來，把原始的鄉村市集排擠出去，摧毀鄉村小商底壟斷地位；真正歐洲式的信用形式越是發展起來，而排擠了鄉村的高利貸者，則農民底分化越是厲害而深入了。從小商業和高利貸排擠出來的富裕農民底資本，便以更廣泛地規模投入現在他已經開始經營的生產裏面了。

（十）我國鄉村經濟中另外一種阻礙農民分化的重要現象，就是賦役經濟，即工役制底殘餘。工役制是以物品支付勞動為基礎的，因而也是以商品經濟底不甚發展為基礎的。工役制須有並需要一種中農為前提，此種中農等不是完全獨立（否則他便不受工役制所奴役了），也不是無產者（爲了作工役勞動，他須有自己的農具，須至少成爲一個『適於應用』的主人）。

當我們在上面說農民資產階級乃是現代鄉村底主人翁

時，我們曾捨去了這些阻礙分化的因素：奴役、高利貸、工役制等等。但在現實上，現代鄉村底真正主人翁，往往却不是農民資產階級底代表和鄰近的土地佔有者。但是這種抽象方法乃是完全合法的，因為不如此，便不能研究農民當中經濟關係底內部構造了。值得指出的，就是民粹派雖也使用這種方法，但是他們却半途而廢，而沒有把自己的推論進行到底。V.V.先生在其『資本主義底運命』裏面講到租稅等底壓迫時，曾謂對於農村公社，對於『米爾』，由於這些原因的關係，『自然生活的條件』（原文如此！）還是不存在的（第二八七頁）。妙極了！但是全部問題恰恰在於：在我國鄉村裏還沒有存在的『自然條件』究竟是什麼？爲了答覆這個問題，需要研究農村公社內部的經濟關係，揭開（要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隱蔽那些改革以前的古制底殘餘，此種殘餘掩蔽了我國鄉村生活底這些『自然條件』。如果V.V.先生這樣作的話，他一定可以看到這種鄉村關係底結構，表明了農村底完全的分化，奴役、高利貸、工役制等等越是全部地被擠出去，則農民底分化越是深刻了★。我們在上面曾根據地方自治會底統計資料，指出這種分化現在已經成爲一個既成的事實，農民已經完全分裂而爲數個對立的類型了。

★ 順便再說幾句。在講到 V. V. 先生底『資本主義底運命』一書，亦即講到上面所引證的第六章時，不能不指出，它裏面有很精粹很正確的幾頁，亦即著者不是敘述『資本主義底運命』甚至完全不是敘述資本主義，而是敘述徵收租稅方法的幾頁。值得注意的，就是 V. V. 先生在這裏並沒有注意到這些方法與賦役經濟殘餘之間的不可分離的關係，他竟使賦役經營理想化了（我們在後邊就可看到的）！——列寧原註

第三章 土地佔有者之 由賦役制經營轉到資本主義經營

現在我們應當從農民的經營進而來考察地主的經營。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從基本特徵上來研究地主經營底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藉以表明改革後一個時代中這種制度演進底性質。

(一) 賦役經營底基本特徵

在研究現代地主經營底制度時，必須以農奴制時代盛行的這一經營底那種制度做出發點。那時經濟制度底本質，就在於土地經營底一定單位，即一定的世襲領地底全部土地，曾分為兩部份：領主的土地和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土地，係交給農民作為分與地，而農民（除此以外，他們還得有其他的生產手段，如森林，有時還得有牲畜等等）則以自己的勞動與農具來耕種這塊土地，以維持生活，農民底這一種勞動底生產品，用理論政治經濟學底術語來說，乃是必要的生產品；對於農民既是必要的，因為可給他以生活資料，對於地主也是必要的，因為可給他以勞動力；恰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抵償資本價值底可變部份

的生產品，乃是必要的生產品一樣。農民底剩餘勞動，則爲他用自己的農具去耕作地主的土地；這種勞動底生產品則歸地主所有了。因之，在這裏，剩餘勞動在空間上是跟必需勞動分開了：給地主耕耘領主的土地，給自己耕耘分與地，一星期之中給地主工作幾天，而其餘幾天則給自己工作。這樣，在此種經營制度之下，農民底『分與地』就成爲物品工資（用適用於現代概念的話來說），或給地主保證勞動者的一種手段了。農民在其分與地上的『自有』的經營，曾成了地主經營底條件：其目的不是給農民『保證』生活資料，而是給地主『保證』勞動者了★。

我們把這種經營體系就叫做賦役制。顯然的，它的盛行，則以下列的必要條件爲前提：第一，自然經濟底統治。農奴主底莊園，本身必須是一個與其餘世界聯繫很薄弱的自足自給的閉關自守的整體。特別是在農奴制存在底最後一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地主爲了出賣而進行的穀物生產，已是舊制度崩潰底前兆。第二，對於這種經營，須要給直接生產者被分與一般生產手段，特別是土地？不僅此

★ 愛格哈爾特 (A. Engelhardt) 在其『鄉村的來信』 (一八八五年彼得堡出版，第五五六—五五七頁) 中，非常深刻地描繪出來了這一經營制度。他非常正確地指出，農奴經營曾是一種特定的適當而完善的制度，其支配者爲地主，地主分一部土地與農民，而指定他從事某一種工作。——列寧原註

也，而且還需要使直接生產者束縛於土地，因為不然的話，地主便沒有得到勞動力的保證了。因之，獲得剩餘生產品底方法，在賦役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下，是彼此正相對的：前者是以給生產者分與土地為基礎；而後者則以生產者解除土地為基礎的★。第三，這種經濟體系底條件，是農民底個人依賴於地主。假若地主沒有直接支配農民個人的權力，那麼，他便不能強迫被分給土地而進行自己的經營之人替他作工了。因而，像馬克思在評述這種經濟制度時所說的一樣，就需要『超經濟的強制』了（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馬克思將這種經濟制度列在工役地租這個範疇以內。見『資本論』卷三，德文版第二部三二四頁，中文版六七四頁），這種強制底形式及程度，可以是極其不同的。從農奴地位起到農民底等級制的無權利為止。第四，上述經濟體系底條件及結果便是非常低下，非常墨守舊習的技術狀態；因為經濟底進行，是在被貧困所壓抑、被人格的附庸及愚昧所屈辱的小農手中的緣故。

★ 亨利·喬治曾說大批人口之被剝奪，乃是貧困與壓迫底巨大而普遍的原因，恩格斯在駁斥他時，於一八八七年寫道：『在歷史上，這種意見並不是完全正確的，……在中世紀，不是人民底解除土地，反之，而是人民底束縛於土地，曾是封建剝削底泉源。農民保存了他的土地，但却以農奴資格束縛於土地，須以勞動或生產物付給土地佔有者。』（見『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八八七年紐約出版，序言第三頁）——列寧原註

(二) 賦役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 經濟體系底結合

賦役經濟體系，曾因農奴制底廢除而破壞了。這一體系底一切主要基礎：自然經濟、地主世襲領地底閉關自守性和自給性，其各個份子之間的密切聯繫，以及地主對農民的權力，都被破壞了。農民經濟跟地主經濟分離開來了，農民須贖回他的土地而變為完全的私有；地主則須採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此種體系，像我們剛剛所說過的，是建立在正相反對的基礎之上。不過，這種對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體系之採用，自然，是不能一下子可以成功的，其原因有二：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那些條件，尚未具備。需要一個慣於做僱傭勞動的工人階級；需要以地主的農具來代替農民的農具；需要農業底組織與其他商工業企業一樣，而不要把它當作一種領主家常專務底組織。這些條件，只能逐漸地形成，在改革之後頭一個時期，一些地主們想從國外訂購機器，甚至招募外國工人的企圖，結果，不能不慘敗了。第二個不能一下子採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原因，就在於舊式的賦役經濟體系只是剛被破壞了，但是還沒有澈底地被剷除。農民的經濟還沒有與地主的經濟完全分離開來，因為地主還仍然掌握着農民分與地底最重要的一部份：如割地、森林、草地、水利及牧場等等。沒有這些土地(或用益權)，農民是完全不能

進行獨立的經營的，於是地主們可以利用工役制形式來維持舊式的經營體系了。『超經濟強制』底可能性還是依然存在着的：如短期義務的身份、連環保制，對農民底體刑、強迫做公共工作等。

因之，資本主義制度便不能一下子發生了，賦役制也不能一下子消滅了。因而，唯一可能的經營體系，便是把賦役制及資本主義制二者底特徵結合在一起的過渡體系了。事實上，地主在改革後的經濟制度，正具有這些特徵。由於形式底無窮的龐雜（這是過渡時期所特有的），現代地主經營底經濟組織，可歸納為結合各不相同的兩種基本體系，即工役制★與資本主義制。第一種體系，就在於用附近農民底農具來耕種地主的土地；而且報酬底形式並沒有改變這一體系底本質（係用貨幣付給，如在短工制之下所有者，或用物品付給，如像在對分制之下所有者，或允許他使用土地，或牧場、森林等等，如像在狹義的工役制之下所有者）。這是賦役制★★底直接的殘餘，上面所講的這一制度底經濟特徵，差不多完全可適用於工役制（唯一的例外是在工役制形式之下，賦役制底條件之一則失去了；即是說，在短工制之下，勞動報酬，不是用現物，而用貨幣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在於僱用工人

★ 現在我們用『工役制』這個術語來代替『賦役制』這個術語，因為工役制一語更加適合於改革後的關係，並且在我國的文獻中已享有公民權了。——列寧原註

(按年、按季、或按日等)，用僱主底農具來耕種土地。在現實上，上述的兩種體系，是以極複雜和奇妙的方式交互錯綜着；許多地主的莊園，對於各種經濟工作，都採用這兩種體系★★★。自然而然的，如斯龐維甚至相反的經

★★ 這裏有一個非常顯明的例子：農業部底一位通訊員寫道：『在伊爾茨縣(奧列爾省)南部大地主經營中，除用年工的耕地外，大部份土地，還由農民來耕種，作為給他的土地底償付。從前的農奴還仍然租借他們先前的地主的土地，而替後者耕種土地，作為一種償付。這些農戶還沿用某一地主底「賦役」的名稱、』(S. A. 柯洛林柯：『自由僱傭勞動及其他』，第一一八頁)，或者再另舉一個例子：『在我底——另外一個地主寫道——地產中，一切工作都由我的先前的農民(八個農村共約有六百口人)來執行的，他們以此得在牧場上牧放牲畜(由二、〇〇〇俄畝至二、五〇〇俄畝)；季節工人，只擔任第一次的耕作，和用種穀機來下種而已。』(同書，第三二五頁，引自加魯卡省)——列寧原註

★★★ 『大部份的農莊，都是採用下述的方式來經營的：即一部份土地，即使是為數很小的，是由主人用他自己的農具並用長工和其他工人來耕種的；其餘的土地，或以工役制或以對分制，或為了土地，或為了貨幣租給農民去耕種。』(同書，第九六頁)『……在大部份的莊園裏，幾乎一切或很多的僱傭方法(即『農戶勞動力供給』方法)都是同時並存着的』(『俄國底農業與林業』，係農業部特為芝加哥展覽會所出版，一八九三年聖彼得堡出版，第七九頁)——列寧原註

濟體系之結合，在實際生活上，一定要引起許許多多極深刻極複雜的衝突和矛盾，結果在這種矛盾壓力之下，許多地主陷於破產了。所有這些，都是任何過渡時期的特有的現象。

如果我們來問這兩種體系底比較的流程度，那麼我們首先要說的就是關於這個問題的精確統計數字還是沒有的，而且這種統計數字是很難蒐集的；因此，不但需要去考察一切大莊園，並且需要去考察這些大莊園裏底所有經濟活動。所有的資料只是近似的數字，係對於某一體系佔優勢的個別地方之一般評述而已。這種對全俄的彙編式的統計，在上面所引過的農業部底出版物『自由僱傭勞動及其他』中已經引過了。以這些統計作基礎，阿寧斯基先生（Ms. Annensky）曾編製了一個非常動人的圖表，表明了這兩種體系底流程度（見『收穫的影響及其他』第一部，第一七〇頁）。現在我們以表格方式，將這些資料作一比較，並補充以一八八三—一八七七年私有土地耕種面積的報告。（據『俄羅斯帝國底統計報告』，第四卷，一八八三—一八七『五年間歐俄底平均收穫』，一八八八年彼得堡出版）★。

土地佔有者 佔優勢經濟 體系之省份	省 底 數 目			私有地中五穀及 馬荳薯底播種面 積(以千俄畝計)
	在黑土帶	在非黑土帶	總計	
(一) 資本主義制 度佔優勢的省份.....9		10	19	7,407
(二) 混合制 佔優勢的省份.....3		4	7	2,222

(三) 工役制 佔優勢的省份.....12	5	17	6,281
總計.....24	19	43	15,910

由此可知，要是在純粹俄羅斯各省中工役制佔優勢的話，那麼一般說起來，在歐俄，地主經濟底資本主義制度，應當承認在現在是佔着優勢的了。而且，我們的表格，還不能夠很充分地表現出這種優勢，因為在第一類的

★ 歐俄五十省之中，下列各省沒有包含在內。即：阿爾漢格省、涅洛高特省、奧洛尼茨省、烏雅特克省、柏爾姆省、奧連堡省和阿斯特拉漢姆省。在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全歐俄私有土地的種植面積，共計一六、四七〇、〇〇〇俄畝，上述各省共只五六二、〇〇〇俄畝而已。第一類包括下列各省：即波羅的海沿海三省、西部四省（考甫諾、維爾納、高洛特諾與明斯克）、西南三省（基也夫、涅魯尼雅、波道爾斯克）、南部五省（赫爾遜、塔甫里達、比茲拉比亞、耶下節林諾斯拉夫、頓可）、東南一省（葛拉托夫），以及聖彼得堡省、莫斯科省、雅齊斯拉夫省。第二類中有維特彼斯克、莫基列夫、斯摩爾斯克、卡魯加、涅洛尼什、波爾塔瓦與哈爾科夫。其他各省則屬於第三類。爲了更確實起見，最好是從私人佔有地的耕種總面積中，減去屬於佃農的耕地，但是這樣的統計却是沒有的。不過，我們要附帶地說一句，這種改正，很難改變我們的關於資本主義體系佔優勢的結論，因為在黑土帶，私有土地底大部份是被租出去了，而在黑土帶的各省之中，都是工役制佔着優勢的。——列寧原註

省份中，還有簡直沒有採用工役制的這種省份（譬如波羅的海沿岸各省），但是在第三類中，即使部份地沒有採用資本主義制度的連一省也沒有，大概甚至連自行經營的一個莊園也沒有。茲再根據地方自治會底統計資料（拉斯波平底『地方自治會統計報告中的俄國私營經濟』，一八八七年『法學雜誌』第十一至第十二期，第二期六三四頁）來說明這一點：

庫爾斯克省 底各縣	有自由僱傭工人的 大莊園底百分數		有僱農的大 莊園底百分數	
	中等的	大規模的	中等的	大規模的
德米特洛夫縣	53.3	84.3	68.5	85.0
法節什縣	77.1	85.2	56.0	94.1
里高夫縣	53.7	78.8	73.1	96.9
蘇德若縣	53.0	81.1	66.9	90.5

最後，必須要指出的，即有時工役制也轉變為資本主義制，而與它混合在一起，差不多不能把它們彼此分開，而加以區別了。舉例來說，一個農民租種了一塊土地，須替地主做若干日子的工以報償（誰都知道，這是非常普遍的一種現象。見下一節的例子）。這些『農民』跟西歐或波羅的海區租種一塊土地而須替地主作若干日工的『僱農』有什麼區別呢？生活逐漸創造了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以經濟體系底基本特徵而言，把完全對立的東西逐漸結合起來了。簡直不能說，『工役制』在什麼地方終了，而『資本主義』從什麼地方開始了。

我們在這樣確定這個基本事實——即現代地主經濟形態底一切多樣性可歸納為結合不同的兩種制度：工役制和資本主義制以後，現在我們便可進而對這兩種體系作一經濟的分析，並研究這兩個體系之中，因受經濟演進底全部過程底影響，究竟是那一種排擠了那一種。

(三) 工役制底特徵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工役制底形式是很複雜的。有時農民爲了賺若干的錢，就做僱工，用自己的農具去耕種地主的土地——這個就是所謂『按件僱傭制』，『按畝僱傭制』★或所謂『輪耕制』（即春耕一畝，冬耕一畝）等等。有時農民借了糧食或錢之後，須以工償還全部債務或付債息★★。在這種形式之下，一般工役制所固有的特徵，即此種僱傭工作底奴役的高利貸的性質，便特別顯明地暴露出來了。有的時候，農民『因踏荒』而作工（就是說，須做若干時期的工，以償法律所規定的踏荒罰金），簡單地『因致敬』而作工（見愛格哈爾特 L.C. 一書第五六頁），

★ 見『梁桑省底統計摘要』。——列寧原註

★★ 見『莫斯科省的統計摘要』，第五卷第一部，第一八六一—一八九頁。一八七九年莫斯科出版。我們指出參考書，只是爲了作爲例子。關於農民經營與私人經營的全部文獻，都有許多類似的指示。——列寧原註

就是說爲了喝一杯『Vodk』酒，或是爲了不要失去土地佔有者底其他『生意』而白白地做工。最後，爲了使用土地而來的工役制，也很盛行，此種工役制，或爲對分租佃制形式，或是因將土地、農業附屬地租給農民而直接作工的形式。

而且往往出租土地底租金採取各式各樣的形式，這些形式有時甚至混合在一起，以致與貨幣地租並行的，還有物品地租與工役制。茲舉兩個例子於下：租每一俄畝土地，要耕一俄畝半土地，再加十個雞蛋，一隻母雞，和婦女工作一天；春耕四三俄畝土地，繳十二個盧布，冬耕五一俄畝土地，繳一六盧布外，還要打許多捆大麥，七捆俄麥，二十捆燕麥，並在租地上施用自己畜圈底糞不下五俄畝，每俄畝三百担（卡魯合夫，『租地』第三四八頁）。在這裏，甚至農民的糞料，也變成私人經濟底一個組成部份了！工役制下名詞之多，如工役制呀，Otbuti呀，Otbutka呀，賦役制呀，Basarinka呀，Posebka呀，Parshchina呀，Postupok呀，Viyemka呀，等等（同書第三四二頁），就表明了此制之普遍性與多樣性。有時農民須聽『主人的命令』而工作（同書，第三四六頁），一般須聽從他或『幫助』他。工役制包括了鄉村生活底全部工作。所有的農業活動，耕地，收穫穀物及乾草，砍伐薪柴，轉運東西（同書第三四六——三四七頁），修理屋頂及烟囪（第三四五頁，三四八頁）；供給母雞及雞蛋（同書）都以工役制爲手段了。聖彼得堡省格道夫斯克縣底一個考察家說得非常

之對，他說，常常遇見各種工役制，都帶着改革以前的賦役制的性質（第三四九頁）★。

特別有趣的，是以工役來換得土地的形式，即所謂工役租佃制和物品租佃制★★。在前章中，我們已經看到，在農民的租佃制中，怎樣出現了資本主義的關係；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一種租佃制，這種租佃制乃是賦役制底簡單的殘存★★★，它有時於不知不覺之中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用租一小塊土地給農業工人的辦法，以保證大地產的農業工人。地方自治會底統計數字，已經無可爭辯地確定了這種『租佃制』跟出租土地者自己經營之這種聯繫。

★ 值得注意的，就是俄國無數的各式各樣的工役制，種種色色的帶有附加負擔的租佃制，都可由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四、七章內所講的農業中前資本主義秩序底那些基本形式所包括盡淨的。在前幾章裏面已經指出，這些基本形式有三個：（一）工役地租；（二）物品地租或自然地租；（三）貨幣地租。所以，很自然地，馬克思曾想舉俄國底統計，去說明論地租的一節。

★★ 根據『地方自治會統計底總結』（第二卷），農民用貨幣租得的，要佔他們全部租地底百分之七十六；以工役租得的，佔百分之三十七；以一部份物品租得的，佔百分之十三至十七；而最後以混合租金租得的，佔百分之二至三。

★★★ 可與七七頁（即本書一四〇頁——校者）談到南伊爾茨縣底腳注中所引的例子比較。在賦役制下，地主給農民以土地，為的使農民替他作工。在以工役出租土地時，顯然也是為了一的目的。

『隨着私有大地產中自有耕地底發展，佔有者便有保障他們於需要期間獲得工人的要求了。所以，在許多地方，佔有者都竭力以工役制將土地分租給農民，或者是分一部份生產品兼工役制，而將土地分租給農民。』

這種經濟制度『……流行的不少。讓渡者爲自行經營的越多，出租的土地越少，對這種土地底要求越大，則這種租借土地的形式發展得越廣泛』（同書，第二三六頁，同時請參考三六七頁）。

這樣，我們在這裏便看到了一種非常特別的租佃制，這種租佃制所表現的，不是佔有者對自行經營的放棄，而是私人耕作的發展：它所表現的，不是農民經濟因其土地佔有制底擴張而鞏固，而是農民的變爲農業工人。在前章中，我們曾經看到，在農民經濟中，租地有兩重彼此正相反對的意義：對於某一些人說，這是擴張經營的一種有用的方法；但對於另外一些人，則是受貧困壓迫底行爲。現在，我們又看到，在地主經濟中，出租土地，也有彼此正相反對的意義：有時佔有者爲了支付租金而把土地租給別人去耕種；有時，這却又是佔有者進行自己經營的方法，是保證地產有勞動力的方法。

現在我們來研究在工役制下勞動報酬的問題。從各方面所得的統計，都一致證明了一件事實，即在工役和奴役僱傭制之下，勞動報酬永遠是比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僱傭制之下要低些。第一，可由這一事實證明這一點，即物品租佃制亦即工役制和對分制（我們剛才看到，這只是表現

賦役和奴役僱傭制而已) 通例到處都是比貨幣地租要昂貴些，有時高的很多(同書，第三五〇頁)，有時多至三倍(同書三五六頁，特威爾省拉斯哈夫縣)；第二、物品租佃制，在最貧的一類農民當中最為發展(同書第二六一頁等)這是迫於貧困的一種租佃制，是已經不能抵抗用這種方法把他轉變為農業僱傭工人的那種農民底『租佃制』。殷實的農民則竭力用貨幣來租借土地。『借戶利用極小極小的可能以貨幣來交納地租，並藉以減低利用他人土地的價值。』(同書第二六五頁)即不僅——我們補充一句——藉以減低租佃的價值，並且藉以解除奴役的僱傭。在頓河岸上的羅斯托夫縣，曾有一件非常顯著的事實，即不管農民在收穫中所得的一份減少了，但隨着租佃價格的增加，竟由貨幣地租變為夥分收穫制了(同書第二六六頁)。物品租佃制，使農民澈底破產，並把他轉變為鄉村僱農，它的意義便由這個事實非常明瞭的表示出來了★。第三、把

★、關於租地的最新的統計的摘要(卡魯舍夫先生：『收穫的影響及其他』)完全證實了，祇有貧困才逼使農民在對分制或工役制下租借土地，而殷實農民，就寧願以貨幣租借土地(第三一七——三〇頁)，因為物品地租到處對於農民都比貨幣地租無比的昂貴些(第三四二——四六頁)但是所有這些事實，並沒有妨礙卡魯舍夫先生從這種現存的狀況下得出下面的結論：『不太殷實的農民，可用對分制耕種他人土地以增加自己播種的方法，來相當地滿足他的糧食的需要。』(第三二一

工役制下和資本主義『自由』僱傭制度下底勞動價格做一直接的比較，便表明了後者之遠高於前者。在我們上文所

頁)這種先入的對『自然經濟』的同情，使人們達到了怎樣一種奇怪的念頭呵！業經證明，物品地租高於貨幣地租，物品地租是農業中的一種 Truck-system (榨取工人血汗的一種制度——俄文版註)，它使農民澈底破產，而變為雇農。可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却說食物的改善！看吧，對分租佃制『一定要幫助』『農村人口中貧困的……一部份租得土地』(第三二〇頁)。在這裏經濟學家先生的在極劣的條件下，把在農民變為雇農的條件下取得土地的情形，叫做『幫助』！有人問：俄國民粹派跟那永遠甘願對於『農村人口中貧困的一部份』予以這種種『幫助』的俄國大地主之間有什麼分別呢？說到此地，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在比沙拉比亞省底克哈特斯克縣，對分佃戶平均每日工資為六〇戈比，而夏季日工的工資，為三五至五〇戈比。『因此可說對分佃戶的工資，仍是高於雇農的工資的。』(第三四四頁，這點是卡魯舍夫先生自己加的)這句『仍是』，是很特別的。但是與雇農不同，對分佃農沒有農業上的開支嗎？他一定沒有馬和馬具嗎？為什麼不把這些開支計算的內呢？比沙拉比亞夏季，平均每日工資數為四〇——七七戈比(一八八三——一八七一年和一八八八——一九二年)，而有馬具的工人，其平均每日工資為一二四——一八〇戈比(一八八三——一八七一年和一八八八——一九二年)。不是『由此可知』，雇農所得的『仍是』比對分佃農所得的要多些嗎？比沙拉比亞省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一年，一個徒步工人，其平均每日工資(全年平均數)為六七戈比(同書一七八頁)。

引的農業部底出版物即『自由僱傭勞動及其他』中曾說，用農民自己農具去完全耕種一俄畝冬季穀物，其平均工資為六個盧布（一八八三——一八九一年八年，中央黑土帶底資料）。但是把這些工作底價值按自由僱傭來計算，則單是徒步勞動就可得六·一九盧布，馬底工錢還沒有計算在裏面（馬底工錢也決不會下於四·五〇盧布，上引同書第四五頁）。主編者正確地指出，這種現象是『非常不正常的』（同書）。我們只是指出，在純粹資本主義僱傭制之下，其勞動報酬跟任何奴役及前資本主義關係形式比較，要高得多。這個事實，不但在農業中業已被確定，而且在工業中，也已經被確定，不但在俄國已經被確定，而且在其他各國也都已經被確定了。茲再引地方自治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最精確和最詳細的資料（『沙拉托夫縣統計報告摘要』，第一卷第三部第一八——一九頁。轉引自卡魯舍夫先生底『租地』第三五二頁）於下：

沙拉托夫縣耕種一俄畝地底平均價格（以盧布計算）

工 作 種 類	冬季合 同預 付資 80%— 100%者	爲了租佃耕 地的工役制		自由僱傭制	
		根據書 商條件 者	根據佃 戶陳述 者	根據僱 主陳述 者	根據工 人陳述 者
全部工作，連耕種收 穫轉運及打穀在內者	9.6	—	9.4	21.5	17.5
同上，打穀（春耕） 除外者	6.6	—	6.4	15.3	13.5

同上，打穀（冬耕） 在外者	7.0	—	7.5	15.2	14.3
耕作	2.8	2.8	—	4.3	3.5
收穫（收割及轉運）	3.6	3.7	3.8	10.1	8.5
收穫（不轉運者）	3.2	2.6	3.3	8.0	8.1
翻禾（不轉運者）	2.1	2.0	1.8	3.5	4.0

這樣看來，在工役制之下（在與高利貸結合在一起的奴役僱傭之下，也是一樣的），勞動底價格，跟資本主義的僱傭制比較起來，普通都要低兩倍★。既然只有當地的而且必須是『有分與地做保證』的農民，才能接受工役制，那麼，工資過份減低這個事實就顯然地指出了分與地是一種物品工資底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分與地在目前仍繼續作為『保證』土地佔有者獲得賤價勞工的手段。但是，自由工作和『半自由』★★工作之間底區別，還不僅是報酬上的區別而已。『半自由』工作總以被僱者之人格的

★ 這樣看來，比如瓦西里或考夫親王這樣的民粹派，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怎樣不能叫做反動的呢？他悲痛地呼喊道，『自由僱傭』這個名詞本身就包含有矛盾，因為僱傭須失去獨立性為前提。而所謂失去獨立性，却就排斥『自由』的意思。顯然，這位民粹派的地主，把資本主義是以自由的非獨立性來替奴役的非獨立性一點忘記了。

依存於僱主爲前提，總以『超經濟強制』底多少保存爲前提，這種情形也有莫大的意義。愛格哈爾特說得很對，以工役制放債，可以這種債務底最有保證來說明的；根據命令執行書，農民財產抵押後，從農民身上再很難榨取東西，『官廳不便強迫農民去履行他應做的工作，雖然農民自己的糧食還是沒有收割掉的。』（同書二一六頁）『只有多年的奴隸制，對領主的農奴式的工作，才能造成這種冷血的『情形』（只是外表上的），即使農民把自己的莊稼讓雨淋着，前去轉運別人底莊稼（同書四二九頁）。』

假若沒有將人民束縛於居住地、束縛於『公社』底某種方式，假若沒有某種公民的不平等，那麼工役制這種制度便沒有可能的了。不待言的，上面所說的工役制底特點，其必然的結果，是勞動生產率底低下：以工役制爲基礎的經營方法，只能是墨守陳舊的方法，被奴役的農民底勞動，就其品質而論，不能不近於農奴勞動的。

工役制跟資本主義制底結合，使我國現代地主經濟制度，就經濟組織而說，與大機器工業出現以前我國紡織工業中所盛行的制度，非常相似。在這種工業中，商人將其業務底一部份是用自己的工具及僱傭工人來進行（疏毛、染色及織物之潤飾等），而另外一部份，則用農民家庭手工業者（用他的材料給他做工者）的工具來進行，在現代

★★ 卜魯舍夫先生所應用的術語，卜魯舍夫先生沒有得出對分租佃制『幫助了』『半自由』勞動苟延殘喘的這種結論，是毫無理由的。

地主經營中，業務的一部份，由僱傭勞動者應用佔有者的工具來履行，而另外一部份，則用農民（租借他人土地工作者）的工具及勞動來進行。在紡織工業中，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結合在一起，而家庭手工業者，除受資本的壓迫外，還有奴役，商人中間人，以及Truck-system的壓迫。在現代地主經濟中，同樣地，商人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以及各種減低工資和增加生產者個人依存性的形式，跟工業資本結合在一起。在紡織工業中，過渡制度以原始的手工勞動技術為基礎，保持了許多世紀，在最近三十年間，則被大機器工業所打破了；在現代地主經濟中，差不多從古代俄羅斯人（Russ）開始起，工役制（在『俄國真理法』時代，土地佔有者就已經奴役奴僕了）就已經有了它使墨守舊規的技術長久保持下來，僅在改革之後一個時代，才迅速的讓位於資本主義了。不論在舊的紡織工業中或在現代地主經濟中，舊的制度都不過表示生產形式上底停滯（因而，也表示一切社會關係上的停滯）和東方野蠻制度的統治。不論在那種場合之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不論它本身有着固有的矛盾，然總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四） 工役制的衰落

現在就問，工役制對改革後的俄國經濟之關係如何？

首先，商品經濟底增長是跟工役制和陸相居的，因為工役制以自然的自給自足經濟，是以不變化的技術，是以

地主與農民底不可分離的聯繫為基礎的。所以，這種制度是不能以完全的方式實行的，而商品經濟與商業農業發展中的每一進步，都要摧毀實行它的條件的。

其次，應該注意下面的一種情形。由上面所述的，可得出一個結論，說：工役制在現代地主經濟中，應分為下列兩種形式：（1）只有擁有耕牛及農具的農民土地所有者才能執行的工役制（譬如按畝『輪耕』制，犁耕等）；（2）只有沒有任何農具的鄉村無產者才能執行的工役制（譬如收穫、除草及打禾等）。顯然的，對於農民經濟與地主經濟二者，第一與第二兩種工役制，都有相反的意義，第二種工役制是向資本主義的直接過渡，有好多完全不好捉摸的過渡與它併合在一起。普通在我國的文獻中，僅說一般工役制，而不加以區別，但在資本主義排斥工役制的過程中，重心之由第一種工役制多向第二種工役制，却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茲從『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彙報』中引舉一個例子：

『在大多數莊園中，耕地及下種兩事，即收成頓其細心執行以轉移的工作，是由長僱的工人來執行的；至於收割糧食，即執行時間與速度都非常重要的工作，則交給附近的農民去執行，而以貨幣或使用牧場及森林等為報酬。（第五卷第二部第一四〇頁）

在這種經營中，大多數工人是用工役制手段獲得的，不過資本主義制度，無疑義地則佔着優勢，而本質上，『附近的農民』則變為鄉村工人——類似德國的那種『包工

日工』。德國的這種『包工日工』也有他自己的土地，而在一年中做若干日子的僱工。因受九十年代荒歉★底影響，農民的馬匹大大減少，而無馬的農戶大大增多，此種情形，對資本主義制度排擠工役制底這種過程之加速，不

★ 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四十八省馬匹調查，曾暴露所有馬戶底馬匹減少了百分之九·六，而馬戶數目減少了三二八，三二一人。在塔姆波夫、涅洛尼什、庫爾斯克、梁桑、奧勒爾、圖拉、F 諾甫洛特諾省，從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三年馬匹數目減少了百分之二·二。在黑土帶其他七省內，從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三年，減少了百分之一·七。在歐俄三十八省中，從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曾有七、九二二、二六〇農戶，其中有馬的為五、七三六、四三六戶。在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在這些省份中，計有八、二八八、九八七農戶，但其中有馬的則減至五、六四七、二三三戶了。是以，有馬的農戶減少了八九、〇〇〇，而無馬的農戶，則增加了四五六、〇〇〇。無馬的農戶，由百分之二七·六增至百分之三一·九（見『俄羅斯帝國統計』第三十七卷，一八九六年聖彼得堡出版）。（我們在上面曾指出，在歐俄四十八省內，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無馬的農戶為二、八〇〇、〇〇〇戶，到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〇年，竟增至三、二〇〇、〇〇〇戶；即由百分之二七·三增加至百分之二九·二。在西南四省——比沙拉比亞、耶卡節林諾斯洛夫、塔甫里達、克哈爾遜——內，無馬的農家，在一八九六年為三〇五、八〇〇家到一九〇四年已增至三四一、六〇〇家，即由百分之三四·七增加至百分之三六·四。）（見第二版的腳註）

能不予以猛烈的影響★。

最後，應當指出的，即農民底分化也是工役制衰落底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我們在上面已經述過，工役制（第一種）與中等一類農民的聯繫，是很明顯的，而且是 Priori（先天的）的，這可用地方自治會底統計材料來證明的。舉例來說，在渥洛尼什省沙道（Zadon）縣底統計彙報中，即有關於各層農民中作伴工的農戶的資料。茲引百分比的資料於下：

農戶底類別	作伴工的農戶對該類全體農戶的所%	在農戶總數中所佔的%	在作伴工的農戶總數中所佔的%
無馬的農民.....	9.9	24.5	10.5
有一匹馬的農民.....	27.4	40.5	47.5
有二匹至三匹馬的.....	29.0	31.5	39.6
有四匹馬及四匹以上的	16.5	3.2	2.3
全縣總計.....	23.3	100.0	100.0

由上列統計表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作伴工的人，在兩個極端的類型中都是減少了。作短工的農戶底最大的百分比，是第一類農民。在地方自治會的統計中，往往把計伴工作列在一般傭工以內，所以我們在這裏又看到一種典型的中農『傭工』例子——正如我們在前一章中考察上下

★ 亦可與 S. A. 柯洛林攷著的『自由僱傭勞動及其他』四六一—四七頁比較。在這裏，著者根據一八八二年與一八八八年的馬匹調查，引舉幾個例子，證明農民所有的馬匹，其數量的減少，會伴以私有者底馬匹數目的增加。

兩級農民底典型的『傭工』時所見的一樣。在那一章中所研究的『傭工』種類，表現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商工業的經營及勞動力底出賣），反之，這裏的『傭工』，則表現着資本主義底落後和工役制底優勢（如果我們假定，在計件工作底的總數中，是我們列在第一種工役制中的這種工作佔着優勢的話）。

自然經濟和中農越是衰落，則工役制被資本主義之所排擠越厲害。當然，富裕農民是不能作為工役制底基礎的，因為只有十二分的貧困，才能逼使農民去作報酬最壞而使他經濟破產的工作。但是，鄉村無產階級也同樣不合於工役制，不過原因已經不同了，因為鄉村無產階級既沒有農場，又沒有一點點土地，他們不像『中農』那樣可以被束縛在土地上了，因此之故，他們很容易跑出去在『自由』的條件之下做傭工，即賺取較高的工資，而不受任何的奴役。我們的地主，對於農民流入城市找尋一設『副業』之處處不滿意，就是由此來的，他們對農民『很多束縛』的怨言，也是由此來的（見第九章）。純粹資本主義僱傭工作底發展，摧毀了工役制的根基★。

★ 再舉一個非常注目的例子，地方自治會的統計，對於貨幣地租及物品地租在耶卡節林諾斯拉夫省巴黑未特縣各地比較流行的情形，說明如下：

『貨幣地租最普通的地方……是在煤業區域和鹽業區域，而最少的是在大草原及純粹農業區域。一般地說，農民不願出

非常重要而值得指出的，是農民分化與資本主義排除工役制二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的聯繫——在聯繫在理論上是非常清楚的——早已由研究地主莊園內各種經營方法的農業作家們所指出了。斯特波特教授在其一八五七年到一八

外去作他人的工作，尤不喜歡在私人「大地產」中作麻煩而報酬又少的工作。在煤井和一般礦山及礦廠中的工作，是很苦重的，並且對工人的健康是有害的，但一般地說，它的報酬却較高，並且按月或按週領取工資的希望，把工人吸引去了。此種按月或按週發款的辦法，他們在「大地產」中工作時，普通是看不到的，因為在「大地產」上工作，能得的報酬，不是「土地」、「乾草」、「糧食」，便是事先領了錢以應他的日常的急需等等。

『所有這些原因，都鼓舞工人逃避在「大地產」中的工作，要是除開「大地產」以外，能在別的地方賺到錢的可能。他便逃避了這種工作。在有許多煤礦的地方，這種機會最多，因為在煤礦裏邊，能給工人付「很好」的工錢的。農民在煤礦中賺上「幾文」，便可用以租得土地，不需在「大地產」上工作了，這樣遂確立了貨幣稅厘的統治。』（引自『地方自治會統計彙報』第二卷二六五頁）在該縣大草原非工業區域，對分制和工役租佃制仍存在着。

這樣，農民甚至情願逃避工役制而跑到煤礦中去！按期的現金工資，不問個人的雇傭形式以及正常的工作，都在在『引誘』着工人，以致工人甚至寧肯做煤窯中的地下工作，而不願意到我們的民粹派愛描寫作牧歌式的農業當中去。農民從痛苦的經驗當中知道，農業家和民粹派所理想化的工役制有什麼價值，而且知道，純粹資本主義關係比這種工役制究竟好多少，其原故就在這裏。

八二年間所寫的『俄國農業問題論文集』序言中，曾指出謂：

『在真正公社的農民經濟中，鄉村工業主與農業工人之間正在發生着一種分解。前者變成大農後；開始僱傭農，要是沒有再增加一些耕地或是使用附屬地作為牲畜牧場（這些事情大半是非用計件工作不可的）之迫切需要，那通常不再作短工了；後者則因為他們沒有馬的關係，是不能做任何短工的。因此，僱農制底採用是十分必要的了，尤其那些還在作按畝短工的農民，因為他們馬匹瘦弱及他們担任的工作之過多，不論在質量上以及他們在完成的時間性上，遂成爲不良的工作者了。』（第二〇頁）

關於農民底破產一定要走到資本主義排斥工役制的事實，在目前的地方自治會統計中即已指出了。譬如，在奧勒爾省，已經發現，食糧價格底跌落，使許多僱農破產，而田主不得不增加他們的經濟耕地。

『與經濟耕地底擴張並行，到處還發現了一種以僱農代替計件勞動及避免使用農民農具的傾向……用改良農具以改進耕地方法……改變經濟制度，麥田種植牧草，擴大並改良牧畜業，並使之具有生產性質等等傾向。』（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奧勒爾省底農業評論』第一二五——二六頁。據司徒魯威底『批評札記』所引，第二四二——四四頁）

在波爾達瓦省，於一八九〇年，發現隨着糧食價格底

低落，『全省農民所租的土地，大大減少……與此相輔而行，在許多地方，不管糧食價格暴跌，但自有土地自行耕種底規模却擴大了。』（見『收穫的影響及其他』第一卷三〇四頁）

在塔姆波夫省，發現了馬的工作底價格暴漲的事實：在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四年三年間，這些價格比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這三年中，增高了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三〇（『新言論』一八九六年第三期，第一八七頁）。馬的工作底騰貴，乃是農民馬匹數量減少底自然的結果，這種情形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底排擠工役制一事，不能不予以影響。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用這些零碎的材料便可證明資本主義排擠工役制這個命題了：關於這個命題還沒有完備的統計資料。我們引證這些材料，只是爲的說明農民分化與資本主義排斥工役制二者之間的聯繫這一命題，不可爭辯地證明這種排擠存在的一般的和大批的統計材料，都是與農業中機器的使用及自由僱傭勞動底使用有關係的。不過，在研究這些資料以前，我們應當關於民粹派經濟學家對現代俄國私人經營的觀點，先來談一下。

（七） 農業中機器底應用

根據農業機器製造業及機器在農業中的發展，改革後的時代，可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包括農奴解放前最後幾年和解放後最初幾年。地主猛力購買國外機器以

應付『無酬』的農奴勞動之取消，並排除僱用自由工人上之困難，當然，這一企圖，終歸失敗了；狂熱很快消失了，從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國外機器底需要就低落了。第二個時期，由七十年代末期開始，至一八八五年為止，這一時期的特徵，是由國外入口機器底非常切實非常迅速的增長；國內的生產亦在切實地發展着，不過比入口的要緩慢些。從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入口的農業機器增加的特別迅速，這個可由一八八一年取消製造農業機器的工廠所需要的生鐵及鐵的無稅入口來說明的。第三個時期，從一八八五年起至九十年代初止，在這一時期以

★ 可參考『俄國工業歷史彙編』第一卷（一八八三年聖彼得堡，爲一八八二年展覽會而刊行）切爾尼阿也夫（V. Chernigal'n）底論文：『農業機器製造業』；同書第二卷，一八八六年聖彼得堡出版，第九類；『俄國的農業及林業』（一八九三年聖彼得堡出版，爲芝加哥博覽會展覽而刊行）一書內切爾尼阿也夫底論文：『農具及機器』；『俄國底生產力』（一八九六年聖彼得堡出版，爲一八九六年博覽會展覽而刊行）一書內列寧先生（S. N. Lenin，一位農業家，『自由經濟學家學會』底會員——俄文版計）底論文：『農具及農業機器』（第一部）；一八九六年『財政新聞』；第五一期。和一八九七年第二一期；V. 拉斯波底論文，在前面業已引證過。只有最後一文，才根據政治經濟的見解提出了問題，其他都是農業專家所作的。

前，農業機器的入口是無稅的，但在這一年則開始徵收進口稅（每普特徵收五〇金戈比）了。高度的關稅，使機器底入口大大減少，而國內的生產，因受這個時期所開始的農業恐慌底影響，則發展得很慢。最後，很明顯的，從一八九〇年代初起，開始了第四個時期，那時，農業機器底入口又增加起來，而國內的生產亦特別迅速地增長起來。

茲引一點統計資料，來說明上述各點。在上述各時期中，農業機器平均每年入口的數額如下：

時 期	以千普特計	以千盧布計
1860—1872年.....	259.4	767.9
1873—1876年.....	556.3	2,283.9
1877—1881年.....	629.5	3,593.7
1881—1884年.....	961.6	6,318
1885—1888年.....	379.5	2,032
1889—1892年.....	599.2	2,596
1893—1896年.....	334.8	4,363

可惜，關於俄國農業機器與農具底生產，沒有這樣完備而精確的統計。我國工廠統計底令人不滿意，一般機器製造與農業機器製造底混淆，關於區別農業機器『工廠』生產與『家庭手工業』生產之任何堅決規定的規則之缺乏，所有這些，使得我們不能對於俄國農業機器生產的發展，得到一幅清晰的圖畫。將上面所說的那些材料，總括起來，我們便可對俄國農業機器生產的發展，得到這樣的一幅圖畫：

農業機器和農具底生產，入口及消費（以千盧布計）

年代	波蘭 王國	波羅 的海 三省	南部四大 草原省： 耶林諾， 卡切夫， 斯塔夫 羅波爾	歐俄其 他各省	歐俄及 波蘭五 省中共 計	農業機 器入口	農業機 器應用
1876	646	415	23)	955	2,329	1,623	3,057
1879	1,066	433	557	1,752	3,530	4,000	7,830
1890	498	217	2,360	1,971	5,046	2,519	7,565
1894	381	314	6,153	2,567	9,445	5,194	14,939

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原始農具被改良農具所排擠的過程（因而也是原始經濟形式被資本主義所排擠的過程）是如何有力地表現出來了。在十八年當中，農業機器的使用增加了三倍半還多，而這種增加，主要地是由於國內生產的增長而來的，國內生產竟增加了四倍。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農業機器工業底主要中心，由威斯杜拉河和波羅的海沿岸各省之移到南俄大草原各省份。在七十年代，俄國農業資本主義底主要中心是西部邊疆各省，但是在九十年代當中，在純粹俄羅斯的各省★造成了更加

★ 爲了判斷在近幾年來事情如何變化，我們再從『俄國年鑑』（一九〇六年聖彼得堡，中央統計委員會出版）中引一些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的統計。根據這些統計數字，帝國農業機器的生產，爲一三、〇五八、〇〇〇盧布；一九〇二年底入口爲一五、二四〇、〇〇〇盧布；一九〇三年爲二〇、六一五、〇〇〇盧布。』（第二版脚註）

顯著的農業資本主義區域。

對於我們剛才所引的數字，必須加以補充的，即這些資料雖然還是根據官方關於這問題的報告（據我們所知道的，這是唯一的報告），但是它們並不完備，而各年並不符合一致。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的統計，是特爲一八八二年展覽會所蒐集的，故特別完備，它們不僅包括着『工廠』出產的農業機器與農具，並且還包括有『手工業』的出產；根據這個統計，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在歐俄，連波蘭王國在內，平均每年成立三四〇所製造農業機器和農具的工廠，但據一八七九年『工廠』統計資料，歐俄沒有超過六六所（根據一八九七年奧爾洛夫『工廠作坊表』所算的）。這些數目字的如此巨大的差別，可用下面事實來說明的，即三四〇個工廠中，曾將三分之一（一〇〇家）的有蒸汽發動機的這種工廠以及一半較多（一九六家）手工作坊也算在以內，三四〇家工廠中，二三六家沒有鑄鐵爐，是在外面鑄鐵的（見『歷史統計評論』）。但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四年的數目字，則是從『俄國工廠工業報告一覽』（工商部出版）引來的。

這些數字，甚至沒有把農業機器和農具底『工廠』生產統統包括在內；比如根據『一覽』，一八九〇年歐俄有

★ 在一八九七年『財政新聞』No. 二一期上，曾將一八八一一九四年的這些資料，作一比較，但沒有確切指出數字的出處。

一四九家從事這種生產的工廠，但奧爾洛夫底一覽表，則說生產農業機器與農具的工廠，有一六三家以上。根據上述的第一種資料，一八九四年這種工廠在歐俄有一六四家（『財政新聞』，一八九七年 No. 二一，第五四四頁），但根據『工廠與作坊底調查』，生產農業機器與農具的工廠，在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為一七三家。至於小規模的『家庭手工業』的農業機器與農具生產，這些數目字更沒有包括在內了★。無疑義地，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四年的數字，比現實上所有的要少得多；專家們的意見也證

★ 製造及修理農具的工場，其數目在一八六四年，共計為六四家；在一八七一年為一一二家；在一八七三年為二〇三家；在一八七九年為三四〇家；在一八八五年為四三五家；在一八九二年為四〇〇家；在一八九五年約為四〇〇家（見『俄國的農業與林業』第三五八頁及『財政新聞』一八九六年 No. 五一期）。但據『一覽』所載，這種工場，在一八八八年——九四年，只有一五七至二一七家（在七年之中，每年平均為一八三家）。再引一個例子，來證明農業機器『工廠』生產與『手工業』生產底相互關係。一八九四年在柏爾姆省，只有四所『工廠』，生產總額值二八、〇〇〇盧布，但根據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調查，則有九四所『手工業』作坊，生產總額值五〇、〇〇〇盧布，並且，比如，凡有六個工資勞動者而生產量在八、〇〇〇盧布以上的這種工場，都包括在『家庭手工業作坊』以內（『柏爾姆省家庭手工業概況』，一八九六年柏爾姆省出版）。

實了這一點，據他們的估計，在一八九〇年代初，俄國所生產的農業機器和農具，約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農業與林業』第三五九頁），而在一八九五年所生產的，則約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八九六年『財政新聞』N〇、五一）。

關於俄國所製造的農業機器及農具之種類與數量，再舉一些比較詳細的統計。據統計，在一八七六年所生產的農具為二五、八三五件；在一八七七年為二九、五九〇件；在一八七八年為三五、二二六件；在一八七九年為四七、八九二件農業機器及農具。在現在，超過了這些數字多少呢，這由下面的統計數中可以推知出來：在一八七九年所造的犁約為一四、五〇〇隻，而在一八九四年則為七五、五〇〇件（『財政新聞』，一八九七年NO.二一）。

『五年之前，關於設法在農民經營中推廣犁的問題，還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它本身已經解決了。現在，購買犁的事，對於一個農民已經不是一件稀奇的事，而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了，現在農民每年所買的犁，總以數千計了。』★

俄國所用的大批原始農具，還仍然爲生產及推銷鐵犁底一個廣寬的場所★。應用鐵犁方面底進步，甚至提出

★ 見『俄國手工業底報告及調查』，『國產部』出版，第一卷第二〇二頁，一八九二年聖彼得堡版。農民所製造的犁，同時日漸爲工廠所製的犁所排擠了。

了應用電力的問題。據『商工日報』（一九〇二年 NO. 六）底消息，在第二次電業大會上，『V·A·列夫斯基底報告；「電力在農業中」一文曾引起了聽衆很大的興趣。』列氏用許多醒目的圖表來說明德國利用電犁耕種土地的事，並從他根據南方某省一個地主請他與其莊園所編製的設計與預算中舉了一些關於用這種方法耕種土地的數字資料。根據他的設計，每年預定種四五〇俄畝土地，其中一部份，一年耕耘兩次，犁地深度由九英吋至十英吋；土壤純爲黑土壤。除犁以外，該設計中又建議其它田野工作採用機器以及打穀機和磨粉機，後者二十五匹馬力每年可做工兩千小時。六俄里莊園完全裝置五〇公釐厚的空中電綫，據他估計，共需四一、〇〇〇盧布。每耕一俄畝土地，在裝置水車時計需七·四盧布，不裝置水車時，則需八·七盧布。如此，根據地方上的勞動、耕牛等價格，在電汽裝置之下，在有水車時，可節省一、〇一三盧布，而在第二種情形之下，在沒有水車而電力使用最少時，可節省九六六盧布。

在製造打穀機及簸穀機方面，還沒有發現這樣急劇的轉變，因爲這些機器底生產比較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年

★ 見『俄國底農業及林業』第三六〇頁。

★★ 在一八七九年，約生產打穀機四、五〇〇架，而在一八九四——九五則爲三、五〇〇架。不過後一數字，並未將手工業的產額計算在內。

固地確立起來了，甚至形成了生產這些機器的特殊的『手工業』中心——梁桑省沙波紹克及其附近鄉村，農民資產階級底地方代表者，在這些生意上賺了很多的錢（見『報告與調查』第一卷第二〇八——一〇頁）。發展特別迅速的，是割禾機底生產。在一八七九年一年，這種機器的生產每年約為七八〇架；在一八九三年一年，每年賣出去的這種機器，為七、〇〇〇至八、〇〇〇架。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約為二七、〇〇〇架。譬如，在一八九五年，塔甫里達省柏爾將斯克城，格利也夫斯廠——『曾是歐洲這種生產底最大的工廠』（『財政新聞』，一八九六年NO. 五一，即『割禾機生產』專號）——生產了四、四六四架割禾機。在塔甫里達省底農民中間，割禾機的使用極為普遍，以致甚至造成了一種專業，即用機器專為別人割禾★。

★ 譬如在一八九三年，『法爾斯·佛茵（他有二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底烏斯屏斯克莊園，曾集合了七〇〇架農民機器，給人服務，其中一半空手走了，因為被雇的共只有三五〇架而已。』（見沙克哈夫斯基：『農業雜村業』第一六一頁、一八九六年莫斯科出版）。不過在其他草原省份，特別是外伏爾加區，割禾機底使用，還很薄弱。但是近幾年來，這些省份，也力謀趕上新俄羅斯。例如經蘇司拉、烏雅司莫鐵路所運載的農業機器、蒸汽機和零件，在一八九〇年為七五、〇〇〇普特；在一八九一年為六二、〇〇〇普特；在一八九二年為八八、〇〇〇普特；在一八九三年為一二、〇〇〇普特；而在一八九四年為二一二、〇〇〇普特。這就是說，只有五年的光景，運載量竟增加了三倍。經烏霍洛窩車站運出的當地

關於其它不甚普遍的農具，也有類似的統計。譬如，散撒播種機吧。現在就有幾十個工廠來製造；比較精製的按列播種機，在一八九三年，還只是由兩個工廠來製造（『農業與林業』三六〇頁），但現在已有七個工廠製造了（『生產力』，第一部，第五一頁），其出品在南俄銷售的特別廣泛。機器的應用，包攬了農業底各部門，及個別生產底生產底一切活動；專門的評論中曾指出了鋤穀機、選種機、淨穀機、壓草機、梳麻機等等底通行。普司考夫省地方自治會管理局所出版的『一八九八年農業報告附錄』（『北方快報』一八九九年NO·三二）也指出機器的通

所造農業機器，在一八九三年，約三〇、〇〇〇普特；在一八九四年約爲八二、〇〇〇普特；但是到一八九二年那年，該站運出的農業機器，其總量一年尙不到一〇、〇〇〇普特。『從烏霍洛窩車站運出的，主要的是卡尼諾村，斯米考窩鄉所製以及一部份在魯阿桑省沙波下縣城所製造的打穀機。卡尼諾村，有那爾馬考夫、卡列夫和高里考夫三家熔鐵廠，專製造農業機器的零件。機器是在上述的兩個村莊（卡尼諾和斯米考窩）最後做成並裝置的，這些村莊上的居民，幾乎都是在這些工廠作工的。』（見『一八九四年蘇利拉—烏雅司莫鐵路營業底概況』第四卷，六二—六三頁，一八九六年卡魯加出版）這個例子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就是近幾年來即與價低落數年間生產巨大增長的事實，第二，就是『工廠』生產與所謂『手工業』生產聯繫底事實。後者恰恰是工廠底『門市部』。

用，特別是因麻底生產由家內使用而轉變為商業的生產以後梳麻機的通用。鐵犁的數目亦在增加着。關於農民離村對農業機器數目增多及對工資增高底影響，也有記載。在斯塔甫洛波爾省(NO·三三)，因為該省外來移民增加的結果，農業機器底使用，大為增加。在一八八二年，這種機器計算起來，共計有九〇八架；在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平均每年有二九、二七五架；在一八九四——一八九六年，平均每年有五、八七四架；在一八九五年，約計有六、〇〇〇架農具和機器。

機器應用之日增，自然，要引起對發動機底需要：與蒸汽機並行，煤油發動機『近年來在我們的農場中也開始猛烈地通行起來了』，（見『生產力』第一部份第五六頁）雖然第一架這種機器，只是七年前，才在外國出現，但是俄國現在已有七個工廠在製造它了。在七十年代，赫爾遜省農業蒸汽機，只有一三四架（見『俄羅斯帝國蒸汽機統計材料』，一八八二年聖彼得堡出版），但在一八八一年已有五〇〇架（『歷史統計評論』第二卷論農具一節）了。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該省三縣中（共有六縣）曾有蒸汽打穀機四三五架。『現在』（一八九五年）『這種機器至少要多兩倍了』（見節加考夫：『赫爾遜省農業工人及其衛生監督組織』第七一頁，一八九六年赫爾遜出版）。『財政新聞』（一八九七年 NO·二一）說，在赫爾遜省，蒸汽打穀機『共計約有一、一五〇架；在庫班區，蒸汽打穀機也大概在這個數目左右，……近來，蒸汽

打穀機底購買，已具有工業的性質了……。有時價值五千盧布的一架打穀機和蒸汽機，企業主於兩三年豐收中，即將價錢收回，立即再購買一架這種價錢的新機器。因此，在庫班區底小小農場上，往往可以遇到五架甚至十架這樣的機器。在這裏它們成了每一個興旺的農戶底必要的財富了。『一般地說，在俄國南部，現在用於農業目的的蒸汽機在一萬架以上。』（『生產力』第九部份，一五一頁）★

要是我們回憶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八年，全歐俄計算起來，農業中使用的蒸汽機只有一、三五一架，在一九〇一年，根據不甚完全的報告（『一九〇三年工廠監督員報告摘要』），已有一二、〇九一架，在一九〇二年已

★ 可參看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九日『俄羅斯新聞』（第一六七期）『塔甫里達省柏列考普縣通訊』。『由於割禾機、馬拖的蒸汽打穀機在我們農民中的廣泛通用，農作等事也在飛速地進步着。舊式用連枷打穀的方法已經成爲過去的了……克里米亞的農民，每年都在增加着耕地面積，因之就使我們不得不借用改良的農具及機器。用連枷打穀，每日打穀至多不過一五〇——二〇〇普特；而一架十匹馬力的蒸汽打穀機，每天可打二、〇〇〇普特至二、五〇〇普特；一架馬拉的打穀機，每天可打七〇〇普特至八〇〇普特。所以，農具、割禾機底需要，年年在迅速增加着，以致農具工廠存貨枯竭，無法滿足農民底要求如像本年所有者。』糧價底跌落，應認爲通用改良農具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爲糧價底跌落，要迫使農民設法減低生產價值的。

有一四、六〇九架，在一九〇三年已有一六、〇二一架，在一九〇四年已有一七、二八七架農業蒸汽機，那麼，在最近二三十年內，資本在俄國農業中曾起了如何巨大的革命，就可想而知了。地方自治會對於這種過程底加速曾有很大的功績。在一八九七年初，『一省和二〇三縣的地方自治會管理局』，都附設有農業機器及農具商店，『流動資本總共約有一百萬盧布左右。』（見『財政新聞』，一八九七年NO・二一）在波爾塔瓦省，地方自治會農業機器商店底營業總額，在一八九〇年爲二二、六〇〇盧布，到一八九二年已達九四、九〇〇盧布，而在一八九五年更達二一〇、一〇〇盧布。在六年之中，賣出去的犁有一二、六〇〇隻，簸穀機與選種機有五〇〇架，割禾機有三〇〇架，馬拖打穀機有二〇〇架。『地方自治會商店底主要顧客，是哥薩克人與農民；出賣的犁與馬拖打穀機總數百分之七〇是由他們買去了。播種機及割禾機的購買者，主要是土地佔有者，而且是有一〇〇俄畝土地以上的大地主。』（『財政新聞』一八九七年NO・四）

根據一八九五年耶卡切林諾斯洛夫省地方自治會管理局底報告，該省改良農具底通用，非常迅速地普遍起來了。譬如，上德涅波爾縣計有：

	一八九四年	一八九五年
犁（深耕及淺耕的）		
地主所有者.....	5,222	6,762
農民所有者.....	27,271	30,112
馬拖打穀機		
地主所有者.....	131	290
農民所有者.....	671	893

（『財政新聞』一八九七年第六期）

根據莫斯科省地方自治會管理局底資料，該省農民在一八九五年計有四一、二一〇隻鐵犁，農戶總數百分之二二・二都有此種鐵犁（『財政新聞』，一八九六年 NO・三一）。在特威爾省，根據一八九六年獨特的調查報告，共有五一、二六六隻鐵犁，計佔全體農戶百分之一六・五。在特威爾縣，一八九〇年只有二九〇隻鐵犁，但在一八九六年便有五、五八一隻鐵犁了（『特威爾省統計彙報』，第八卷，第二部份，第九一——九四頁）。由此便可判斷，農民資產階級經營底鞏固與改良，是在怎樣迅速地進行着。

（八） 機器在農業中的意義

我們既確定農業機器製造業及改革後俄國農業中機器使用底非常迅速的發展，是一個事實；那麼我們現在就需要研究一下關於這一現象底社會經濟意義的問題。由上面關於農民及地主的農業經營所闡釋的當中，可以得出下面

幾個命題：一方面，正是資本主義乃是引起和擴大農業中機器應用的因素；在另一方面，機器在農業中的應用，則帶着資本主義的性質，即是說，它一定走向資本主義關係底形成和這些關係的進一步的發展。

現在我們來討論第一個命題。我們已經看到，工役經營制及與他密切聯繫的家長農民經營，就其本質來說，是以墨守成規的技術、保存古老的生產方法為基礎的。在這種經濟制度底內在結構中，是沒有任何革新技術底刺激的；反之，經濟底閉關自守性和獨立性，附庸農民底貧困及卑下，排除了實行改進底可能性。尤其我們要指出的，即工役制經營中底勞動報酬，要比在應用自由僱傭勞動之下低得多（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了）；誰都知道，低下的工資，乃是採用機器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而且在現實上，許多事實告訴我們，朝向革新農業技術的廣泛運動，只是在改革後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發展底時期才開始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競爭與農民底依賴於世界市場，都使技術底革新成為必要的了，糧價的跌落，更其加劇了這種必要★。

★ 『在最近兩年來，因受糧食價格跌落及盡力設法減少農業工作必要的影響，割禾機……迅速而廣泛地應用起來，以致貨棧都不能按時滿足一切要求了。』（上引節蘇考夫一書底第七一頁）。目前的農業恐慌，乃是資本主義的恐慌。像一切資本主義恐慌一樣，它使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個農業部門

爲了說明第二個命題，我們應當特別來考察一下地主及農民的經營。當地主採用機器或改良過的農具時，他是用自己的農具，來代替（先前替他作工的）農民底農具；因而，他便由工役制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度了。農業機器底普遍使用，表示工役制底爲資本主義所排斥。當然，比如，拿在割禾機和打穀機等之下作日工形式的工役制，作爲租讓土地的條件是有可能的，但是，這已是第二種工役制，把農民變爲日工的工役制了。因而，這種『例外』，只是證實了這樣的一般通例，即私有經營底設備改良農具，表示被奴役的（用民粹派的術語說：所謂『獨立的』）農民之變爲工資勞動者，——正如把工作分給在家中做的收集商，購買舊有的生產工具，表示被奴役的『手工業者』之變爲工資勞動者一樣。地主經營之設置自有農具，不可免地要以工役制爲謀生手段的中農爲之破壞。我們已經看到，工役制正是中農的一種專門的『職業』，因之，中農底農具，不僅是農民經營的一個組成部份，而且是地主經營底一個組成部份★。所以，農業機器與改良農具底

底農民及地主破產了，但同時它却又給別一地方，別一國家，別一農業部門底資本主義發展，給了一個巨大的推動。不懂得現代恐慌底這種基本特徵和它的經濟本性，乃是N. on、卡布魯考夫等先生對這個問題底推論之主要錯誤。

★ V. Y. 先生以下面這種卓絕的語調來說明這種真理（中農的存在，大半以地主工役經營制底存在爲條件的）：『佔有

普遍應用，以及中農的被剝奪，乃是一個彼此不可分離的現象。至於改良農具在農民中底普遍應用，有着同樣的意義一點，詳見前章的解釋，這裏不需再說明了。機器在農業中有系統的應用，是在不可挽回地排斥着家長制的『中農』，正如同蒸汽紡織排斥家庭手工業手工紡織機一樣。

機器在農業中應用的結果，除證實了上面所述的一切外，而且表明了資本主義進步底一切典型的特徵及其一切所固有的矛盾。機器大大地增加了農業中底勞動生產率，而在這個時代以前，農業差不多是置在社會發展行程以外的。所以，單是俄國農業中機器應用日益增加的事實，就足夠證明N. on先生關於俄國糧食生產『絕對停滯』（見『概論』第三二頁），甚至關於農業勞動『生產率減低』論斷之毫無根據了。我們在後邊還要來論論這個論斷的，這個論斷是與一般既成事實相矛盾的，而N. on先生爲了使前資本主義的秩序理想化，是需要作這樣的論斷的。

其次，機器走向了生產底聚積與資本主義合作社的應用於農業，機器底應用，一方面要有大量的資本，因而只

者可說是共同担負維持他的（農民）農具底費用的』。沙寧先生對這個問題說得好：『這是說，不是工人爲土地佔有者工作，而是土地佔有者爲工人工作。』（見A. Sanjn；『關於國民生產理論的幾點管見』，庫爾維赤：『俄國農村經濟狀況』俄譯本附錄，第四七頁，一八九六年莫斯科出版。）

有大經營才能辦到；而在另一方面，機器的應用，只有在大宗製成品之下，才有價值的；因之，生產的擴大，在採用機器之下成爲必要的了。所以，割禾機、蒸汽打穀機等底流行，便指出了農業生產底聚積，——我們在後面的確也可以看到，凡採用機器特別普遍的（新俄羅斯）俄國農業區域，也以經營底規模宏大著稱。不過我們要注意的，即若以爲農業的聚積，只是採取擴張耕地面積的形式，那就錯了（如N.-on先生便是這樣作的）；事實上，農業生產的聚積，採取種種不同的形式，依商業農業的形式而定（見下一章）。生產的聚積，是與經營中工人底廣泛合作不可分離的聯繫着的。在前面我們曾經舉了大地產底例子，此種大地產，同時往往就是使用幾百架割禾機來收穫糧食的。

『用四匹至八匹馬拖的打穀機，要有工人一四人至二三人，或者還要多些，其中半數爲婦女及兒童即半工人……一切農場上所應用的八至十匹馬力的蒸汽打穀機，同時要有五〇——七〇個工人，在這些工人中，有一多半是半工人，十二歲至十七歲的男女孩子。』（赫爾遜省）（節譯考夫同書第九三頁）

上述的著作很正確地指出，同時用五〇〇至一、〇〇〇個工人的大農場，可以與工廠相媲美了（第一五一頁）
★ 因此，當我們民粹派說『農村公社』很『便於』在農

★ 可參閱下章第二節。在這一節中，關於俄國區域中資本主義農場底規模，引有很詳細的統計。

業中推行合作時，生活已在依着次序前進着，資本主義自把農村公社分爲兩個利益彼此相反的經濟集團以後，則創造了以工資勞動者廣泛合作爲基礎的大農場。

由上面可以明白地看出，機器爲資本主義創造了國內市場：第一，生產手段底市場（機器工業及礦業等等生產品底市場）；第二，勞動力底市場。我們已經知道，機器底採用，使自由僱傭勞動代替了工役制，而創造了僱傭農的農民經營。農業機器底大批的採用，首先以大批農業工資勞動者底存在爲前提。在農業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區域裏，這個採用工資勞動底過程與機器底採用並行，跟別一個過程，即工資勞動者被機器所排擠交錯在一起。一方面，農民資產階級的形式，及土地佔有者底由工役制變爲資本主義，造成了工資勞動者底需要；但在另外一方面，凡經營早已以工資勞動爲基礎的地方，機器又排擠了工資勞動者。這裏還沒有精確而大量的統計數字可以說明這兩種過程在全俄國的一般結果是怎樣，亦即農業僱傭工人底數量是在增加着或是在減少着。但是毫無疑義的，今天以前，這個數量曾是增加了（見下一節）。我們預料它到現在還是在繼續地增加着★：第一，關於在農業中機器排斥僱傭工人的統計，只有新俄羅斯省有，在其他資本主義的

★ 用不着多說，在一個有大批農民的國家裏，農業僱傭工人數底絕對增加，不僅與農村人口底相對減少相一致，並且與它底絕對減少，也相一致的。

農業區域（波羅的海沿岸，西部邊疆，東部邊疆及幾個工業省份），這種過程還沒有廣大地確認起來。這些地方還仍然有工役制佔優勢的巨大區域，在這種區域裏，機器的採用，造成了對僱傭工人底需要。第二，農業深耕方面的增加（比方地下莖的種植），大大地增加了對僱傭勞動底需要（見第四章）。當然，農業僱傭工人絕對數量之減少（與工業的相反），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上，即當全國農業完全資本主義式地組織起來，而機器底應用對農業各種業務成爲一種普遍現象的時候，一定要到來的。

至於說到新俄羅斯，當地考察家們都確認了此地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之普遍結果。機器正在排擠着工資勞動者，而在農業中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工人後備軍。

『在赫爾遜省，人手的神話價格時代已經過去了。由於……農具底迅速普及……』（及其它原因），『人手的價格也有系統地在減低着。』（圈點是著者自己加的）『……農具底分配，使大經營不依賴於工人★，同時，也減少

★ 波納馬列夫 (Ponaznarev) 先生對這一個問題的意見如下：『機器調劑了收穫的價格，同時大概又能使工人守紀律起來。』（見『農業及林業』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引自『財政新報』，一八九六年第一四期）。你們一定會記得，『資本主義工廠的 pindar』——安得列也夫·尤爾，是怎樣的歡迎在工人中間創造『秩序』與『紀律』的機器的（見馬克思『資本論』），俄國底農業資本主義，不僅順利地創造了『農業工廠』，並且他創造了這種工廠的『Pindar』。

了對於人手底需要，因此它使工人處於困難的境地。』（節蘇考夫，同書第六六一—七一頁）

另外一個地方自治會的衛生醫官古德魯阿夫柴夫先生，在其『塔甫里達省卡霍夫加地方尼古拉集市底外來農業工人及一八九五年對我們的衛生事宜（一八九六年赫爾遜省出版）』一著中，也指出了同樣的事實。

『人手底價格……還是在繼續跌落着，外來工人，大多找不到工作，而得不到一點工錢，就是說創造了經濟科學上所稱的工人後備軍——人工的過剩人口。』（第六一頁）

由這種工人後備軍所引起底勞動價格底低落，有時達到這種地步，即『許多農民雖有自己的機器，但寧肯（於一八九五年）利用手工收穫。』（同書第六六頁，轉引自『赫爾遜省地方自治會的報告』，一八九五年八月出版），這個事實，比任何議論都更明顯更確切地表明了資本主義應用機器所固有的矛盾，是怎樣的深刻！

機器應用底另外一個結果，是女工及童工僱傭底增加。業已形成的資本主義農業，一般地造成了某種工人的等級制，這種等級制，頗像工廠工人等級。譬如，在南俄大經營中就把工人分為以下幾個類型：（A）全工人，可以担任一切工作的成年男工；（B）半工人，二十歲以下的男女都屬於此類；而半工人又分為下列兩種：（甲）一二——一三歲到一五——一六歲者，即狹義的半工人；（乙）由於一六歲至二十歲力壯的工人，『用經濟術語說

即四分之三的工人』★，除割禾以外，可担任完全工人底一切工作。最後爲（丙）力弱的半工，即最低不過八歲，最高不過一四歲的兒童，其工作爲放豬、牧牛、拔草及耕地時牽馬。他們作工往往是爲了吃飯穿衣的。農具底採用『使完全工人歸於無用』，得以更低廉的女工及童工來代替完全工人。關於外來工人底統計資料證實了男工底爲女工所排擠：一八九〇年卡霍夫加和赫爾遜城所登記的女工，佔全體工人底百分之一二·七；一八九四年，在全省佔百分之一八·二（總數五六、四六四人中底一〇、二三九）；一八九五年，佔百分之二五·六（總數四八、七五三人中底一三、四七四）。在一八九三年童工佔百分之〇·七（由十歲至十四歲的）；在一八九五年佔百分之一·六九（由七歲至十四歲的）。在赫爾遜省耶里沙維特格勒縣，童工爲百分之一〇·六（同書）。

機器增加了工人勞動底強度。譬如最普遍的一種割禾機（用手搖的），便得了一種特別的名稱叫做『頭痛機』，因爲用這種機器作工，要求工人要非常緊張，工人自己代替了搖動機關（見『生產力』第一卷第五二頁）。同樣在打穀機之下，勞動強度也增加了。在這裏，資本主義式地所使用的機器（到處都是如此），則造成了延長工作日底巨大刺激。從前所未曾見到過的一種夜工，在農業中也出現了。『在豐收之年……』『某一些大經營和許多

★ 節蘇考夫同書，第七二頁。

農民的經營，甚至點着人造燈——火把——來做夜工。』（節蘇考夫同書第一二六頁）最後，機器底有系統的應用，引起了農業工人傷害底流行；自然，青工及女工在機器之下作工，也引起了許多受傷事件。譬如在農忙時，赫爾遜省地方自治會的醫院和醫室充滿了『幾乎都是受傷的病人，它們竟成了大批農業工人中經常落伍者底戰地醫院，農業機器和農具底無情的破壞活動的犧牲者底戰地醫院。』（同書第一二六頁）關於農業機器所造成的傷害，已有了專門的醫學著作了。有人提議關於農業機器的採用，應製定強制的章程來管理（同書）。農業中底大規模機器生產，同在工業中一樣，必然地要提出社會監督及調整生產底的要求。關於這種監督的企圖，以後我們還要講的。

末了，我們關於民粹派對農業中使用機器問題的非常不澈底的態度說一說。承認使用機器底益處和進步性，擁護發展和促進此種採用一切手段，而同時却抹殺機器在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式地使用的事實，這是說墜到了大小地主底觀點上去了。而我們的民粹派正是抹殺農業機器和農具使用資本主義性質，甚至也不打算分析那一種農民經營和地主經營是在應用機器。V.V.先生氣忿地把切爾納也夫先生叫做『資本主義技術的代表』（『進步的潮流』第二部份）。也許人們要以機器在俄國資本主義式的使用一點來責備切爾納也夫或農業部底其他官吏們吧！不管N.-on先生『不離開事實』（『概論』第十四章）的吹牛的諾言，然而他却迴避了正是資本主義才發展了我國農業中使

用機器的事實，甚至他虛構了一種歪曲的理論謂交換減低了農業中底勞動生產率（第七四頁）。這種對事實毫不加分析的理論，是不值得加以批評的，而且也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只引舉N.-on先生議論中底一個小小的例子就夠了：

『如果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增加兩倍，那麼，一斛小麥的價格，現在不是十二盧布，而是六十個盧布了，我們所要說的，盡止於此。』（第二三四頁）最尊貴的經濟學家先生，事情絕不止於此。『在我國』，像在任何商品經濟社會裏一樣，就是個別的僱主才設法提高技術，其餘的不過逐漸模倣而已。『在我國』，只有小鄉村企業家才能提高技術，『在我國』，大大小小鄉村企業底這一進步是與農民底破產及鄉村無產階級底形成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要是鄉村企業家底經營中所提高的技術成爲社會必要的話（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價格才會跌落一半），那麼這就表示差不多整個農人跌落在資本家手中；表示成千成萬的農民底完全的無產階級化；表示非農業人口底巨大增長和工廠底增多（爲了把我國農業中底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倍，則需要機械工業、礦業、蒸汽運輸事業有巨大的發展，需要建築大量新式農場建築物、倉庫、堆棧、運河等等）。在這裏，N.-on先生又重複了他言論中所常犯的一個小小錯誤：他跳過了在資本主義發展下所必要的幾個連續步驟；跳過了與資本主義發展必然相伴的社會經濟革新底複雜合成物，然後却大哭資本主義

『劇烈變化』底危險。

(九) 農業中底僱傭勞動

現在我們來討論農業資本主義底主要表現——自由僱傭勞動的僱用。改革後的經濟底這種特徵，在歐俄東西兩區，表現的最為厲害，它表現在農業僱傭工人底大量的移動上面，這種移動即是衆所周知的『農民離村』。根據這個理由，我們首先引證一些關於俄國資本主義底這種主要區域的資料，然後再來研究關於全俄的統計。

關於我國農民出外找尋僱傭工作的巨大移動，在我國的著述中早已指出過了。佛列洛夫斯基（見『俄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八六九年聖彼得堡出版）即已指出了這種移動，他會想規定這種移動在各省中普遍到什麼程度。在一八七五年，查斯拉夫斯基對於『農業離村謀生』會做過一個鳥瞰（『政治知識論叢』第二卷），並指出它的真實的意義（『形成了……一種半流浪的人口之類……一種未來的僱農之類』）。在一八八七年，拉斯波平先生將地方自治會關於這種現象的統計資料作一總結，把他們不是看做一般農民底『出外謀生』，而看做農業中僱傭工人階級形成底一個過程。在九十年代，S. 考洛林考、魯特涅夫、節蘇考夫、古德魯阿夫柴夫和沙克尼夫斯基諸家底著作問世了，因此，這種現象被研究得比較充實了。

農業工資勞動者移入底主要區域與比沙拉比亞、克薩

爾遜、塔甫里達、那卡節林諾拉夫、頓河、沙馬拉、沙拉託夫（南部）和奧連堡諾省。我們只限於歐俄，但是必須指出的，即這種運動底範圍，日益廣泛（特別是在最近），而捲入了北高加索和烏拉爾等地。關於這個區域內資本主義農業（商業糧食區域）的統計，我們將在下一章中來討論；同時，我們在那裏還要指出農業工人移入的其他地方。農業工人移出底主要區域，為中部黑土帶諸省：即『卡贊、辛比爾斯克、拍沙塔姆波夫、梁桑、圖拉、奧勒爾、庫爾斯克、涅洛尼什、哈爾考夫、波爾塔互、切爾尼高夫、基也夫、波道斯克與涅魯尼亞等省』★。這樣，工人的移動，是由人口最稠密的區域，移到人口最少的區域，殖民化的區域；即農奴制最發展的地方，移入農奴制最薄弱的地方★★，亦即由工役制最發展的地方，移入工役制發展薄弱而資本主義發展最高的地方。因而，工人都離開『半自由』的勞動，而投奔自由勞動了。如果以為這種投奔，僅限於由人口最稠密的區域移到人口稀少的區域，那就錯了。對工人移動的研究（S. 考洛林考先生，同書）曾指出了一個奇特而主要的現象，即許多地方工人雖經大量

★ 在第八章中在考察俄國傭傭工人移動的整個過程時，我們還要詳細地敘述各地農民離村底性質和方向的。

★★ 查斯拉夫斯基即已指出，在工人移入底地方，農奴佔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五，而在工人移出的地方，則農奴佔百分之四〇至百分之六〇。

移出，以致這些地方缺少工人，要用別個地方移來的工人來補充了。這是說，工人底離村，不僅表現了人口平均地分配於某一區域之傾向，並且表現了工人投奔生活較好的地方之傾向。假使我們回想一下，在移出的區域——工役制區域，——鄉村工人的工資非常低下，而移入的區域，即資本主義底區域，則工資無比高的話★，那麼我們就充分地明瞭這種傾向了。

至於說到『農民離村』底規模，僅有上面所述的S. 考洛林考的著作，才有關於這點的一般統計資料。S. 考洛林考計算全俄底過剩工人（與地方對工人底要求比較）為六、三六〇、〇〇〇人，連上述農民離村底十五省二、一三七、〇〇〇人在內，而在移入的八個省份中，他計算缺乏二、一七三、〇〇〇人。雖然S. 考洛林考先生底計算方法，不能令人滿意，但是他的一般結論（正如我們在後邊要常常看到的一樣），可說是大致正確的，他所估計的流浪工人底數目，不但沒有誇張，甚至還落後於現實的。無疑義地，移到南方來的這兩百萬工人當中，有一部份是非農業工人。但是沙霍夫斯基先生却隨便武斷地說（同書），其中一半為工業工人。第一，我們從一切材料中知道，工人底移入這個區域，主要地是農業工人；而第二，農業工人不僅是來自上述各省。沙霍夫斯基先生自己也給了一個數

★ 見第八章第四節十年來的數字表；勞動力底國內市場底形成。

字，證實了 S. 考洛林考先生底估計。他說，在黑土帶十一省中（包括在上邊所說的農業工人移出區域以內），於一八九一年發出的護照和證明書曾有二、〇〇〇、七〇三張（同書第二四頁），但根據 S. 考洛林考先生底計算，這幾省所放行的工人，却只有一、七四五、九一三人。因而，S. 考洛林考先生底數字決不誇大，很明白地，俄國流浪的農業工人，其總數一定在二百萬以上★。拋棄其家室與分與地（有家室與分與地者）的這樣的一批『農民』。十二分明顯地證明了小農變為鄉村無產階級底巨大過程；證明了日益發展的農業資本主義對僱傭勞動底浩大

★ 另外還有一個檢查 S. 考洛林考先生底數目字的方法。我們由上邊所引證過的節蘇考夫及左德魯阿夫柴夫底著作中知道，在其出外『謀生』而部份地乘火車的鄉村工人數目約為全體工人十分之一（把上述兩位著者的數目字合在一起，便可得出訊聞過的七二、六三五人中，只有七、八二七人只乘了一段路的火車）。但一八九一年，經我們所研究的這一方面底三大鐵路幹綫所載用的工人總數，根據沙登夫斯基先生底材料（同書第七一頁，根據鐵路報告），不超過二〇〇、〇〇〇（一七〇、〇〇〇至一八九、〇〇〇）。因而，到南方找尋工作的工人，總數大約為兩百萬。順便說一句，乘火車的鄉村工人底微少，證明了 N-on 先生的意見之錯誤，他說我們鐵道客運底基本旅客是農業工人。N-on 先生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非農業工人其工資較高，所以他們大多乘火車，而且這些工人（如建築工人、掘土工人、碼頭工人）底離村時間則為春夏兩季。

需要。

現在要問，歐俄鄉村僱傭工人連流浪的及定居的一併計算在內，究竟有多少呢？據我們所知道而唯一想解答這個問題的，是魯德尼也夫先生所著的『歐俄農民底藝業』（『沙拉托夫地方自治會彙報』，一八九四年第六期及第七一期）一文。這篇非常有價值的文章，對於歐俄十九省一四八縣地方自治會的統計資料，做了一個總結。在五、一二九、八六三個男工當中（由一八歲至六〇歲），找到『藝業』的人爲二、七九八、一二二人，即是說佔全體農民勞動者底百分之五五★。著者列入於『農業藝業』中的人，只限於做僱傭農業工作者（工人、短工、牧畜者、牧牛者）。在確定俄國各省和各區農業工人對全體成年男工底百分比時，著者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爲在黑土帶，大約全體男工底百分之二五左右，是做農業僱傭工作的，而在非黑土帶，約爲百分之十。這樣算來，歐俄農業工人的人數爲三、三九五、〇〇〇，或大概地說則爲三百五十萬人

★ 如魯德尼也夫先生所指出的，除了在自己的購買地及租借地的農耕工作以外，農民底一切業務都屬於『藝業』以內。無統義地，這些找到『藝業者』底多數是農業和工業中底僱傭工人。所以，我們請讀者注意的是，這些數目字頗近於我們所決定的鄉村無產者底數目：在第二章中，我們曾計算，後者約爲農民底百分之四〇。這裏，我們又看到計有百分之五五是找到藝業的，其中大概有百分之四〇，是做各種僱傭工作的。

（魯德尼也夫，上引一書底第_{四四八}頁。這個數目字，約佔成年男工總數底百分之二〇）。並且，關於這個問題，必須指出的，即根據魯德尼也夫先生底意見，『僅在短工和計件的農業工作構成某人或某一家之主要職業時，才列入農業統計以內。』（上引一書底第_{四四六}頁）★。

魯德尼也夫先生底這些數字，可說是最低限度的，第一，因為地方自治會底調查資料，多少有點陳腐了，他們只是關於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的；第二，因為在決定農業工人底百分數時，對於農業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區域——如波羅的海及西部各省，未加以注意。不過因為沒有其他的數字作參考，所以，我們只好假定這個數目為三百五十萬了。

所以，顯然地，大約有五分之一的農民，已經陷入以替富農及地主做僱傭工作為其『主要職業』的境地了。這裏我們看到了第一類企業家，他們造成了對於鄉村無產階級底勞動力之需要。他們是些鄉村企業家，他們僱傭了下層農民之一半左右。這樣，在鄉村企業家階級底形成跟下層農民底擴大，即鄉村無產者數目底增加之間，可以看出一種完全相互依賴的關係來。在這些鄉村依賴者中間，佔主要地位的是農民資產階級，譬如在渥洛尼什省底九縣

★ 因而，把農業僱傭勞動不看作最主要的職業，而只是看作像自己的經營這麼重要的業務的大批農民，沒有計算在這個數目以內。

之中僱農總數底百分之四三·四，是由農民所僱備的（魯德尼也夫，上述一書底第一三四頁）。如果我們把這個百分數，作為全俄國鄉村工人底一個標準，那麼，我們便可看到，農民資產階級所需的農業工人，當為一百五十萬人。此種『農民』把尋求僱主的千百萬工人投入市場，同時，他們又對僱備工人有着顯著的要求。

（十）自由僱傭勞動在農業中底意義

現在我們想把農業中因使用自由僱傭勞動而形成的新的社會關係底基本特徵，加以敘述，並確定它們的意義。

移到南方來的這許多農業工人，為農民中最貧困的一個階層。移到赫爾遜省的工人，其中十分之七是步行的，因為他們沒有購買火車票的錢，『他們沿着鐵路兩旁和水路兩岸跋涉千百俄里，欣賞風馳電掣的火車和平靜駛行的船隻的美麗圖景。』（節蘇考夫，前著，第三五頁）平均每一工人攜帶兩個盧布左右★，往往他們甚至沒有錢買護照，而只花上十個戈比買一張月票。步行十一二天，兩隻腳因走的路太多（有時赤腳行在春天的水雪濘泥上行走）都腫起來，長滿了水泡和傷痕。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工人，

★ 路費是變賣東西湊得的，有時甚至把傢具也賣了，把分與地也抵押了，把衣服及其它東西也典質了，甚至做工償還辦法，向『牧師、地主和當地富農』借得一些錢（見沙霍夫斯基，上引一書底第五五頁）。

是坐民船的（用木板做的大船，可容五〇至八〇人，經常坐位擁擠）。官方委員會（斯威金柴夫委員會）底報告，也指出了這種移動方法底極端危險：『沒有一年沒有一兩隻或者幾隻裝置過重的民船和客人，不沉在水底的。』（同一報告底三四頁）絕大多數的工人都有分與地，不過數量很少罷了。『在本質上，——節蘇考夫先生很正確地指出道——這成千成萬的農業工人們，都是沒有土地的，都是鄉村無產者，現在他們唯一的生活出路是出外謀生……失去土地的人，是在飛速地增長着，同時農業無產階級底人數也在增加着』（第七七頁）。新工即初次找尋僱主者底數目，便是一飛速增長底明白的證據。這種新工人數，大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時，根據這個數字也可判斷出造成經常的農業工人幹部底這種過程底速度來。

工人底大批移動，造成了一種為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特殊僱傭形式。在南部與東南部，形成了許多工人市場，成千成萬的工人聚集在這裏，僱主們都到這裏來了。這些市場通常就緊靠着城市、工業中心、商鎮及市集。這種中心底工業性，特別吸引着情願做非農業工作的工人們。舉例來說，在基也夫省，什波拉（Shpola）、施麥拉（Smela——甜菜糖工業底大中心）、以及白禮拜堂城，都成了工人市場。在赫爾遜省，商業鎮點（如新烏克蘭、拍爾蘇拉、莫斯科渥伊等地，在莫斯科渥伊，每逢星期日，聚集起來的工人在九千以上）、車站（如茲納麥克、道林斯克等等）、和城市（如耶里沙威特格勒、保勃

林尼茨、渥什尼什克、奧得賽等等) 都成了工人市場。每年夏季，奧得賽的市民、下層工人和『卡傑特』(本地人對流浪者的稱呼) 也都僱出去做農業工作。在奧得賽，農業工人都到所謂『色列金斯克廣場』(或『考沙爾克』) 上等候出僱。『工人們都避開別的市場，而紛紛跑到奧得賽，希望在這裏找到更多的工資。』(節蘇考夫，上引第五八頁) 克里伏依羅格這個小小地方，是一個被僱做農業工作及礦山工作的大市場。在塔甫里達省，特別有名的工人市場是在小卡霍夫卡，這裏，從前集合的工人曾達四〇、〇〇〇人。在九十年代，曾有兩三萬人，現在則根據許多統計判斷，還要少些。在比沙拉比亞省，為阿克爾曼城；在耶卡節林諾斯拉夫省，為耶卡節林諾斯拉夫城和洛色瓦雅車站，在頓省，則為頓河羅斯托夫——每年逗留該地的工人竟達五〇、〇〇〇人；在北高加索，為耶卡節林諾達爾；新俄羅斯城，節克哈列茨克車站等地。在沙馬拉省，為波考洛夫斯克村(沙馬拉對面)，巴拉考夫站和其他各地；在沙拉托夫省，為哈瓦林斯克城和渥爾斯克城；在辛比爾斯克省，為蘇斯拉城。這樣，資本主義便在邊疆各區造成了一種『農業與藝業結合』之新形式，即造成了農業僱傭勞動與非農業僱傭勞動底結合。這種結合要成為大規模的，只有在資本主義底最後的最高的階段上——大機器工業底階段上，才有可能，大機器工業摧毀了技巧『手藝』底意義，促進了由一種職業底轉向別種職業，並使僱傭底形式平衡起來★。

事實上，這個地方的僱傭形式非常奇特，向為資本主義農業所特有。在中部黑土帶所常見的半家長半奴役的僱傭勞動形式，在這裏完全消滅了。所遺留下來的只是僱主對被僱者的關係，勞動力買賣底交易行為而已。像在發展的資本主義關係之下一樣，工人寧願做日工或週工，因為這種工作，可使工人依照勞動底需要來更精確地調劑工資的。——『價格以數學的精確性而對於每一市集底附近各地方（周圍四十俄里）規定了，僱主是很難破壞價格的，因為外來的農人寧肯在市場上等待機會或到其他地方去做工，而不肯接受這裏比較低廉的工資。』（沙霍夫斯基：第一〇四頁）不待說，勞動價格底劇烈變動，引起了對合同之無數次破壞，——但這並不是出於一方面，如僱主通常所說的，而是出於雙方：『雙方罷工』，工人們要求多給一點，而僱主則希望少出一點★★（同書第一〇七頁）。

★ 沙霍夫斯基先生又指出了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動結合底另一種形式。成千的小筏常駛到德涅普爾河下游各城市。每個小筏載有一五至二〇個工人，大部份為奧勒爾省底白俄羅斯人和大俄羅斯人。『他們時時航行，僅得到幾個戈比』，其目的主要是希望能順利地被僱出去，給人割禾和打穀。這種希望，只有在『豐年』時才能免現。

★★ 『在豐收的年光，在收穫時期，工人有大獲勝利，要說服他們是要費很大的力量的。給他們提出了工價，但是他們不理睬；只是再三重複地說：你答應我的條件，我們就去吧

在這裏，在階級間底關係上『刻薄無情的現金主義』公然地達到了什麼程度，比如，可由下面一個事實看出來：『一個有經驗的顧主知道地很清楚』，只有在工人把他們的麵包吃光的時候，他們才會屈服的。『一個顧主講，有一天他到市集上去僱工人，……他插在他們當中走着，用手杖敲他們的行囊（原文如此！），要是誰還有乾糧，他就跟工人不說話，離開市集』，待到『市集上有了空囊的人時』再去（摘自『農村新聞』一八九〇年第十五期，同書第一〇七至一〇八頁）。

像在任何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下一樣，在這裏也可以看出小資本也特別壓迫工人。簡單的商業上的打算★，往往迫使大僱主放棄小小的奸計，因為這種小小的奸計所獲有限，而一旦引起衝突，却就損失很大了。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大僱主（譬如僱三〇〇工人到八〇〇工人的僱主）竭力禁止工人們於星期日出外，而按照對勞動底需要來規定價格；有的當附近工價提高時，甚至還採用附加工資制——所有證據都說，這種附加工資制所獲利益極大，工作

。這個倒不是因為工人太少，而是因為如工人們自己所說的，『這是我們底時機。』（見一個鎮司書底報告，沙霍夫斯基，前著第一二五頁）。

『要是莊稼不好，那工價就要跌落，富農僱主就趁這機會，在合同期限未到期前，解僱工人，工人底良好工作機會，不是費於在本地找尋工作，便虛耗於流浪了。』（摘一個地主通訊員的自供，同書第一三二頁）

★ 見恩格斯著：『住屋問題』序言。——俄文版註。

既優，而又沒有衝突（同書第一三〇——一三二頁及一四〇頁）。反之，小的僱主，則什麼也不顧忌了。『土著農人和日耳曼僑民★，很細心地選擇工人……所出報酬，比大地產所規定的要多百分之一五至二〇，但是他們由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工作總和，却要多出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書第一一六頁）

這些僱主所僱的『姑娘』，如他們自己所說，是『不知道白天和黑夜的』。日耳曼僑民在僱用割禾工人時，命令他們的兒子輪流監工（即驅策工人努力作工！）。輪流的監工一天換班三次，以便休息好以後，繼續驅策工人，『因此根據疲倦的情形，就很容易知道，此種工人是給日耳曼僑民作工的人了』。一般地說，『土著農民和日耳曼僑民，都是避免僱用先前在大地主地產上作過工的工人的。他們坦白地說：『你們在我們這裏是吃不消的。』★★（同書）

★ 在伏爾加河岸及俄國其它各地，有許多日耳曼農民僑民，其中大部份是富裕的，他們祖先底土地是卡特林第一賜給的。
——英譯版註

★★ 庫班區底『哥薩克』也有這種特徵：『哥薩克人用一切計策來減低勞動力的價格，有時借用個人的力量，有時用整個社會的力量。』（原文如此！可惜關於『公社』底這種新機能我們沒有比較的詳細報告！）『剋扣伙食，增加工作，當工人要離開時剋扣工資，扣留工人底護照，用同行公議，規定個別僱主不得僱用高於一定公價的工人，否則，即處以罰金等

大機器工業把成千成萬的工人集中在一起，革新了生產方法，破壞了一切蒙蔽階級關係的傳統的、宗法的外衣和掩護物，常常使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在這種關係上，而走上社會監督及調劑底企圖。這種現象——在工廠監察制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在俄國資本主義農業，亦即在資本主義農業最發展底區域內開始表現出來了。關於工人衛生狀況問題，在赫爾遜省，於一八七五年在赫爾遜全省地方自治會醫學大會上就提出來了；嗣於一八八八年，這一問題又重新提出來討論過一次；到一八八九年，曾制定了一個研究工人狀況的大綱。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〇年所舉行的衛生調查（雖然很不圓滿），揭開了掩蔽窮鄉僻壤勞動條件的內幕。舉例來說，在多數場合之下，工人的住所是沒有的；即使有棲身之所，通常也是很很不合衛生的；住泥屋者，『亦不稀少』；在此種棲身之所中，住着牧童，他們常常因潮溼、擁擠、寒冷、黑暗和空氣惡劣而生病。工人底飲食，常常是吃喝不飽的。工作時間一般是由十二小時半到十五小時，即是說比大工業中的普通工作日）為十一小時至十二小時）要長的多。在炎熱時期，休息只是個『例外』，因之，頭痛腦暈的情事是很多的。在機器之下的工作，造成了職業上的分工和職業病。譬如，打穀機下的『鼓手』（把穀捆放在鼓中；這個工作是最危險最困難

等。』（見A.伯洛波洛道夫在『北方新聞』上所發表的『庫班底外來工人』一文，一八九六年，二月號，第五頁）

的；植物灰塵從鼓中飛到工人們底臉上）；『遞禾手』（遞給穀捆；這種工作很重，每隔一兩點鐘就要換一次班）。婦女掃除禾稈，小孩們再把禾稈運在一旁，三個到五個工人再堆起草堆。打穀的工人，全省計有二十萬人以上（節蘇考夫第九四頁）★。節蘇考夫先生關於農業工作衛生狀況底結語如下：『一般地說，現在資本主義的精神在農業領域內佔統治地位的時候，前人所說的「農人底勞動是最舒服最有益的職業」，這種意見就不大正確了。隨着機器工作之應用於農業活動，農業勞動的衛生條件，不但沒有改良，而且更加變得惡劣了。機器工作方法給農業領域灌輸了這裏從前很少知道的勞動專門化辦法，以致在鄉村居民當中，產生了一種職業病和大批的嚴重的傷害事情。』（第九四頁）

衛生檢查的結果（在荒年及虎列拉之後），便是冀圖設立賑濟機關和辦理登記工人，衛生監督及施放便宜飯食等事的組織。不論這種組織底範圍和結果如何差池，雖然它時時有被取消之可能★★，但是它還不失為一件暴露農業

★ 這裏附帶指出，打穀一事大多是由自由僱傭工人來担任的。根據這一點，就可以判斷出全俄的打穀工人是如何之多了！

★★ 蘇爾遜省六縣地方自治會會議中（其對在工人中組織檢查問題的意見，詳見節蘇考夫先生一書），有四票是反對這種辦法的，當地的土地佔有者們，則譴責該省地方自治會管理處，說它『澈底地使工人』懶惰了起來等等。

中資本主義傾向的巨大的歷史事實。根據醫生們所蒐集的材料，有人向赫爾遜全省醫生大會建議，須承認醫藥和糧食賑濟關係之需要性，並承認必須要改良這些機關底衛生設備，擴充它們底活動，使它成爲一個勞動交易所，以便通告工人們工價底漲落；而且必須要『像工業企業一樣』，將衛生檢查普及於多少大規模的僱傭許多工人的農場（第一五五頁），頒佈關於應用農業機器登記傷害事件的強迫法令，與夫提出工人享有賠償權及改良和減低蒸汽運輸的問題來。全俄第五次醫生大會曾決定請有關係的地方自治會，去注意赫爾遜省地方自治關於組織醫藥衛生檢查的活動。

x

x

x

現在我們再來談一談民粹派經濟學家，藉作結束。我們在前面說過，他們把工役制理想化，閉着眼睛，沒有看見資本主義比工役制底進步性。現在我們必須補充一句，他們是反對工人底『出外』，而表同情於當地『謀生』的。比方N. — on先生就表現了這種普通的民粹派的觀點：『農民……都出外找尋工作……但是請問，這在經濟上究竟有多少益處呢？在這國家經濟上不是對每個農民個人，而是對農民全體有多少利益呢？……我們一定要指出，每年漂泊底純經濟的不利了，因爲在整整一個夏季，正是家鄉工作頻多的時候，人們流浪到那兒去了，只有天曉得。』（第二三——二四頁）

與民粹派的理論相反，我們敢斷言，工人的流浪不僅給工人自己以純經濟的利益，而且一般公認是一種進步的現象；社會的注意力，不應該集中於『以家鄉職業』去代替出外謀生，反之，而應該集中於剷除出外的一切障礙，各方促成它，並且減低及改良工人移動底一切條件等等。我們論據底理由如下：

(一)『流浪』對於工人所以能予以『純粹經濟』的利益者，是因為工人走到工資較高的地方去了，在這些地方，作為工資勞動者的他們底地位，比較有利些。這種論斷雖很簡單，但是喜歡高呼最高的彷彿『國家經濟』觀點的人們往往却把它忘記了。

(二)『流浪』破壞了僱傭奴役的形式和工役制。

我們記得一件事實，譬如從前在出外不甚發展的時候，南方土地佔有者們(和其他企業家們)，便甘願利用這種僱傭方法：派遣辦事員前往北方幾省(通過鄉村當局)，以非常苛刻的條件，去僱傭繳不起租稅的人。因而，僱主享有自由競爭，但被僱者却不能競爭。農民情願到煤礦中去作工，而逃避工役制和奴役的例子，我們在上面已經舉過了。

所以，在關於『流浪』問題上，我們的大地主，總是與民粹派攜手並進的，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譬如，考洛林考先生就是一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舉地主反對工人『出外』底好多意見時，曾舉了許多『理由』，以反對『出外謀生』，如：『放蕩』、『性情暴躁』、『酗酒』、

『不誠實』、『企圖離開家庭，以便脫離家庭和父母底管束』、『只求快樂和過舒適的生活』等等。特別有趣的一個理由是：『最後，如俗話所說的：「在原地上石頭也要生苦」，所以一個人只要安心在一地工作，最後一定會積些財產而珍愛它的。』（上引一書第八四頁）事實上，這句俗話很明顯地說明，老守在一個地方如何的會影響於一個人了★。我們在上面所說的那種現象，即某些省份工人外出的『太多』，以致本地缺乏工人，而要從別個省份來的工人來補充，曾引起了考洛林考先生底特別的不滿意。譬如考洛林考先生在指出渥洛尼什省底這件事實時，並指出了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即領有『賜給的』分與地的農民之衆多，『很明顯的，這種農民是處於物質比較惡劣的狀況之中，並不就心自己的一點小小的財產，他們常常不履行自己所擔負的債務，一般都很容易地跑別省去了，甚至在本鄉能找到充足的工資時，亦然。』『這種農民跟他自己的那一塊不够吃喝的分與地沒有多大牽連（原文如此！），有時甚至也沒有農具，所以他很容易拋棄家室，在跑到離家鄉遠的地方去尋求幸福，而不關心在本鄉找工作，甚至也不關心自己所擔負的債務，因為，他們往往一貧如洗無物

★ 沙霍夫斯基，同書第八九及以後諸頁。著作甚至還引舉有農民在找到有利的雇傭工作時，給司書和鄉長送『謝謝』的情事。節蘇考夫，同上第六六頁；特別高洛夫：『農村公社與租稅』；及『國民經濟中的奴役』一文。

可付的。』同書)

『沒有多大牽連！』這是一句很老實的話。

那些說『流浪』無益應先作『本鄉工作』的人們，應當好好地想一想這句話吧！★。

(三)『遷徙』，表示人口流動性底造成。遷徙乃是阻止農民『生長蘚苔』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為歷史已給他們積累了很多的蘚苔了。不造成人民底流動性，便不會有人口的發達，誰以為獨立認識南方和北方，農業和工業，以及首都和窮鄉僻壤是各種關係和各種秩序給予人們的知識，鄉村小學亦可給予，那是很愚蠢的。

★ 再舉一個例子，以證明民粹派偏見底有害的影響。節蘇考夫先生(其大著我們常常引證)曾指出一個事實，謂赫爾遜省有許多當地工人都跑到塔甫里達省去了，雖然在該省工人是『不夠的。他把這種情形叫做『非常奇怪的現象』：『僱主遭受損失，工人也遭受損失，因為工人拋棄了本鄉的工作而甘冒在塔甫里達找不到工作的危險。』(第三三頁)恰恰相反，我們認為節蘇考夫先生底這種意見，倒是非常奇怪的。難道工人不懂得自己的利益而沒有權利去找尋最有利的僱傭條件嗎(在塔甫里達省，給農業工人底工資，比在赫爾遜省要高些)？在事實上，難道我們一定要農民務須在他登記和有分與地的地方生活和工作的嗎？

第四章 摘要

商業農業底發展

(九) 關於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意義的結論

關於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的問題，在第二到第四諸章中已從兩方面考察過了。起初，我們是研究農民與地主經營中社會經濟關係的一定制度——改革後一個時期所形成的制度。得知農民以巨大的速度分裂為數量雖小但其經濟地位却很強的鄉村資產階級和鄉村無產階級。與這種『非農民化』過程密切聯繫着的，是土地佔有者們之由工役經濟制變為資本主義制度。其次，我們從另外一方面看到了同一個過程：我們以農業轉變為商業生產底形態做出發點，而研究了那為商業農業底每一最主要的形式所特有的社會經濟關係。我們看到農民經濟與地主經濟中的這些過程，都以一條紅綫貫穿了種種色色的農業條件。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從上述一切統計中所得的結論吧。

(一) 改革後農業演進底基本特徵，就在於它一天天地採取了商業性——企業性。對於私有的地主經濟，這種事實更其明顯，用不着加以特別的解釋了。對於農民經

濟，這種現象却不是這麼容易地確認出來，第一，因為僱傭勞動底使用，不是鄉村小資產階級底絕對必要的標誌。像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的一樣，凡以獨立經營彌補自己開銷的小商品生產者，倘若一般經濟制度是建立在我們在第二章★中所研究過的那些資本主義矛盾之上，都屬於這一類型。第二，鄉村小資產者（不論在俄國或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包含有一列過渡階段，其中有有一塊土地的『農民』和有一小塊分與地的鄉村無產者。這種情形，就是把『農民』中鄉村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混淆不分的那種理論所以甚為流行的原因之一★★。

（二）由於農業本身的特性，農業之轉變為商品生產，是以一種特殊方式進行的，與工業中底這種過程大不相同。製造工業曾分裂為許多個別的完全獨立的部門，每門僅從事製造某一種生產品或某種生產品底某一部份。農業工業並不分裂為完全獨立的部門，而只是專門化，有的專出產這一種出賣的生產品，別的又專出產另外一種出賣

★ 見俄文『列寧全集』卷三，第四三——一三六頁——俄文版註。

★★ 俄民粹派經濟學家所最愛談的一個命題：『俄國農民經濟，在多數場合之下是純粹自給自足的經濟』，就是由於抹殺這種情形而來的（見『收穫與糧價底影響』第一卷第五二頁）。所有的經濟學家們，都是以鄉村資產階級與鄉村無產階級混合在一起的『平均』數字根據，並以這種命題做為已經被證明了的！

的生產品，並且農業底其餘方面也都適應於這個主要的（市場的）生產品了。因為這種原因，商業農業的形式，形形色色，各各不同，不僅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形式，並且就是在不同的經營中也有不同的形式，所以，在研究商業農業發展的問題時，無論如何，不能只局限於關於全部農業生產的整個數字★。

（三）商業農業的發展，給資本主義創造了國內市場。第一，農業的專門化，引起了各個農業區域之間，各種農業經濟之間，以及各種農業生產品之間底交換。第二，農業越是捲入商品流通，則鄉村居民對於滿足個人消費的製造工業生產品之需要，也增長得越迅速；——第三，因之對生產手段底需要也增長得越迅速，因為不論大小鄉村企業家都不能利用舊式的『農民』工具、房屋等等，

★ 比如前一腳註中所學的一些著者們，說到『農民』時，正都是以此種統計為限的。他們假定每個農民只是剛剛種植他所消費的糧食，剛剛種植他所消費的那些糧食種類，他所種的糧食，正好與他所消費的成一正比例。從這種『假定』（這些假定與事實違背，而抹殺了改革後一時期之基本特徵）中不難得出自然經濟佔優勢的『結論』來。在民粹派的著述中，人們還可以碰到下述的一個巧妙的推論方法：每一種商業農業，跟整個農業比較起來，都是一種『例外』，因之一切商業農業，一般說來都算作例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應當承認是通例。在中學邏輯學教科書詭辯篇中，我們可以找出好多類似這種議論例子來。

來從事新式的商業農業的。最後，第四，對勞動力的需要也造成了，因為小鄉村資產階級的形成以及土地佔者有們之採取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首先需要以農業工人和短工之一定數量底形成爲前提。改革後一個時代的特徵，正是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底擴大（資本主義農業底發展，一般工廠工業底發展，特別是農業機器製造業底發展，所謂農民『農業』副業即僱傭工作等等發展），此種情形，只有用商業農業發展底事實才能說明。

（四）資本主義大大地擴大了並加劇了農業人口中間底矛盾，沒有這些矛盾，一般說來，這種生產方式一天也不能存在的。但不管這一點，俄國農業資本主義，就其歷史的意義而言，乃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力量。第一，資本主義把土地佔有者從『世襲地產領主』和家長制的附庸農民，都變爲像近代社會底其他一切主人這樣的『工業者』了。在資本主義以前，農業在俄國對一些人，曾是大人先生們的事情，是一種貴族的消遣職業，對另外一些人則是一種義務負擔，所以，除了利用世世代代的墨守舊規的方法以外，它再不能用別的方法來進行了，這必然規定了農民與其鄉村境界外所作的一切完全隔離了。工役制——這是現代經濟中古老制度之最厲害的殘餘——很明顯證實了這樣的評述。資本主義首先打破了土地佔有制度底等級制，而將土地變爲商品了。農民的生產品現在出賣了，而開始受社會的核算，——首先是地方市場底核算，其次是全國市場底核算，最後則是國際市場底核算了，這樣，先前單

個農人與外界隔離的情形便被澈底打破了。農人無論願意與否，但因受破產底威脅，不得不顧到本國及與全世界市場相聯繫的其他各國的全部社會關係了。甚至工役制——這種工役制從前不冒任何危險，不花費任何資本，對古老的生產舊規不加任何改變，而可以保證與波洛莫夫★以可靠收入——現在也不能够把從美國農民底競爭中拯救出來了。所以在半世紀前關於西歐所說的話，即農業資本主義曾『是一種將牧歌生活捲入歷史運動的推動力量』★★一語，現在還可應用於改革後的俄國。

★ 羅卡洛夫小說中的一位主人翁，當時一個典型的懶惰的地主。——校閱者註。

★★ 見『哲學底貧困』（一八九六年，巴黎出版，第二二三頁）。著者（即卡爾·馬克思——校閱者註）把那些期待回復舊式家長制生活·直樸的道德等等的熱望，很輕蔑地叫做『反動的耶利米』（舊約聖經中之預言者，常作憤慨之談——校閱者註），此種人斥責『土地之隸屬於管理其他任何工業的法則』。

我們完全明白，本文所引的全部論據，在民粹派看來，不僅是不可信服的，而且是不能理解的。但是詳細地來分析這些意見，譬如，土地底動員（Mobilization）為一種『不正當』的現象（見秋甫洛夫先生對糧價的辯論，速記報告第三九頁），農民分地底不可讓渡乃是一種應當擁護的制度，工役制是一種優良的制度，甚至不亞於資本主義制度，實在是一種非常適當的任務。所有前面的解釋，都含有對民粹派為辯護這種意見所學的那些政治經濟的理由之駁斥。

第二，農業資本主義首先摧毀了我國農業底幾千百年來的停滯性，對於它的技術底革新，對於社會勞動生產力底發展，給了個巨大的推動。在這一關係上，在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幾十年內所作的，比以往歷史在數世紀間所作的要多的多。墨守成規的、自然經濟之單調性，則被五花八門的商業農業所代替了；原始的農具，讓位於精良的農具與機器了；古老的死板的耕作方法，被新的栽培方法所破壞了。所有這些變遷底過程，是跟上面所指出的農業專門化現象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的。就資本主義的本性而言，它在農業（在工業中也一樣）中是不能平衡發展的；在某一地方（在一國中，在一區中或在某一農場中），它推動農業底某一方面前進，而在另外一個地方，它又推動另一方面前進。它在某種場合之下，革新了技術，在另一個場合之下，它革新了農業活動，使它們與家長制的農民經濟或家長制的工役制分離開來。這一全部過程，既是在變幻無常的、甚至不是常常為生產者所知道的市場需要底指導之下進行的，所以，資本主義農業在每一個別場合之下（往往在每一個別區域，有時甚至在個別某一國），與從前比較，便變成更加片面的了；但是因此而就整體來看，它却變成比家長制農業更無限地多方面的了，更加合理的了。特殊的商業農業底發展，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危機和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情事，不但成為可能，而且成為不可免的了，但是這些危機（如一般的資本主義危機一樣），對於世界生產及勞動社會化底發展，却給了一個更強有力

的推動★。

第三，資本主義初次在俄國創造了以採用機器及工人廣泛協作爲基礎的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以前，農產品底生產，其形式總是不變的，可憐的，小規模的——在農民爲自己工作的場合之下，以及在農民爲地主工作場合之下，都是如此；土地佔有制底任何『公社制』都是不能打破生產底這種零散性的。與這種生產底零散性密切聯繫着的，乃是農人本身底分散性★★。農民束縛在自己的分與地上，束縛在他們的狹小的『公社』之上，因

★ 西歐的浪漫派和俄國的民粹派，都很熱心地特別側重這種過程中資本主義農業的片面性、資本主義的造成的不穩定與危機；並且以這爲理由，否認資本主義前進運動與先資本主義停滯性比較起來所具有的進步性。

★★ 因此，不論土地佔有底形態怎樣不同，而馬克思關於法國農民所說的下面一段話，也完全適用於俄國的農民：『小農爲數頗大，這些小農都是生活在同一條件之下，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却沒有複雜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引起他們間的相互聯絡，而是使他們孤立起來了。這種孤立，因法國交通不便，並因農民底貧困，而更加强了。他們底生產場所——小小一塊土地，在其耕種上不許有任何分工，不許有科學底任何應用，因而，不許有發展底任何多樣性，不許有各種天才底任何差別，更不許有社會關係底任何豐富性，每個家庭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直接生產它所消費的大部份；因之在對自然界底交換中如此所獲得的生活必需品，要多於在與社會來往中所獲得的。東邊是一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室，西邊

他們各人所屬的等級上之不同（從前領主的，從前國有的等等），因他們所有土地量上之不同，因他們的解放所發生的條件上之不同（這些條件，有時簡單地是由地主底個人性質及他們的嗜好來決定的），甚至與鄰近公社底農民都顯然地隔離了。資本主義初次打破了這種純粹中世紀的障礙，並且打得落花流水。現在各級農民——各類農民之間分與地佔有制上底差別，比每一等級、每一範疇、每一農村公社內部底經濟上的差別，實在不太重要了。資本主義破壞了地方的閉關自守性和狹隘性，以大規模的、包括全國的、劃分農民為階級的方法，代替了小小的中世紀的農民分割，這些階級，在資本主義一般經濟制度中，佔着各不相同的位置★。要是從前生產條件本身，規定了大量農民之固守於其居住地，那麼商業農業與資本主義農業

又是別一塊土地，別一個農民和別一個家室。數十個這種單位聚成一村，而幾十個村子聚成一州，這樣，法蘭西民族的大部份，是由同名的一些單位簡單地加起來而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馬鈴薯構成的一樣。』（見『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九八——九五頁，一八八五年漢堡出版）。

★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對聯合的需要不是削弱，反之，而是無限地增加了。但是拿舊的方法來滿足新社會底這一需要，那是完全荒謬絕倫的。這種新社會所需要的：第一，這種聯合，不是地方的、等級的和序列的聯合；第二，其出發點，乃是資本主義及農民底分化所造成的地位與權益底差別。』（見前引V，伊林著作，九一——九二頁脚註（見『列寧全集』第二卷九六頁（——校閱者）。

底各種形式及各種區域之形成，就不能不造成大量人口之向全國各地遷徙了；如果沒有人口地流動（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了），那麼人口底自覺性與創造性之發展是不可思議的了。

最後，第四，俄國底農業資本主義，初次根本剷除了工役制及農民底個人隸屬性。自『俄國真理』時代起直到現代用農民的農具耕種私有佔有地止，工役制在我國農業中，就無限制地統治着；這種制度底必然伴侶，則是農民的貧困及愚昧，農民不被農奴勞動所壓迫，就是受『半自由』性的勞動所壓迫；如果沒有農民底一定的公民的無權無利（譬如列於下層等級、肉刑、公用專業底徵發、束縛於分與地上等等），則工役制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以自由僱傭勞動來代替工役制，乃是俄國農業資本主義底一個巨大的歷史功績★。將前面關於俄國農業資本主義底歷史進步作用所說的總括起來，可以說，它使農業生產社會化了。在事實上農業由高等閥閱底特權或下層等級底重担之變為通常的商工職業；農民勞動生產品之開始為市場所

★ N-on 先生對於俄國所發生的資本主義破壞性底無數嘆息與哀痛中，最值得人們注意的有一個地方，即『不論封建時代的紊亂也好，或鞏固人底統治也好，都沒有影響到我國經濟生活底形式。』（『概論』第二八四頁）唯有資本主義才暴露了『對本國歷史過去的輕視關係』（第二八三頁）。好一個顛仆不破的真理呵，資本主義之所以是在俄國農業中進步的，正是因為它顯露了對『古老的』『舊世紀來聖化的』工役

支配；單調的墨守成規的農業之變為技術上革新和各式各樣的商業農業；地方閉關自守性及小農分散性底破壞；各式各樣的奴役和個人隸屬性之為勞動力買賣之不講人情的契約所排擠——所有這些事實，都是使農業勞動社會化及市場波動無政府狀態間、各個農業企業個人性與大資本主義農業集體性間的矛盾日益加劇這個過程之諸環節。

這樣看來（我們再重複一次），在特別指出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底歷史進步作用時，我們絕不忘記這一制度底歷史的過渡性，也不忘記它本身所固有的深刻的社會矛盾。恰恰相反，我們在上面曾指出，正是只會哭泣資本主義『破壞性』的民粹派，才皮毛地評價這些矛盾，抹煞農民底分化，蔑視我國農業中機器採用底資本主義性質，用『農業職業』或『謀生』這種名詞來掩蔽農業僱傭工人階級的形成。

制及奴役之『輕視關係』，在事實上，在封建諸侯時代的紊亂及韃靼人底統治以前，任何政治風暴都是不能打破這種工役制與奴役的。

第七章 摘要

大機器工業底發展

(一) 工廠底科學概念及「工廠 作坊」統計底意義★

在敘述大機器（工廠）工業的時候，我們首先應當確定大機器工業底科學概念是跟這個名詞底日常的通用的意義並不一致的。在我國官方統計和文獻中，一般把工廠理解為僱有若干僱傭工人的多少大規模的工業作坊。但是馬克思底理論，只是把工業裏邊資本主義底一定的即最高階段，才叫做大機器（工廠）工業。這一階段底基本而最重要的徵候，就在於將機器體系底應用於生產★★。由手工業工廠之渡到工廠，表示一個完全的技術的革命，這一技術革命，推翻了數百年相傳的工匠手工技巧，並且跟着這種技術革命而必然地來的，則是社會生產關係底非常劇烈的破壞，參加生產的人們各集團之間的澈底的分裂，對傳統觀念底完全放棄，資本主義一切黑暗面底加劇與擴大，與大資本主義使勞動的大量的社會化。所以，大機器

★ 第一節，本書略加縮短——俄文版註。

★★ 見『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工業，乃是資本主義底定論，乃是它的否定契機與『肯定契機』的定論★。

由此觀之，由工廠手工業底轉到工廠，在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上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誰要是混淆了這兩個階段，那誰就沒有可能懂得資本主義底革新的、進步的作用了。我們的民粹派經濟學家，正好犯了這種錯誤，我們知道，他們天真地把一般資本主義與『工廠』工業看成一種東西，想用簡單地研究工廠作坊統計資料的手段來解決關於『資本主義使命』和甚至關於它的『結合意義』★★的問題。這些作家們在工廠作坊統計問題上表現了驚人的愚頑無知（我們在後面還要加以詳細說明的），關於這一點就不說了。他們的更深刻的錯誤，就在於他們對馬克思理論之死板而狹隘的了解。第一，他們很可笑地是把大機器工業發展的問題，僅僅歸結為工廠作坊統計的問題。這不僅是一個統計問題，而且是關於某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所經過的那些形式與階段的問題。只有把這些形式底本質及它們的特徵弄清楚了以後，用以適當方法製成的統計資料來說明某一形式底發展，才有意義。要是只限於本國的統計資料，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把資本主義底各種不同的形式混亂起來，那就要只看到樹木而看不見森林。第二，把資本

★ 同書第四九九頁。

★★ N.-on 先生在『俄國財富』所發表的一文，一八九四年第六期第一〇三頁與一一九頁，並參考他的『概論』及 V. V. 先生底『資本主義的運命』各處。

主義底全部使命只歸結爲『工廠作坊』工人數目底增加。那是說表現了如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表現的那樣對理論底深刻理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可思議的是，爲什麼當勞動底社會化使數百個以至數千個工人在一所房子裏邊鋸木、截板、斬木、鉋平等時，人們要把這解釋爲資本主義所造的勞動社會化呢★。

(五) 大資本主義企業中底工人數目是否在增加着？

在研究了工廠作坊及礦業的資料以後，我們現在就可以設法回答引起民粹派經濟學家所注意而加以否定解決的這個問題了（V. V. 先生，N. on 先生，卡賴什夫先生與卡波魯哥夫先生等斷言謂，俄國工廠作坊工人數目，其增加——要是增加的話——比人口底增加要慢的多）。我們首先要指出，問題不在於工商業人口底增加，而農業人口底減少（詳見後面），而是在於大機器工業中底工人數目是否在增加着。不能斷言說，小工業作坊或手工業作坊中的工人數目，在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一定是增加的，因爲工廠是在經常不斷地排擠着最原始的工業形式我們在前面已經詳細述過，我們工廠作坊統計資料，並不是常常都跟科學的意義上所說的工廠有關的。

★ 『祖國札記』，一八八三年第七期，波斯托洛尼先生給編輯部的信。

爲了要研究關於使我們最感興趣的這個問題的資料，第一，我們必須考察一下關於一切生產底報告；第二，必須考察一下包含一個長久時間的報告。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才可以担保，這些資料是多少可以比較的。我們試拿一八六五年——一八九〇年改革後二十五年的這個時期來說。將現有的統計資料作一總結，就可以看出，一八六五年的工廠作坊統計，乃是非常完美的報告，共計歐俄一切生產中；工廠作坊，除了蒸酒、釀酒、製糖及烟草工人而外，有三八〇、六三八人★。爲了決定這些生產中的工人數目，可舉唯一現有的『軍專統計彙報』資料，並且這些資料，如我們在前邊所指出的，尚須加以修正。加上上述各種生產中★★的一二七、九三五人，那麼一八六五年歐俄所有工廠作坊的工人總數，則爲五〇八、五七三人★★★（就繳納產銷稅及不繳納產銷稅的生產而言）。到

★ 『財政部報告彙報』，一八六七年 No. 60, 前總業經指出，爲了與現代統計資料做一比較，只有採用這些材料，即財政部底材料了。

★★ 在啤酒業中，爲六、八二五名工人；這個數目有點誇大，但是卻沒有可用改正的材料。甜菜砂糖業中爲六八、三三四人（見『財政部年鑑』）；烟草業中爲六、一一六工人（更正過的），而蒸酒業中爲四六、六六〇工人（更正過的）。

★★★ 圖干·巴爾諾夫斯基先生引證威甲努克夫先生底數目，說一八六六年爲四九三、三七一一人（『工廠』第三三九頁）。我們不知道，這數目是怎樣得來的，但是這個數目與我們上面所引的，其間差別是非常之小的。

一八九〇年，上述數字已爲八三九、七三〇了★，計增加了百分之六五，即比人口底增加大得多了。但是我們必須記牢，事實上所增加的，無疑的要比這些數字所指出的大得多：前面已經詳細指出，一八六〇年代工廠作坊統計資料，因將小手工業者、農業工人以及在工人家裏作工的工人包括在內的原故，以致大大誇大了。可惜，我們因爲材料缺乏的原故，不能對這些誇大的數字加以修正，至於部份的修正，我們寧願放棄，並且後邊關於大工廠中的工人數目，我們還要引舉比較更確實的數字的。

現在我們來研究礦業統計。一八六五年，僅有關於銅礦、鐵礦、黃金及白金礦的工人數字；在歐俄，則爲一三三、一七六人★★。在一八九〇年，這些生產中的工人，計爲二七四、七四八人★★★，即增加了兩倍有餘。後

★ 係根據一八九〇年指數。在總數八七五、七六四人當中，須減去業已列在礦業統計中的工人，即減去二九一個製造土瀝青的工人，三、四六八個製鹽工人和三二、二七五個造鐵軌工人。

★★ 可參看關於六十年代礦山工人底數目，見『統計時報』，第一卷；一八八六年『財政部年鑑』第一卷；『一八四六—一八七七年礦業統計彙報』，彼得堡礦物學委員會出版。

★★★ 見『一八九〇年礦業統計彙報』，一八九三年彼得堡出版。根據這個彙報，歐俄的礦工總計爲三四二、一六六人，如將礦油廠的工人減去（『指數』曾算在裏面），並將一些小的錯誤加以更正，則共總數爲三四〇、九一二人。

一數字，計估一八九〇年歐俄礦工總數底百分之八〇・六；如果我們假定，上述各門生產，在一八六五年也佔礦工總數底百分之八〇・六★，那麼可說一八六五年的礦工總數便有一六五、二〇三人，而一八九〇年則有三四〇、九一二人了，即增加了百分之一〇七。

其次：鐵路工人，也算在大資本主義企業底工人數目之內。在一八九〇年，歐俄同波蘭及高加索加在一起，共有二五二、四一五人★★。一八六五年會有多少鐵路工人，不大知道，但是可以決定一個大概的數目，因為每俄里所用的鐵路工人，其波動是很少的。假定每一俄里以九

★ 在其餘礦業中，有些礦廠（如鹽廠）的工人數目，大概增加得很薄弱，有些（如煤礦，石場）則增加得很多，有的（如水銀廠）在六十年代還是沒有的。

★★ 見『鐵路與內河航運統計評論』，第二二頁，一八九三年由交通部在聖彼得堡出版。但可惜，我們沒有數字可用以把歐俄分出來。我們不僅將經常的工人計算在內，並且將臨時工（一〇、四四七人）和短工（七四、五〇四人）也計算在內。臨時工人平均每年所得生活費為一九二盧布，而短工為二三五個盧布。平均每日所得工資為七八戈比。是以，臨時工人與短工在佔着一年的大部份，因而把他們遺漏，如何 N-on 先生在其『概論』（一二四頁）中所作的，那是不正確的。

個工人計算，則一八六五年計有鐵路工人三二、〇七六人★。

將我們所計算的加起來，則成下面一個統計表：

資本主義大企業中的工人數目（以千計）

年代	工廠作 工 業	礦業	鐵路	總計
1865.....	509	165	32	706
1890.....	840	340	253	1,433

這樣看來，在二五年之間，資本主義大企業中的工人數目，竟增加了二倍以上，換句話說，它不僅比一般人口增加的要快，甚至比城市人口增加的也要快些★★。因

★ 每一俄里鐵路所僱傭的工人，在一八八六年為九人；在一八九〇年為九·五人；在一八九三年為一〇·五人；在一八九四年為一〇·六人；在一八九五年為一〇·九人；因此，這一工人數目，顯有增加的趨勢（在第一版中跟着說道：『在一八六五年末，俄國共有三、五六八俄里鐵路。』——俄文版編者）見一八九〇年與一八九六年『俄國報告彙刊』，『財政新聞』，一八九七年NO·三九。我們要保留的，就是本節的目的只是將一八六五年及一八九〇年底統計數字做一比較而已；因而我們無論是拿全帝國底工人數目，抑或單拿歐俄的來講，無論是以每俄里九個工人計算或再少些；無論是拿一切工業部門來看，抑或是只拿一八六五年有統計可查的礦業部門來看，都是沒有關係的。

★★ 在一八六三年，歐俄城市人口為六百一十萬，而在一八九〇年則為一千二百萬。

而，工人日益捨棄農業及小工業，而投入資本主義大企業，那是不庸置疑的了★。我們的民粹派所往往引用並且常常濫用的統計材料本身，就證明了這一點。其濫用統計的頂點，要算下面一個稀有的方法；以工廠作坊工人底數目與全國人口作比例（！），並以所得數字為根據（大約百分之一），宣佈說『區區』★★工人，微不足道。譬如卡波魯哥夫先生，他又把這種以『俄國工廠工人』★★★對全國人口百分比底計算方法重複了一下，便繼

★ 關於資本主義大企業中工人數目的最新統計如下：關於一九〇〇年的有不繳納產銷稅的企業所僱傭的工廠作坊工人數字，關於一九〇三年的，有繳納產銷稅的企業中工廠作坊工人數字，關於一九〇二年的有礦業中所僱傭的工人的統計。鐵路工人數目，以每一俄里用十一人計算（一九〇四年一月一日以前的數字）亦可決定。見一九〇六年『俄國年鑑』與『一九〇二年礦業報告彙刊』。

把這些數字加在一塊，則可得到下面的統計：在一九〇〇—〇三年，歐俄五十省工廠作坊工人為一、二六一、五七一人；礦工為四七七、〇二五人；鐵路工人為四六八、九四一人。總計為二、二〇七、五三七人。至於全俄羅斯帝國：計工廠作坊工人為一、五〇九、五一六人；礦工為六二六、九二九人；鐵路工人為六五五、九二九人。總計為二、七九二、三七四人。這些數字充分地證實了本書中所述的一切（第二版腳註）。

★★ 見 N. on 先生，同書第三二六等頁。

★★★ 見『農村經濟講義』第一四頁，一八九七年莫斯科出版。

續說道：『在西歐 (!!) 製造工業中所用的工人數目』，（每一個中學生都知道，『工廠工人』和『製造業中的工人』並不是同一個東西，這難道不明白嗎？）『對於全部人口構成完全不同的比例』，即由英國底百分之五三起到法國底百分之二三止。『不難看到，英法兩國和我國工廠工人 (!!) 階級上底差別是很大的，根本就談不到我國發展行程與西歐的同一了。』這就是大學教授兼統計學家所發表的高論！他居然非常胆大地一口氣說出了兩句遁辭：（1）以製造工業中所用的工人代替了工廠工人；（2）又以從事製造業的人口，代替了在製造業中工作的工人。現在我們就給我們的統計學者把這些區別底意義加以說明吧。在法國，根據一八九一年底人口調查，在製造業中作工的工人，計有三百三十萬，即不及全人口（按職業劃分的人口三千六百八十萬；沒有按職業劃分的人口一百三十萬）十分之一。這是一切工業作坊及企業中所用工人，不僅是工廠工人而已。從事於製造工業的人口，則有九百五十萬（約佔人口底百分之二六）；在這裏將廠主和其他的人（一百萬），乃至職員（二十萬），家庭人員（四百八十萬）及僕役（二十萬）★，都算在工人數目以內了。爲了說明俄國的這種關係，可舉個別中心爲例

★ 見『The Statesmans Yearbook』，第四七二頁，一八九七年。

子，因為關於全國人口職業的統計，我國還是沒有的。我們現在先拿一個都市及一個農業中心為例。根據工廠作坊統計，一八九〇年 聖彼得堡有工廠工人五一、七六〇人（見『指數』），但根據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俄曆十五日）聖彼得堡底戶口調查，從事製造工業的男女人口一共有三四一、九九一，其分配如下★：

兩性人數

	獨立生活者	家庭人員 與僕役	總 計
業 主.....	13,533	37,109	50,642
管理人員（職員）.....	2,226	4,574	6,800
工 人.....	148,111	61,008	209,209
個體工作者.....	51,514	23,506	75,020
總 計.....	215,704	126,287	341,991

再舉一個例子：在尼什哥諾德省高爾巴托夫縣波高洛德茨克車站（我們看到，該地不經營農業，簡直是『一個皮草工廠』），根據一八九〇年的『指數』，計有三九二個工廠作坊工人。

★ 『一八九〇年戶口調查中的聖彼得堡』，一八九三年聖彼得堡出版，係就 II—X V 類職業底總數而言。從事於各種營業的人共有五五一、七〇〇，其中二〇〇、七四八人是做商人、運輸和旅館業的。所謂『個體工作者』一項，是指沒有僱用工人的小生產者而言。

但根據一八八九年地方自治的調查，則從事藝業的人口，大約為八千人（人口總數為九、二四一；從事藝業的家族在十分之九以上）。讓 N. — on、卡波魯哥夫先生和他們一流的人仔細思索這個數字吧！

第二版補充：現在我們有一八九七年戶口總調查資料關於全體人口職業統計底結果。茲引我們所製成的全俄羅斯帝國★底統計（以百萬計）於下。

職業	獨立謀生者	家庭男女人口	人口總數
A 官吏與軍隊……	1.5	0.7	2.2
B 僧侶與自由職業者……	0.7	0.9	1.6
C 靠利息及撫卹金生活者……	1.3	0.9	2.2
D 被剝奪自由者・妓女・無一定職業者及職業不詳者	0.6	0.3	0.9
不生產品口總數……	4.1	2.8	6.9
E 商人……	1.6	3.4	5.0
F 鐵路交通人員……	0.7	1.2	1.9
G 私人服役・僕役・及短工……	3.4	2.4	5.8
半生產品口總數……	5.7	7.0	12.7
H 農村經濟……	18.2	75.5	93.7
I 工業……	5.2	7.1	12.3
生產品口總數……	28.4	82.6	106.0
以上總計……	33.6	92.4	125.6

★ 見一八九七年二月九日（俄曆二月十八日）『全帝國第一次人口總調查資料研究結果總報告』，中央統計處出版，第二卷第二九六頁，第二一表。我把各類職業的人分為下列幾類：A 1,2及4；B 3及5——12；C 14及15；D 16及63——65；E 46——52；F 41——45；G 13；H 17——21；I 22——40。

不用說，這些統計，完全證實了前邊所說的民粹派將工廠作坊工人數目與全國人口作比較的方法之荒謬了。

爲了證明社會勞動底分工——俄國全部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底基礎，最有趣的，是把上面所引過的關於俄國全部人口職業分配的資料，分爲幾類。根據這個觀點，全國人口可分爲下述三大類：1、農村經濟人口；2、工商業人口；3、不從事生產的人口（更確實地說，不參加經濟活動的人）。上面九類（由A——I）中，只有一類不能直接而完全地列入這三大類之中的那一類以內。這類就是G項：私人服役、僕役及短工。這一類人，大概應該列入在工商業和農村經濟人口以內。我們將這一類人當中住在都市的（二百五十萬）一部份列入第一項以內；將住在各縣的一部份（三百三十萬人）列入在第二項以內。這樣，俄國全部人口分配的情形，便如下表：

俄國農村經濟人口.....	97.0 (百萬)
工商業人口.....	21.7 (百萬)
不生產的人口.....	6.9 (百萬)
總計.....	125.6 (百萬)

由這個表中，一方面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商品流通，因而以及商品生產，在俄國已經完全站住腳跟了。俄國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了。在另一方面，由此也很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其經濟的發展上，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較，俄國還是非常落後的。

其次，自我們在本書中加以分析以後，可以而且應當利用俄國全部人口底職業統計，來大概的確定：俄國全部人口，按其階級地位，即按其社會生產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可分為幾個基本的範疇了。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一般將農民分為幾個基本經濟集團的方法，所以這一確定——當然是大概的——是有可能的了。把俄國全部農村經濟人口完全可以算作農民，因為地主統統計算起來，其數目是非常微少的。在這裏為數不少的一部份地主，已經歸併到靠利息生活者、官吏和高等顯貴以內了。全體七千九百萬農民須分為三大類：下層農民，即人口當中無產者和半無產者階級，中農，即最貧窮的小農；上層農民，即富裕的小主人。這幾類——各種階級份子底基本的經濟特徵，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下層農民，是沒有財產而主要或一半是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口。中農是最貧窮的小農，因為中農只有在豐收之年，或者才能勉強收支相衡，但是這一層生活底主要來源，則為『獨立的』（當然是彷彿獨立的）小經營。最後，最高一類乃是富裕的小主人，他們剝削相當數目的僱農和握有分與地的短工以及一般僱傭工人。

這三大類，所佔的百分數，大約為：全體底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與百分之二十。前面我們經常地是就戶口或經營數目底比例來說的。現在我們是按人口底比例來說的。由於這樣的改變，下層一類農民便增多了，而上層一類則減少了。不過在過去數十年間，毫無疑義的，俄國正

好發生了這種變動，農民之失掉馬匹和破產，農村中貧困和失業之增長等等，都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這就是說，在農村經濟人口當中，無產者與半無產者約有四千八百五十萬；最貧的小業主和其家庭人口約有二千九百一十萬；富裕的小經營約有一千九百四十萬。

其次，又有一個問題，即工商業人口和不生產的人口是如何區分的。不生產的人口當中，包含有人口底顯係大資產階級的成份：一切靠紅利和利息生活者（『靠資本及不動產收入而生活者』——即我們的統計中第十四類底第一組，計有九十萬人），次為一部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大軍官大文官等等。總計這些人大約有一百五十萬。這些不生產的人口底另外一個極端，就是陸軍軍官、海軍、憲兵、警察等下級官佐（約有一百三十萬人），及僕役、大批服務員（共有五十萬人），以及約有五十萬的乞丐游民等等。這些人們只能大概區分為最相近於基本類型的數類：約有二百萬左右為無產者及半無產者（一部份為流氓無產者）；約有一百九十萬左右為極貧的小業主，約有一百五十萬左右為富裕的小業主，服務員、行政人員、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等等大部份亦包括在內。

最後，在工商業人口當中，無疑義的，最多者是無產階級，而他們跟大資產階級之間的鴻溝最為深遠。不過戶口調查，却沒有將這一部份人口區分為業主、個體工作者、工人等的任何資料。因之，我們只有將上面所引的關於聖彼得堡工業人口的資料（是依存在生產中所佔有的地

位而分割的)，作為榜樣了。根據這些統計，我們大概可以把百分之七左右列在大資產階級以內，把百分之十左右列在富裕的小業主以內，把百分之二二左右列在極貧的小業主以內，將百分之六一左右列在無產階級以內。當然，就全俄國說，工業中的小生產，比在聖彼得堡的厲害的多，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却不能把大批個體工作者，以及在自己家裏替業主作工的家庭小手藝者列在半無產者人口以內了。因而，整個說來，上述的百分數大概與現實相差不遠的。這樣一來，工商業人口的數目大致是這樣：大資產階級一百五十萬左右；富裕業主大約二百二十萬左右；極貧的小生產者大約四百八十萬左右，以及無產者及半無產者階級約有一千三百二十萬左右了。

把農村經濟的、工商業的、以及不生產的人口統統加在一起，則俄國底全部人口，就階級地位說，大約可分為下列幾類：

	男女人口總數
大資產階級、地主、高級官吏等等……約	3.0 (百萬)
富裕的小業主……………約	23.1 (百萬)
極貧的小業主……………約	25.8 (百萬)
無產者★及半無產者……………約	63.7 (百萬)
總計……………	125.6 (百萬)

我們不庸懷疑，在我們的立憲民主黨以及立憲民主黨化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方面，都大聲疾呼的反對關於俄國

★ 其人數不下二千二百萬——見下文。

經濟的這樣『簡單化』的觀念。在一個仔細的分析中抹煞經濟矛盾的深刻性，而同時又埋怨社會主義者對這些矛盾整體底觀點之粗暴，那是又方便又有益的事情了。不用說，對我們所得出的這種結論之批評，是沒有一點科學的意義的。

關於某些數字與事實接近到什麼程度，當然是會有些部份的爭論的。從這一觀點看來，值得指出的，是洛斯茨基先生底一部著作：『根據一八九七年戶口調查對俄國人口的研究』（『神界』第八期，一九〇五年）。著者曾使用了戶口調查關於工人與僕役數字的直接資料，並根據這些數字，確定俄國無產者人數為二千二百萬，農民與土地佔有者為八千萬，工商業主與服務員約為一千二百萬，非農業人口約為一千二百萬。

根據這些資料，無產階級底數量，與我們所得的結論很相近★。否認『作工』謀生的貧農和家庭小手藝者等等中間的大量半無產者，那是說嘲弄關於俄國經濟底一切統計。要知道，單單歐俄一地就有三百二十五萬無馬的農戶，三百四十萬有一匹馬的農戶；同時，把地方自治會關於佃戶『作工謀生』及家庭收支等等統計彙報回憶一下，那就對於半無產者人數之衆多，就不會懷疑了。說無產者

★ 這裏並不是詳細地討論洛斯茨基先生所用的關於工人與僕役的統計。很明顯地，這統計底毛病，是把工人底數量過於縮小了。

及半無產者在一起共佔農民底一半，那寧是較低的估計，而不是誇大。在農業人口以外，無產者及半無產者底百分比，無條件的還要高些。

再則，假若你不願把一副完整的經濟圖畫拉成零小片斷的話，那麼，工商業經理人員、服務員、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官吏等等的大部份，也必需列在富裕的小業主以內。在這裏，我們把這部份人口底數目定的太高，未免過於謹慎了：將極貧的小業主的數目增大，而將富裕者數目減少，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不過，這種分法，當然並沒有作為在統計上絕對準確的企圖。

統計應當是用以說明用全面分析所規定的社會經濟關係，不應當變成自我目的，如我國常常所發現者。抹煞俄國人口中小資產階層之衆多性，那是說正面地偽造我國經濟現實底圖畫。

(七) 大工廠底增長★

由於我國工廠作坊統計材料底不能令人滿意——這一點在上面已經指出了★★——遂迫使我們不得不爰用更複

★ 在前幾章中，列寧從工業發展底最初階段（家庭工業，手工業與工廠手工業）起，將其發展情形，加以敘述。爲了節省篇幅，特將這些敘述刪去了。本節即第七節乃係摘要。
——俄文版編者註。

★★ 見前，本章第五節。——俄文版編者註。

雜的計算方法，以便決定在改革後，大機器工業在俄國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情形。我們選擇了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九年、一八九〇年、以及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關於最大工廠——即僱備一百工人以上的工廠——的統計★。只有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戶口調查』材料中，曾將戶外工人嚴格地分了出來；因此，以前幾年的資料（特別是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九年），雖然在附註中加以修正，但

★ 材料來源：『財政部年鑑』第一卷，其中僅有關於七十一種工業的統計；『指數表』第一版及第三版，其中和『戶口調查』一樣，有關於一切工業的統計；但是，如欲將『戶口調查』上的統計數字與『指數表』上的統計數字加以對照，則須從『指數表』上的工業表中減去鐵礦製造業。將家庭工人包括在工廠作坊工人以內的作坊，業已減去了。有時這種將家庭工人包含在內的情形，在上述出版物底附註中，曾經正面地予以保留；有時，這種事實，可以從比較各年統計數字中看出來；例如，你可以一八七九年、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沙拉托夫省棉職業的統計作一比較（參考第六章，第二節，第一段）。辛若爾（Ueber die Grenzen der Weiterbildung des fabrikmassigen Grossbetriebes in Deutschland 一八九三年 Stuttgart 出版（『論德國大工廠企業擴張底限度』）將僱用五十工人以上的工廠，都列入大工廠企業之列。我們並不是認為這種標準是很低的，不過，因為計算俄國統計材料底困難，所以我們只好限於最大的工廠了。

很可能依然還有些誇大。茲將關於這些大工廠的材料，列爲一混合統計表。

現在我們就先從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九年、和一八九〇年的統計，來開始分析這個表吧。在這幾年當中，大工廠底數目，已經變動了，即爲：六四四、八五二、九五—；如用百分數來表明，爲一〇〇、一三二、一四七。這樣看來，在二十四年當中，大工廠的數目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此外，如果拿大工廠的各個類別底統計材料來看，則我們可以看到，工廠愈大，則其數目增加的亦愈加迅速（A類爲：五一二，六四一，七一二所工廠；B類，九〇，一三〇，一四〇；C類：四二，八一，九九）。這指明了生產之日益集中。

採用機器動力的作坊，其數目的增加，比全部工廠數量的增加要快些；其百分數爲：一〇〇，一七九，二二六。大作坊改用蒸汽發動機的數目，是日益增多了；工廠愈大，其中採用機器動力的作坊亦愈多。如要算出此種作坊對該類工廠總數的百分比，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的數目字：（A）百分之三九；百分之五三，百分之六三；（B）百分之七五，百分之九一，百分之一〇〇；（C）百分之八三，百分之九四，百分之一〇〇。蒸汽發動機之採用，是與生產規模的擴充，生產協作的擴大，有密切聯繫的。

全部大工廠中工人數量的變動，其百分數如下：一〇〇，一六八，二〇〇。在二十四年當中，工人的數目增加

了兩倍，即超過了『工廠作坊工人』總數底增加。就年份講，平均每所大工廠的工人數目爲：三五九，四五八，四八八；就類別講，則爲：(A) 二一三，二二一，二二〇；(B) 六六五，七〇六，六七三；(C) 一、四九五，一、九三五，二、一五四。這樣看來，最大的工廠，其中所集中的工人比例，日益增加。在一八六六年，一千工人以上的大工廠所僱用的工人數量，計佔大工廠工人總數底百分之二十七；但在一八七九年，已爲百分之四〇，而在一八九〇年，則爲百分之四十六了。

一切大工廠底生產額，其百分數底變動如下：一〇〇，二四三，二九二；如依類別講，則爲：(A) 一〇〇，二〇一，一八七；(B) 一〇〇，二四四，三〇八；(C) 一〇〇、三二〇，四七七。如是，全部大工廠底生產總額，差不多增加了三倍，並且，工廠愈大，則其生產額的增加亦愈迅速。但是，假如我們將各類工廠每年底勞動生產率作一比較，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情形多少有些不同。在一切大工廠中，平均每個工人的生產額爲八六六——一二五〇——一二六〇盧布；而依類別講，則爲：(A) 九〇一——一四一〇——一九一；(B) 八〇〇——一二八二——一五七四；(C) 八四一——一〇八二——一八八八。因之，在這裏並看不出由低級到高級工廠每個工人每年生產額底增加來。這是由於下面這個事實產生的，即各類都包含有比例不平衡的，從事於各種工業的工廠在內，而這些工廠，其原料的價值互異，因之，每個

工人底每年生產額，亦各有不同了★。

我們覺得，對於一八七九——一九〇年以及一八七九——一八九〇——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統計材料，加以同樣詳細地分析，是多餘的，因為這樣的分析，不過是把上面已經述及一切，以稍許不同的百分比，再重複一遍而已。

最近，『工廠監督員報告彙編』中引有關於按工人數量而劃分工廠和作坊類別的資料，茲引一九〇三年的這種數字於下：

工廠作坊類別	俄羅斯六十四省		歐俄五十省	
	工廠數目	工人數目	工廠數目	工人數目
在20工人以下者……	5,749	63,552	4,533	51,728
21至50工人……	5,064	158,603	4,253	134,194
51至100工人……	2,271	156,798	1,897	130,642
101至500工人……	2,095	462,336	1,755	383,000
501至1,000工人……	104	267,486	349	240,400
在1,000工人以上者……	235	521,511	210	457,534
總計……	15,821	1,540,406	12,997	1,307,538

這些數字，與以上所引證的那些數字，是可以作比較的，只是在這裏，我們要知道，這些數字是不大可靠的，雖然這種不可靠的程度是非常之小的。不管怎樣，這些數字表明，大工廠（僱用九十九工人或一百工人以上者）的

★ 例如：在一八六六年，(A)類有十七所砂糖精製廠，其中每個工人每年生產額約值六千盧布，但是在紡織工廠（列在高級以內），每個工人每年生產額，則介於五〇〇盧布至一五〇〇盧布之間。

數量以及在其中所僱傭的工人數量，是在迅速地增長着。在這些大工廠裏面，最大工廠工人底集中，從而生產底集中，也都在增長着。

將這些關於大工廠的統計；和我國官方統計中關於全部『工廠與作坊』的統計，加以對照，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一八七九年，大工廠佔全部『工廠與作坊』的百分之四·四，在其中集中了工廠作坊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六六·八，並佔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五四·八。在一八九〇年，大工廠佔『工廠與作坊』總數底百分之六·七，在其中集中了工人總數底百分之七一·一和生產總額底百分之五七·二。在一八九四——一九五年，大工廠佔『工廠與作坊』總數底百分之一〇·一，在其中，集中了工廠作坊工人總數底百分之七十四，和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七〇·八。在一九〇三年，僱傭一百人以上的大工廠，在歐俄，佔工廠與作坊總數底百分之一七，其中集中了工人總數底百分之七六·六★。這樣看來，不管大工廠的數目是怎樣地微小，但是，大工廠（主要地是採用蒸汽發動機的），都集中了全部『工廠作坊』底工人數量與生產總額之絕大的和不斷增長

★ 『指數表』與『戶口調查』所載關於我國工廠作坊工業的總結材料，已在第二節中引過了（可與『研究』二七六頁比較（見『全集』第二卷，第三五三頁。——俄文版編者）。我們要指出來的，即大工廠數目對『工廠與作坊』總數之百分比的增長，首先表明了『工廠作坊』這概念在我國統計中的逐漸縮小。

的部份。我們已經看到，在改革後一個時期，這些大工廠曾經是以如何突飛猛進的速度增長了起來。現在，我們再引證一些關於礦業中同樣大企業的資料於下★：

一八九〇年歐俄最大的工業企業

工廠作坊 礦山等類 別（按照 工人數目 劃分）	礦 業			工廠作坊工業與礦業		
	企 業 數		工 人 數 目	企 業 數		工 人 數 目
	總數	其中採用蒸 汽發動機者		總數	其中採用蒸 汽發動機者	
A. 100 工 人到 499 者	236	89	58,249	1,369	858	310,960
B. 100 工 人到 999 者	75	38	5,6607	258	221	172,160
C. 1000 工 人以上者	71	49	149,998	186	164	898,935
總 計	382	176	257,954	1,811	1,243	881,101

在礦業中，工人底集中於大企業，尤為厲害（雖然使用蒸汽發動機的企業，其百分數是比較很少的）。礦工總數三〇五、〇〇〇人中，有二五八、〇〇〇人，即百分之八四。五，是集中在僱備一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差不多礦工總數之半（在三〇五、〇〇〇人中有一四五、〇

★ 這個統計材料，係從『一八九〇年礦業統計材料彙報』中計算出來的，但是，將『指數表』中所列舉的企業，却未包括在內。因此，歐俄礦業工人的總數減少了五萬五千人（三十四萬減三萬五千等於三十一萬〇五千）。

〇〇人)；是在僱傭一千工人以上的少數大礦場中。在歐俄、工廠作坊工人和礦工的總數(在一八九〇年爲一、一八〇、〇〇〇人)當中，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四·六)，是集中在僱傭一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差不多有一半(一、一八〇、〇〇〇人中有五七〇、〇〇〇人)是集中在僱傭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

(十) 工廠底附屬物

凡其存在直接與工廠相聯的那些僱傭勞動及小工業形態，我們都叫做工廠附屬物。這首先就包括鋸木工人與建築工人(他們的某些部份)在內，關於這些工人，我們現在上面已經講過了★★，他們有時直接包括在工廠中心底工業人口以內，有時則屬於近郊鄉村的人口★★★。此

★ 一八九五年的工業調查，計算德國全部企業中，連礦場建築業在內(此項事業在俄國，是沒有登記在內的)，僱傭一千工人以上的企業共有二四八家，這些企業中的工人總數，爲四三〇、二八六人。由此看來，俄國的大工廠比德國還要大些。

★★ 見『全集』第三卷四一〇——四一七頁。——俄文版編者。

★★★ 例如，在理阿桑省，『單在赫魯道夫工廠』(一八九四——九五年：計工人有四、八四九人，生產額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冬季時，用以拉柴的就有七千匹馬之多；而最大部份的馬，則屬於耶高魯也夫縣底農民所有。』(見『手工業調查到底工作』第七卷，一一〇九——一〇頁)。

外，這裏邊又包括着泥炭泥沼（這些泥炭泥沼，有時爲廠主自己所操握）中的工人及車夫、搬運夫、卸貨夫，與夫一般所謂不熟練工人在內，這些工人通常構成工廠中心人口底不小的一部份★。例如聖彼得堡，據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俄曆十五日）調查，『日工及不熟練工人』這一類工人，計四四、八一四人（兩性）；從事於運輸工業的工人計五一、〇〇〇人，其中有九、五〇〇人是專門搬運重物的。再其次，有些工廠的輔助工作，是由『獨立』的小本經營者承做的；在工廠中心或其近郊興起了這樣的行業，如像：製造榨油工廠及酒廠★★，所用的桶子，編織裝置玻璃器具用的筐子★★★，製造裝置鐵器鎖子用的箱子，製作細木工和裝備工用的木柄★，製作皮靴用的釘

★ 關於泥炭業的統計，也是極端混亂的。通常不把它列在『工廠與作坊』生產（參照考比理阿茨基著『手冊』，第十六頁）以內，但有時又包括在內，例如，據『戶口調查』所登記者，在弗拉及米爾省，而且只是在這一炭探場十二處，僱傭工人二、二〇一人，雖然同樣在別省，有泥省也開採泥炭的。根據斯威爾斯基（『弗拉及米爾省底工廠作坊』），在一八九〇年，在弗拉及米爾省從事開採泥炭的工人，其數字比這個一定要大好多倍。

★★ 見『手工業調查到底工作』，卷六。

★★★ 同上第八卷，在諾甫高洛特省。

★ 同上，第九卷，在面拉縣近郊各鎮。

子，皮革廠等用的『鞣酸』★★，編織包裝工廠出品用的蘆蓆（在柯斯特洛瑪及其他各省），製作火柴用的『桿』（在理阿桑、卡魯加、及其他各省），製作香煙用的紙盒（在聖彼得堡附近）★★★，製作醋工廠用的鋸屑★★★★，因大工廠★★★★，需要底結果而發展起來的用小紡綫機紡廢綫（在洛茲）等等。所有這一切小的製造業者，正和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僱傭工人一樣，不是屬於工廠中心底工業人口，便是屬於近郊鄉村底農業人口。再則，當工廠只限於生產某種半製成品時，它有時就使得對於這些材料再進一步加工的小行業發展起來；例如，機械的紡紗生產，對於家庭手藝紡織業便是一個推動，而在礦廠的周圍則出現了製造五金用品的『手藝業』者，等等。最後，資本主義的家庭工作，常常是工廠底一個附屬物★★★★★★。在一切的國度當中，大機器工業時代，都以資本

★★ 在柏姆爾省庫格爾市周圍及特威爾省基姆拉村和其他各村。

★★★ 見『一八八九年聖彼得堡縣地方自治會議管理局報告』所載渥伊諾夫先生關於醫藥區第五號的報告。

★★★★ 『報告與研究』，第一卷，三六〇頁。

★★★★★ 『波蘭王國工廠工業調查報告』，聖彼得堡一八八八年出版，第二四頁。

★★★★★★ 在『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十六個工廠，在廠內各僱傭一千以上的工人，此外還僱傭着總數達七、八五七名的廠外工人。僱傭自五〇〇至九九九工人的十四個工廠，其僱傭廠外工人的數目，達一、三五二人。『調查』所登

主義家庭工作在這些工業部門——例如：成衣業——當中之廣泛發展為其特徵。關於這種工作在俄國流行的多廣，它所具的顯著的條件是什麼，同時，為什麼我們看來，在專論工廠手工業一章內對它加以敘述比較來得更正確等，我們在上面都已經講過了。

爲了稍微充分地敘述工廠底附屬物起見，以下這一點是必需的，即關於人民底職業，需有完全的統計，或者對於工廠中心及其附近地帶底全部經濟生活，需有專論式的敘述。但是我們所得到的片斷統計，也足以證明，在我國非常流行的一種認爲工廠工業與他種工業隔絕，認爲工廠人口與其他不在工廠中的人口隔絕的意見是怎樣不正確了。工業形態底發展，像任何一般社會關係底發展一樣，

記的廠外工作，是純粹偶然的，因此它有着好多空白。據工廠監察員報告彙編，在一九〇三年計有六三二個將工作分配給廠外工人作的辦事處，其淨備工人之總數達六五、一一五人。自然，這些數目字是很不完全的，但其特點是在於這些辦事處以及它們所僱用的工人之絕大多數，是集中在工廠工業底中心（莫斯科區有五〇三個辦事處，四九、三四五個工人。沙拉托夫省——棉紗——有辦事處三三所，工人一〇、〇〇〇人）。（第二版脚註）。（這區脚註底第一部份，直到『工廠監察員報告彙編』這幾個字爲止，已載於第一版。列寧底註解：『第二版附註』僅適用於脚註底第二部份。——俄文版編者）。

它只能是很逐漸地進行的，這一發展經過大量互相交錯的、過度形態及表面的復古。例如，小藝業底興起（如我們在上面所敘述的），可以表現資本主義工廠手工業底進步；現在我們看到，甚至工廠有時也能促進小藝業底發展。爲『收集商』做工，也可以作爲工廠手工業和工廠底一種附屬物。爲了能够正確地估計這類現象底意義起見，就必須將這些現象與工業發展底一定階段上之全部工業結構及這種發展底基本趨勢，聯繫起來。

（十一） 工業與農業底完全分離

唯有大機器工業，才使工業與農業完全分離開來。俄國的統計完全證實了『資本論』作者對其他國度★所規定的這個命題，但是民粹派的經濟學家通常却把這個命題忽視了。N-on 先生也時常有意或無意地在他所著的『概論』中談到『工業與農業底分離』，但是他却想不盡力去分析確實的統計材料，以便決定這種過程是在怎樣嚴格進行着的，它採取了什麼不同的形式。V. V. 先生在指出我國產業工人與土地底聯繫（在工廠手工業中；我們這位作者認爲無需乎區分資本主義底各個階段，雖然他裝腔作勢地是信從『資本論』作者的理論的！）時，關於這一

★ 『資本論』卷一，德文版七七九至七八〇頁。

點則大言不慚地宣佈了『我國的』(着重點是他加的)『資本主義工業』對工人農民之『可恥的』(原文如此!)『依頓』, 等等(『資本主義底命運』第一一四頁及其他)。關於不僅在『我國』, 而且在西方各地, 資本主義, 在大機器工業以前, 不能澈底分裂開工人與土地底聯繫一點, 顯然的, V. V. 先生是沒有聽到過, 即使是聽到了, 也是忘記了! 最後, 卡布盧柯夫先生, 就是在最近, 還向學生講了下面這樣極端歪曲事實的話: 『在西方, 在工廠中做工乃是工人唯一無二的謀生方法, 而在我國, 除比較不多的例外之外(原文如此, !!), 工人都認為在工廠中作工乃是一種副業; 他對於土地的依戀是比較深的。』★

『莫斯科衛生統計』, 即德門吉耶夫先生關於『工廠工人與土地聯繫』★★底著作, 對於這個問題會給了個實際的分析。有系統地所搜集的統計(包含了大約二〇、〇〇〇左右的工人)曾經表明: 只有工廠工人底百分之一

★ 見『農業經濟演講集』(原文如此!)為學生發行的, 一八九七年莫斯科出版, 第十三頁。或許我們這位有學識的統計學家認為, 把總數底百分之八十五可以視作『比較不大的例外』吧(見本文以下各節)?

★★ 『莫斯科省統計彙報』, 衛生統計篇, 第四卷第二編, 一八九三年莫斯科出版。舊轉載在德門吉耶夫先生的名著『工廠等等』之中。

四·一，才去兼作農業工作的。尤其更加重要的，即以非常綿密的方式在上述的著作中所證明的一個事實，亦即：正是機器生產，把工人和土地分離開來的這個事實。爲了證實這個數字，特從所引證的許多數目字中，選擇最顯著的數字於下★：

工廠與作坊	兼做農業工作者之百分數	
手工紡織與染色工人	72.5	} 手工 生產
絲織工人	33.1	
陶器	31.9	
手工印花布廠及分配額外工人以經綫的數字	30.7	
製布（全部過程在內）	20.4	} 機器 生產
棉織與機織	13.8	
機織（連棉製在內）	6.2	
機器工廠	2.7	
機器印花布業	2.3	

我們對於作者底統計表所補充的，只是將八種生產分爲兩類，即手工生產與機器生產。至於第九種生產——製布業，我們要指出的，即它是半用手工半用機器來製造的。如是，在手工紡織廠底布匠當中，兼做耕種工作的有百分之六十三，在用自動織布機的布匠當中，則沒有一個工人，而在使用機器動力的織布工廠各部門內作工的工人當中，只有百分之三、三兼營農業。

★ 『統計彙報』前引書第二九二頁；『工廠』，第二版第三六頁。

『這樣，使工廠工人斷絕其與土地聯繫的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手工生產之轉到機器生產。不管以手工進行生產的工廠數目，還比較地爲數很多，但是這些工廠所僱備的工人數目，與在進行機器生產的工廠中所僱備的工人數目比較起來，却是很不足道的。因此之故，我們看到，兼營農業的工人，其百分數不大，就一般全部成年工人言，僅及百分之十四·一，就純粹屬於農民等級★，的成年工人言，僅及百分之一五·四。』

我們還記得，莫斯科省工廠衛生檢查報告書，曾載有這樣的數目字：採用機器發動機의工廠，佔工廠總數底百分之二二·六（其中包含有百分之十八·四，利用蒸汽發動機의工廠）；而在這些工廠中，則集中着工人總數底之八〇·七。從專手工生產的工廠，佔百分之六九·二，但其中所僱備的工人，則僅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一六·二。在二百四十四家採用機器發動機의工廠當中，共有九二、三〇二個工人（每一工廠計工人三七八人），但七百四十七家從專手工生產的工廠，則共有一八、二五〇個工人（每一工廠計工人二十五名）★★。我們在上面已經指明過，全俄羅斯工廠工人集中在大企業中的情形是如何地顯著，這些大企業大都採用機器發動機，每一企業平均僱備的工人，在四八八人以上。德門吉耶夫先生曾詳細地研

★ 同上，第二八〇頁，『工廠』，第二六頁。

★★ 同上，第四卷，第一編，第一六七、一七〇、一七七頁。

究了工人籍貫、當地工人與外來工人之間的區別、身份的區別（市民與農民）等等，對於工人脫離土地底影響，然後他發現：所有這一切差別，都被一個基本因素底影響所掩蔽了，這個因素就是：手工生產之轉到機器生產★。

『不論使從前耕地的農民轉化當工廠工人的原因有那些，但事實是：這種專門工人已經存在着。他們只是被算在農民以內罷了，他們只是由於下面這個事實才與農村發生聯繫，即他們在更換護照時所納的稅捐一事，因為，事實上他們在農村中既沒有田地，又往往甚至連房屋都沒有，他們通常把房屋都賣掉了。甚至可以說，他們只是在法律上保存着土地的所有權，一八八五——一八六年工廠中的擾亂事件曾經表明，在許多工廠裏面，這些工人自己把

★ 日班考夫先生在其『斯摩林斯克省工廠作坊衛生調查』（斯摩林斯克，一八九四——一九六年）中，估計兼營農業工作的工人數目，在雅爾切夫紡織工廠一廠，大約僅佔百分之十至十五（第二卷，三〇七頁，四四五頁；在一八九三——一九零年，雅爾切夫紡織工廠計有工人三、一〇六人，而斯摩林斯克省工廠作坊工人總數則為八、八一〇人）。這個工廠中非經常的工人，佔男工底百分之二八（在一切工廠中，則佔百分之二九），佔女工底百分之一八·六（在一切工廠中，則佔百分之二一。見第二卷，第四六九頁）。但必須指出的，即非經常的工人中則包括以下這些工人在內：（一）在工廠作工不及十二個月者；（二）夏季去種田者；（三）『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而一般停工好幾年者（第二卷，第四四五頁）。

自己認為是與鄉村完全無關的人，這正如鄉村的農民又把他們——本村人的後裔——視為是外來的異鄉人一樣。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已是一個業已形成的工人階級了，這是一個沒有自己的家室，事實上沒有任何財產的階級，這是一個毫無束縛，無隔日之糧的、胼手胝足的階級。而這個階級，並不是從昨天起才產生的。它已經有了它的工廠系譜，而且有很不小的一部份，已經有了三代的歷史了。

』★

最後，關於工廠與農業分離的問題，最近的工廠作坊統計中，載有很有趣的材料。『工廠與作坊調查』（係一八九四——九五年的報告）中，曾有每所工廠於每年開工日數的報告。卡斯伯洛夫先生曾急忙地利用這些統計，以祖護民粹派的理論，他計算出：『平均俄國工廠每年開工一百六十五日』，『在俄國，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工廠，一年之內開工不到二〇〇日。』★★用不着說，由於『工廠』這一名詞底含混與不確實，像這種未加分類的、概括的數目字，實在是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它並沒有指出，多少工人在一年之中究竟工作多少日子。我們曾將『調查』中關於大工廠（僱傭一百工人以上者）的相適應

★ 『統計彙報』第二九六頁。『工廠』第四五——四六頁。

★★ 『俄國工業發展統計總結』，係帝國自由經濟協會會員 M.T. 圖干。巴爾夫諾斯基底報告及『第三部』會議上關於此報告的討論。聖彼得堡，一八九八年出版，第四十一頁。

數字，加以計算，這些大工廠，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第七節），約佔工廠作坊工人總數底四分之三。我們看到，各類一年間平均工作日數為：(A) 二四二；(B) 二三五；(C) 二七三★，而一切大工廠，則為二四四日。如果把每個工人的平均工作日數計算一下，則每年為二五三個工作日——這是大工廠中每個工人底平均工作日數。該『調查』曾將生產劃分為十二部，其中只有一部裏面，最低各類平均工作日不及二〇〇日，即第十一類（食品生產品）：(A) 一八九；(B) 一四八；(C) 二八〇。這一部底A類和B類工廠中，僱傭的工人為一一〇、五八八人，等於大工廠工人總數（六五五、六七〇人）底百之一六·二。我們要指出的，即這一部包含了各色各種的生產，比如：甜菜糖業、香煙業、釀酒業、麵粉業，等等。就其餘各部而言，每廠的平均工作日數如下：(A) 二五九；(B) 二七一；(C) 二七二。這樣看來，工廠愈大，則其於一年內開工的日子數亦愈多。因而，關於歐俄一切大工廠的總的統計報告，並證實了莫斯科衛生統計底結論，並證明了工廠是在創造一個經常的工廠工人階級。

如是，關於俄國工廠工人底統計材料，完全證實了『資本論』底理論，即大機器工業，在工業人口底生活條

★ 我們要提醒一下，即 A 類包括僱傭一〇〇至四九九工人的工廠；B 類包括僱傭五〇〇至九九九工人的工廠；C 類則包括僱傭一〇〇〇工人以上的工廠。

件上產生了一個十足而斷然的變革，使它與農業，以及與農業結合着的多少世紀以來的家長制生活底傳統，完全絕緣。但是，在破壞家長制的及小資產階級的關係時，大機器工業在另一方面却又創造了使農業中僱傭工人與工業中僱傭工人相接近的條件：第一，它一設地把初在非農業中心造成的那種工商業生活習慣帶到鄉村裏去了；第二，它造成了人口底流動性，以及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底廣大的僱傭市場；第三，在農業應用機器時，大機器工業把巧妙的產業工人也輸送到農村中去了，這些巧妙的工人，具有較高的生活水準。

(十二) 在俄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底三個階段

現在，我們就把我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底統計所得出的基本結論，作一總結吧★。

這一發展底主要階段共有三個：小商品生產（小的，主要是農民的藝業）；資本主義的工廠手工業；以及工廠（大機器工業）。事實完全駁倒了在我國所流行的那種關於『工廠作坊』工業與『小手藝』工業彼此隔絕的見解。恰恰相反，兩者的這種劃分，乃是純粹人爲的事情。這兩

★ 正如我們在序言中已經說過的，我們只限於敘述改革後一時期，至基於農奴勞動的工業形態，姑置不論。

種工業形態的聯繫與相續性，是最直接、最密切的。事實很明白地證明：小商品生產底基本傾向，就在於資本主義底發展，特別是在於工廠手工業底興起，而我們眼看着，工廠手工業是正在很迅速地發展成爲大機器工業了。或許，工業各種之連續性的形態間之密切而直接的聯繫之最顯著的表現之一，就是下面這種事實，即許多大的以及最大的廠主，本人曾經都是小工業者當中之最小者，他們曾經過了從『人民的生產』到『資本主義』底一切階段。沙渥·莫洛佐夫最初本是一個農奴（他在一八二〇年贖身購得了他的自由），以後又做過牧人、馬車夫、紡織工人，再後又成爲『小手藝』布匠，走到莫斯科把他的布疋賣給收集商人；再後他就成爲一個小企業，工作分配處，乃至工廠的老闆。他於一八六二年逝世，其時，他和他的許多兒子已經有兩個大的棉織廠了。在一八九〇年，屬於他的生子孫所有的四個工廠已僱有三九、〇〇〇個工人，產的貨物，計值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弗拉幾米爾省的絲織工業中，許多大廠主都是從紡織工人和『小手藝』紡織工人出身的★★。伊萬諾渥、渥斯尼辛

★ 見『弗拉幾米爾省底工業』，第六卷，五至七頁；『指數』，一八九〇年版；什沙馬列夫著：『尼什尼·諾甫高洛特與書伊斯克——伊萬諾夫斯克鐵路沿綫工業概論』，一八九二年聖彼得堡出版，二八——三二頁。

★★ 見『弗拉幾米爾省底工業』，第三卷，第七頁以下。

斯克最大的廠主（庫瓦也夫、福肯、蘇布考夫，考若什金、鮑布洛夫等族），都是『小手藝者』出身的★★★。莫斯科省花緞工廠，曾經都是『小手藝』作坊★。帕弗洛夫斯克區底廠主——沙維雅洛夫——在一八六四年的時候，還可以『栩栩如生地回憶起他在手藝師傅哈巴洛夫下作一個簡單工人時候的情景』★★。廠主瓦里帕耶夫曾經是一個小『手藝者』★★★。康德拉托夫在先也曾經是一個小手藝者，他常攜帶着一袋自己的製品，步行到帕弗洛夫去售買★★★★。廠主阿斯莫洛夫，從前曾經當過行商底趕馬者，後來做了一個小商人，一個小小煙草作坊底老闆，最後成了一個營業達數百萬的工廠底老闆了★★★★☆。諸如此類，不勝舉述。把民粹派經濟學者在這類場合以及與這類相似的場合之下，如何規定『人工的』資本主義底開始與『人民的』生產底終結來考察一下，那是很有趣味的的事情。

以上所舉三個基本工業形態，首先是以不同的技術結構來區別的。小商品生產，是以很原始的手工業技術為特

★★★ 見什沙馬列夫著同上書，第五六一—六二頁。

★ 見『莫斯科省統計彙報』，第七卷，第三編，一八八三年莫斯科出版，第二七一—二八頁。

★★ 見拉波生著，同上書，第一〇五頁。

★★★ 同上，第六十六頁。

★★★★ 見格里高里耶夫著，前引書，第三十六頁。

★★★★★ 『歷史統計一覽』，第二卷，第二十七頁。

徵，這種技術，差不多從太古時代起，迄未變化。工業者仍然還是個農民，他用着傳統的製作原料的方法。工廠手工業則採用了勞動分工，這種分工根本革新了技術，它把農民轉化爲一個匠人，『分門別類的工人』了。但是手工勞動還依然保存着，而在這種基礎之上，生產方法底進步不可避免地是很緩慢的。分工是自發地發展起來的，正如農民工作一樣，它採用着傳統的工作方法。只有大機器工業才引起了一個急劇的變化，它拋棄了手工技巧，用新的、合理的原則將生產加以革新，並且有系統地將科學底知識應用於生產。當資本主義在俄國還沒有組織起大機器工業以前，及在至今尚未組織起大機器工業的那些工業部門中，我們看到，技術差不多是完全停滯的，我們看到，還使用着同樣的手織機、同樣的水磨或風車，而這些東西，在一世紀以前就在生產中使用着的。反之，在工廠已佔支配地位的那些工業部門當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全部的技術革命和機器生產方法底極端迅速的進步。

由於技術結構底不同，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發展底各種不同階段。小商品生產與工廠手工業底特徵，是小作坊底佔據優勢，其中規模較大的佔極少數。大機器工業則完全排擠了小作坊。資本主義的關係，在小藝業（如僱傭工人的小作坊及商人資本）中也形成了，但是這種關係在這裏還發展的很薄弱，還沒有確定而爲參加生產者各集團間之顯著的對立。不論是大資本，抑或無產階級廣大階層，這時還都是沒有的。在工廠手工業中，我們看到，這

兩者已經形成了。生產手段所有者與工人之間的鴻溝，已經到達了相當深廣的程度。『富足的』工業中心區域已經長成了，完全無產的工人構成了這種中心底大批居民，一方面是區區少數握有巨大資本以購買原料並出賣製成品的商人，別方面是大批無隔宿之糧的、胼手胝足的、分工別類的工人，——工廠手工業底一般圖景，就是如此。不過，小作坊底充斥，與土地聯繫底保存，生產中以及全部生活制度中傳統之保存，——所有這一切就造成了介於工廠手工業兩極之間大批中間份子，而阻礙着這兩極底發展。在大機器工業中，所有這些障礙都一掃而空了，社會對立底兩極，達到了最高的發展。資本主義的一切黑暗面，都集中在一起了：如一般所知道的，機器對於無限制地延長勞動日，給予了一個有力的推動；婦女與兒童都捲入生產之中；失業工人後備軍也形成起來了（在工廠生產條件之下，這種後備軍一定要形成的），等等。然而，工廠所大規模造成的勞動社會化，以及在工廠裏作工的人口底情感和概念之革新（特別是對家長制的傳統以及小資產階級底傳統之破壞），都引起了一種反應：即大機器工業以前的諸階段完全不同，它要求生產之有計劃的調整與社會的監督（這一傾向底表現之一，就是工廠立法）★。

★ 關於工廠立法與大機器工業所造成的條件及關係之聯繫的問題，可參閱岡根·巴爾諾夫斯基先生所著『俄國的工廠』一書第二編第二章，特別是『前言』一八九七年七月號上的文章。

生產發展性質本身，是隨着資本主義底各個階段而變化的。在小工業中，這一發展是隨着農民經濟底發展而進行的；這裏，市場是極端狹隘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是不大的，生產規模之微小，很容易適應於很少變動的地方的需要。所以，在這個階段上，工業底特徵就在於極大的安定性；但是這一安定性，却等於技術底停滯，等於家長制的社會關係底保存，而這種社會關係則與中世紀傳統的各種殘餘混淆在一起。工廠手工業是爲了廣大的市場而工作的——有時且供給全國，而與此相適應，生產也就取得了爲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那種不安定性質，這種不安定性，在工廠生產之下，更加猛烈了。大機器工業底發展，除了跳躍方式、除了繁榮與危機時期、定期的交替方式以外，便不能進行了。小生產者底破產，因工廠底這種飛躍式的增長，而更加大大地加強了；工人有時在忙碌季節，成批地爲工廠所吸引；但有時，又成批地被工廠拋到十字街頭了。巨大的失業者和甘願從事任何工作者後備軍底形成乃成了大機器工業存在與發展底條件。在第二章裏，我們曾經指出，這種後備軍是從農民底那些階層裏招募來的；在以後各章裏，曾經指出了資本準備控制此種後備軍的主要職業。大機器工業底『不安定性』常常引起了而且現在還在引起着某些人們底反動的怨言，這些人還繼續用小生產者底眼光來觀察事物，他們忘記，只有這種『不安定性』才結束了從前的停滯，而代以生產方法以及一切社會關係底迅速革新。

此種革新底表現之一，就是工業之與農業分離，就是工業中社會關係底從重壓在農業上的那種農奴制度及家長制度底傳統中解放出來。在小商品生產中，工業者還沒有完全從農民的軀殼中蛻化出來；在大多數場合之下，他還依然是一個種地的農民；而且小工業與小農業底這種聯繫，竟如此深遠，以致我們在工業中及農業中都看到了小生產者並行分化底極有趣的規律。小資產階級及僱傭工人底形成，是在國民經濟底這兩個領域中攜手並進的，因之在分化底兩極，準備了工業者與農業之分離。在工廠手工業時代，這種脫離就已經很可觀了。許多不從事農業的工業中心興起了。工業底主要代表者，已不是農民，而是：一方面是商人和工廠主，另一方面則是『工匠』了。工業以及與世界其它部份比較發展的商業來往，提高了人民底生活水準和文化程度；工廠手工業底工人，已開始瞧不起農民了。大機器工業，更澈底完成了這種革新，把工業與農業完全分離開來，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創造了一個與舊式農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人口階級，這個階級，在其生活制度上，在其家庭關係制度上，在其較高的物質的與精神的需要底水平上，都是與舊式農民不同的★。在小農業

★ 關於『工廠』工人的類型，可參看第四章第二節第五段『全集』第三卷（俄文版編者註）。又見『莫斯科省統計彙報』第七卷第三編第五十八頁，一八八三年莫斯科出版（工廠工人——道德家，『聰明人』）；『尼什尼·諾甫高洛特選

及工廠手工業中，我們總是可以看到家長制關係和各式各樣個人依附底殘餘，而這種殘餘，在資本主義經濟底一設環境之下，極端地惡化了勞苦大眾底地位，使他們墮落與頹廢起來。大機器工業將往往來自國內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就已經絕對地不能容忍家長制及個人依附底殘餘了，而對『過去』持着真正『蔑視的態度』。正是這種與陳腐傳統底斷絕，乃成了使得生產底調節與生產底社會管理成爲可能並引起了這種必要的重要條件之一。特別是在講到工廠對於人民生活條件所引起的革新時，必須指出的，即：將婦女和青年人★之吸引到生產中，在基本上乃是一種進步的現象。毫無疑問地，資本主義工廠將這類勞動人口置於特別困苦的境地，因而縮短並調劑勞動時間，保證衛生勞動條件，等等，便特別必要了，但是，力謀完全禁止婦女及青年參加工業勞動，或想保存那種排斥他們到工業中去做工的家長生活制度之傾向，却是反動的和烏托邦的。大機器破壞了從前從未走出家庭關係與家族關

集』，卷一，四二——四三頁；卷四，第三三五頁；『弗拉維米爾省底工業』，第三卷，一一三——一四頁以下；『新評』一八九七年十月號，第六十三頁。並可參考上述蘇巴考夫底著作，其中曾敘述到城市去尋找工商職業的工人。

★ 根據『指數』所載，一八九〇年歐俄工廠與作坊所僱傭的工人共有八七五、七六四人，其中二一〇、二〇七人（百分之二十七）爲婦女，一七、七九三人（百分之二）爲男孩，八、二一六（百分之一）爲女孩。

係狹隘範圍的這類人民底家長制的閉關自守性，將他們吸收來直接參加社會的生產，這樣，它便推動了他們的向前發展，提高了他們的獨立性，亦即創造了這種生活條件，這種生活條件較之前資本主義關係底家長制的不動性，那要高得不可比擬了★。

★ 『貧窮的女織工，跟着她的父親和丈夫到工廠裏去，和他們並肩作工，且獨立地不依賴於他們而作工。她像男子一樣，也是家庭底養育者。』『在工廠裏面，婦女……乃是一個完全離開她的丈夫而獨立的生產者。』工廠女工底常識增長得非常迅速。（見『弗拉幾米爾省底工業』，三卷第一一、一一三，及一一八頁以下。）哈理桑米諾夫先生所得出的以下的結論，也是完全正確的：工業打破了『婦女對於家庭……以及丈夫底經濟上的依賴……。』『在他人的工廠裏邊，婦女與男子是平等的；這是無產者底平等。……工業底資本主義化，在婦女爭取其在家庭中獨立的鬥爭中演有顯著的作用。』『工業對婦女創造了一種新的地位，使她完全離開家庭與丈夫而獨立起來。』（『法學雜誌』，一八八二年第十二期，五八二頁，五九六頁）在『莫斯科省統計彙報』中（第七卷第二編一五二頁，一三八—一三九頁，一八八二年莫斯科出版），調查員曾將手工製襪業與機器製襪業中的女工底地位加以比較。在手工生產中，每日工資約為八個戈比，在機器生產中，則每日可得十四至三十個戈比。關於機器生產中女工底狀況，其中有以下的描述：『……擺在我們面前的已是一個自由的少女，不受任何拘束，她已從家庭以及為農婦生存條件的一切之下解放出來了，她隨時都可以由這個地方遷到別個地方，由這個僱

工業發展底前兩個階段底特徵，乃是人口底定居性。小手藝人依然還是農民，而被土地經營固着、束縛於他的鄉村。在工廠手工業之下，工匠通常依舊被鎖在那由工廠手工業所造成的不大閉關自守的工業區域以內。在工業發展底第一及第二階段上，工業制度本身之內還有任何足以破壞生產者底這種定居性和閉關自守性的東西。各個工業區域之間的來往是很稀少的。工業之從一個地方遷到別個地方，只是採取個別小生產者之遷徙（在國家邊疆各地建立起新的小藝業）的方式來進行的。反之，大機器工業，則必然地會造成人口底流動性；各個地區之間的商業來往大大地擴大了；鐵路更大大地便利了商旅轉運。整個地說起來，對於勞動底需要是增加了，這種需要在景氣時期便增高起來，而在危機時期，則又趨於低落，因此，工人之從一個工廠轉到別個工廠，從一國之這一地方轉到別一地方，便成爲必要的了。大機器工業創造了許多新的工

主轉到別個僱主，而且在任何時候都有遭受失業……餓肚子的可能。』『在手工生產之下，編織女工僅獲得極微薄的工資，這種工資不夠開銷粗劣食物之用，這種工資底所以有可能，只是因爲她是這樣一個家庭的一員，這個家庭有着一塊分與地，可以部份地利用這塊土地上底生產品。在機器生產之下，則女工所得到的工資，除掉飯茶之外，還可以使她脫離家庭而生活，且無需乎依靠家庭土地收入了。同時，在現存的情況下面，在機器生產之下，女工底工資，是更加有保障的。』

業中心，這種工業中心，有時則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人烟稀少的地帶生長起來，這種現象，如果沒有工人底大量的遷往，那就成爲不可能的了。在下面，我們還要說到所謂出外的非農業作業底範圍與意義。現在，我們僅限於把莫斯科省地方自治會衛生統計材料，作一簡略的敘述。關於一〇三、一七五個工廠作坊工人的調查，證明：其中僅五三、二三八人，或百分之五一·六，是生長於他們作工的本縣裏面的。因而差不多工人總數的一半，是從一縣移到別的縣份去的。生長在莫斯科省的工人，爲六六、〇三八人，或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係來自別的省份（主要地是從與莫斯科省相鄰的中央工業地帶各省來的）。而且將各個縣份作一比較，則表明：愈是在工業上比較發展的縣份，則在本縣工人底百分數亦愈小：例如在莫沙斯克及弗洛柯拉姆斯克這兩個工業不甚發展的縣份，該處工廠作坊工人底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三，乃是該縣本地工人。在工業高度發展的莫斯科、柯樂姆斯、及波各洛斯克諸縣，則本縣工人底百分數，降少至百分之二十四、四十及五十。調查員從這裏得出以下的結論。某縣工廠生產的巨大發展，便促進了外縣份子之流入

★ 在工業不甚發達的斯摩林斯克省，五、〇〇〇工廠作坊工人之訪問，指明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乃是本地人（蘇巴考夫，前行書，第二卷，第四四二頁）。

該縣★★。這些事實也表明（我們要補充一句）：工業工人底移動，與我們在前邊所說的農業工人底移動，具有相同的特徵。這就是說，工業工人不僅從那些工人過剩的地區移出，並且從那些工人缺乏的地區移出。例如，布朗尼齊縣由莫斯科省其他各縣和其他各省份吸收來了一、一二三個工人，而同時，却又有一、二四六個工人離開該縣，到工業比較發展的縣份——即莫斯科及波各洛斯克——去了。因之，工人底外移，不僅是因為他們不能找到『本地方的手邊職業』，而且也因為他們力求到生活條件比較好的地方去。這一個事實不論如何淺近，但是關於這個問題，在這裏還不妨再提醒一下民粹派經濟學者，他們將地方職業理想化，而非難出外作業，並且忽視了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那種人口流動性的進步意義。

以上所述關於區別大機器工業與以前諸工業形態的一些特徵，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即勞動底社會化。事實上，為廣大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生產，在購買原料及補助材料上與國內各地及各個國家間底密切的商業聯繫底發展，技術底長足進步，大企業所遂行的生產聚積與人口聚積，家長制生活底陳腐傳統之被破壞，人口流動性底造成，工人底需要與發展水準之提高等等，——所有這一

★★ 『莫斯科省統計彙報』，衛生統計篇，第四卷第一編第二四〇頁（一八九〇年莫斯科出版）。

切，都是使全國生產日益社會化，因而，也使生產參加者也日益社會化的那種資本主義過程底因素★。

關於俄國大機器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關係問題，上邊所說的統計材料可得出以下的結論。俄國工廠工業底迅速發展，對生產手段（建築材料、燃料、五金，等等）造成了一個廣大的、日益擴展的市場，它特別迅速地增大了從事於製造為生產消費品，而不是為個人消費品的

★ 據我們的意見，上面三章所述的統計材料，都證明：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形態及工業階段底分類，比起目前所流行的分類，要正確得多而且完善得多了，目前所流行的分類法，將工廠手工業與工廠混在一起，把為收集商工作工種作一種特殊的工業形態（如赫爾德及布赫爾）。把工廠手工業與工廠混在一起，那是說將純粹表面的徵候作為分類底基礎，而忽視了區別資本主義底工廠手工業時期與機器工業時期的那些技術、經濟與社會生活底主要特徵。至於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那毫無疑義地它在資本主義工業底機體中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同樣，無可懷疑地，為收集商工作，則是為機器工業以前的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但是它在資本主義發展底各個不同的時期，都會碰得到（同時規模也決不在小）的。如果不把為收集商工作一事與資本主義發展底一定時期或一定階段上的工業全部結構聯繫起來，加以研究，那末，要理解這一工作的意義是不可能的。替鄉村小商店定做籃子的農民，在家中給沙維阿洛夫定做刀柄的帕弗洛夫製刀柄工人，為大工廠主或商人定做衣服、皮鞋、手套、或紙盒的女工——所有這些工人，都是為收集商工作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家中工作在所有這些場合之下，都各有各

那一部份人口之比例。但是個人消費品底市場，由於大機器工業底發展，也迅速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大機器工業將人口中日益增加的部份，由農業方面吸引到工商業這方面來了。至於工廠生產品底國內市場，則它底形成過程已經在本書首幾章裏面詳細地研究過了。

的性質，各有各的意義。當然我們絲毫不否認布赫爾在研究前資本主義工業形態上底功績，但是我們認為：他對於資本主義工業形態底分類，却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夠同意斯特魯威先生的見解（見『神界』，一八九八年第四期），因為他接受了布赫爾底理論（即我們所指出的部份），並且把這個理論應用於俄國『家庭手藝工業』（自寫了這幾行字——一八九九年——以後，斯特魯威先生曾順利完成了他的科學的以及政治的發展底始末。他動搖於布赫爾與馬克思之間，動搖於自由主義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學之間，最終則成爲一個純粹自由主義的資產者。這幾行字底作者，對於以下的事實深感自傲，這個事實就是：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以內，幫助社會民主黨將這樣的份子清除出去了）（第二版附註）。

第八章 國內市場底形成

現在，我們將前幾章裏面所考察的統計材料，作一總結，並打算把國民經濟底各個領域在其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相互關係，加以敘述。

(一) 商品流通底發展

正如一般所知，商品流通是先於商品生產而存在的，而且它構成了商品生產發生底條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條件）。在本書中，我們的任務，僅限於分析關於商品生產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統計材料。因而基於此種理由，我們對於改革後俄國商品流通增長的重要問題，就不想詳細地加以論述了。爲了對於國內市場增長底速度給一個一般概念，僅指出以下簡略的統計材料，就足够了。

俄國鐵路網，在一八六五年爲三、八一九公里，到一八九〇年會增至二九、〇六三公里★，這就是說，增加了

★ 『世界經濟評論』 (Übersichten der Weltwirtschaft)：前引書，在一九〇四年，歐俄（連波蘭王國，高加索及芬蘭的也包括在內）有鐵路五四、八七八公里，在亞洲部份俄羅斯，有鐵路八、三五一公里（第二版附註）。

七倍以上。同樣的發展，在英國曾需要一個較長的期間（一八四五——四、〇八二公里；一八七五——二六、八一公里，即增加了六倍）；在德國，則需要的期間較短（一八四五——二、一四三公里；一八七五——二七、九八一公里，即增加了十二倍）。每年所敷設的鐵路里數，在各個不同的期間，變動甚大，例如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二年五年之間，新敷設的鐵路計八、八〇六俄里。但在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二年五年當中。新建的鐵路，僅二、二二一俄里★。根據這種變動底程度，我們可以判斷出資本主義所必有的失業後備軍是如何之大，因為資本主義有時期擴大了對於工人底需要，有時則減少，對於工人底需要。在俄國，鐵路建設底發展，曾有兩個巨大高漲底時期，即：六十年代之末（及七十年代之初），與九十年代的後半期。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五年，俄國鐵路網每年平均增加率，為一、五〇〇公里，自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約為二、五〇〇公里

鐵路的貨運如下：在一八六八年為四三九、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在一八七三年為一、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在一八八一年為二、五三二、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在一八九三年為四、八四六、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在一八九六年為六、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在一

★ 見 V. 米海洛夫斯基著：『俄國鐵路網的發展』，『帝國自由經濟學社研究』，一八九八年第二期。

九〇四年，則爲一一、〇七二、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客運的增長，其速度亦不亞於此：在一八六八年爲一〇、四〇〇、〇〇〇人；在一八七三年，爲二二、七〇〇、〇〇〇；在一八八一年，爲三四、四〇〇、〇〇〇；在一八九三年，爲四九、四〇〇、〇〇〇；在一八九六年，爲六五、五〇〇、〇〇〇；在一九〇四年，則爲一二三、六〇〇、〇〇〇★。

水運的發展，有如下統計表（關於全俄羅斯的）

★★：（表見下頁）

歐俄內河水路貨運，其總額如下：一八八一年爲八九九、七〇〇、〇〇〇普特；一八九三年爲一、一八一、五〇〇、〇〇〇普特；一八九五年爲一、五五三、〇〇〇、〇〇〇普特。貨運總值，在以上各年爲一八六、五〇〇、〇〇〇盧布，二五七、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及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俄國商船在一八六八年有汽船五十一艘，其載貨量爲一四、三〇〇『拉斯特』（Last）★★★，又有帆船七〇〇

★ 『軍事統計彙報』第五一一頁，又 N.-on 先生著：『概論』，附錄；『生產力』，第十七卷第六七頁；『財政雜誌』，一八九八年第四十三期；『一九〇五年俄國年鑑』，一九〇六年聖彼得堡出版。

★★ 『軍事統計彙報』第四四五頁；『生產力』，第十七卷第四二頁；『財政雜誌』一八九八年第四十四期。

★★★ 一拉斯特等於兩噸。——英譯本註。

年份	船 舶		非汽船隻數	噸 重 (以百噸爲單位)			價 值 (以百萬元爲單位)			船中職工人數		
	隻數	馬力		汽 船	非汽船	總 數	汽 船	非汽船	總 數	汽 船	非汽船	總 數
1868	646	47,313	—	—	—	—	—	—	—	—	—	—
1884	1,246	72,105	20,095	6.1	362	368.1	48.9	32.1	81.0	13,766	94,099	112,865
1890	1,821	103,260	30,125	9.2	401	410.2	75.6	38.3	113.9	23,514	90,586	116,170
1893	2,539	129,759	20,780	12.3	526.9	539.2	97.9	46.0	143.9	32,633	85,608	152,297

艘，其載貨量爲四一、八〇〇『拉斯特』；在一八九六年，商船已有汽船五二二艘，其載重量爲一六一、六〇〇『拉斯特』★。

外海各埠商船底發展如下：在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五年之間，駛入與駛出的船舶，每年平均爲一八、九〇〇艘，容量爲三、七八三、〇〇〇噸。在一八八六至一八九〇年這一期間，平均每年爲二三、二〇一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容量爲一三、八四五、〇〇〇噸（增加了百分之二六六）。因此，容量增加了三又三分之二倍。在三十九年當中（從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九四年），載容量增加了五倍半；並且如果我們把俄國的船舶和外國的商船分別開來，那麼我們就會看到：俄國的船舶數量，在這三十九年當中增加了三・四倍（從八二三艘增加了二、七八九艘），其容量則增加了一二・一倍（從一一二、八〇〇噸增加到一、三六八、〇〇〇噸）；而外國船舶數量，則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從一八、二八四艘增至二一、一六〇艘），其容量則增加了五・三倍（從三、四四八、〇〇〇噸增至一八、二六七、〇〇〇噸）★★。這裏應當指出，出口與入口船舶底容量，各年變動也是很大的（例如，在一八七八年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在一八八一年則

★ 『軍事統計彙報』第七八五頁，及『財政部年報』第七卷第三六三頁；『生產力』，第十七卷第三十頁。

★★ 『生產力』，俄國的國外貿易，第五十六頁以下。

爲八、六〇〇、〇〇〇噸)。根據這些變動，我們便可以部份地判斷出對於不熟練勞動者、碼頭工人等等需要之變動了。在這裏，資本主義要求有這樣一大批人的存在，——這些人總是經常在尋找着工作，因頭等需要之故，甘願接受任何工作，即使這是臨時不定的工作；他們也在所不計的。

對外貿易底發展，可以從以下的數字當中看出來★：

年 份	俄國居民人數 (以百萬計， 芬蘭除外)	進出口總值 (以百萬信 用盧布計)	每個居民所得對 外貿易總額之價 值(以盧布計)
1856—1860年	69.0	314.0	4.55
1861—1865年	73.3	347.0	4.70
1866—1870年	79.4	554.2	7.00
1871—1875年	86.0	831.1	9.66
1876—1880年	93.4	1,054.8	11.29
1881—1885年	100.6	1,107.1	11.00
1886—1890年	108.9	1,090.3	10.02
1897—1901年	130.6	1,322.4	10.11

關於銀行營業總額及資本積蓄底數量，以下的數字可以給我們一個一般的概念。國家銀行底放款，其總數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三年爲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八年，則爲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增至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活期存款在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八年爲三三

★ 同書，第十七頁。『一九〇四年俄國年鑒』，一九〇五年聖彼得堡出版。

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增至一、四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貸款儲蓄會社與銀行（農業的與工業的）營業總額，在一八七二年為二、七五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七五年為二一、八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一八九二年增至八二、六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〇三年，則增至一八九、六〇〇、〇〇〇盧布★★。不動產抵押借貸，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四年這個期間，其增加如下：土地抵押估價，由一、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加到一、八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依此項財產而付出的貸款總額，則自七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加到一、〇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儲蓄銀行底營業，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更加發展了。在一八八〇年，據一般估計，儲蓄銀行有七十五家，至一八九七年，則已增至四、三一五家（其中，三、四五四家為郵政儲金銀行）。在一八八〇年，這些銀行中底存款，為四、四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八九七年，已增至二七六、六〇〇、〇〇〇盧布。年底贏餘，在一八八〇年為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八九七年，已達四九四、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就資本底每年增加率說，一八九一

★ 『俄國彙報』，一八九〇年出版，第一〇九表。

★★ 『俄國彙報』，一八九六年出版，第一百二十七表。

★★★ 同上。

與一八九二（依次，一爲五二、九〇〇、〇〇〇盧布，一爲五〇、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大荒年以及最近兩年（在一八九六年爲五一、六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九七年則爲六五、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尤爲顯著★。

最近的統計表明了儲蓄銀行底更大發展。在一九〇四年，全俄有儲蓄銀行六、五五七家，存戶計五、一〇〇、〇〇〇人，存款總數爲一、一〇五、五〇〇、〇〇〇盧布。這裏我們要附帶地說一句，我國老民粹派以及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機會主義者，曾經不止一次地很天真幼稚地（客氣點講）說：儲蓄銀行底增加，乃是『國民』生活日趨幸福與富庶底徵候。因此，將俄國（一九〇四年）與法國（一九〇〇年『勞工部公報』，一九〇一年第十號）儲蓄銀行存款的分配，加以比較，也許還不是多餘的事吧。

俄 國

存款數目	存戶的數目 (以千計)	百分比 %	存款總額(以 百萬盧布計)	百分比 %
25盧布以下者	1,870.4	33.7	11.2	1.2
25盧布至100盧布者	937.7	20.0	52.8	5.4
100盧布至500盧布者	1,389.7	28.6	308.0	31.5
500盧布以上者	615.5	12.7	605.4	61.9
總 計	4,834.3	100.0	977.4	100.0

★ 『財政雜誌』，一八九八年，第二十六期。

存款數目	法		國	
	存戶底數目 (以千計)	百分比 %	存款總數 (以百萬 盧布計)	百分比 %
100盧布以下者	5,273.5	50.1	143.6	3.3
100盧布至500盧布者	2,197.4	20.8	493.3	11.4
500盧布至1,000盧布者	1,113.8	10.6	720.4	16.6
1,000盧布以上者	1,943.3	18.5	2,979.3	68.7
總計	10,533.0	100.0	4,337.1	100.0

這裏，有多少材料可供民粹派、修正主義者、立憲民主黨的辯護士們應用呵。其中很有趣味的是：在俄國存款，也是按十二類存戶職業或營生劃分的，存款最多者，即二二八、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則為農業和鄉村藝業，而且這種存款，增加得特別快。鄉村日益開化了，因農夫的破產而從事藝業，則日益變得有利了。

但是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當面的問題吧。我們看到，這些統計材料都證明了商品流通及資本積蓄底巨大發展。至於在國民經濟一切領域中，投放資本底場所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商業資本如何轉化為工業資本——即如何投資於生產，而造成了參加生產的人們中間之資本主義關係，——這些事情，在前面已經指明無遺了。

(二) 工商業人口底增長

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農業人口底減少和工業人口底

增長，乃是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所必有的現象。工業是如何漸進地與農業分離開來，我們也曾經考察過了。我們現在只是將這個問題作個總結吧。

(一) 城市底發展

我們現在研究的這個過程之最顯著的表現，乃是城市的發達。茲引關於改革後一個時期歐俄（五十省）這一發達的資料於下★：

★ 關於一八六三年的數字，係引自『統計時報』（一八六六年第一卷）及『軍事統計彙報』。關於奧連堡省與烏發省城市人口的數字，曾根據城市表，加以更正。因此，我國城市人口總數，為六、一〇五、一〇〇人，而不是六、〇八七、一〇〇人，如『軍事統計彙報』所載的。關於一八八五年的數字，係引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俄國彙報』。關於一八九七年的數字，係一八九七年二月九日（俄曆一月二十八日）戶口調查底數字（一八九七年『俄羅斯帝國人口第一次總調查』，一八九七年和一九〇八年聖彼得堡中央統計委員會出版，第一及第二部）。根據一八九七年底調查，城市的經常居民為一一、八三〇、五〇〇人，即等於全國人口底百分之一二·五五。我們所引的，乃是城市底現有的居民。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關於一八六三年——一八八五年以及一八九七年的數字，不能保證是完全同樣而可以比較的。因此，我們僅限於將那些最普通的關係，加以比較，分出關於大城市的統計材料。

年 份	歐戰前人口(以千為單位)			城 市 人 口 底 % %	城 市 數 目				大城市中人口 (以千為單位)				城 市 底 人 口 (以千計)
	總 數	城 市	鄉 村		大 城 市 總 數	居 民 在 十 萬 至 二十 萬 的	居 民 在 五 萬 至 十 萬 的	居 民 在 十 萬 以 上 的	居 民 在 十 萬 至 二十 萬 的	居 民 在 五 萬 至 十 萬 的	總 數		
1893	61,420.5	6,105.1	55,315.4	9.94	2	1	10	13	891.1	119.0	683.4	1,393.5	1,741.9
1855	81,725.2	3,364.6	71,760.4	13.19	3	7	21	31	1,854.8	998.0	1,802.7	4,155.5	3,102.7
1897	94,315.4	13,127.1	81,088.3	12.76	5	9	30	41	3,235.1	1,177.0	1,832.4	6,397.5	4,286.3

這樣看來，城市人口底百分比是在不斷地增長着，換一句話說，居民底離開農業而投入工商業★是在經常地進行着。城市的人口，其增長的速度較其餘的人口要快兩倍。從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九七年，全部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三·三，鄉村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八·五，而在同時，城市人口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V·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估計，在十一年之間（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鄉村人口底流入城市』★★『至少』有二、五〇〇、〇〇〇人，這就是說，每年移到城市中去的，總在二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那些成爲大工商業中心的城市，其人口底增加，比一般地城市底人口，要迅速得多。在五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其數目自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九七年，增加了三倍以上（一三——四四）。在一八六三年，集中在這些大中心的人口，僅佔全部城市人口底百分之二十七（在六、一〇〇、〇〇〇人中，佔一、七〇〇、〇〇〇人）左右；在一八八五年，則爲百分之四十一（九、九〇〇、〇〇〇人中有

★ 『具有農業性質的城市中心，其數量是很小的，而在這些中心的居民，其數量與全部城市人口比較起來，也完全微不足道的。』（G·格里高里耶夫著：『收穫底影響與費價』，第二卷第一二六頁）。

★★ 見『新語』，一八九七年六月號，第一一三頁。

四、一〇〇、〇〇〇人) ★；至一八九七年，則已佔半數以上，約及百分之五十三（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中，佔六、四〇〇、〇〇〇人）了。這樣看來，要是在六十年代，城市人口底性質主要地還是取決於不很大的城市底人口，那麼在九十年代，大城市就已經佔到完全的優勢了。在一八六三年算是十四個最大的城市底人口，自一、七〇〇、〇〇〇人增加到四、三〇〇、〇〇〇人，這就是說，增加了百分之一四四，然而在同時，全部城市人口，却僅僅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而已。因而，大工業中心之巨大的發展以及許多新中心底形成，乃是改革後這一時期底最顯明的徵兆之一。

（二） 國內移民底意義

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的（見第一章第二節，第十七至十八頁★★）一樣，在理論上，工業人口底增長和農

★ G. 格里高里耶夫曾引有一個統計表（前引書，第一四〇頁），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在一八八五年，百分之八五·六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及二〇、〇〇〇人；這些城市中底居民，僅佔全部城市人口底百分之三十八；百分之一二·四的城市（即六六〇個城市中的八十二個城市），其居民皆不到二、〇〇〇人，他們的居民只佔全部城市人口底百分之一·一（在九、九六二、〇〇〇人中，佔一一〇、〇〇〇人）。

★★ 係據『列寧全集』三卷頁數——俄文版編者註。

業人口底減少這一規律之得出，是以下面這個事實為依據的，即在工業中，可變資本是在絕對地增加着（可變資本底增加，係表示工人數量之增加以及全部工商業人口底增長），而在農業中，『為耕種某一塊土地所必需的可變資本，是在絕對地減少着』。『因此』——馬克思更補充一句說——『除非開墾新的土地，則農業中的可變資本是不能增加的，而開墾新的土地，這又以非農業人口之更大的增加為前提。』★因此，很顯然的，工業人口增長底現象，只有在某一個地域，已經住滿了人，而全部土地都被人佔據時，才能够在純粹形態上看出來。這種地域裏的居民，係被資本主義從農業中所趕出來，除掉移到工業中心或移到別的國家以外，他們是沒有別的出路了。但是，要是一個土地還沒有完全被佔據，而人口還沒有住滿的地區，那情形在本質上就完全改變了，這種地區底居民，如果他們是從人烟稠密地方底農業中被排擠出來的，那麼，他們就移居到該地區中無人烟的地方，從零『開墾新的土地』了。這樣，結果農業人口便增長了，而這一增長（在某一時代之內），比起工業人口底增加來，雖不會更為迅速，然而也不會更加遲緩。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可以看到有兩種不同的過程：（一）資本主義是在舊的、人烟稠密的國度中，或在這個國度中底一部份地區中底發展；（二）資

★ 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七四七頁。（參看郭王合譯：『資本論』，第三卷下冊，第五三五頁——中文版譯者註）。

本主義是在『新的土地』上底發展。第一種過程，表現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關係之更進一步的發展；而第二種過程，則表現新的地區中新的資本主義關係底形成。第一種過程，表示資本主義發展之深入，而第二種過程，則表示資本主義發展之擴大。顯然地，如將這兩種過程混淆起來，那不可免地對於居民離開農業而投入工商業的過程，要得出一種錯誤的觀念。

改革後的俄國給我們證明了這兩種過程底同時並進的表現。在改革後一時期之初，即在六十年代，在歐俄南部與東南邊疆，大都是人烟稀少的地區，因而俄羅斯中部農業區域的居民，洪流般地遷移到這些地方來。這種在新的區域內新的農業人口底形成，在某種程度上，曾經蒙蔽了與此並行的人口離開農業而投入工業的過程。爲了根據關於城市人口的統計來表明俄羅斯底此種特徵起見，須將歐洲俄羅斯五十個省份分爲幾個類別。茲將關於一八六三年與一八九七年歐俄九個區域中城市人口的數字，引在下面。（見表）

關於以下三個區域的統計材料對於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問題有着極大的意義。這三個區域就是：（一）非農業工業區（頭兩類中的十一個省份，連兩個首都省份也包括在內）★。這是一個居民向其他區域遷移最少的區域；

★ 將首都省份與我們所舉的非農業省份列在一類，這是對的，這一點可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即首都底人口之增加，其來源主要地是依靠於上述各省底移民。根據一八九〇年十二

(二) 中部農業區 (第三類中的十三個省份)。居民從這個區域移出的非常之多 (部份是遷移到剛才所述及的那個區域去，但主要地是移到下一個區域中去了)；(三) 邊疆農業區域 (第四類中的九個省份)，這是一個在改革後一時斯中殖民地化的區域。從這個圖表中可以看出：所有這三十三個省份中城市人口底百分比與全部歐俄城市人口底百分比比較起來，很少差別。

在第一個區域裏，即在非農業的或工業的區域裏，我們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底特別迅速的提高：從百分之十四增長到百分之二一·一。在這裏鄉村人口底增加是很少的，差不多比全部俄羅斯一般小兩倍。而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底增加，則遠在平均數之上 (百分之一〇五對百分之九十七)。如果將俄國與西歐各工業國作一比較 (在俄國，人們往往這樣做的)，那就應當將這些國度單跟這個區域來比較——，因為只有這個區域，才與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處在大概相同的條件之下。

在第二個區域裏，即在中部農業區域裏，我們所看到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這裏是很低的，而且其增長的速度，較之平均數猶為遲慢。從一八

月十七日 (俄曆十五日) 聖彼得堡底戶口調查，在該城市共有七二六、〇〇〇農民及城市居民；其中，有五四四、〇〇〇人，即四分之三，曾是從我們列入第一類的十一個省份中來的農民與城市居民。

歐俄各省類別	省數	人口底數目 (以千為單位)						城市人口底		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九七年		
		一八六三年			一八九七年			百分數		人口增加底百分數		
		總數	鄉村	城市	總數	鄉村	城市	一八六三年	一八九七年	總數	鄉村	城市
1. 首都省份.....	2	2,738.4	1,680.0	1,053.4	4,541.0	1,989.7	2,551.3	38.2	56.2	65	18	141
2. 工業的與非農業的省份.....	9	9,590.7	9,165.6	725.1	12,751.6	11,647.8	1,104.0	7.3	8.6	29	26	52
三者總計.....	11	12,629.1	10,845.6	1,783.5	17,292.8	13,637.5	3,655.3	14.1	21.1	36	25	105
3. 中部農業區, 小俄羅斯與中伏爾加.....	13	20,491.9	18,792.5	1,699.4	28,251.4	25,464.3	2,787.1	8.3	9.8	36	35	63
4. 新俄羅斯, 下伏爾加與東部幾省.....	9	9,540.3	6,472.6	1,067.7	18,356.4	15,925.6	2,460.8	11.2	13.3	92	87	134
前四類總計.....	33	42,061.3	38,110.7	4,550.6	63,937.6	55,027.4	8,903.2	10.5	13.9	49	44	95.6
5. 波羅的海沿岸各省.....	3	1,813.3	1,602.6	209.7	2,387.0	1,781.6	605.4	11.5	25.3	31	11	188
6. 西部幾省.....	6	5,545.5	4,940.3	608.2	10,123.3	8,931.6	1,194.7	10.9	11.8	82	88	96
7. 西南幾省.....	3	5,483.7	4,982.8	500.9	9,605.5	8,693.0	912.5	9.1	9.5	75	74	82
8. 烏拉爾.....	2	4,359.2	4,216.5	142.7	6,086.0	5,794.6	291.4	3.2	4.7	39	37	105
9. 極北部.....	3	1,555.5	1,463.5	93.0	2,080.0	1,960.0	120.0	5.9	5.8	33	34	29
以上總計.....	50	61,420.5	55,315.4	6,105.1	94,215.4	82,188.2	12,027.2	9.94	12.76	53.3	48.5	97.0

列在各類的省份如下：(1) 為聖彼得堡省與莫斯科省。(2) 為弗拉及米爾, 加魯卡, 考斯特洛摩, 尼什尼, 諾甫高洛特, 帕斯考夫, 斯摩林斯克, 特維爾, 雅洛斯拉夫爾等省。(3) 為涅洛尼什, 卡山, 庫爾斯克, 奧勒爾, 帕少, 波爾塔瓦, 魯沙, 沙拉托夫, 辛比爾斯克, 塔姆波爾, 圖拉, 哈爾科夫, 切爾尼高夫等省。(4) 為阿斯特拉汗, 貝薩拉比亞, 頓河, 耶卡節休諾斯洛甫, 奧連堡, 沙馬拉, 塔里達, 克哈爾生, 烏發等省。(5) 為可爾特, 拉特維亞, 愛沙尼亞省。(6) 為維爾納, 維節波斯克, 高洛特諾, 考甫諾, 明斯克, 莫基列夫等省。(7) 為涅魯尼亞, 渡道爾斯克, 基也夫等省。(8) 為烏阿特卡, 柏爾姆等省。(9) 為阿爾汗格爾, 涅洛格達, 奧洛涅茨等省。

六三年到一八七九年，這個區域城市與鄉村人口底增加，比俄國平均數還低得多。這種現象，可由下面的事實來說明，即大批人口會由這一區域遷移到邊疆各地去了。根據 V. 米洛夫斯基先生底計算，從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七年，從這區域移出的大約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這就是說，佔該地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

在第三個區域裏，即在邊疆區域中，我們看到了城市人口百分比底增加，較之平均數稍弱一些（從百分之一一·二增到百分之一三·三，即一〇〇與一一八之比；而平均數則為百分之九·九四——百分之一二·七六，即一〇〇與一二八之比）。不過在這個區域中城市人口底增加，不僅不低於平均數，而且還大大地超過於平均數（此區增加百分之一三四，而平均數則為百分之九十七）。因之，人口底離開農業而投入工業亦十分厲害，不過，這個過程，却被因遷徙底結果而農業人口之巨大增長所掩蔽了；在這個區域內，鄉村人口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七，而全俄平均數，則為百分之四八·五。就某些省份言，這種人口工業化過程被掩蔽底現象，尤為明顯。例如，在塔里達省，在一八九七年城市人口底平均數，與一八六三年的相同（百分之一九·六），而在克赫爾遜省，這一百分數甚至降低了（從百分之二五·九降到百分之二五·四），雖

★ 前引書，第一〇九頁。『像這種潮流，在西歐的近代史上是找不到第二個的。』（第一一〇——一一頁）。

然，在這兩省，城市底發展，僅僅稍微落後於首都底開展（計增加百分之一三一與百分之一三五，而兩個首都省份則為百分之一四一）。因而在新的地區上新的農業人口底形成，又使非農業人口更加增長了。

（三）工廠和工商業區域底發達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業中心底意義的：第一是城市近郊，這些地方並不是常常跟城市算在一起，然而它們却包括大城市近郊底日益擴大的區域；第二是工廠區域及鄉村。這種工業中心★，在工業省份中是特別地多，在這種工業省份裏，城市人口底百分比，是特別低下的★★。上表所舉關於城市人口的區域資料表，表明在九個工業省份當中，這種百分數在一八六三年為七·三，在一八九七年為八·六。原因是這些省份底工商業人口，主要地並不是集中在城市裏，而是集中在工業鄉村中去了。在弗拉幾米爾、考斯特洛姆、尼什尼、諾甫高洛特等省底各『城市』當中，有不少的城市僅有居民三兩千人，甚至只有一千居民，然而好多『村莊』，却有三千甚至達五千人工廠作坊工人。『雅洛斯拉夫省鳥瞰』（第二部，第一九一頁）編

★ 參看第七章第八節，及第七章附錄三。（『列寧全集』第三卷，四〇四—四一〇頁及四七三—四七七頁——俄文版編者註）。

★★ 關於這種情況底意義——這已經由考爾沙克指出來了——可參看佛爾金先生底很正確的評論（前引書，第二一五至二一六頁）。

者，說得很對，他說：在改革後一時期，『城市開始很迅速地發展起來，隨這些城市而來的則為新型居住區底增長，即介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中間型——工廠作坊中心底增長』。關於這些中心區底巨大發展，以及關於集中在這些中心的工廠作坊工人數目的材料，我們在前面已經引證過了。我們曾經看到，這樣的中心，在俄國各地——不僅在工業省份，而且在南方各省——是不少的。在烏拉爾各省中，城市人口底百分數是最低的：在維阿特卡及柏爾姆省，在一八六三年，城市人口為百分之三·二，在一八九七年，則為百分之四·七。但是，這裏却有一個關於『城市』及工業人口底相對數量的例子，茲引於下：在柏爾姆省克拉斯諾菲姆斯克縣，城市人口¹（在一八九七年）為六、四〇〇人，但根據地方自治會的調查（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則該縣工廠區域的居民，便有八四、七〇〇人，其中，有五六、〇〇〇人是完全不從事農業的，僅有五、六〇〇人主要地是依靠土地維持生活。在耶卡特林堡縣，根據地方自治的調查，居民中有六五、〇〇〇人是沒有土地的，有八一、〇〇〇人則僅有坡地。這是說，單這兩縣底工業的城市以外的人口，已比全省底城市人口（在一八九七年，為一九五、六〇〇人！）要多了。

最後，除工廠地帶以外，具有工業中心意義的，還有工商業村落；這些工商業村落，不是居於大『手藝工業』區域之首，便是由於其靠近河岸與鐵路車站附近等等地位的關係，而在改革後一時期，迅速地發展了起來。關於此

種村莊的實例，我們在第六章第二節中已經舉出一些了，而且在那裏，我們看到，這種村落，像城市一樣，竟把鄉村人口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其特徵通常是在於，人民當中識字者非常之多★。

★ 在俄國，成爲很大的人口中心的村落，其數量究竟是如何地衆多，可由下面『軍事統計彙報』所載（不過陳舊一些）的統計材料判斷出來：在六十年代，據估計，在歐俄二十五省之中，有一、三三四個村莊，其居民皆在二、〇〇〇人以上。其中，有一〇八個村莊，其居民係介於五、〇〇〇人至一〇、〇〇〇人之間；有六個村莊，其居民係自一〇、〇〇〇人至一五、〇〇〇人；有一個村莊係自一五、〇〇〇人至二〇、〇〇〇人；而另有一個村莊，其居民竟在二〇、〇〇〇人以上（第一六九頁），不僅是在俄國，而且是在一切國度中，資本主義底發展，都曾經建起了新的工業中心底興起，這種工業中心，官方是不把它列入於城市之中的。『城市與鄉村間的區別，是在日益泯滅着；——這種區別，在日趨發展的工業城市底近旁是日趨泯滅了，這是因爲工業作坊與工人住屋移到城市近郊去的緣故；這種區別，在日趨衰落的小城市底近旁也日漸泯滅了，這是因爲這種小城市，與其周圍鄉村日漸融合在一起的緣故，而且也是因爲大工業村莊發展起來的緣故……』。『城市區域與鄉村區域之間的區別，由於無數過渡區域底形成，而日益泯滅起來。統計學家們早已承認了這種現象，他們已經放棄了城市底歷史法律的概念，而代以統計上的概念，這種概念只是根據居民的人數來區分人口中心的。』（布赫爾著：『國民經濟底發生』，一八九三年圖彬根出版，第二九六——九七頁）

我們還要引證一下關於涅洛尼什省的統計數字，作為榜樣，以便表明城市的及非城市的工商業人口地區之比較的意義。涅洛尼什省『指南』載有一個按該省八縣將村落分類的混合統計表。在這八個縣份之中，有城市八個，它總共有人口五六、一四九人（在一八九七年）。在村落之中，有四個村莊計有九、三六七戶，五三、七三二居民，這就是說，它們要比城市大得多。在這些村莊中，有二四〇個商店，和四〇四個工業作坊。在戶口總數中，有百分之六十完全不耕種土地，有百分之二十一用僱傭勞動或按折半租佃制耕種土地的，有百分之七十一既沒有耕畜也沒有農具，百分之六十三則整年是靠購買糧食生活。有百分之八十六，則從事於各種藝業。把這些中心底全部人口列在工商業人口以內，我們不僅沒有誇大工商業人口的數量，並且相反，而是減少了，因為在這八個縣份之中，共只有二一、九五六戶是完全不耕種土地的。總之，無論如何，在我們所學的這些農業省份當中，城市以外的工商業人口，並不少於城市人口的。

及第三〇三——〇四頁）在這一點上，俄國的統計頗落後於歐洲的統計。在德國和法國（見『政治年鑒』，第五三六及四七四頁），凡居民在二、〇〇〇以上的村落，都列在城市以內；在英國，『城市型底衛生區域』——即工廠地帶，等等，亦列在城市以內。因而，俄國關於『城市』人口的統計數字，是完全不能和歐洲的統計數字加以比較的。

(四) 離村出外的非農業藝業

但是，即使將工廠、作坊及工商業村莊和區域，同城市加在一起，還沒有汲盡俄國工業人口全部。遷徙自由底缺乏，農村公社底等級的閉關自守性，都充分地說明了俄國底如下的顯著的特徵，即：在工業人口裏面，還要加上農村人口底不小的一部份在內，這一部份人是靠在工業中心作工而糊口，而且每年要在這些中心居住相當的月日，我們所說的，就是那種所謂離村出外的非農業藝業。從官方的觀點看起來，這種『藝業者』乃是耕地的農民，他們僅有『輔業』罷了，而大多數民粹派經濟學者底代表們，不會考慮及此，便採取了這種觀點。至於此種觀點的不能成立，則經過以上所述以後，已經大白，再沒有詳細加以證明之必要了。不論對這一現象，還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在任何場合之下，毫不庸置疑的，即這一現象表現着居民底離開農業而投入工商業職業★。城市所給與的工業人口大小底概念因這種事實而改善到什麼程度，可由下面一

★ N.-on 先生完全沒有觀察到俄國人口工業化底過程！V.V.先生雖曾經注意到了這一點，並且承認離村出外之增長，乃是人口拋棄農業底表現（『資本主義之命運』，第一四九頁）；但是，他不僅沒有把這種過程包括在他的關於『資本主義命運』的概念總體之中，而且他力謀用痛惜下面這個事實的方法，來掩蔽此種過程，這個事實就是『有些人居然認為這一切乃是很自然的』（對資本主義社會嗎！V.V.先生能够想像資

個實例中看出來。在加魯卡省，城市人口底百分數要比全俄底平均數低的多（百分之八·三對百分之一二·八）。但是該省一八九六年的『統計評論』，曾根據發出的護照數目，計算出了村莊工人離村月份總數。獲悉它等於一、四九一、六〇〇月；這用十二來除，則每月離村工人總計爲一二四、三〇〇口，這就是說，『約佔人口總數底百分之十一！』（前引書第四十六頁）。將這些人口與城市人口加在一起（在一八九七年，城市人口爲九七、九〇〇人），則工業人口底百分數就非常之大了。

自然，離村出外的非農業工人底某一部份，曾被登記列在城市現有居民以內，並且也包括在前面所說的那些非城市工業中心底人口以內，——但是，只是一部份而已，因爲由於這一部份人口之流浪性質，要把他們包括在個別中心的戶口調查之內，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再者，人口的調查，普通是在冬季舉行，而農業工人底大部份，則是在春季離開家鄉的。

茲引關於非農業離村的主要省份之一的資料於下★：

本主義沒有這種現象嗎？），『而且認爲這種現象差不多是值得歡迎的』。（同上書）V.V.先生，這種現象是值得歡迎的，實在用不着加上什麼『差不多』的字樣啊！

★ 見『一八八〇年及一八八五年發給莫斯科省農民人口的居留證種類』；『一八九七年特威爾省統計年報』；蘇巴考夫著：『斯摩林斯克省的離村出外的農業』，一八九六年斯摩林

無論任何地方，所發出的護照件數，最多是在春季。因此，暫時離村的工人，當中大部份並未列在城市戶口調查之中★。但是將這些暫時的城市居民，列入在城市人口之內，比列入在農村人口以內，要正確得多了。

『一個在整年之間或大半年時間靠在城市裏的收入以維持生計的家庭，有更多的理由認為城市——這保證着它的生存——是定居地，而不是鄉村，它跟鄉村只不過有着親屬的與賦稅的聯繫罷了。』★

斯克出版；同上，『離村出外營業等底影響』，一八八七年考特洛版；『帕斯考夫省農民人口底營業』，一八九八年帕斯考夫版。關於莫斯科省百分數底錯誤，已不能加以更正，因為沒有絕對的數目字可資查考。至於考斯特洛姆省，只有關於各縣的數字，而且只是百分數而已。因此，我們遂不得不採用各縣數字底平均數，因此之故，我們特把關於考斯特洛姆省的數字單獨列了出來。關於雅洛斯拉夫省，則據一般計算離村謀生者當中有百分之六八·七是整年離開家鄉的，百分之一二·六則於秋冬二季離家，百分之一八·七，則於春夏二季離家。我們要注意的，即關於雅洛斯拉夫的數字（『雅洛斯拉夫省評論』第二卷，一八九六年雅洛斯拉夫出版）是不能和上面的數字加以比較的，因為這些數目字係以牧師的報告為根據，而不是以發出的護照數目為根據的。

★ 例如，人們都知道，在夏季的時候，聖彼得堡近郊的人口，總是大量的增加了。

★ 『一八九六年加魯卡省統計一覽』，第二節，第十八頁，一八九七年加魯卡出版。

這種賦稅的聯繫，一直到今天還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可由下面這個事實看出來，例如在考斯特洛姆省出外的工人中間：

『很少人能夠從它（他們的土地）上得到若干的一小部份的租稅；普通都是把土地租出，而他們所得到的唯一代價，就是佃戶須在該地周圍築起籬笆來；一切租稅則仍由土地所有者自己繳付。』（D. 蘇巴考夫，『Baby, Storona』，第二十一頁，一八九一年考斯特洛姆出版）

在『雅洛斯拉夫省評論』（第二卷，一八九六年雅洛斯拉夫爾出版）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對於出外謀生的工人須拋棄自己鄉村及其分與地以贖得自身自由一事一再指出★★。（第二八頁，四八頁，一四九頁，一五〇頁，及一六六頁以下）

★★ 『離村藝業……乃是隱蔽城市底毫不間斷的增長過程之一種形式。……公社土地享有制，以及在俄國財政和行政生活中底各種特徵，不許農民如同西歐農民那樣容易地變成一個城市居民。……法律上的綫索還維持着他（離村工人）與鄉村的聯繫，但是在本質上，就其職業、生活習慣和志趣等來說，他已經完全加入城市，而常常會把他與鄉村的這種聯繫，看作是一種負擔。』（『俄羅斯思想』，一八九六年第十一期，第二二八頁）這是說得很對的，但是對於一個政論家而言，還是不夠的。爲什麼作者不堅決地表示贊成遷徙底完全自由，農民退出農村公社的自由呢？我們的自由主義者，還是畏懼我們的民粹派的，然而這是他們徒勞無益的。

離村出外的非農業工人，其數量究竟有多大呢？從事各種出外藝業的工人數目，總不下五百萬至六百萬人。在事實上，在一八八四年，歐俄所發出的護照及個人通行證★曾有四、六七〇、〇〇〇張，而由發護照所得的收入，

為比較和對照起見，茲再引同情於民粹派的蘇巴考夫先生的議論於下：『城市的出外藝業，可說是防止我國首都及大城市迅速增長以及防止城市和無土地的無產階級增加的一種避雷針，』（原文如此！）『在衛生上以及在社會、經濟上，這種離村謀生的影響應該認為有益的事情：只要大眾一日未完全地脫離土地——土地對於離村工人是一種保證——』（實則從這種保障之下，他們須繳納金錢來贖身！）『那麼這些工人就不會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底盲目工具，而同時，對組織農業公社的希望，還依舊保存着。』（『法學雜誌』一八九〇年第九號，第一四五頁）真的，難道小資產階級的希望之保存，不是很有用的嗎？至於所謂『盲目的工具』，那歐洲底經驗以及在俄國所看到的一切事實，都表明：這種形容對於與土地及宗法關係仍然保持着聯繫的工人，比對於隔絕了這種聯繫的工人來得更無限地適用些。蘇巴考夫先生自己所學的數字和事實，也都表明離村的『彼得堡』人，較之某些『森林』縣份中定居的考斯特洛姆人，要更加有教養些，更加開化些，更加發展些。

★ L. 維爾著：『離村藝業等底意義』，『事業報』，一八八六年第七號及一八八七年第二號。

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曾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從三、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四、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九七年，俄國發出的護照及個人通行證共有九、四九五、七〇〇張（其中，歐俄五十省發出者佔九、三三三、二〇〇張）。在一八九八年，發出的數目為八、二五九、九〇〇張（歐俄佔七、八〇九、六〇〇張）★★。

考洛林考先生曾估計歐俄過剩的工人數目（與地方的需要比較而言），為六、三〇〇、〇〇〇人。在上面（第三章第九節），我們曾經看到，在十一個農業省份裏，所發出的護照數目，曾超過了考洛林考先生底計算（二、〇〇〇、〇〇〇對一、七〇〇、〇〇〇）。現在，我們還可以再加上關於六個非農業省份的數字；考洛林考先生認為這六省的過剩工人數目為一、二八七、八〇〇人，但是所發出的護照張數却為一、二九八、六〇〇張★★★。這樣看

★★ 『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級納產銷稅等等的產業統計』，一九〇〇年聖彼得堡的出版。係『未估價稅捐總管理處』所出版。

★★★ 這些省份就是：莫斯科省（一八八五年，陳舊的數字），特威爾省（一八九六年），考斯特洛姆省（一八九二年），斯摩特斯克省（一八九五年），加魯卡省（一八九五年）及帕斯考夫省（一八九六）。材料來源見上。數字係就一切離村者——男人及婦女——而言。

來，在歐俄十七省（黑土帶十一省，加上非黑土帶六省）中，據考洛林考先生的計算，過剩的工人計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與地方的需要相對而言）。然而在九十年代，這十七省所發出的護照及個人通行證，却爲三、三〇〇、〇〇〇張。在一八九一年，這十七省曾提供了從發護照所得的總收入底百分之五二・二。因而，離村工人底數量，大概總要超過六、〇〇〇、〇〇〇人的。最後，地方自治會底統計（其中大部份已經太陳舊了）曾使烏瓦洛夫先生作出以下的結論，即考洛林考先生所學的數字，頗與真理相近，而五、〇〇〇、〇〇〇離村工人這個數字，也是『很可能的』★。

現在就問：非農業的和農業的離村工人，其數目究竟是多少呢？N-on 先生曾經很勇敢地、但完全錯誤地說道：『農民離村底絕對大多數，乃是農業的』。（『概論』第十六頁）爲 N-on 先生所援引的查斯拉夫斯基，却審慎得多了，他沒有引證任何數目字，僅限於將移出各種工人的區域之大小，作了一個一般的評述。N-on 先生所引的關於鐵路客運的數字，簡直一無證明，因爲非農業工人，主要是在春季離開他們的家鄉的，而且他們乘坐火車

★ 『公共衛生法、醫學及實用醫藥雜誌』，一八九六年六月號。M. 烏瓦洛夫先生著：『離村農業對於俄國衛生狀況底影響』一文。烏瓦洛夫先生所引的係關於二十省一二六縣的統計。

的人數，要比農業工人多得多★。反之，我們預料：大多數（雖然不是『壓倒』的）離村工人，大概都是非農業工人。這種意見的成立是根據於：（一）關於發出護照所得收入之分配的統計，以及（二）維新先生底統計數字。弗列洛夫斯基就根據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三年『各種雜稅』（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係護照收入）收入分配的資料，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即：農民出外找尋工作的遷動，大概是由首都省份及非農業省份移出來的★★。如果我們拿我們在上面（第二點）列為一區的十一個非農業省份——從這些省份中移出的，絕大多數乃是非農業工人——來看，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一八八五年，這些省份的人口，佔全歐俄人口底百分之十八·七（在一八九一年，為百分之十八·三），而在同年，這些省份由發出護照所得之收入，則佔全歐俄總數底百分之四二·九（在一八九一年，則佔百分之四〇·七）★★★。此外還有好多省份，也有非農業工人的流出，因此，我們認為即：農業工人尚不

★ 參閱前面第九節，『農業中的雇傭勞動』開頭的附註。

★★ 『俄國工人階級狀況』，一八六九年聖彼得堡出版。第四〇〇頁以下。

★★★ 關於發出護照所得收入的數字，係擇自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與一八九六年的『俄國彙報』。在一八八五年，歐俄發出護照的收入，計每千居民三十七個盧布；在十一個非農業的省份中，則每千居民為八十六個盧布。

到離村工人總數底一半。維新先生根據各種離村底佔居優勢的形式，將歐俄三十八省（佔離村總數底百分之九十）分爲幾類，而得出以下的資料★：

省 別	一八八四年發出之離村許可證張數 (以千計)			一八八五 年底人口 (以千計)	每千人平 均所得許 可證
	護 照	通行證	總 數		
1 非農業離村 佔優勢的十 二省……	967,8	794,5	1,762,3	18,643,5	94
2 過渡性質的 五省……	423,9	299,5	723,4	8,907,2	90
3 農業離村佔 優勢的二十 一省……	700,4	1,946,1	1,746,6	43,518,5	41
3 8 省	2,092,1	2,140,1	4,232,2	69,169,5	61

★ 這個表中的最後兩欄，是由我們加上去的。第一類包括：阿爾汗格爾、弗拉及米爾、涅洛格達、烏雅特卡、加魯卡、孜斯特洛姆、莫斯科、諾甫高洛特、梅爾姆、聖彼得堡、特威爾、雅洛斯拉夫等省；第二類包括：卡山、尼什尼·諾甫高洛特、魯阿桑、圖拉、斯摩林斯克省等；第三類包括：比薩拉比亞、涅魯尼亞、雅洛尼什、耶卡特里諾斯拉夫、頓省、基也輔、庫爾斯克、奧連堡、奧勒爾、帕沙、波道爾斯克、比爾

『這些數目字表明，離村藝業，在第一類中，要比在最後一類中，發展得多。……其次，由所引的數字中可以看出，離村謀生的期間本身，也因所屬的類別不同而各異。凡在農業藝業佔優勢的地方，離村的期間要長得很多。』（『事業報』一八八六年第七期，第一三四頁）

最後，上述關於繳納產銷稅等等的產業統計，使我們得以將全歐俄五十省所發的居留證數目，加以分類。我們對維新先生的分類加以上述的改正，並將一八八四年未有報告的十二省，分配於這三類（將奧洛尼茨及帕斯考夫兩省列在第一類；波羅的海沿岸及西北九省列在第二類；阿

塔瓦、沙馬拉、沙拉托夫、辛比爾斯克、塔里達、塔姆波夫、烏發、哈爾科夫、赫爾遜、切爾尼哥夫等省。我們要注意的，即這種分類是不十分正確的，因為它誇大了農民離村的意義。斯摩林斯克、尼什尼·諾甫高洛特及圖拉……省，應歸入第一類中（參看『一八五六年尼什尼·諾甫高洛特省農業評論』，第十一章；『一八九五年圖拉省紀念冊』，第六節第十頁。後者所載，出外尋求職業的人數，為一八八、〇〇〇人，而據考洛林先生的計算，退鄉的工人僅有五〇、〇〇〇人！而且北部六個非黑土帶的縣份還有一〇七、〇〇〇名離村者）。庫爾斯克省，應列入第二類中（考洛林考，前引書：七縣出外的大半為手工業者，其餘八縣出外的，係從事農業工作）。很可惜的，維新先生沒有按照省份列出出外許可證的數目。

斯特拉汗省列在第三類)，如是，則我們便可得到如下的一幅圖畫：

省 別	所發出許可證總數	
	1897年	1898年★
(一) 非農業的出外佔 優勢的十七省.....	4,437,392	3,369,597
(二) 過渡性質的十二省.....	1,386,733	1,574,231
(三) 農業的出外佔優 勢的二十一省.....	3,002,070	2,765,762
五十省總計.....	3,333,195	7,502,590

根據這些統計數字看起來，出外農業在第一類中，要比在第三類中多得多了。

這樣看來，毫無疑義地，人口底流動性，在俄國的非農業地帶，要比在農業地帶大得不可比擬的。非農業的出外工人的數量，一定比農業的出外工人的數量大得多，其數決不下三百萬人。

一切材料都證明了離村之巨大而日益增長的發展，由

★ 檢討這些統計底作者（見前引書，第六章，第六三九頁），曾附帶地說明，一八九八年所發的證照張數底減少，是由於歉收及農業機器普遍使用，使夏季工人出外到南方各省去的數量亦因之而減少的緣故。這一解釋實在是荒誕無稽的，因為所發出居住許可證數量減得最少的是在第三類，減得最多的是第一類，難道一八九七年的登記方法，可以與一八九八年的登記方法相比較嗎？（第二版附註）。

發出護照所得的收入，在一八六八年爲二、一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八六六年爲一、七五〇、〇〇〇盧布），到一八九三——九四年爲四、五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就是說，增加了兩倍以上。所發出的護照及個人通行證數量：在莫斯科省，從一八七七年至一八八五年，曾增加了百分之二〇（男性）與百分之五三（女性）；在特威爾省，從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六年，曾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在加魯卡省，從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曾增加了百分之二三（離開家鄉的月數，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六）；在斯摩林斯克省，在一八七五年爲一〇〇、〇〇〇，到一八八五年，曾增至一一七、〇〇〇，到一八九五年又增加至一四〇、〇〇〇；在帕斯柯夫省，一八六五——七五年爲一一、七一六，到一八七六年增加至一四、九四四，到一八九六年又增加四三、七六五（男性）。在考斯特洛姆省，在一八六八年所發之護照和通行證，每一百男子爲二三·八，每一百女子爲〇·八五。到一八八〇年，上述兩性的數字則爲三三·一及二·二了，等等，等等。

正如人口離開農業而到城市去一樣，非農業的離村，也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它把居民從偏僻的、落後的、爲歷史所忘記的窮鄉僻壤拯救出來，而捲入現代社會生活漩渦之中。它提高了人民的知識★及其覺悟★★，並給他們

★ 蘇巴考夫：『出外業務等等底影響』，第六頁以下。在考斯特洛姆省工人外移的各縣，識字男子底百分比爲五五·九；在工廠區域，爲三四·九；在定居（森林縣份，爲二

灌輸了文化的習慣與需要★★★。『最高秩序底動機』，即聖彼得堡人底外表的發展與漂亮，吸引農民紛紛向外遷徙；他們是在尋求『一切皆好』的地方。『聖彼得堡的工作與生活，被認為比鄉村的要容易些。』★★★★『一切

五·八，識字的婦女，其百分比，依次為百分之三·五，百分之二·〇，百分之·三，學齡兒童識字者，依次為百分之一·四四，百分之一·四三，百分之一·〇七。在移出縣份中，兒童也有到聖彼得堡去上學的。

★★ 『識字的聖彼得堡人，都積極而自覺地注意健康，因之傳染病在他們當中，並沒有像在『卜大歸化』的鄉鎮上那樣具有致病的影響。』（着重點是著者自己加的）（前引書，第三十四頁）。

★★★ 『就其生活底整備說，移出各縣比起農業區域及森林區域來，是要高一等的。……聖彼得堡人底衣服，要清潔、美麗、衛生得多。……兒童們也都很清潔，因之，疥瘡及其它的皮膚病，在他們當中並不多見。』（前引書，第三九頁。又見『斯摩林斯克省出外藝業』，第八頁）『出外村落與定居的村落，是大不相同的：房屋、衣服、一切習慣，娛樂等等，都不像農民的生活，而象像城市居民的生活。』（『斯摩林斯克省出外藝業』，第三頁）『在考斯特洛姆省的出外各鎮，在半數的住宅中，你可以看到紙張、墨水、鉛筆及鋼筆等等。』（『Babya Storona』，第六八頁）。

★★★★ 『Babya Storona』第二六一—二七頁，第十五頁。

鄉下人都被呼爲「粗人」，而奇怪的是，他們並不以爲這種稱呼爲侮辱，而且相反，他們自己也是這樣來稱呼自己的，而埋怨父母不會把他們送到聖彼得堡去學習。可是這裏要加以保留的，即：這些「粗野的」鄉下人，並不像純農業區域的鄉下人那樣粗野；他們在無意之間不自覺地模仿聖彼得堡人底外表和習慣，都市的光輝也間接的照在他們身上了。』★

在雅洛斯拉夫省（除發財致富的榜樣以外），『還另有一種原因，在驅使每個人離開家鄉。這就是社會的輿論。因爲一個人如果他沒有去過聖彼得堡，或其他的地方，而總是從專於農業或手工業，則這樣的人，人家就會給他終身加上一個『收入』的綽號；這樣的人想要娶一個老婆也是很困難的。』（『雅洛斯拉夫省評論』，第二卷，第一一八頁）

離村到城市去可以提高農民的公民的人格，把他們可以從農村裏所盛行的宗法的★★和個人的依存關係及等級制度深淵中解放出來。

『助長人民向外移出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在人民當中人格自我意識的增長。對農奴依屬關係之解除，一

★ 同上書第二七頁。

★★ 例如鼓盪考斯特洛姆農民登記爲小市民的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可能的『肉刑』，這種『肉刑』，對於深沈的聖彼得堡人，比對於粗魯的鄉村居民更爲可怖』（同上書第五八頁）。

部份比較有活路的農村人口之老早與城市生活底接觸，早已喚醒了雅洛斯拉夫農民堅持「自我」脫離鄉村生活條件所注定了的貧困而依屬的地位，而達到一種富足的、獨立的、與榮貴的地位底愚望。……依外面工資爲生的農民，覺得自己要自由些，與其他等級的人以及在其他許多關係上要平等些，因之，農村的青年日益力圖到城市裏去。』（『雅洛斯拉夫省評論』，第二卷，第一八九——九〇期）

居民向城市的遷徙，削弱了舊的家長制的家庭，使婦女處於更獨立的、與男子平等的地位。『索立卡立奇與薩克洛姆兩縣（考斯特洛姆省中居民外出最多的縣份）的家庭，跟定居的地區比較起來，不僅在年長者底家長制的權力上，而且在父母與子女、夫與妻的關係上講，都是極其薄弱的。從十二歲起，兒子就送到聖彼得堡去了，對於這種孩子，自然，不能期望他們對於父母如何熱愛，對於父母的血統如何戀慕了；他們不自覺地變成大同主義者了：「什麼地方好，什麼地方便是故鄉了」。』★

『索里卡立奇的婦女，過慣了不受丈夫管束和幫助的生活，她們與農業地帶底可憐的農婦，是沒有絲毫相似之點的：因爲她是獨立的，……毆打妻子的事情，在這裏只是稀有的例外。……一般地說來，差不多在任何地方和一

★ 同上書，第八十八頁。

切專情上，男女都是平等的。』★

最後——所謂最後，係就次序而言，並非是就意義而言，非農業的出外藝業，不僅提高了出外的僱傭工人底工資，而且提高了留在本地的工人底工資。

這個事實，在下面這個一般現象上，表現得最爲明顯，即非農業各省的工資要高於農業各省的工資，因之，前者吸引了後者底農村工人★★。茲引關於加魯卡省的一些有趣的數目字於下：

依出外數量 劃分的縣別	外移男性工人 對全體男性人 口之百分比	每月的工資（以盧布計）	外移的產 業工人	按年訂立合同 的農業工人
(一).....	38.7	9.0	5.9	
(二).....	35.3	8.8	5.3	
(三).....	32.7	8.4	4.9	

『這些數目字充分地說明了這些現象：（一）出外作業影響及於農業生產中工資的提高；（二）這種作業吸收了人口中之最優秀的力量。』★★★

不僅貨幣工資被提高了，就是實際工資也被提高了。在每一百工人中有六十以上爲出外工人的這類縣份中，一

★ 『法學雜誌』，一八九〇年第九期，第一四二頁。

★★ 參考『列寧全集』第三卷，第四章，第四節，第二〇二—二〇八頁。——俄文版編者註。

★★★ 一八九六年『加魯卡省統計評論』第二編，第四十八頁。

個年工僱農底平均工資爲六十九個盧布，或一二三普特裸麥；在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爲出外工人的一類縣份中，平均工資爲六十四個盧布，或一二五普特裸麥；在出外工人不及百分之四十的一類縣份中，則平均工資爲五十九個盧布，或一一六普特裸麥★。就這幾類縣份而言，抱怨工人缺乏的通訊底百分比，其依次減少的情形如下：百分之五八，百分之四二，與百分之三五。製造工業中的工資，則高於農業中的工資，而『據好多新聞記者的記述，出外作業，促進了農民人口當中新的需要之發展（如茶、印花布、皮靴、鐘錶等等），提高了新的需要之一股水準，從而影響及於工資之增高』★★。茲引一位新聞記者底典型的記述如下：

『（工人底）缺乏總是很厲害的，其所以致此的原因，乃是由於城市近郊的人口被破壞，流於懶惰。他們都跑到鐵路工場或鐵路上作工去了。加魯卡那附近和其集市，使週圍的居民都經常聚集在那裏，售賣雞蛋、牛奶等等，而後則痛飲於酒肆中；其所以致此者，乃是由於全體居民，都力圖得到少作事而多拿薪水的職業之故。像農業勞動者那樣地過活，被認爲是一種恥辱，都想到城市中去，在那裏，他們構成無產階級及流氓份子；而在同時，鄉村則感受到有能力

★ 同上書，第一編，第二十七頁。

★★ 同上書，第四十一頁。

的、健康的勞動者底缺乏。』★

我們把這種對於出外謀生業務底評價，稱之曰民粹派的評價，實在是很正當的。例如，蘇巴考夫先生在指出出外謀生的，不是過剩的工人，而是由外來的農人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一點時，認為：『很明顯地』，『這種相互的代替乃是非常不利的』★★。蘇巴考夫先生，這究竟對誰人不利呢？『都市中的生活，養成下層底許多的文化

★ 同上書，第四十頁。着重點是作者自己加上的。

★★ 『Baby Storona』，第三九頁及第八頁。『這些（外來的）真正的耕地的農民，是否以其富裕生活底環境對於那些不是視土地而是視出外謀生爲其生活基礎的本地居民，會予一種清涼的影響呢？』（第四十頁）。『不過——作者悲嘆地敘述道——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舉了相反的影響底一個例子。』這個實例如下。涅洛格達底居民曾購買了土地，生活得『很富裕』。『我曾問格里阿斯諾維茨的一個農民，爲什麼他——雖則他過的是小康的、富裕的生活——要允許他的兒子到聖彼得堡去，他這樣回答我：「實在說，我們並不貧窮，但是我們却很粗野，我的兒子看見別人離開了，自己也就想受一點教育；實則，即使在家鄉中，他已算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了。』（第二十五頁）可憐的民粹派！他們對於這種例子，即甚至富裕的能夠買得起土地的種耕地的地的人也不能夠使繼續『受點教育』而逃開『保證他們的生活的份地』的年青人『清算』起來，怎麼能夠不表示萬分的悲痛呵！

的習慣和生活喜愛奢侈及浮華底傾向，以致徒然地（原文如此！）耗盡了許多金錢』☆，『用於這種浮華上面的費用，大部份都是「不生長的」』（！！）★★

赫金斯坦先生則直率地悲歎此種『表面的文明』、『廣大的放蕩』、『縱情的酒宴』、『酗酒與無度的淫亂』等等★★★。莫斯科的統計家們，從大批出外謀生的事實，正面得出了一個結論，謂『有採取辦法以減少出外謀生要求的方法和手段之必要』★★★★。卡里色夫先生關於出外謀生業務說道：『只要農民的土地使用，增加到足以滿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底那種程度，就可以解決我國國民經濟底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了。』★★★★★

這些大人先生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會想一下，在談論『解決極端嚴重的問題』之先，必須關心於農民遷徙之完

★ 『出門謀生等底影響』，第三三頁，着重點是作者自己加上去的。

★★ 『法學雜誌』，一八九〇年第九期，第一三八頁。

★★★ 『俄羅斯思想』，一八八七年第九期，第一六三頁。

★★★★ 『居住許可等等』，第七頁。

★★★★★ 『俄羅斯財富』，一八九六年第七期，第十八頁。這樣看來，『最主要的』需要是要藉份地來滿足的，而其餘的需要顯然的，就要藉在『感受到有能力的、健康的勞動者底缺乏』的『農村』中所獲得的『當地的工資』來滿足了！

全自由，拋棄土地和退出農村公社底自由，在國內任何城市或鄉村可以隨意（無需繳納『贖金』）居住底自由！

× × ×

總之，居民的撇棄農業，在俄國表現於城市（這一點部份的由國內的移民所掩蔽了）、城市近郊、工廠及工商業村莊及區域底增長，並表現於非農業的出外謀生。所有這些過程，在改革後一時期，曾經迅速地發展起來，並且正在日益擴大日益加深地發展着，這些過程，都是資本主義發展之必要的組成部份，而且與舊的生活形態比較起來，這些過程都具有深刻地進步的意義。

（三） 傭僱勞動使用底增加

在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上，恐怕傭僱勞動的普及程度，也有很大的意義。資本主義乃是商品生產發展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勞動力也變成商品了。資本主義底基本趨勢，就在於國民經濟底全部勞動力，只有被『企業家』買賣之後，才能運用於生產。這種趨勢在改革後的俄國是怎樣表現出來的，我們在前面曾經力圖詳細地考察過了，現在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應當作一總結了。首先，我們把前幾章中所引的關於勞動力出賣者數量的數字總結一下，然後（在下一節）再來敘述勞動力購買者的額數。

勞動力的出賣者，構成了國內從事於物質價值生產的

勞動人口，據估計，這部份人口大約有一五、五〇〇、〇〇〇成年男性工人★。在第二章中，已經指明，最低一類的農民，使本身無非是農村的無產階級；並且曾經聲明（在一個腳註當中），這種無產階級出賣勞動方式的形式，要留待後面再講。現在我們就把前邊所列舉的各類僱傭工人，作一總結吧：（一）為農業僱傭工人，其數目約為三、五〇〇、〇〇〇人左右（在歐俄）；（二）為工廠作坊、鑛山及鐵路工人，其數約為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左右。總計，職業的僱傭工人為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其次則為；（三）建築工人，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四）木材工人（伐木工人、鋸木工人等等）、濬河工人、鐵路建築工人、裝卸貨物的工人、以及工業中心的各種『不熟練』工人，其數約達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五）

★ 『統計材料等彙報』（一八九四年部長委員會辦公處出版）所載數字，為一五、五四六、六一八人。這個數字，是這樣得來的：將城市的人口，視為與未參加物質價值生產的人口數目相等。成年的男性農民人口，減少了百分之七（服兵役者佔百分之四·五，在公社中服務者百分之二·五）。

★★ 在上面我們看到，據估計，單祇木材工人，已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從事於我們所列舉的後邊兩種工作的工人數目，一定比非農業的出外謀生的工人數目為大，因為建築工人、不熟練的勞動者、特別是木材工人底一部份是屬於地方工人，而不是屬於出外謀生的工人。因之，我們得到，非農業的出外謀生的工人，其數實不下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被資本家僱傭在其家內作工，並在製造工業內被僱傭作工，而不包括於『工廠作坊工業』以內的工人，其數目約為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總計僱傭工人約有一千萬左右。在這個數字當中，除去大約四分之一的女工與童工★，則餘下者為七百五十萬成年男性僱傭工人，亦即國內參與物質價值生產的成年男性人口總數之半數★★。這一巨大的僱傭工人底一部份已經完全脫離了土地，而全靠出賣其勞動力以維持生活了。包括在這裏的，首為絕大多數的工廠作坊工人（無疑地，也包括有鑛工及鐵路工人絕大多數），次為若干建築工人、船夫、及不熟練的勞動者；最後為不少在資本主義手工工廠中作工的工人和在他們自己家內為資本家作工的非農業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的一部份還沒有脫離土地，他們部份地以其在小小一塊田地上的農產品來應付自己的開銷，因之，這部份工人構成了我們在第二章中曾經力謀詳

★ 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一樣，在工廠作坊工業中，婦女與兒童，佔全體工人底四分之一多些。在鑛業、建築業、木材業等等之中，所僱傭的女工與童工，人數很少。反之，婦女和兒童參加資本主義家庭工作，大概要比男性多些。

★★ 這裏要保留的，即為了避免發生任何誤會起見，我們要聲明，我們決不是說，這些數目字是精確的，可以用統計來加以證明的，我們只是想大概表明僱傭勞動形式底多樣性及其代表者底衆多罷了。

細加以描述的那種握有份地的僱傭工人型。在前面的解釋中已經指明，這一批巨大的僱傭工人，主要地是在改革後一時期形成的，而且現在還正在繼續迅速地增長着。

指出我們的結論在關於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相對過剩人口（或失業後備軍額數）問題上底意義，乃是很重要的事情。關於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內一切僱傭工人總數底資料，特別明顯地暴露了民粹派經濟學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基本錯誤。正如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研究』，第三八至四二頁）★所指出的那樣，這一錯誤就在於民粹派經濟學家（V. V. 先生、N.-on 先生，以及別的人），他們雖大談其資本主義如何『解放』工人，但是却從來沒有想到去研究一下俄國資本主義人口過剩底具體形態；其次，這種錯誤，就在於他們完全不懂得巨量勞動後備軍對於我們資本主義存在與發展本身之必要性。他們藉用幾句可憐的話語和對於『工廠』作坊工人數目★★底奇特的計算法，就

★ 見『列寧全集』第二卷。——俄文版編者註。

★★ 我們回想一下 N.-on 先生關於『區區』工人的那種論據，以及 V. V. 先生底如下的一個真正古典的計算（『理論經濟學概論』，第一三一頁）。在歐俄五十省中，屬於農民等級的成年男子為一五、五四七、〇〇〇人，其中，『被資本所團結起來的』有一、〇二〇、〇〇〇人（工廠作坊工業中的八六〇、〇〇〇人及鐵路工人一六〇、〇〇〇人）；其餘的人，則為『農業人口』。隨着『製造工業之全部的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的工廠作坊工業』，曾僱傭了加倍的工人

把資本主義發展底基本條件之一，轉化而為資本主義不可能、錯誤、毫無根據等等底證據。在事實上，如果對小生產者底剝奪，未造成千千萬的僱傭工人羣衆，以便隨時隨地用以滿足在農業、林業、鑛業、運輸工業和其他工業中企業者的最大量的需要，那麼，俄國的資本主義就從不會發展到它現在的高峯，而且它甚至連一年也不能存在了。我們特意要說『最大量的需要』者，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只能够飛躍式地發展，因而，需要出賣勞動力的生產者的數量，無論如何總應高出於資本主義對於工人的平均需要以上。雖然我們方才已經計算出了各類僱傭工人底總數，但這決不是說，資本主義是能够經常地僱傭他們，給他們以工作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就那一類僱傭工人而言，這種經常的僱傭，是不會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在千百萬流浪的與固定的工人之中，若干部份工人經常地是留在失業後備軍裏；這種後備軍在經濟危機之年，或者是在某一地某種工業衰落之下，或者是機器（排擠了工人）生產特別迅速的擴張之下，有時就會昇高到龐大的數量，但有時却縮減到最小的數量，甚至招致個別部門底企業家們，在某些年份，在國內某些地方所往往埋怨的那種工人

（不是百分之七·六，而是百分之十三·三了，至於其餘的百分之八六·七的人口，『依舊繼續耕種土地，將在半年之內，閉着沒有工作』）。就外表看來，對此加以任何的註釋，只會減損經濟科學與經濟統計底這種卓越的機本所引起的印象而已。

底『缺乏』情形來。由於可靠的統計材料之完全缺乏，即使大概的計算一下在一個平均年度中的失業人數，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毫無疑義的，這個失業者的數量一定是很大的：我們在上面曾經三番五次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工業、商業及農業底巨大的波動情形，以及地方自治會統計所表出的下層農民家庭收支中之經常的虧空情形，都可以證實這一點。被驅逐到工業無產階級及農業無產階級隊伍中去的農民數量底增多，以及對於僱傭勞動底需要底增多，這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至於說到僱傭勞動的形式，那麼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是極其複雜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在各方面還參雜着許多前資本主義社會底殘餘和制度。忽視這種形式底多樣性，將會鑄成很大的錯誤；誰以為資本主義『可以為自己造成容納一百萬或一百五十萬工人的一隅，而不會越出它以外』★。如V. V. 先生者，那就要陷入這種錯誤的。他們意中所說的，並不是資本主義，而只是一種大機器工業而已。但是，將這一百五十萬工人圈定在一個特殊的似乎與僱傭勞動其他領域不發生任何聯繫的『角隅』以內，那是何等武斷和人為的一件事啊！事實上，這種聯繫是很密切的，要表明這種聯繫的特徵，單舉現代經濟制度底兩個基本特點就夠了：第一、這個制度底基礎乃是貨幣經濟。『貨幣底權力』，不論在工業中或農業中，也不論在城市或在鄉村中，都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 『新語』，一九〇六年第六期。第二十一頁。

但是只有在大機器工業中，它才達到了它充分的發展，完全排擠了家長制經濟底殘餘，被集中於區區少數巨大的機關（銀行）之內，而直接地與大規模的社會生產聯繫起來；第二、現代經濟制度底基礎為勞動力底買與賣。即拿農業或工業中的最小的生產者為例，你都可以看得到，既不被人僱傭又不僱傭別人的這種生產者，只是稀有的例外。但在這裏，同樣的，這些關係也只有在大機器工業之下才能够達到充足的發展及與以前的經濟形態之完全分離。因此，在一個民粹派看來如此不大的那個『角隅』，事實上却體現了社會關係底實質和精華，而這個『角隅』內底人口，即無產階級則不外是——在字義上說來——全體勞動者及被剝削者大眾底先鋒罷了★。所以，只有從這

★ 如加以相當的改變 (*Mutatis mutandis*)，則這一點，也同樣可以適用於大機器工業中僱傭工作人員對於其餘僱傭工作人員的關係，正如霍伯 (Wobb) 夫婦關於英國工聯會會員對非工聯會會員底關係所說的一樣。『……在這個時候（一八九一年），工聯會會員約為全邊居民底百分之四左右』，工聯會估計自己的隊伍，約為靠體力勞動生活的成年男性工作人員底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工聯會會員……團結在……自己隊伍內的……照例總是生產底最優秀的工人。因此，他們對於同業者所給予的道德上的和精神上的影響，是無比地高出於對他們數量的任何關係的。』S. B. W. bb 著：『英國工聯會運動史』。

（這幾段話，列寧係引自德文版，原文見一九二〇年英文原版，第四二四及四四三頁。——英譯本附註）。

個『角隅』當中所形成的關係底角度上去考察整個的現代經濟制度時，你才有可能去分析其中的各個集團的人與人間之基本的相互關係，並從而窺見這種制度發展底基本趨勢。反之，誰如果脫離了這個『角隅』，而從小規模的家長制生產底角度上去考察經濟現象，那麼歷史底進程就把他不是轉化爲純潔的夢想家，而是轉化而爲小資產階級與地主底理想家了。

(四) 對勞動力國內底市場之形成

爲了總結上面關於這個問題所引的統計材料起見，我們只以敘述歐俄工人遷移的情形爲限。農業部★以僱主們底報告爲基礎的出版物，便給了我們這種圖畫。工人移動底圖畫，給了我們一個一般的概念，使我們知道勞動力底國內市場是如何形成起來的：在利用上述的統計材料時，我們只是力圖將農業工人底移動與非農業工人底移動加以區別而已，雖然該出版物所附錄的表明工人遷移的圖表，並未舉出此種區別。

農業工人移動底主流如下：（一）爲從中部農業省份向南部及東部邊疆各地底遷移；（二）爲從北部黑土帶省

★ 『根據自僱主方面所得材料編纂之農業統計公報』，第五卷。『私有經營中的自由僱傭勞動及工人底遷移與歐俄農業統計一覽』，S. A. 考洛林考編，農業部出版，一八九二年聖彼得堡。

份向南部黑土帶省份底遷移，同時，自南部黑土帶各省又向邊疆各地底遷移（參看第三章第九節第一〇四頁與第十節第一〇八頁）；（三）為從中部農業省份向工業省份的遷移（參看第四章第四節第二〇二至二〇八頁）★；（四）為從中部及西南部農業省份，向甜菜糖種植區底遷移（甚至加里西亞的工人也部份地向這個區域遷移）。

非農業工人移動底主流，則如下述：（一）為主要從非農業省份向首都及大城市底遷移，但自農業省份移出者，亦頗不少；（二）為自上敘地方向弗拉幾米爾、雅洛斯拉夫、以及其他各省工廠底遷移；（三）為向新的工業中心或向新的工業部門及非工廠工業中心等處底遷移。這裏包括向下述各地底遷移：（A）西南各省甜菜糖製造工廠；（B）南部礦業區域；（C）碼頭工作（奧得薩、頓河上之洛斯托夫、里加等地）；（D）弗拉幾米爾及其它省份中的泥炭採掘業；（E）烏拉爾礦業區；（F）漁業（阿斯特拉汗、黑海、亞速海等等）（G）造船業、木材業等等；（H）鐵路上的工作等等。

僱主記者們所述的工人遷移底主流，便如上所述。這種遷移，對於各地僱傭工人底條件，都予以多少重大影響。為了更明白地表明這種遷移底意義起見，我們且拿這一遷移，與關於工人移出及移入各地的工資的統計，作一比較。我們僅以歐俄二十八省為限，我們根據遷移底性

★ 見『列寧全集』第三卷。——俄文版編者。

質，將這二十八省分爲六類，這樣我們即可得下表★：

(表見下頁)

這個圖表，很明白地給我們指出了創造勞動力國內市場、因而以及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底那種過程底基礎。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最發展，而吸引廣大工人羣衆的有兩個區域，即：農業資本主義區（南部及東部區域）與工業資本主義區（首都及工業省份）。在人口外移的區域中，在中部農業省份中，工資是最低的，這些省份的特徵就是無論

★ 其餘各省，一概除去了，爲的不要拿那些對本問題不能貢獻任何新東西的統計材料，使解釋弄得更複雜起來；而且其餘省份，不是處在工人底主要的大量的遷移以外（烏拉爾北方），便是具有人種上的、及行政司法上的特殊性（波羅的海沿岸各省、猶太人居住區各省、白俄羅斯，等等）。這裏的數字，係採自上面所引的出版物。工資的數目，係各省的平均數字；日工底夏季工資，爲播種、除草、和收穫三馬期底平均數字。第一類至第六類各區域，包括下列各省：（一）塔里達省、比察拉比亞省、頓河省；（二）赫爾遜省、耶卡特林諾斯拉夫省、沙馬拉省、沙拉托夫省、奧廷堡省；（三）辛姆比爾斯克省、涅洛尼什省、哈爾科夫省；（四）卡山省、賓察省、塔姆波夫省魯阿察省、圖拉省、勒勒爾省、庫爾斯克省；（五）帕斯河夫省、諾甫高洛特省、加魯卡省、考斯特洛姆省、特威爾省、尼什尼、諾甫高洛特省；（六）聖彼得堡省、莫斯科省、雅洛斯拉夫省、弗拉幾米爾省。

省 區 (按工人遷徙性質 來分)	十年內(一九二一—一九三一年)平均工資				工人遷徙底數量			
	按年工作 在內		按年工作 在外		自備 伙食的 工人 百分比	移入	移出	移入
	按工資計算	按工資計算	按工資計算	按工資計算				
1. 農業的移入業者……	93.00	143.50	64.8	55.67	82	約一百萬 工人	—	巨大的 數量在 農業 區域
2. 農業的移入業者，而 移出下次者……	69.80	114.40	62.6	47.80	63	約一百萬 工人	—	巨大的 數量在 農業 區域
3. 農業的移出頗多，而 移入下次者……	58.67	100.67	38.2	41.50	53	數量不大	—	數量不大
4. 農業的移出佔大部 分，但非農業的移出 亦不小者……	51.50	92.95	55.4	35.64	47	—	約一百五十萬工 人以上	—
5. 非農業的移出很多， 而農業的移入少者……	63.43	112.43	56.4	44.03	55	數量不大	約一百二十 萬人(在首都)	—
6. 非農業的移入很多，而 農業的移入加頗多者……	79.80	133.80	58.7	55.00	64	數量頗大	—	數量多

在農業或工業方面，資本主義都是最不發展的★。但在工人移入的各區域內，各種工作的工資却都提高了，貨幣工資對於工業總額的百分比也提高了，即自然經濟為貨幣經濟所代替的程度，也增加了。介於工人移入最多區域（工資也最高）與工人外移區域（這裏的工業也最低）之間的中間性質的區域，則發生了工人相互交替的現象，這是我們在前面已經接到了的；工人離開這種區域的人數，極其衆多，以致使該地竟會感覺到勞動力底缺乏，於是這裏又吸收從別的『較廉價的』省份裏來的人。

在實質上，前面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國內市場形成問題所說的一切，總括起來，便是這個表中所呈顯的兩方面的

★ 這樣，農民就大批地從家長制的經濟關係最顯著、從工役制及原始工業形態保存得最多的地區逃入舊社會底『支柱』已經完全腐朽的地區裏去了。他們從『人民的生產』跑開，不聽從在他們後面叫他們回轉去的『社會』上共同的呼籲。在這種共同呼籲中，特別與衆不同的有兩種聲音：『還束縛得不够啊！』——這是黑色百人團的蘇巴克維赤底洞場的聲音——和『他們的份地還是不够啊！』——這是立憲民主黨馬尼洛夫底客氣的回音。——列寧原註。

這裏引用的兩個名字，乃是果戈理所著『死魂靈』一書中的主人翁。蘇巴克維赤是凶惡的、狡猾的、貪婪而又吝嗇的地主的典型；馬尼洛夫則是那種頭腦裏充滿了空想的計劃，但從未試圖去加以實現的地主的典型。『黑色百人團』和『立憲民主黨』這些字眼，是在第二版的附註中加上去的。——俄文版編者註。

過程，即人口之拋棄農業而投入工業（人口底工業化），和工商業的、資本主義農業底發展（農業底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內市場是由於農業和工業中資本主義之並行的發展★，是由於一方面農村和工業企業家階級而另一方面農村和工業僱傭工人階級之形成所造成的。工人遷移底主流，只是表明了這一過程底主要形式，但不是它的一切形式：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這一過程底形式，在農民經濟與地主經濟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商業農業底各個不同區域中也是各個不同的，在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底各個不同階段上更是各個不同的，等等。

這一過程，曾經被我們的民粹派政治經濟學底代表們曲解和混淆到何種程度，可以從N.一on先生所著『概論』第二編第六節中特別明顯地看出來。這一節的標題是：『社會生產力底再分配對於農業人口經濟地位之影響』。現在我們且看N.一on先生自己怎樣解釋這種『再分配』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勞動生產率的

★ 理論政治經濟學早已確立了這個真理。馬克思曾正面地指出了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乃是『為工業資本創造國內市場』的一種過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五節）。所以，關於馬克思就不說了。我們僅把亞當斯密提及一下。在其『國富論』第一卷第十一章及第三卷第四章中，他曾經指出了資本主義農業發展底最典型的特徵，並且他還注意到了這一過程與城市增長和工業發展過程並進的情形。

每有增加，都要引起相應數目的工人底「解放」，這些工人被迫得不得不去設法另外謀生了；既然這種情形在一切生產部門內都會發生，而這種「解放」又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表面上進行的，那麼，這些工人除了使用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被剝奪去的生產工具，即土地以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第一二六頁）『我們的農民還沒有喪失土地，因之，他們還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再應用於土地。他們在失去工廠工作，或迫不得已而拋棄其家庭副業之後，除掉加緊經營土地之外，再看不到其他的出路了。所有地方自治會的統計材料，都顯示出了耕地面積正在擴大的事實。……』（第一二八頁）

瞧吧！N-on 先生所知道的乃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的，而且也是為任何政治經濟學家所不能想像得到的。N-on 先生所說的資本主義不是把人口從農業中抽出到工業中來，也不是把農業人口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階級。恰恰相反，資本主義是把工人從工業中『解放』出來，而留給『他們』的，除了回到土地上去以外，沒有別事可作了，因為『我國的農民還沒有喪失土地』啊！這一『理論』底基礎——這種『理論』以詩意的放縱，很妙地將資本主義發展底一切過程『重新分配』了一下，——便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詳細說過的一切民粹派所共有的拙笨手法，即：將農民資產階級與鄉村無產階級混在一起，忽視商業性農業

之增長，捏造一些關於『人民』、『手工藝業』與『資本主義』、『工廠作坊』工業隔絕的故事，以代替對工業中資本主義底連續形式及其各種不同的表現之分析。

(五) 邊疆地帶底意義。國內市場呢？還是國外市場？

將關於資本主義國外市場問題與關於生產品實現問題聯在一起的理論，其錯誤在第一章裏，我們已經指明了（第三八頁以下）★。國外市場對資本主義的必要，並不能由生產品在國內市場上不可能實現這一點來解釋，而只能由以下的這個事實來解釋，即：資本主義不能在不變的條件（如在前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所有者）之下以以前的規模重複同一生產過程，它不可免地要走向生產底無限制的發展，這種生產的發展，一定要衝破以前的經濟單位之舊的、狹隘的界限。在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發展不平衡之下，一個生產部門一定要超過別的生產品部門，並力圖越出舊的經濟關係區域底境界以外。試舉改革後一時期初葉的紡織工業為例。當時這種工業，算是在資本主義關係上高度發展的（工廠手工業已開始過渡到工廠了）一門工業，它完全佔有了中部俄羅斯底市場。但是，大工廠——它也是這樣迅速的發展起來的——已不能滿足於以前的市場規模了；它們開始在更遼遠的地方，在移殖於新俄羅斯，伏爾

★ 見『列寧全集』第三卷俄文版。——編者註。

加東南區、北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亞等地的那種新的人口當中，給自己尋求市場。大工廠欲打破舊市場界限的努力，是無庸置疑的。這是不是說，在作為這種舊市場的區域裏面，一般已不能夠消費紡織工業底大宗生產品了嗎？這是不是表示說，例如工業省份及中部農業省份，一般已不能再吸收大宗製造品了嗎？我們知道，農民的分化、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及工業人口的增加，曾經繼續，而且現在還在繼續着擴大這種舊區域底國內市場。不過，國內市場的這一擴張，却被很多情況所阻礙（主要地是受阻止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古舊制度之保存所阻礙），因之，工廠主自然不會坐視國民經濟底其他各部門在其資本主義的發展上追上紡織工業了。工廠主們須要馬上找到市場，如果其他國民經濟其他各方面底落後性是在限制着舊區域內的市場，那麼，他們就要在另外的區域裏，或在別的國家裏，或者是在古老國家底殖民地裏去，尋求市場了，

但在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究竟什麼是殖民地呢？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根據馬克思底觀點，這個概念底基本徵候如下：（一）為遷移者易於獲得的、未被佔領的、自由土地之存在；（二）為業已形成的世界分工、世界市場之存在，由於這一點，殖民地始能專門化而專從事於農業生產品的大量生產，用以交換工業製成品，『這種工業產品，在別種情況之下是要他們自己去製造的。』（參照第四章第二節第一九五頁）★。在改革後一個時期中為移民所居住的歐俄南部及東部邊疆各地，正具備了這些特徵，

而在經濟學的意味上說來，這些地方正是中部歐俄底殖民地，關於這些，已經都隨時指出了★★。殖民地這個名詞，更可以適用於其它的邊疆地帶，如高加索，即其一例。俄國對於高加索之經濟上的『征服』比政治上的征服要晚得多，而且一直到今天，這種經濟上的征服，還沒有完全完結。在改革後一個時期，一方面高加索急劇殖民地化★★★，移民對於土地廣大開墾（尤其是在北高加索），這種移民爲出賣而生產麥子、烟草等等，且從俄羅斯吸引了大批的鄉村僱傭工人；在另一方面，古老的、土著地『手工藝業』則被排擠了，這種『手工藝業』因受入口製造品底競爭而沒落了。古舊的兵器製造業因受入境的關拉及比

★ 『列寧全集』第三卷。——俄文版編者註。

★★ 『……這完全是由於它們，由於這些國民的生產形式，而且是在這形式底基礎之上，南俄的全部才殖民地化，而人烟稠密了。』（N. on 先生著『概論』第二八四頁）『國民的生產形式』這個名詞，是如何驚人地廣泛和深奧呵！一切應有盡有的東西：家長制的農耕業呀、工役制呀、原始手工業呀、小商品生產呀，以及關係我們在前邊從塔里達省及馬拉省的材料（第二章）中所看見的那種農村公社內的典型的資本主義關係等等，等等，都可以應付裕如了。

★★★ 參看謝勉諾夫先生在一八九七年第二十一期『財政雜誌』上的論文，及 V. 米海洛夫斯基於一八九七年在『新語』上的論文。

利時出品底競爭也衰落了；古舊的小手藝製鐵業，因受入境的俄羅斯鐵器的競爭，也趨於衰落了，它如小手藝銅業、金業、銀業、陶器業、肥皂業、皮革業，等等，其情形也莫不如此★，所有這些生產品都很低廉地製造於俄國工廠，這些工廠將它們生產出的貨物，運送到高加索去。角骨杯製造業因喬治亞對封建制度及其歷史酒宴衰落底結果而衰落了；羊皮帽製造業因亞洲服裝為歐洲服裝所代替的結果，也隨着衰落下去了；由於該地所產的酒首次拿到市場上去出賣（酒桶業隨之發達起來），而且又攪得了俄國市場的結果，啤酒杯及酒壺製造也衰落下去了。這樣，俄國的資本主義就把高加索牽入於世界商品流通之中，削去了它的地方的特點——舊日的家長制的閉關自守主義底殘餘——，並為自己的工廠創造了銷售市場。在改革後一個時代的初期，人口稀少或者為與世界經濟絕緣甚至與歷史絕緣的山民所居住的一個地方，一變而為煤油工業家、酒商、麥粉及烟草廠主底地方了，而古朋先生也就無情地把這種驕傲的山民底詩意般的民族服裝脫去，給他們穿上了歐洲僕役的制服（格里波·烏斯賓斯基）。與高加索急劇殖民地化及農業人口急劇增加底過程並進的，尚有人口拋棄農業而投入工業的過程（不過這一過程為農業人口的增

★ 參看 K. 哈梯梭夫在『關於手藝工業調查與報告』第三卷中的文章，及 P. 奧茨特魯阿科夫在『手藝工業委員會工作報告』第五卷中的文章。

長所掩蔽了)。從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九七年，高加索底城市人口，從三五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九〇〇、〇〇〇人左右（從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九七年，全部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在中央亞細亞、西伯利亞等地，也都正在進行着同樣的過程，這不需再加贅述了。

這樣：自然而然地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即：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界限是在什麼地方呢？拿國家底政治界限來劃分，乃是過於機械的一種解決，而且這是否是一種解決呢？如果說，中央亞細亞是國內市場，而波斯是國外市場，那麼試問基發與布哈拉兩地應該歸於那一類呢？如果西伯利亞是國內市場，中國是國外市場，那麼滿洲又應該歸於那一類呢？這樣的問題，是沒有重大的意義的。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如不經常地擴展其統治範圍，如不使新的國家殖民地化，如不將一些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捲入到世界經濟底漩渦之中，它就不能够存在與發展了。資本主義的這一特性，在改革後的俄國，已經很有力地表現出來了，而且還在繼續表現着。

因之，資本主義市場形成底過程，乃是一個一物兩方面，即：一面是資本主義在深度上底發展，亦即在現有的、一定的與閉關自守的領土以內資本主義農業及資本主義工業之進一步的發展；別一方面則是資本主義在廣度上底發展，亦即資本主義統治範圍底普及於新的領土。依本書底計劃，我們差不多僅以敘述這個過程底第一方面為限，因之我們認為在這裏需要特別着重指出的，即這個過

程底另一方面，實具有極端重大的意義。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看來，對邊疆地帶殖民地化過程及俄國領土底擴張稍加以充分的研究，尚需專書之問世。我們在這裏，只要指出下面這一點就夠了，即俄國由於其邊疆地帶擁有充足的自由而容易獲得的土地可供殖民，所以與其它資本主義國度比較起來，它實處於特別有利的地位★。亞洲俄羅斯且不說了，即就歐俄而言，我們至今還看到這樣的邊疆，這些邊疆，由於其距離遼遠和交通不便的結果，在經濟關係上與中部俄羅斯的聯繫，至今還依然非常薄弱。試以

★ 本文內所描述的這種情況，還有着另一方面，在古老的、人民久居的地區裏面，資本主義在深度上的發展，因邊疆地帶殖民地化底結果而受到阻滯。為資本主義所固有且為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各種矛盾的解決，因資本主義能夠很容易地在廣度上發展而暫時延緩起來。例如，最先進的工業形態與半中世紀的農業形態底同時並存，無疑地，乃是一個矛盾。假定俄國資本主義在改革後一個時期之初所佔領的領土境界以外無處可以擴張的話，那麼資本主義大工業與鄉村生活中舊制度（農民之被束縛於土地等等）之間的這種矛盾，就會很快地達到這些制度底完全廢除，達到對俄國農業資本主義道路底完全掃蕩。但是在殖民地化的邊疆地帶（對於工廠主們）尋求和找到市場的可能，以及（對於農民）移到新土地上去的可能，却削弱了這種矛盾底尖銳性，並延緩了它的解決。不待說，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延滯，實無異於準備了它在最近將來更大的和更廣泛的發展。

『遠北』——阿爾漢格爾省爲例。這塊無邊的土地和無盡的自然富源，至今開發的還是很微。這個地域的主要產品之一，木材，只是在最近才主要地輸出到英國去了。因之，在這一點上說來，歐俄的這一個區域，倒成了英國的國外市場，而不是俄國底國內市場了。當然，俄國的企業家們，是嫉妬英國的企業家的，現在由於鐵路底通到阿爾漢格爾之故，他們正在興高采烈地預期着『這個邊疆各個工業部門的精神煥發與企業活動』的到來★。

(六) 資本主義底『使命』

我們現在還需要對於在一般書報中所謂資本主義底『使命』問題，即資本主義在俄國經濟發展上歷史作用問題，作一總結，藉作結束。承認這一作用底進步性，是和完全承認資本主義底消極的和黑暗的方面，完全承認爲資本主義所必然固有且顯露出這一經濟制度之歷史的過渡性的深刻而全面的社會矛盾，完全一致的（這在我們事實說明的每一階段上，都曾力圖詳盡地表明過了）。正是民粹派，他們才竭力歪曲專情，彷彿承認資本主義底歷史進步性，無異作了資本主義底辯護士；這些民粹派所犯的毛病，就在於很不充分地估計了（而且有時是抹煞了）俄國資本主義底最深刻的矛盾，抹煞了農民的分化，抹煞了我國農業演進底資本主義性質，抹煞了持有份地的農村及藝

★ 見『生產力』第十二頁。

業僱傭工人階級底形成；抹煞了資本主義最低級與最惡劣的形態在有名的所謂『手藝』手工內所佔有的完全的優勢。

資本主義進步的、歷史的作用，可用兩個簡明的命題概括起來，這兩個命題就是：社會勞動生產力底提高與勞動底社會化。但是這兩個事實，在國民經濟底各個部門內却表現於極不同的過程。

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只是在大機器工業時代，才完全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這個高級階段以前，還保存着手工生產與原始技術，這種技術的進步是純粹自發性的，而且是非常緩慢的。在這一點上，改革後一個時代跟俄國歷史以前各時代，顯然不同。木犁與打禾棒底俄羅斯，水磨與手織機底俄羅斯，竟開始迅速地轉變為鐵犁與打禾機底俄羅斯，蒸汽磨與蒸汽織機底俄羅斯了。凡隸屬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國民經濟各部門，沒有一個部門不會發生這樣的完全的技术革新的。這一革新底過程，就資本主義本性講，是不能不通過一系列的不平衡與不協調的道路來進行的：繁榮時期與危機時期底互相交替，一個工業部門的發展引起別一工業部門底衰落，農業的進步在一個區域捲入鄉村經濟底這一方面，而在別的區域內又捲入別一方面，商業及工業的發展超過農業底發展等等。民粹派作家所犯的許多錯誤，都是由於他們力圖證明這種不均勻的、跳躍式的、寒熱病似的發展，並不是發展一點而來的★。

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底另一個特徵，就在於生產手段（生產的消費）底增長，比個人消費底增長要快得多：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過，這種現象是如何表現在農業與工業中。這種特徵，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內生產品實現底一般法則中發生的，它是同社會底對抗性質

★ 『讓我們來看一看，……即使在我們能夠把英國沉在海底、並取它的地位而代之的場合之下。資本主義之更進一步的發展，究竟能夠給予我們什麼呢？』（N-on先生著『概論』第二一〇頁）。英國與美國底紡織工業，供給全世界消費底三分之二，其所僱傭的工人，僅六〇〇、〇〇〇人多些。『這是說，即令我們能夠取得世界市場的大部份，……而資本主義也還不能榨取全部勞動力，現在它正在不斷使這種勞動力，喪失着職業，這是說，在事實上跟千數百萬數月閒着沒有工作的農民比較起來，英國和美國底六〇〇、〇〇〇工人算得了什麼呢？』（第二一一頁）。

『歷史一直存在到現在，但是現在它不復存在了』。直到現刻為止，資本主義在紡織工業中發展底每一步，都曾經伴以下面這些現象，即農民底分化、商業性農業與農業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底離開農業而投入工業、『千百萬農民』底投入建築業、木材業以及其它許多非農業的傭傭工作、大批人民底遷移到邊疆地帶，以及這些地帶底變為資本主義底市場，等等。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前的事；而現在，像這樣的現象就不會再有了！

完全一致的★。

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勞動社會化，表現於下述的過程中。第一，商品生產底發達本身，破壞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固有的小經濟單位底分散性質，並將小的地方的市場匯合而成爲一個廣大的民族的（而後又成爲世界的）市場。爲自己而生產，變成爲爲全社會而生產了，而

★ 對於生產手段意義底忽視和對於『統計』底缺乏分析的態度，曾引起了 N.一on 先生底下面的一段簡直不值加以批評的話來：

『……在製造工業領域內的一切（！）資本主義生產，其所生產出的新的價值，充其量也不能超過四萬萬至五萬萬盧布。』（『概論』，第三二八頁）。

N.一on 先生係根據關於百分之三稅及配分捐稅的統計得出這一計算，他不曾想到這種統計能否包括『在製造工業領域中的一切資本主義生產』。不僅如此，他所採取的統計（據他自己所承認的），並不包括礦山工業在內而只是把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列在『新的價值』以內。我們的理論家忘記了：在那些製造個人消費品的工業部門內，不變資本却構成社會底新價值，而與製造生產手段的那些工業部門（礦業、建築業、木料業、敷設鐵路等等）內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相交換。如果 N.一on 先生不把『工廠作坊』工人的數目和在製造工廠中被資本主義地僱用的工人總數混爲一談，那麼他就會很容易看出他這種計算的錯誤的。

且資本主義愈發展，則生產底這種集體性與佔有底個人性之間的矛盾，亦愈加劇烈。第二，資本主義在農業中及工業中創造了空前未有的生產集中，以代替先前的生產分散性，這是我們所考察的這個資本主義特徵之最顯著、最露骨的表现，但它並不是唯一的表現。第三，資本主義排擠了那些個人依存底形式，這些個人依存形式乃是以前的各種經濟制度之不可分離的所有物。在俄國，資本主義在這一關係上的進步性，表現得特別顯著，因為在俄國，生產者的個人依存性，不僅存在（而且部份地繼續存在到今天）於農業之中，並且還存在於製造工業（使用農奴勞動的『工廠』）之中，存在於礦業、漁業等等之中★。和依存的或被束縛的農民底勞動比較起來，自由僱傭勞動者的勞

★ 例如，在俄國漁業主要中心之一的摩爾曼斯克海岸，那種『古老的』與『數世紀所真正神聖化的』經濟關係形式，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所謂『撲克魯特』（Pokrut），這種『撲克魯特』在十七世紀即已完全形成，一直到現在差不多沒有變化。『「撲克魯特」者，對他們主人之關係，並不是只以作業時間為限：相反的，這種關係包括了「撲克魯特」者的一生，他們是處在對他們的主人底永世的經濟依存狀態之中。』（『俄國勞動組合彙報』第二卷，第三三頁，一八七四年聖彼得堡出版）所幸在這個工業部門內，資本主義也顯然『對於自己的歷史的過去，抱着輕蔑的態度』。『壟斷……正在由使用自由僱傭工人的資本主義的漁業組織所代替了。』（『生產力』，卷五，第二至四頁）。

動，在國民經濟底各個領域內，都是一種進步的現象。第四，資本主義必然要造成人口的流動性，這種人口的流動性，在以前的各社會經濟制度中是不需要的，而且在這些制度之下，這種流動性是不可能有大規模的發展的。第五，資本主義經常地將從事農業（在農業中，總是最落後的社會經濟關係形式佔着統治地位）的人口底比例減少，而將大工業中心底數目增加。第六，資本主義社會增加了人口聯合的需要，並賦予這種聯合一種與以前各時代的聯合完全不同的特殊性質。資本主義破壞了中世紀社會底狹隘的、地方的、等級的聯合，造成了殘酷的競爭，同時它又把全社會分爲在生產中佔着不同地位的幾個大的人們集團，而給了每個這種集團內部人們聯合底巨大的刺激★。第七，以上所說的資本主義對舊經濟制度所引起的一切變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民底精神面容之變化。經濟發展底跳躍性、生產方法底迅速的革新及其巨大的聚積，一切形式的個人依存性與家長制關係之消滅，人口的流動性，大工業中心之影響，等等——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生產者性質本身底深刻變化，關於俄國研究者對這個問題所作的觀察，我們在上面也已經指出過了。

說到民粹派的經濟學者們（我們與其代表人物經常地發生爭論），我們可以把我們和他們意見分歧底原因，歸

★ 參看『研究』第九一頁，計八五：第一九八頁。（見『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九五頁——一九六頁，及第二七六頁——俄文版編者註）。

納如下：第一，民粹派對於資本主義在俄國正在發展的這種過程之了解本身，以及他們關於在資本主義興起以前在俄國所曾經存在的那種經濟關係制度的概念，我們不能不承認是絕對不正確的。而且，從我們的觀點看來，他們忽視農民經濟制度中(不論農業或藝業)的資本主義矛盾這一點，尤其重要。其次，至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快慢的問題，這是要看這一發展是和什麼來作比較一點來決定的。如果將俄國的前資本主義時代與資本主義時代加以比較(爲了正確解決問題，這樣的比較正是必要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在資本主義之下社會經濟底發展是極端迅速的。要是把這一發展速度，與在現代一般技術文化水平下所可能的速度加以比較，那麼，我們也就不得不承認，目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很緩慢的。而且它是不能不緩慢的，因爲不論在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度內，都沒有殘存着這樣繁多的古舊制度，這種古舊制度是與資本主義不相容的，它們阻滯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生產者底狀況無限制的惡化，這些生產者，他們『不僅遭受資本主義所給予的痛苦，而且也同樣遭受資本主義發展不足所給予的痛苦』。最後也許跟民粹派分歧最深遠的原因，乃是對社會經濟過程底基本觀點之不同。在研究社會經濟過程時，民粹派通常作出一些倫理道德的結論；他們不把參與生產的各個人們集團，視作某一些生活形式底創造者；他們的目的不是把社會經濟關係的總和視作這些利害不同歷史作用不同的各集團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結果。……要是作者對

這些問題底闡發能提供若干材料，那麼，可以說自己的勞動不是徒勞無益的了。

一八九九年

註 釋

(一)『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一文，係列寧於一九〇八年爲『Granat百科辭典』所寫的，當時因爲帝俄圖書檢查機關不許，所以未曾刊印，僅到一九一八年才發表，出版爲一小冊子。因之，就其著寫底時間說，此文雖然不屬於從列寧文字活動開始到一九〇四年末的一時期，但是因它對於俄國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本前提——一九〇五年前俄國農村中所形成和所發展起來的社會經濟關係，有着總括性的敘述，所以把它編在第一卷前面了。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大抵已見於列寧早期所寫的其他一些著作——尤其『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和『社會民主派在一九〇五——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這兩部巨著裏面了。不過，本文是爲公開的刊物寫的，因爲檢查稿件的原故，所以它對於好多問題的措詞，比較慎重；而在其他祕密出版的一些著作中，比方於一八九四年所寫的『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列寧就把問題提地十分尖銳和圓滿了。

如像列寧在其好多著作中所評價的一樣，土地問題不僅是他所考察的十九世紀末期一時期，而且是以後諸年俄

國經濟全部發展底基本問題。土地問題和其解決，在十月革命底準備和行程上，曾經有着巨大的意義。

在十九世紀末期，在俄國社會思想底幾大派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民粹派、以及從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開始了自己的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道路的那些資產階級作家——之間，關於資本主義底發展、資本主義底侵入農業、及地主經營和農民經營中資本主義趨勢和農奴制殘餘底作用與相互關係等問題，曾經發生了猛烈的論戰與鬭爭。

民粹派企圖粉飾農村發展底前資本主義諸形式，認為這些形式是人民所需要的東西之反映，但在資本主義侵入底結果，人民却喪失或被剝奪了這些形式。他們擁護所謂『人民勞動』或『人民生產』，但在事實上，他們是堅持富農份子底利益的。他們在力謀證明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底『人工性』時，抹殺階級鬭爭底任務，冀圖把工人底階級鬭爭沉沒在『人民的鬭爭』中，並使無產階級底意識形態隸屬於以富農上層份子為代表的農民之意識形態。至於『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他們企圖用替資本主義辯護的方法，來代替從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之觀點看來資本主義形式勢必發展底真正馬克思主義的估計。事實上，他們是站在給資本服務的觀點上。

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像在他的其他一切基本的經濟著作中一樣，在這部著作裏面，便反對民粹派和『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底這種反動的立場，對他們的觀點，給了個

明確的估計。

列寧根據豐富的材料，對於俄國農村中日益增長的新的資本主義關係底發展，加以天才的分析，展開了俄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鬥爭底理論根據；他光輝地應用馬克思底學說，根據精確的事實，證明俄國已經轉向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了。他指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正在打破一切障礙而向前進着；資本主義發展底這一過程及基於它的農業生產力底增長，不能不觸動地主的經營。但同時，列寧並指出，資本主義底進一步的更快的發展，舊形式底日益加劇的體解，却遇着了農奴制的殘餘，首先是農奴制地主土地佔有制式的農奴制殘餘。

原因是農奴制地主握有巨量的土地，但是他們並不是在大規模的技術進步的企業之基礎上去使用這些土地，而是利用周圍土地少的農民之貧困，根據『工役制』，用農民的農具來耕種，因為此種土地少的農民，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可能去使用自己的勞動力，而不得不在奴役的條件之下，爲了微少的報酬，去耕作地主的土地了。『在這裏——列寧說——地主並不是作爲握有貨幣和其全部勞動工具的企業資本家出現的。地主是以利用鄰近農民底貧困而以三倍低廉價錢購買他的勞動的高利貸者資格，在工役制之下出現的。』農業底這種經營體系之結果，便是它的生產率底非常低微。比如，規模雖大但却用工役制來耕種的地主經營中之收穫率，甚至低於小農經營。

『因之，破壞舊的地主的與農民的佔有制，便無

條件地成爲經濟的必然性了。』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土地問題底本質，就在這裏。

『怎樣來剷除』資本主義的俄國底生產力發展之『這些障礙，由那一階級，並用什麼方法來進行這一剷除』，這個問題，從無產階級底觀點看來，乃是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布爾塞維克派基於對於革命動力底分析，關於這一問題底正確而澈底革命的提法，曾作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口號。

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曾提出了兩個解決俄國土地問題和肅清農奴制殘餘之可能。第一條道路，列寧把它叫做『普魯士式的』，這一道路底本質，就在於富農——富者和大地主——方面對農村公社底有系統的掠奪和鄉村民衆底赤貧化。在這裏，『中世紀的土地佔有關係，不是一下子取消的，而是慢慢地適應於資本主義，因此之故，資本主義好久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徵。』（列寧語）這條道路，雖然表示生產力發展可能性底造成，但是這一發展是以緩慢的形式，並靠犧牲農民大衆來進行的。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跟地主界相聯繫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便是支持這一道路的；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斯托雷平政府曾堅決地走上了這一道路，而廣大的農奴地主界也支持這一道路，因爲他們根據一九〇五革命底經驗，曾經看到了堅持農村中農奴制關係之不可能。

第二條道路，列寧把它叫做『美國式的』。這是一條創造資本主義農業（美國型的）經營底道路。這一創造底

實現是跟用革命的方法取消封建農奴制的土地佔有制聯繫在一起的。農民反對農奴制殘餘、反對農奴制地主底革命鬭爭，就是爲了爭取這條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的。這條道路，在革命前的俄國底條件之下，勢必要走上對土地問題底革命的解決，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這條道路可使從前被束縛的生產力發展起來，以及給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公開的階級鬭爭造成最大的可能性。

布爾塞維克派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策略，就是從對十九世紀末期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之分析中得來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關心的，便是俄國底土地問題用革命辦法，即用迅速而堅決的消滅一切農奴制殘餘和對自由而公開的階級鬭爭創造廣大的可能性的辦法來解決的。與地主密切聯繫着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是不能堅持這一道路的；因之，他們出而反對革命的消滅農奴制殘餘，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之，農民曾經是真正地能夠堅決而革命地爲『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爲完全的消滅農奴制殘餘而鬭爭（所以，列寧屢屢說『農民式的掃除』這些殘餘）的。所以，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便給自己獲得了可靠的同盟者——農民。布爾塞維克派的、列寧的把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視作無產階級所領導的農民革命的估計，就是這樣來的。布爾塞維克派在第一次俄國革命期間所進行的口號——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就是這樣來的。這一專政是担保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係在無產階級領導並在資產階級叛變和反抗

時，反對資產階級之下來完成的) 勝利的唯一保證。

消滅俄國一切農奴制殘餘底最澈底的形式，便是要求土地國有，亦即消滅土地私有制，宣佈土地爲國有。列寧追隨於馬克思之後，在贊成這種辦法時，並證明了土地國有制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內底意義。自然，土地國有是爲資產階級國家所進行的，它並沒有剷除資本主義。反之，它是用各種方法『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的。十二分明顯的，革命的農民及其思想家，他們並非常意識了這的，他們在反對農奴制地主時，都是力謀土地國有的。

土地國有制乃是對土地私有制底一個頂厲害的打擊，因之，像在俄國那樣可以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條件之下，土地國有制乃是這種轉變底方法之一。列寧在一九〇五——〇七年俄國革命期間，即以展開的方式擁護土地國有制，他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屆聯合代表大會（一九〇六年）上，以及後來在其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八年底好多著作中，尤其在『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土地問題』這部著作中，都提出了這一要求。土地國有制乃是勝利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消滅農奴制殘餘底一個最堅決的方式，這個問題，列寧在一八九〇年及前一點（見『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怎樣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並在一九〇〇年初即在老『火星報』時期（見『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一文），就提出了。

(二)一八六一年底改革，並沒有承認農民有土地私有權，雖然從太古的時候起，農民就使用該土地的。土地竟

被宣佈爲地主底私有產，而地主則依據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底法規，以對農民很苛重的條件，將土地分與農民。

農民分與(亦譯份地)地底數目，規定爲兩級：高級與低級。在非黑土壤地帶，高級從三俄畝到七俄畝，低級一俄畝到二俄畝半；在黑土壤地帶，高級從二又四分之三俄畝到六俄畝，低級從十二分之十一俄畝到二又三分之一俄畝。農民須贖回這種分與地，在贖回前，他們爲了土地使用權，仍居於臨時義務者地位，即仍爲農奴，應履行勞役，交納年貢等等。形式上贖回是帶着自願的性質，且須只是贖地，但在本質上則允許地主有權將農民置於臨時義務者地位或令其改爲贖身。後一種辦法，對地主更有利些，因爲土地的估價曾弄成這樣，即農民不但爲了土地，而且爲了自己個人的解放，亦須交納贖金。在規定贖金數目時，施行改革的地主們，並不是以應該贖回的那塊土地底真正收入爲出發，也不是根據當時所存在的地價，而是根據以十又三分之二所乘的年貢份量。所以如此作者，是爲了規定這樣的贖金數目，即這種贖金數目可以保證地主所得的固定收入不要低於他們所規定的年貢。例如，年貢爲六盧布，則應該贖回的該地贖價，便規定爲一〇〇盧布，即把贖金規定爲一年可獲收入六盧布的這樣一種數目，猶如把這一筆款子存在銀行裏，可得百分之六的利息一樣。

這樣一來，分與地底贖價，在黑土壤各省，要比土地賣價高出百分之五七，而在非黑土壤各省，要高出百分之

一二五。總計起來，農民要交納八萬萬二千七百萬盧布，代替五萬萬四千四百萬盧布。贖款底數目，對農民極重，以致積累了巨量的欠款；僅到一九〇五年九月間，在革命影響之下，贖款才取消了。在爲了十萬萬零一百萬盧布全部贖款債務、而農民交納了十萬萬零三百萬盧布、連利息在一起，共計十五萬萬七千四百萬盧布以後，亦即在從農民身上甚至超出掠奪的贖款數目多榨取了五萬萬多盧布以後，這種贖款才取消了。

(三) 下列的數字，表明了真正巨大的割地數目，尤其在黑土地帶。

農民使用土地規模（單位俄畝）

	1861年前	1861年後	割地百分率
非黑土地帶十五省	13,944,000	13,390,000	40
黑土地帶二十省	14,916,000	10,709,300	23.9

並且割地愈多，則地產底規模亦愈大；比如，在薩拉托夫省，有一千俄畝土地以下的地產，其割自農民的佔百分之三十；而一千俄畝以上的地產，其割自『解放』前歸農民使用的土地，達百分之五十。同時，割地爲奴役的剝削之泉源，此種剝削帶着農奴制底特徵。而且在掠奪（所謂『農民解放』）底結果，不僅土地的缺少，即割地本身的位置，也驅使農民受奴役了。

(四) 該書底完全的標題爲：『收穫及糧價對俄國國

民經濟若干方面底影響』，一八九七年聖彼得堡出版。該書為當時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及民粹派教授界『明星』（卡雷歇夫、卡布魯柯夫、秋普羅夫、佛爾敦納托夫、馬列司等教授）底集體著作，由 A. I. 秋普羅夫和 A. S. 樸斯尼柯夫兩教授主編。該書裏面有着豐富的實際材料，但同時也有着好多完全不正確的命題。比如，該書裏面曾說，彷彿工役制這個非常有害的農奴制殘餘，對農民經營的影響是良好的，而糧價的低微（在當時條件之下，它曾促進了工役制及其他農奴制殘餘之鞏固），彷彿對於俄國全部國民經濟的影響也是有利的，該書在各種科學團體中及刊物上引起了很大的論爭。列寧曾堅決地表示反對該書底基本觀念。

（五）『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係列寧於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一期間，即正當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派理論爭論達到頂點底時際寫成的。它給了一幅俄國經濟發展底總圖畫，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跟民粹派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命運底論戰作了個總結，而對民粹派的理論給了個致命的打擊，它對於九十年代末底俄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曾成了一本案頭必備的書，它在思想上武裝了黨底青年後輩。

所以，列寧底『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發展史上有着莫大的歷史意義，它給了一個在分析革命前的俄國經濟與階級相互關係時應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底最明瞭的模範，它充分而全面地揭穿了民粹為苦

派、其理論的破產與其烏托邦的反動的本質。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係列寧在獄中（一八九六年初）動筆，於一八九八年末期在放逐（在西伯利亞米魯新縣蘇勝村）中寫成。他雖然是處在監獄和放逐中；但他仍設法克服種種困難，獲得了巨量的參考書。列寧在這本書中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就是民粹派和自由資產階級傾向底學者、統計家、經濟學家所搜集和整理的材料，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加以改造，便可給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畫，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列寧是以馬克思底方法（要求從現象底外部的表面的形態背後去發現深刻的內在的原因）為南針，而從當時經濟調查底大量的乾燥數字中抽出了極寶貴的事實材料。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為列寧揭穿毫無生氣和矛盾百出的民粹派理論的好多著作之完成。這些著作就是『農民生活中底新的經濟運動』（一八九三年），『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怎樣反對社會民主派？』，『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司徒魯威先生著作中對它的批評』、（一八九四年）、『論經濟浪漫主義底特徵』（一八九七年）、及『柏爾姆省一八九四、九五年小手藝業調查與「小手藝」工業底一般問題』（一八九七年）。所有這些著作都有兩個基本的觀念：其一，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法則的學說可以完完全全地應用於俄國的現實，階級鬭爭不僅在西歐，就是在俄國都是社會發展底基礎；其二，即證明民粹派理論底完全不正確，並暴露了其小資產階級的

本質。

最後，『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有着更廣泛的意義，這一意義越出了力謀對俄國經濟發展和階級相互關係有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之範圍以外。九十年代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關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問題（土地問題亦在內）廣泛爭論底諸年。德國修正主義者曾提出了一個命題，說：資本主義在農村經濟裏面是由一種獨特的、與工業發展不同的路徑來發展的，而特別強調小農經營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特殊的有利和生氣……等。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便粉碎了這種修正主義理論底論據。他在『資本主義在農村經濟中』、『土地問題上的馬克思「批評者」先生們』、『關於資本主義在農村經濟中發展法則的新資料』（均見中文版『列寧選集』第二十卷）等著作中，關於這種理論（當時在俄國，布爾加可夫們都是擁護這一理論的）講的，尤為詳細。

因為篇幅不够的原故，選集只選取了這書底個別章節，選取的標準是：一方面，能保存某種完整性，但同時並不以複雜的理論問題使修養不多的讀者感受困難，更盡可能地不以書中所包含的廣泛的統計的及其他實際的材料使其負荷過重。此外，凡列寧在『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一書（見本卷第一部份）中所講到的材料，也盡可能刪去了。

（六）『人民生產』——『人爲的資本主義』——都是民粹派所使用的毫無內容的術語，這些術語都明瞭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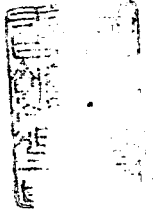
徵出了他們的理論。民粹派否認資本主義的關係即僱傭勞動體系在俄國採取了支配性質，他們——無法否認資本主義增長底各種事實——斷言謂資本主義關係在俄國有着偶然的性質，並謂它們是從西歐抄襲來的，俄國是循着自己的、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的，資本主義乃是俄國社會生活中『人工地』發展起來的現象。

據民粹派底意見，國民經濟底基本樣式乃是『人民生產』。民粹派的著作，將農民的村社經濟以及小手藝工業都包括在這個定義以內，他們把它們理想化，而與資本主義對立起來。列寧證明，不論村社或小手藝工業，都不能阻止資本主義即僱傭勞動體系底發生，反之，它們都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據以繼續日益劇烈地給自己開闢道路的那種基礎。

『人民生產』一語，像別的『勞動經濟』字眼一樣，掩蔽了鄉村裏現存的資本主義關係即剝削關係底真正意義，泯滅了小私有者與無產者間底差別。民粹派底全部立場，就在於抹煞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底真正意義和工人階級底作用。列寧於一九〇九年在致 I. I. 斯切班諾夫·斯克富爾錯夫底信中曾說，跟民粹派底爭論可歸納為這樣一點：在俄國將是『人民生產』，還將是『資本主義』？

(七) 民粹派認為反對資本主義在俄國生長和發展底最牢固的據點乃是村社及其家長制的自然經濟、與夫彷彿僱傭勞動及土地私有權底缺乏。因之，在民粹派的著作中，村社被認為是反對資本主義底基本『基石』。列寧引

舉村社解體及其內部資本主義和富農份子分出底例子，指出它並不是什麼反對資本主義底『人民基礎』，而是有害的使農民受地主和地主專制制度奴役的農奴制殘餘之一。像這些殘餘中的其他殘餘一樣，它在阻止着資本主義底發展，不過資本主義仍在給自己開闢着道路，而使自然的和不自然的經濟形式爲之解體。



列寧選集卷一 錯誤表

頁數	行 數	誤	正
二二	統計表第二欄	佔有者數目	佔有者數目 (單位百萬)
	同第四欄數字 第四行	2.33	2.333.0
二四	統計表第五欄 總計數字	146.2	1.146.2
一〇六	九	這是這樣看的	正是這樣看的
一一六	一七	土地的購買，各	土地的購買、各
一二九	一〇	農業農民	耕作農民
一三三	一八	就是賦役經濟，即 工役制底殘餘	就是賦役經濟的殘 餘，即工役制。
一五九	二	在聯繫	這聯繫
一六二	腳註二行	Cherngalu	Chernyaov
一六九	腳註十行	一二、〇〇〇普特	一二〇、〇〇〇普特
二〇七	腳註十一行	Mobiliyotion	Mobilization
同	同十三行	農民分地底	農民分與地底
二五七	一九	……結論。某縣	……結論：『某縣…
二六二	十一	有時則減少，對於…	有時則減少了，對於
三〇九	八	對勞動力國內底市 場之形成	對勞動力底國內市 場之形成
三二二	末了一行	份地	分與地

列寧選集 I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發行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大連。

1949. . 4. 再版(精裝) 長. 6,001—8,000.

